朱文懿公文集

一四一六五

339677

朱文懿公文集目錄

卷一

擬諭天下朝覲官員勑

穆宗莊皇帝謚議文

慈壽無疆頌 代

雝肅殿箴

擬萬壽聖節請仁聖皇太后奏書

擬上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奏書

擬正旦令節皇上奉請聖母皇太后宴會奏書

擬冊順嬪文
擬冊惠嬪文
復封新建伯謝表
考滿謝恩疏 代
卷二
敕建萬壽寺碑文
滇南紀功碑記
西蜀平羌碑記
重修東嶽廟記
紹興府重修儒學記
營繕司題名記
大名府匡公堤記
重修山陰學記
定海丁侯濬河記
上虞胡侯治河記
山陰毛侯去思碑記
逍遙樓記
武林南關部使者王公德政碑記

卷三

會試錄序
順天鄉試錄序
廣西鄉試錄序 代
武舉錄後序
賀少傅呂南渠翁八十壽序
壽雲屏張老師七十序
賀大宗伯泗橋陶公八十壽序
送鄒生南皐序
賀封宮諭羅望湖年伯暨沈宜人七十齊壽序
壽武紆溪公七十序
壽越湖邵年伯八十序
壽封殿講韓友蘭年伯八襄序
壽太僕張內山公六十序
壽趙母魯太夫人七十序
壽張母胡孺人七十序
壽大方伯舍宇張年丈尊太翁七十序
賀大中丞仁泉傅公簡陟內臺序

賀張年伯榮封都諫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考績晉右副都御史序
壽謝文川大參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仍撫兩浙序
賀大觀察理吾張公備兵天津序
賀大參文川謝公遷觀察使分守嘉湖序
送大參吳鳳城入賀序
送邑侯仁山毛公父母入覲序
壽近明楊侯德徵序

楊侯壽序
賀都閫陳少野七十序
辛光祿考績序
卷四
賀楊太宰六載考績晉陟太子太保序
贈督撫漕淮大司徒王公擢南京大司寇序
贈少司徒后川傅公榮膺內召序
壽元輔荊石王公七秩序
贈羅念山擢大理丞序

賀沈年伯省山公榮封序
贈參知謝公入賀序
保安稽守考滿序
奉贈鄭湘溪先生請假南還序
送少傅松翁陳老先生致政還蜀序
羅父母送別圖序
贈大宗伯陳老先生致政序
賀吳環洲總督宣大序
賀大中丞賈春宇巡撫大同序
中丞常公督撫兩浙奏疏序
送沈太史冊封衡藩序
賀郡司理鶴田夏公考績序
送霞城吳公榮陟觀察使領水利屯鹽事序
送霞城吳公遷山東憲副領兩淮都運序
賀吳霞城大參三載考績序
賀郡守鶴峯劉公考績序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贈郡守鶴峯劉公入覲序
贈博興李侯奬勸序
芝山先生文集序
賀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壽序
姚邑賦序
瀛海長春圖序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卷五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聖王求任輔相爲先
甲辰會試策問三道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三道
卷六
周文恪公傳
諸文懿公傳
于冊川先生傳
廣平王封公合葬傳并傳
汪孝廉傳

何南溪先生傳
王文成公像贊
王石溪先生像贊有序
呂文安公像贊一
呂文安公像贊二
陶文僖公像贊有序
商燕陽公小像贊
何南溪像贊
章南洲像贊
言古堯像贊
王志山像贊有序
卷七
擬帝鑑圖後卷跋
奉壽渠翁呂老先生八裘帳詞
鹿門歌爲芳憲副九十賦
享帚集題辭
六度筏記
九地戰法事實述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聽琴賦
送盛子說
題十八學士圖爲賈太常
題趙文敏行書千文爲張太史
題東坡贈馬券後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山陰王文端公墓表
刑部左侍郎梅墩邵公墓表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敬亭耿公墓表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植齋曾公墓表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琢菴馮公墓表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陶公神道碑銘
范文恪公暨元配楊夫人合葬神道碑銘
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推官崔公墓碑

張夫人墓碑
通議大夫山西按察使鴻川許公廟碑

卷九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
封右春坊右諭德望湖羅公墓誌銘
含山縣尉鄉大賓立軒楊公墓誌銘
養利州知州葉公墓誌銘
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右所副千戶項公墓誌銘
陝西行太僕寺卿明洲先生商公墓誌銘
漢陽府同知十峯張公配丁夫人合葬墓誌銘
昭勇將軍左參將林君墓誌銘
處士芧邨齋配陳氏合葬墓誌銘
誥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墓誌銘
誥封一品夫人楊母鄒氏墓誌銘
河南左參政敬峯查公配姚太宜人墓誌銘
誥封夫人何母沈氏墓誌銘
柳州太守龍坡鄭公墓誌銘
封太宜人鄒母丁氏墓誌銘

于文定公墓誌銘
卷十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趙端肅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左亭馮公配封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開縣令襟川顏公墓誌銘
誥封戶部郎中前長葛縣知縣蔡公墓誌銘
憲副印東王公墓誌銘
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知菴楊公墓誌銘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仁山毛公墓誌銘
太傅趙文懿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鳴陽馮公墓誌銘
蘇州府幕贈太常寺少卿小溪馬公墓誌銘
卷十一
固安伯陳公行狀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羅文懿公行狀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張公行狀
贈吏科給事中逸菴鄭翁暨贈孺人王氏行狀
卷十二

祭王石溪公文
祭呂文安公文
祭李棠軒宗伯文
祭陶雲谷中丞文
祭張內山太僕文
祭諸南明宗伯文
詞林會祭諸南明公文
祭張陽和宮諭文
祭汪桂麓文
祭王栢軒公文
祭謝鳳岐年兄文
祭陳雲溪先生文
祭吳環洲大司馬文
祭羅康洲大宗伯文
祭趙石梁太常文
祭印東王老師文
祭陳少野公文
祭姪壻王汝中文

祭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文
祭鄭師母文
詞林合祭馬太夫人文
祭屠母太孺人文
祭祝太孺人文
祭鄒氏姑婦文
祭先姑祝孺人文
祭沈太夫人文
祭陳太夫人文
祭陶夫人文
告諸神文
考滿加恩邸中祭告家廟文
入閣祭告家廟文
入閣祭告先室陳夫人靈几文
祭先室陳夫人文
祭亾男敬循文

朱文懿公文集目錄 終

王培孫紀念物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一

光祿大夫桂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擬

諭天下朝覲官員勑

朕嗣位十載夙夜焦勞常恐民隱弗聞德澤未究以負奉

天子民之責所賴共承化理者藩臬守令也近者士風日偷吏治滋弊以刺深爲盡職以矯飾爲奉公科斂不遺於錙銖案獄多成於榜掠上下欺

敝因緣爲姦是以裁省殆盡而民益窮法禁愈
嚴而盜不止所在嗷嗷幾成變亂朕惕然憂之
會大慶覃恩稍布寬大而吏或奉行不以實亦
具文爾茲當大計之期特命所司悉心簡汰以
瑞士習爾等既被存留各還舊任其與在任諸
臣洗心滌行守正持廉毋以慘核干和毋以墮
窳廢職俾寬猛兼資名實相副庶幾復官常於
既壞全民命於更生朕且懸不次之擢以待之
如或阻格詔旨因仍故智淫刑黷貨罔上殃民

國典具存朕不爾貸往欽哉故諭

穆宗莊皇帝謚議文

伏惟

大行皇帝粹資天授至德性成早養正於青宮始終
典學暨綏猷於皇極夙夜其勤動必合天益謹
欽崇之念行惟履道猶懷思永之圖纘帝緒十
世而益光行王道六年而大治譬諸化育之廣
運無能名焉敬於德業之昭垂識其大者若夫
湛虛善應靜深有容聰明特縱於天而智不自
用喜怒各中其節而色罔或形遂乎德之淵也

體性冲溫軌跡夷易執粹清以鏡物治合無爲
推誠信以盡人道殊任術美哉德之懿也立政
惟舉其綱岡兼庶愼以干勵精之譽用人不求
其備每赦小過以弘任使之途雖湯號克寬未
或過矣蠲田租以布慈惠而允留漕粟復推賑
乏之恩出宮人以宣鬱幽而軫念不辜尤重簡
乎之命即堯稱至仁曷以加焉至若學有緝熙
文能經緯任賢勿貳而經邦論道悉咨於老成
取士無方而開貢設科每增其制額聲教所訖

俊乂咸興是謂文丕顯也其
臨雍御講之所倡乎內治既隆外威斯赫營海巢山
之孽繫首而獻
闕庭氍褰毳幕之酋解辮而受約束神功不殺信
義潛孚是謂武大光也其
閱戎賚士之所感乎不安罪一人而民無越志不安
發一令而事無廢弛臨下以簡而禁獨嚴於
宮闈御衆以寬而法必行於近習此足以徵其德
之純焉躬舉展

陵之典而執禮無違歲行時享之儀而在
廟有恪抑且
元良早建
講幄弘開用能蒙養
聖功鼎凝帝命至于憑凡之遺訓無非法
祖之良謨此又足以徵其孝之至焉凡茲衆美之兼
咸本一心之運蓋惟敬以作所故好要而百事
自詳莊以臨民故篤恭而天下自理誠百王之
所鮮儷六籍之所未具也臣等竊惟天道太虛
故名於穆周文敬止斯曰同天今我
大行皇帝中涵純一外運渾元機智不煩神獨游於
昭曠聲色不大化允協于平章上惟肅肅雍雍
建中和而善藏其用下則熙熙皞皞蒙覆載而
莫知其功是豈非與天同流比文合德繼前徽
而罔佚詒後範而彌光者哉臣等謹咨於群議
之公稽諸節惠之義
大行皇帝尊謚宜
天錫之曰

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
號穆宗用闡鴻輝絣垂萬嗣

慈壽無疆頌 代

臣伏覩我
皇上臨御以來道隆化洽內謐外寧鑄五兵爲耨鋤
栖萬姓於衽席七載於茲矣遡本推原則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母儀夙備
陰教穆宣以
淑德開誕
聖之符以

徽猷啓翼
聖之範是以峻德弘功若斯烈也夫塗山衍教夏業
寢昌渭水鍾靈周祚斯篤詩書所載邈乎尚矣
乃若我
聖母之於
皇上慈則母也而閑以義方是謂嚴君訓則師也而
擁以起居亦兼阿保方之古昔功實過之且其
慈若春溫
仁同天運璇室軫閭閻之隱玉食知稼穡之艱稗

褕思短褐之寒恤愉懌念向隅之戚蠲租有詔振
人窮也詳讞有時重民命也涿水有梁廣利濟
也河淮奏績垂永賴也深仁厚澤天下陰被其
賜而不知焉功在
皇上則爲天下濬慶源而其慶彌久利在蒼生則爲
天下開壽域而其壽益綿我
聖母所以接天瑞受地釐集百靈之佳貺閱萬年之
太平者豈不與天無極哉時維仲冬再臨
慶誕我

皇上愛日之誠與天下臣民祈天之願交相稱祝蓋
長樂之歡徹天中嵩之呼動地矣臣叨居首弼
最荷
渥恩誠不勝欣忭祈禱之悃謹拜首稽首而獻頌曰
天佑我
皇纂圖凝命道化旁流冲襟內鏡誰其成之曰惟
母聖思皇文母體應靈符含徽修順考史鑑圖揚芬
嫣洒鍾祥慶都
皇在冲齡納之大道動息有養出入有造教則父師
護則阿保
尊居長樂言念窮閭起彼顛連拯彼沮洳若出坎窞
而遊華胥化被家邦光施
宗社不出彤闈編於華夏海晏河清風氓俗雅惟
皇大孝祝於上玄惟民荷德稽首告虔願我
慈祉如日如川上帝曰嘻俾爾昌熾綿算齊天無疆
應地亦有孫子以隆億嗣時逢
上壽日永東朝玄雲在戶紫氣薄霄瑤池可即瓊島
非遙臣拜稽首敬申遐祝

淑問徽猷詠歌不足播之彤史萬世是告

雝肅殿箴

北辰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
不和則垂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
所忽禍乃基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敕
欽厥止日謹萬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慾
滑和不以逸豫滅德毋作好毋作惡蕩蕩熙熙
如春斯煦毋荒色毋荒禽兢兢惕惕如淵斯臨
勿謂燕閒人莫予觀一喜一怒作人燠寒絃急
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勿謂宥密

人莫予禦一動一言恒爲度律危懼則存驕泰
則失昭昭神明相在爾室在昔成周宇內泰和
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
懷保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祖考我
皇睿哲是謂智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謂開泰匪豐亨之未臻懼此心之或怏樂
以平其情雖鍾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
氣和而天下平禮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
持重器斯謂無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

養威澹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以
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
皇所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朽索在手詎曰無傷覆車在墟奈何弗防和
不可流敬不可忘愼終如始
萬壽無疆

擬萬壽聖節請仁聖皇太后奏書

伏以金鑑陳書式届流虹之旦玉卮爲壽祇申愛日之誠會擬瑤池權承長樂恭惟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仁明毓粹

聖善含徽
壺政穆宣夙贊登三之治
母慈顧復遂成明兩之祥茲者秋序正中皇覽初度
日方升而川方至既受祝於堯封木有本而水
有源宜介福於
文母肅備九州之奉爰舉萬年之觴卜以某日之吉
伏候
清閒恭承
色養式燕以衎期共醉乎太平既壽且康尚永綏

擬上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奏書
伏以
彤墀獻壽遡華渚以知源
紫殿稱觴擬瑤池而式燕三靈胥慶五福竝臻恭
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
睿性柔嘉
惠心淵懿

順以爲正華胥夙佐乎軒圖
愛而知勞文母益光于周道爰自北樞繞電既鍾
誕育之祥乃者南呂行秋適屆劬勞之日匪備
九重之養曷申百順之懷卜以某日之吉祇迎
玉輅之來臨肅儐霞觴而介壽採四海之謳歌而
播之雅樂載賡燕喜之章萃萬方之祝頌以歸
之
慈闈永逓鴻庥之錫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
奏

擬正旦令節
皇上奉請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宴會奏書
伏以
青陽肇序誕開獻歲之祥
紫殿稱觴茂逓長春之慶物隨時泰
祚與日新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
性植安貞

道涵恭默

贊乾元於中閫夙參知始之功

啓震德於東方益衍同春之化時維上日節屆孟

陽合萬國之祝釐咸歸

慈極備九重之榮養宜及方辰卜以是日敬潔椒觴

祇迎蘭珮爲春酒而介

壽視時膳以承懽綵勝金花兆四時之首祚瓊酥玉

液延萬歲之遐齡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

奏

擬

冊順嬪文

制曰四星耀彩式昭佐聖之符六寢備官爰重升

賢之典惟洛陽之合相宜嬀水之晉嬪爾某氏

夙禀令儀早承芳訓含徽挺秀行皆圖史之規

蘊粹體和動有珩璜之節睠茲音範允副審求

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爲順嬪錫之冊命於戲化

始二南朕方衍邦家之慶班先九御爾與有掖

庭之司服此寵靈毋忘儆戒用翊紫闈之政益

揚彤管之芳欽哉

擬

冊惠嬪文

制曰侍帝寢以贊乾行乃重後庭之選明婦順以
叅坤教特崇內職之班必婉孌之素閒斯褒嘉
之允稱爾某氏禔身端淑賦性惠溫圖史是閑
夙見壺儀之備法相允合果符邦媛之求淑德
既徵寵光宜逮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爲惠嬪錫
之冊命於戲象應四星丕荷重霄之眷扶同九
棘行開百葉之祥永追鳴珮之良模仰翊宵衣

之盛治欽哉

復　封新建伯謝表

伏以

龍墀錫命徵勞再錄于

熙朝象路承

恩懋賞復延于繼世遭時特幸敘感無涯茲蓋伏遇

皇上

緝熙典學

累洽凝圖

一新宿政於明時

載敘遺功於往籍遂令既穪之服仍叨再造之榮
伏念臣父某官臣某學本師心仕嘗陳力當
武廟之在御受簡書而分千里之憂屬宸濠之授兵
乃造次以制一時之變惟
天祐
國不日
獻俘
寵分新建之符
光賜山河之券人言可畏果遭貝錦之叢公論猶
存復拜
溫綸之錫秉介圭而自惕望
黼扆以增兢擬效顯揚無敢髮膚之愛如虧忠孝
亦何面目之存伏願
廣運鴻猷濊澤旁沾于動息
不崇駿業嘉慰遍被于纖洪
保十葉之金甌遠垂苗裔
徵萬方之玉帛永奠蕃夷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考滿謝　恩疏代
臣以九年考滿伏蒙
聖恩遣中使某
賜勅奬勵及銀兩襲衣
御膳羊酒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本自單
門躐司政府叅
兩朝之密務
眷倚特隆效九載之微勞功施甚渺雖嘗誓捐孱
質勉竭苦心而戴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

者無可底之績日申月飭特
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乃臣子本然之分論
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裨語治功則謀猷惟
后而綿力何有歲年徒積譽過彌深茲值滿書自甘
幽黜豈期
聖鑒曲憐方寸之衷爰普
德施夐溢尋常之外
使車入里
綸書增賁於私門命服在笥章采載加於朽質金
頒
寶槖之富饌分
玉食之甘重以餼牽兼之醇醴誦
宸音之溫切何止一言之褒拜
珍貺之駢蕃眞過百朋之錫睠言異數得
君如彼其專循省微躬素餐孰大於是敢不益攄忠
朴深戒滿盈念海嶽之鴻私矢竭涓埃之報驚
歲時之駒隙敢弛夙夜之勤知我者
天即違俗而遑惜許身於

國惟盡瘁以爲期臣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一

朱文懿公文集

339678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奎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熹著

勅建萬壽寺碑文

我

祖宗應世濟民將舉天下躋之仁壽之域凡可爲民

徼福者亡論其大卽六祝六祈禱禳焚脩之瑣

屑靡弗加禮焉嘗於內地東北隅設番漢二經

廠使內臣習經典法事蓋二百年於茲矣隆慶

五年

先皇帝不豫因
命重脩爲祈祝地其後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追念
先皇帝不置則語
上以重脩故語輒泣
上亦泣已乃奉
聖母命思
先帝遺意而推廣之出帑儲若干緡
潞王

公主及諸宮御中貴復佐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等卜於都城西直門外廣源閘之西
得故太監丘聚地一區而建刹焉是爲漢經廠
香火院因舊制也經始於萬曆五年二月閱明
年六月訖工前爲山門爲天王殿左右列鍾鼓
樓進爲大延壽殿又進爲藏經閣殿閣之旁各
爲配殿二寶像莊嚴金碧輝映幡幢蓋座之具
華燈香樂之供靡不畢構其後則爲方丈之室
爲香積之所纍石爲山梵石爲洞因山而殿者

三環山而池者四隅息有亭守望有樓鬱而茂者爲給園曠而夷者爲護地寶樹盤結鬘雲繽紛天籟梵音相與斷續都非人間也所司以圖進

上與

聖母覽而悅之榜曰勅建萬壽寺命太監張進等主其事而詔臣某記之用垂不朽臣惟佛氏之教其說瀰茫不可知乃其旨以大慈悲力拔諸沉苦以大光明燈炤諸沉迷使人從善去惡歸於福地於吾兼濟之義爲近而匹夫匹婦之愚無俟督責過刹宇輒拜聞梵語則跽而聽之是以教易行而言易入又以陰翊群動而助吾兼濟之化也有其舉之何可廢諸今我

皇上用大道爲治所以仁育萬物旁洽百靈以逭無疆之休者固不止此而是役也蓋亦有可恭述者焉因

祖宗二百年之舊繩武之賢也推

先帝遺意用資冥福孝思之誠也祇承
慈極之命將順之美也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官
師而歸其福於國與民厚下之仁也此之功德
固將益贍
慈闈之慶而
聖母所以仰承玄貺培億萬年徽祚之長者又寧可
貲量哉臣恭謹記其始末而系之辭曰惟君建
極斂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在其身彼大雄氏乘
世演教毘盧光明大千畢照佛恩浩衍君亦如
然共以願力濟彼顛連崇奉在昔昭示可久琳
宮貝藏內地則有沿及我
皇動惟厥時曰此勝因
先朝之遺乃遵
慈命言卜其所搆此層宮施及脩庑璇題中起繚垣
外周丹素交錯霞張電流青蓮翩翩金像翊翊
儼矣上清表于中極惠應如響降福自天
慈齡
帝祚億萬斯年亦佑下民時暘時雨永恬以熙離一

切苦臣拜稽首勒辭麗碑皇皇明德無寧在玆

滇南紀功碑記

天子全撫六合威稜遠暨日月所照罔不嚮風惟玆緬甸越在滇之西徼其酋莽瑞體自嘉靖間雄據擺古威劫諸夷而臣之鴟張蠶食徹我藩籬爲永騰患無虛日瑞體死子應禮益肆猖狂而逆賊岳鳳者江西人也其父商於隴川因爲宣撫多氏頭目父及宣撫死鳳用事遂鴆宣撫妻殺其二子而自立焉懼衆夷之攻已則攜符印奔莽具言我虛實嗾莽爲亂又糾耿馬酋罕虔

等助之萬曆壬午十月莽遂擁衆內寇分兵爲
二道一由苴市入永昌一由邦杭入隴川諸夷
望風而靡永騰震恐時大中丞劉公世曾與黔
國公沐公昌祚忠義懸合高目奮袂誓欲滅此
朝食既疏
聞虞倉卒不能應會太守陳嚴之知州陳克侯募兵
集餉高城浚池恃以無恐而兵備副使胡心得
分巡僉事楊際熙隨宜調度檄取遠近材官大
小部夷以次入永騰漢土無不人人一當百者

於是百戰皆捷賊大挫鳳及其子曩烏窩伏故
巢去明年正月復集諸夷大舉攻姚關時胡楊
兩君皆去滇
天子命衆議姜忻攝巡事副使傅寵專詰戎兵而將
兵殺賊則鄧子龍以衆將守永昌劉綎以遊擊
守騰衝從中丞公請也八月罕虔以兵援莽至
查理江我兵破之不得渡十一月賊架藤橋渡
江屯猛波羅直入攀枝花樹子龍伏兵迎之仍
遣人繞賊後燒架橋遏其歸路而率大隊兵徑

衝賊營伏四起矢如雨瘨其頭目二十餘賊大
敗棄其衣甲器仗走旬日罕虔詐請降佯許之
已而果擁衆屯溫盧中丞公與黔國移鎮大理
令右布政使徐元氣駐永昌督餉而巡按御史
崔廷試激揚將吏士氣益倍賊提精兵突近關
下把總陳信等奮勇直前生擒罕虔及其弟罕
招對招托賊衆驚遁時勁兵旣斷賊後姜參議
兵亦至追至灣甸斬俘五百有奇虔子招罕招
色等猶集衆乞緬報讎獲之於三尖山鳳始窮

感乃佯遣妻子投見獻所奪金牌
勑書以緩我師而實無降意中丞公躬如永昌進傅
君等於帷而笑之曰吾聞根株不拔拱蘗將復
生今鳳雖迎降未入吾網其子曩烏又僄傑難
制兩人者一日未獲吾食猶未可下咽也乃謂
原任維摩州知州何鉦爾故善鳳鳳不爾疑其
往說之謂劉綎爾以銳兵潛薄隴川伺瑕候間
而擊之可以得志謂舍人龔鏜等賊窮必走猛
密諸司爾操綺幣往招猛密猛密來賊無如矣

畫既定鉦走使至鳳所諭曰若亦知若之殆乎
夫莽若所憑恃爲腹心而耿馬則羽翼也今緬
兵數北腹心攜矣罕虔父子授首羽翼剪矣諸
司聞天兵且至亦欲爭傳若腹效尺寸以自明
僕懼若之無死所也若胡不早自歸命
天子必嘉悅賜若爵世世爲眞宣撫孰與身膏鈇鑕
妻子爲僇乎鳳狐疑復遣其妻刁氏幼子曩歇
來見以嘗我誠否而綏所引兵薄隴川者窺賊
守稍懈一鼓而入呼聲動天寨中相紛挐曰天
兵皆已至此乎鳳倉皇無所出遂肉袒以降曩
烏居喃烏砦猶負固不出綏以單騎卽其穴擒
之因乘勝長驅急攻蠻哈復引兵直抵蠻莫山
後所至部落諸夷皆震駭脅息自縛請降盡釋
之呼
天皇萬歲響應山谷遂返戈向緬緬無一矢還者是
役也以癸未十二月誓師明年二月奏凱恢復
宣撫司三宣慰司二安撫長官司各一拓地縱
橫五千餘里撫安村寨夷民以百萬計奪還被

虜夷民三萬餘生擒緬將尚著等百十餘人追
回符印各一璽書九勘合三其他俘斬及象馬
器仗之屬無算東夷方悉平四月恭忽諸司叛巳
復悉衆來攻會援兵不至諸司力不支而夜夷
雍會者復從中應恭遂攻陷阿尾直逼近疆人
心洶洶所在告急檄
聞
天子震怒命剌期勦之時朝議以四川僉事李士達
有邊才調爲金滄分巡兼程入永昌與中丞公

協謀度賊所至處皆設兵以待二十九日遇賊
於猛外把總范越等敗之尋抵蠻莫把總楊仕
銀又大敗之已而屢戰屢北擒其梟將馬披波
傑等二十人恭益怒挺身督戰被三創諸賊擁
而去於是賊大潰自相踩躪以死積屍百數十
里俘獲不可更僕恭創發疾甚乃收其殘卒歸
洞吳齲舌相戒不敢窺內地蓋又四閱月而人
始貼席云捷奏
天子嘉悅命檻鳳父子及招色等六人於京祇告

郊廟

天子坐明堂受俘磔鳳於西市餘斬首傳邊徼百官畢賀乃

降詔晉中丞公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黙國公太子太保歲益祿米百石仍各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賜金幣甚厚文武將吏各論功陞賞有差初中丞公以大義激諸夷諸夷皆回首革心助我滅賊而猛密土司公所使使招致者其慕義最先功最多阿苴之役思忠死焉至是公請陞猛密爲宣撫以旌厥功又求多士之裔而立之其諸增官給篆典滅繼絕凡十有二所基布牙錯羣然爲我藩籬焉會巡按御史李廷彥入境疾馳按永昌獎軍勞將有繫頸蠻陬之勢而重用民力姑有待云余惟緬甸在本朝已入提疆世受羈縻初亦未有逆節也逆自莽瑞體始而餘殃烈於應禮則以岳鳳爲之翼耳鳳誅則莽一夫蠢孽不足平也不圖鳳而議勦

議撫浹浹無所當迄以兵老財竭徒苦生靈而
損
國威不亦左乎公日夜籌此虜已在彀中比計定
而發以寡勝衆無千里饋餉之勞非三年薄伐
之久而澄氛廓祲若回夏景以潰春氷一何神
也語曰聖人作而西戎敘今
天子聖德中興方修周宣之軌而公以方朔壯猷式
威戎蠻使諸夷望德如歸車里之茜納款恐後
西戎即敘之徵其在今日歟永昌士民舉手相
慶曰劉公實生我謀建祠立石垂之百世而太
守陳君余同年也介司空郎鐵君世材徵余文
紀其始末乃勒之銘曰

明明在宥萬國攸同孰爲不讋自絕
皇風獷彼緬夷去天萬里怙其險阻父以及子磨牙
噴毒肆亂滔天撲之不滅諭之罔悛亦有狡鳳
舍順從逆戕主而奔如虎斯翼岌岌永騰喊聞
四野不搤其吭民無存者惟天悔禍乃錫劉公
精誠開石義氣貫虹稟

命出師爲民除虐容召材官授以方略彼驕而猘勢
如負嵎不可力取而可智圖爰命所知曉以禍
福告語未終兵發於伏首尾蛇伸左右翼張爻
子錯愕肉袒以降彼緬無知怵不警怖态其狠
心猶逞螳怒公曰無赦載蒐載犂倒戈棄甲蕩
無孑遺禍本一芟風聲四暨遂復三宣亦威六
慰曩也霧暗今始見天爲屏爲翰永矢弗愆爰
昔軍興踰年未克惟公神謀功在漏刺爰昔軍
興耗卒及糧惟公俘獲馬牛谷量滇人將危公

則安之出諸水火以恬以熙滇人既安公慮其
後徹彼桑土可征可守滇人載公如載二天建
祠尸祝於萬斯年公功不泯
國威有赫嗟爾百蠻視此貞石

西蜀平羌碑記

明興撫有六合悉主四夷順則惠來逆則聲討垂二百餘年貽如也惟是氐羌蟻附於松茂間者東西阻河山澗峻絕恃其險隘叛服靡常

國初丁大夫玉以高皇帝威靈提大將印徇之烈日之下奚有春氷哉嗣是一洪於宣德則陳懷蔣貴兩都督戡定于永康再洪於嘉靖則何將軍卿勒功于建武偉哉斯烈載在太常已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孽芽

滋起居常叩闕要歲幣當事者重邊釁奉如驕
子歲益金繒秋蘗麻枲茶鹽諸物費縣官錢數
十萬緡弗饜也則又恫喝士卒日刀俎而魚肉
之至罄其贏糧剜股以救頸弗饜也則又放兵
四劫以當毗獵將校首鼠自衛莫敢向賊發一
矢而賊益易與我矣萬曆甲申雪山國師喇麻
者勾北虜爲羽翼集梟鄰灣仲占柯等搆亂格
殺軍門牙校據險扼石下中行旅三城道梗不
通邊氓岌岌

上乃命宣城徐公元太持督撫鉞往帥西南諸路兵
勦之公至則遴將卒議軍需謹要害嚴賞罰一
切經略確有成算而猶冀其或悛也先馳檄諭
之使三反不聽日踞山嫚罵索戰已又掠我人
去剝其腸公乃掀髯怒趣三司諸大夫入計曰
賊若此不大創之何以正國罰謝邊人顧非調
土司兵莫濟迺下虎符徵播州酉陽平茶馬湖
諸路兵檄右使朱君孟震主餉兵使謝君詔王
君鳳竹監軍并覈功罪而又度土兵猝不可集

則頒誡諸將勿輕戰姑堅壁以待賊間調兵果
先發擁萬人圍蒲江關數重城且陷參將朱文
達奮出殊死戰稍解去而諸路兵亦先後至
公喜曰事濟矣遂移駐永康進總兵李應祥於
帳下而策之曰河東西兩酋吾力未能並舉宜
先於所急其東乎乃命遊擊周于德汝將播州
兵七千營鑼鍋當前茅命遊擊邊之垣汝將酉
陽兵五千營蓧壩握後殿命原任總兵郭成參
將朱文達汝故以罪廢

朝廷憐而使之宜立功自贖惟是敘馬兵七千成將
之抵黃沙嵐賊吭平茶兵四千五百有奇文達
將之營茨溝擊賊要脊而又諭諸將曰羌人亦
吾人毋殺降漢人脇賊中者亦毋殺畫既定乃
誓師諸將無不人人氣吞賊者于德初與賊遇
戰輒勝擒喇麻灣仲等三十人破丟骨人荒等
七砦文達成之垣乘勝大戰所克砦稱是既而
諸將兵合勢益熾所過披靡河東諸砦盡克之
惟大小粟谷伏深箐中負固未下諸將請急擊

公曰姑置之吾引兵而西彼必弛備回戈擊之
直杭上肉耳遂趣諸軍西河西諸小砦度不可
支咸望風膜拜請命乃思答地等猶然搦戰則
恃河水漲駛逆我不能飛渡也公下令亟戒桴
筏夜半引兵渡河破其砦因分擊西坡西華歪
地乾溝樹底雙橋挖撒等砦盡拔之粟谷以兵
既西備果懈仍以夜半用敘馬兵襲破其三砦
自是牛尾茜相繼授首卽白羊素不內附者亦
輸稞乞降而諸殘賊竄窮谷中者相率赴戲下

請捐浮賞爲白人砦各埋一奴爲誓東西悉平
是役也以丙戌三月一日興師越三月而竣事
克砦三十有八擒賊帥三十餘人俘馘一千七
十有奇焚溺及奔播厓谷死者萬計燬碉房一
千六百餘座奪獲器械稞麥牛馬無算歲省浮
賞若干金蜀人謂永康建武之捷不奇於此云

頌

聞晉公某官賜金幣若干文武將吏陞賞有差邊人
德公爲建祠祀之有年矣而碑文尚虛兵使章

君潤走使八千里以屬賡不能辭則按公奏疏
及謝觀察所紀西征始末次第之而繫以銘曰
我聞聖作卽敘西戎
今天子明孰敢不共蠢茲回紇癘同癬疥豈不畏誅
恃其險隘其險維何浚於瞿唐其隘維何曲於
羊腸將卒首鼠莫揳其吭遂藐官軍比之蠆上
乃勾北虜肆亂滔天豢之愈黠諭之罔悛飛矢
捩石血塗草野三城梗絕道無行者惟天悔禍
乃錫徐公精誠開石義氣貫虹曰此醜虜了在
吾目爰集土司推置心腹斥堠轉餉百爾咸周
命將誓師居中運籌東西二師力難竝出東連
吾堡急擊勿失東酋既俘乃轉而西西人肉袒
願爲編黎亦有後夫猶然跋扈忿其狠心尚逞
螳怒公曰無赦載蒐載犂倒戈棄甲蕩無子遺
逆我則誅順我則撫既伏西戎亦威北虜昔也
軍興得失不償惟公俘獲馬牛谷量昔也軍興
踰年未滅惟公神謀功成三月昔聞淝水以寡
勝多公提一旅克收兩河昔聞淮蔡夜破其柵

公師飛渡實用其策邊人將危公則安之出諸
水火以恬以熙邊人既安公慮其後徹彼桑土
可征可守凡此虜功載在口碑人言易淆民心
罔私蒸之嘗之千禩無斁告爾華夷視此貞石

重修東嶽廟記

群嶽皆有專祀其神靈各鎮於一隅而東嶽之
祠徧天下京邑四方靡不祓除而爭祀之豈非
以其爲群嶽長神無不之也邪今都門東有東
嶽廟正統十二年
睿皇帝命宮鼎建自爲文勒石紀事迄今百餘禩日
久廟圮神將弗妥士女至者莫不太息以謂當
亟新之
聖母慈聖皇太后

皇太后乃言
上曰今方內又安民穌年豐靡有菑害時維神庥而
令廟貌敝弗治非所以崇報典承
先德而慰衆庶也盍新諸然吾欲事神以祐國庇民
而取諸賦調爲國與民病神其謂何其以宮中
子粒銀若干募工爲之
上對曰甚善乃
命內臣其鳩傭護作而復出帑金若干佐費以將順
太后之美工始於萬曆乙亥八月某日迄周歲而落
成其殿寢門闥之名廊廡庖湢之制具
睿皇帝記中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
聖者藻飾之又特於左右爲鯨鼇樓東隅爲監
齋堂規模壞麗迥異疇昔歸然若青都紫極矣
至於眞儀上臨靈官景從倉龍青旂濟濟翼翼
都人齋慄而望見之又若身履泰巔瞻明神於
巖巖之上也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意

手詔臣其爲之記臣惟岱宗位東方其德曰生往牒
所稱觸石生雲膏雨天下生也而冥運陰隲赫
如雷霆使人弗惟於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
慶雲威則迅雷其要歸於永底蒸民之生而愚
夫愚婦刑賞所不及者神實左右之非直爲民
禦災捍患而已是故望秩之典自古不廢有以
也
今上奉天子民所以祇承我
太后好生之德以致之民者固自有在而報祀之禮

自
郊社而下卽首及此豈亦古帝王望秩之意與且財
不取諸有司而福歸於國役不出諸閭左而澤
周於民此之功德尤不可殫述神之歆之將不
益篤
慈祐永翊
聖躬以成億萬載無疆之休哉臣謹恭紀其事而系
之以詩曰瞻彼岱嶽是爲天孫乘震秉籙生化
之門位鎭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茲京國

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繕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穆清肸蠁徵應乃新神居聿遵
慈命既拓其基亦除其廇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
峩峩厥靈濯濯誰謂邦畿儼彼喬嶽惟嶽有神
帝則綏之惟
帝有德
后則基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
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下民無然禬禳時雨而
雨時暘而暘億萬斯年永輔宗祐
聖德神功視此貞石

紹興府重脩儒學記

蓋古昔王之造士也欲其定於業爲之繕所以
居之欲其懌於志爲之陳器以誘之欲其正於
節爲之設則以閑之居之安故業不厖誘之備
故志不懈閑之嫠故節不亂自求也以優游自
趨也以厭飫至於德成而材完朝有珪璋國有
羽儀則教之力也化嫠既更世紐寖解豈惟閑
之無其則誘之無其器且居之亦無其所芻狗
具文秕稗爲政上下相期苟飾耳目而止是以

開敏踔厲者勇決其藩而根質不靈顓迂鄙固
者則又率之易怠衛之易惑猶之士也而材德
去古人星淵矣紹興郡庠規制弘敞時圮時修
竟爾剝落甚至
先師几座風雨且飄飄及焉適郡守右吾劉公來守
是邦郡博士王君畿亟以狀請公慨然曰學宮
傾圮豈異人任顧官私告匱帑藏若掃安所取
羨鎰而蠲斯急也於是首捐俸百金倡議鼎葺
既而分守使者謝公佐之郡二三大夫與八邑

大夫及丞簿廣文佐之鄉薦紳先生之慕義者
又各以意輕重佐之遂揆日鳩工程材伐石斂
者仍焉蠹者易焉總攝分理咸稱其任而又躬
自省巡勞以匊餼越朞年而正殿兩廡明倫之
堂稽古之閣以至啓聖名宦鄉賢之祠櫺星號
舍望之莫不窿窿如也奕奕如也晏晏如也蓋
鄉之修學舉於時嬴不過委一會計之吏足矣
而今之修學也舉於時詘非上下和同營精畢
慮烏乎覩厥成哉不寧惟是公又與博士王君

講求豆邊旌楅之數課督匡翼之方儀象法制
次第興飭蓋安其居備其誘恣其閑三物具矣
士當斯際藏脩游息無荒於嬉厥業不既定乎
周拆襲裼無陋於觀厥志不既懌乎動作蹈赴
不詭於淫厥節不既正乎毋論開敏之士斂其
聰性而宅於醇雅即根質固迂亦宜灑然奮也
美哉彬彬賢太守修學之意遠矣若乃豔其名
而實不繼曜其景而形不植怠惑愈滋決去愈
勇敝敝然徒飾鞏帨競錐刀遽廬所學姑未足

惜而於劉公之盛心不亦有餘恧耶其不佞重
博士王君之請既誌其事復敬爲都人士申之
是役也其其捐金某掌記籍某董工作例得竝

書

營繕司題名記

共工大夫析四子部曰營繕曰虞衡曰都水曰屯田協襄乃功而繕部特重凡清廟明堂之典建官司廨寓之修飭城池之濬築薄海內外之採取貢獻筦庫之出納工師之省試咸屬焉置司以來庶官岡缺舊有題名大學士海虞嚴公記之矣顧歲久官增石不勝紀於是太末鄭君以冏伯視司事議更立一石稽自某年迄某年得官是司者若干人登其姓名而虛左方以俟

來者因石徵名因名徵人若克供厥職貞操氷
檗者有幾姱節偉政曷奕簡策者有幾而或泯
泯無聞者又有幾可指數而鑒也余惟春秋一
臺囿之築一門觀之作以至楹桷之丹刻必謹
而書僅無譏者閟宮菟裘爾既而平丘以虒祁
啓貳乾谿以章華致寇晉彪荊虔千載不泯有
明徵已今
天子方隆儉德昭示天下悉停罷諸營造惟是
慈寧

壽宮兩役所以廣孝禔祚鞏億萬世丕丕基即閟宮
菟裘不重於此而自頃年以來蓋藏乏於疇昔
兼之四方告祲道殣相望飭材鳩工動以鉅萬
計民困於征估窘於輸財安從出藉仰之司農
則稱匱需之南陬則鮮繼假之鹺圉玉府則艱
償大司空日夜籌之齗齗焉酌開納以濟而猶
不給也於此爲之制盈縮節浮濫劑量其當否
而惠我公私寔惟二三君子是庀是度厥任顧
不難哉且

國家興一役率以中官董之卽
主上謹擇所使亦自有不可察淵魚析秋毫以盡行
吾意者將竭志狥人而不恤民隱爲澤門之皆
乎將好爲名高而動輒抵牾爲邑中之黔乎莫
非王事而有詛有祝國將不堪無亦圓神斡旋
運之以智斂散須予居之以廉戒事致用倡之
以勤肩鉅投鞿知尸之以敬智則不滯廉則不涴
勤則不隳敬則不媮庶幾哉事集而人安之國
雖費不貧民雖勞不怨雖日執斤柄仡仡從事

不墊隘將斯名與斯石竝垂不朽而不失繕部
之重哉鄭君其謂何君各大夫也不易余言矣
君在事百廢具舉茲其一端云

大名府匡公堤記

匡公堤者大名守匡公所築以捍水患者也堤成而歲大稔民若曰微匡公不及此願世世無相忘也堤是以名猶史所稱鄭陂白渠云爾按大名郡城之東南曰銅臺舖者寔大名元城二邑之交壤而漳衛二河合流處也漳之源二其發於山西樂平者曰清漳其發於長子者曰濁漳而衛之源則發於河南輝縣相距蓋千里云漳之淄悍自古記之矣益以三水合流來自千

里秋霖衍溢勢若建瓴固非尋丈之渠所能滀
也以故河壖之地累爲巨浸二邑之民即欲芟
牧其中不可得況耕穫哉萬曆元年夏巨公至
則首問長老疾苦歎曰嗟乎民之害有急此者
乎爲民上將害是務去而不亟爲之所謂守何
乃周視地形築土而堤之經始於六月三日越
十日而告竣延袤三百九十餘丈崇丈有四尺
廣二丈有奇自是河流順軌不爲田壤齧是秋
之穫畝收一鍾郡人士饗堤之利議勒石以示
永久而謂紀河渠者史氏事也乃介余婿大名
幕章君弘孝以徵余言余聞之章君曰始公之
議是役也召父老而簽之曰吾欲循漳河故道
引之北以殺其勢或由大名縣西廂新河入艾
家口故道此二者不爲非計顧興徒繁巨民力
不至於此其堤乎吾爲堤費必公出工必傭致
無苦爾百姓也父老咸稽首曰便於是爭具畚
鍤趨事恐後君子曰巨公可謂急民義矣古之
言治水者鄹矣堤之制起於中古議者以其不

務疏而務捍卑之余以爲非通論也歐陽子曰
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
擇利多害少者爲之藉令公斤馬膠于前議
悉難繼之力以徹不可必程之功利與害孰重
夫川猶盜也今有禦盜者其一人殫厥儲不憚
征募以驅之盜未及屏而家疲矣其一人崇吾
墉堅吾壘力不盡而盜自息此二者利之與害
則有辨矣疏與堤之形何以異是公蓋辨此哉
往公爲給諫其所言

國家利害若析秋毫
廟堂多采用之今舉而治郡諸可以佐百姓者與鄉
所言亾弗售是堤直一事耳嗟乎茲亦可以書
矣公名鐸山東膠州人乙丑進士

重修山陰學記

山陰學宮在郡城之西南阪北擁臥龍南屏秦望而鑑湖中千巖萬壑悉羅拱於櫺垣之外蓋居然洙泗之勝云嘉隆以來日就傾圮博士弟子肄業其間者願更新之久矣而歲祲用詘莫克修舉屬邑侯新城耿君其視學慨然身任其責乃上請下率割俸出贖以經始之而侍御馮君某捐橐襄爲鄉士人倡於是諏日之良鳩材庀工凡榱棟之蠹者易之甓甃之缺者補之丹

聖之浸漶者飾之自禮殿堂皇以迄廡廨庖湢
坊垣之屬無不燁然改觀其爲費官處十四私
處十六而侍御實處三焉凡若干緡其經營擘
畫則王君其實終始之而其爲之督理凡若
干人其爲時則自夏徂冬凡若干日工既竣邑
博俞君某率諸生某某等徵余言紀其事余不
敏無甚高論請以故時所聞於先進者爲諸士
誦之吾夫子之道載在六經其教人大端不過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倫而已其爲學次

第不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事而已然
而孝弟慈通於家國淡簡溫臻於篤恭其究至
於贊化育而參天地是知庸行非粗性與天道
非精身心非近家國天下非遠舍踐履而談覺
悟遺本實而語事功非聖人所以爲教也乃今
之學者可異焉獵墳典之疑似以誇博襲佛老
之口吻以稱奇目未窮古人之糟粕而直指玄
微足不履古人之階梯而捷升堂奧語以下學
之事不曰迂儒則曰俗學而誰復信之學術如

此就使眞有超悟猶不足以治天下國家而又況藉手媒進幷其所談者而幷髦之乎嗟嗟世運關乎士風夫豈細故而比比如是

國家其奚賴焉朱子有言聖賢教人之法具存於經豪傑之士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豈待他人督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自今以往願吾黨以豪傑自命者式瞻新搆一洗舊汚文必根六經寧實而不滸于浮行必惇五倫寧朴而不滑于譎功必循五事寧漸而不速於化業必參三才寧迂而不近於名一人風之而一邑嚮一邑風之而四方嚮將使後之紀邑乘者曰人文再盛自今日始又使後之司世教者曰學術復明自山陰始則吾邑卽今之鄒魯而侯與侍御君亦永有令聞哉蓋余在事時嘗用斯議陳于

上申飭天下之爲師弟子者不啻詳矣故今不能更端而復理前說以望於鄉之豪傑之士雖或蒙迂且俗之誚所不辭焉

定海丁侯濬河記

明州故澤國也孤懸海徼而定海當其東偏襟帶泱漭大挾諸江西流以東注驚濤拍天陵谷震撼民之與魚鱉游者歲無算而又其地爲舶艫無所避之地定民苦此久矣舊有支河瀦清流者可六十里直達四明內灌溉以藉畎外迴旋以避江甚便獨其廣不盈尋丈深不踰咫尺稍旱則一決而涸潦而置之舟馬則膠矣先是議者欲闢而濬之俾深以衍而民憚於慮始旋

議旋罷間有首事者復搖於道傍之口蓋任事之難如此某年月令長丁侯入境值大旱河以內東西赤地民俛首待盡而又挾之迴風奔流怪吼傾檣倒檝投骨鯨鯢者號慟滿路侯振襟起曰民病劇矣兩利而存之其在內河乎遂躬按地形廣詢獨斷既條上報可乃召邑父老語之故諸父老唯退相顧色動而不知侯固習之掌中也詰旦下令所部約深若干廣若干量地分區計功授事毋煩徒毋煩畔毋匱貲而又徹幨幃步阡陌躬勞苦之民用競勸不浹旬事訖矣而且以其餘力架石梁若干以濟涉者亾何耕夫安堵榜人輻輳讙呼載道於是諸父老子弟薦紳先生咸嘖嘖誦德而邑丞歐陽旻余京閘所錄士也以通邑士民之意授簡不佞謀勒石紀其績余惟吏之親民也若醫之眡病然今有病者問之有因按之有狀而先至拱手而俟之後至者復拱手而俟之則其人有立槁耳良醫則否視其病若不能待也視已常恨不蚤

至也一投匕焉起矣今定民之呻吟亟矣侯挾
禁方以臨之而且與之同死生均禍福安在其
不七八日奏功也人臣之義居其官則當竭智
竭其智又在極誠極誠蓋余近覩大河之患且及
祖陵
上方遣行河使往治之未有成績藉令當事者竭智
極誠盡如侯之所以治定何患不底績哉余故
因侯之濬河而知天下事當付之國手也又因
侯之治定而知其他日所以任天下事猶之治

邑也既以是私語歐君復爲之記以徵異日

上虞胡侯治河記

古虞於越支邑也署負五山署之南爲玉帶溪溪來自西汪洋數十里可行巨艦瀠洄溶漾環抱邑署若帶然故名溪南有山崒嵂屏列稍東爲百樓山層巒疊巘若甍欐楶棁錯架互搆矗矗太空又曰百雲謂其碨磊縹緲變幻百出不可名狀也而某水實出於其下舊通玉帶溪歲久漸湮直東瀉勢陡流駛易涸也績谿胡侯材鉅而度溫量弘而識敏勤恤民隱躬巡郊野憩

棠面流而歎曰胡斕茲水弗蓄乃稿吾苗乎甕
石東其隘高若干尋長倍若干水漲聽其漫流
勢少殺卽閉不令泄仍剗灌莽瀹沮洳折而西
繇故道入玉帶溪合流舒徐川東淵渟停蓄水
所經處可資溉浸澤鹵皆沃壤矣且水蓄氣聚
靈秀鍾焉人文當興客歲上公車者四人其一
徵也夫西門豹引漳水以富鄴杜公君修陂池
以富南陽循良之譽煜燿汗簡侯舍俗吏筐篋
簿書之務而慨然慕古之良牧興地利備旱潦

厥勳爛焉有足多者侯尤惓惓於青衿帥之以
令儀標之以雄章裔宇是誡校覈是勤劃其弔
詭夷其佶屈諸士茹膏飲醇蠃化桴應搏扶搖
而上者纍纍固其所也何迺爺爺在地脈哉然
寓內一氣耳蜿蟺扶輿無之非是流於地爲水
抒於言爲文剞邑環百里而建之署千巖萬派
皆所歸向山靈河伯皆所憑依苟一水不我顧
而自東情似渙而不聯氣似泄而不收今窒其
下流之瀉而積之決其上流之壅而合之而盤

旋歸繞於邑署氣不會於斯歟文不華於斯歟
譬身之榮衛絡繹而色澤自瑩木之肪液灌輸
而華實自茂堪輿家之言豈盡漸涘不足徵信
哉邑大夫士競爲詩歌以揄其美而某生某來
徵余言弁諸簡端漫書以應之

山陰毛侯去思碑記

毛侯澁山陰五載以治行徵爲御史民思而祠
之父老子弟以余知侯於未第時相率詣余請
記余唯唯謝未能也居頃之侯就木矣衆汎瀾
以告復申前請余憮然唯唯謝未能也閱數歲
而請益力余矍然曰迺今可以記矣曩若曹之
始請也時侯爲御史方貴顯繼則猶意侯新捐
館舍易慟耳今而後知侯之感民深也請捃摭
其大者侯爲人溫而朗廉而毅外退然若不勝

永而事有掣肘人所哀手者直身擔之無難色
民有隱得自言侯移席款語雖助勤中喁喁俾
人盡其意而機警捷給動中窾會人不能欺歲
在大淵獻淫雨稽天禾無收其明年無麥大旱
殺禾其明年颶風起旱疫道殣相望侯躬檢災
狀請蠲不得則兩限稅期停其征以寬之監司
嗤讓弗顧仍損廩祿風勸貸爲糜糜餓者爲藥
藥病者所全活無算群不逞乘災謀爲亂聚而
剽者且千人合在旦暮侯廉得其魁主名捕治

具服黨悉散先是吏媚攝篆者詭報完賦以自
功會赦撫臺據完額索賦急侯具實以報撫臺
大重之卒罷徵侯嘗公出囚逸而盜時簿攝獄
侯曰吾或堪茲簿糜矣遂以身請臺使者多侯
之義不之罪某子甲駔不識字黠者契其名紿
曰吾貿田若第往証之蓋僞帖也事覺鄰邑令
按名抵罪侯詢知之立釋其獄直指厲禁謗書
犯者輒死有捕得之者侯笑曰殺人以博名吾
不爲也杖而遣之越俗多以殺人相誣一訊之

家輒破侯命先輿尸按驗然後訊誣者懾而息
邑故饟勾餘之衛在三百外民艱於漕且紅腐
之餘軍給十財七八侯權豐歉爲直易之以鎰
復量授程資蓋兩利焉條上當道善其議檄他
邑通行之沿於今不廢邑有蘇溪壩壩外爲天
樂鄉其田以畝計者三萬七千有奇江潮衝溢
爲田害也久民苦之侯曰嘻夫非土地人民乎
於是興人徒堤於貓山鄭家山之間以捍外潮
之入計畝起丁民爭赴焉不費公家一緡而堤
成侯曰未也壩不開則兩溢湖之水無所洩而
田之害與無堤同誠開蘇溪建閘於要害處使
湖水洩於內河紆回百五十里與三江之水會
而注之海則小可以救天樂之田爲膏腴大可
以滋山會蕭三邑之田無旱潦且源遠流長闢
風氣不細萬世之利也時衆議未定會侯
召命至不果行悵悵焉賫志以去蓋有待云夫世之
稱善宦者類飾廚傳以爲勤急催科以爲能上
之所嚮則迎之而不恤民隱習之所狃則因之

而不懷永圖功則飾而矜之以歸於已罪則巧而避之以諉於人率市名高獵華譍耳侯嘗署其閤曰當官不可好名萌一好名之心民必有受其害者意深哉侯眞誠豈弟天性固然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接貴介至輿臺無一惰容自初涖迄應召無一謾語稍遷內臺昇櫬而返蕭然弊廬死者無以爲喪生者無以爲養其仁心質行娖節清操濡染於耳目浹洽於肌髓故民於侯之去也若嬰兒之奪其乳於沒也若弱子之喪其親寒暄幾易歲時烹魚集祠下涕泗襄徊不忍去嗟乎此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迺今可以記矣憶侯之初受命也余知其必爲循吏言之於未事事之先而徵之於蓋棺論定之後竊自幸其不爽則斯記也其庶乎可信而傳與侯名某吳江人繇進士某年涖山陰某年徵去卒於某年而記則某年也

逍遙樓記

越之山度鑑湖而入郡城者八其大而著者三曰臥龍曰蕺曰東武皆南向秦望若鼎峙然臨觀之美他山莫及也然臥龍爲郡郡治人不得時登蕺稍東偏一望纍纍有北邙之感焉惟東武地最幽而於秦望最中卽臥龍且偃然擁其背而蕺亦障其肩互爲茲山用又二山所爲遜美也其上爲應天浮屠古刹在焉余嘗結一室讀書是中十五六年旣而叨祿長安夢寐嘗不在

饘粥處也越兩紀而歸求吾故廬則已改畦易徑爲他家籬中物矣悵欲不能已已萬曆癸巳有以山之西一隅來售者余往觀之得異處焉訝且喜以爲天作而地藏之豈有意於今日也耶乃倣昔人買山意盡出曩時橫賜爲菟裘計不足則漸次葺之勿亟成勿求備蓋三年而訖工焉其最下平陂臨山陰道建門三楹榜曰東武山樓以上有逍遙樓也門內廣可十畝爲畦者百曰百畦圃日與童僕抱甕而灌之庶幾漢陰遺意圃中折而成徑者可三百武夾以桃梅橘柚垂柳芙蓉之屬直達山麓曰翠微徑由徑而入彌紆彌高築臺其上周以石欄曰跂仙臺緣危磴而登之則郭外諸峯與城中樓閣爭妍競麗而巖花籬竹亦復輝映左右令人應接不暇矣又折而上爲先大夫祠先大夫故號東武而誌稱茲山從瑯琊海中飛來因大書其壁曰小瑯琊示不忘本也由臺而西編竹爲戶曰採菊門內建五楹仍南向曰萬青軒由軒

而入曰薜荔坡循坡而上地復方廣前鑿小池
畜諸色魚百許頭旁植牡丹數十本他花石稱
是而所謂逍遙樓者巋然臨其上焉樓之下爲
白雲館又進爲圓覺洞天洞天僅容蒲團而虛
其頂可闔可闢日月正中則精光直射懷內可
仰而吸之亦一奇也楹凡三楹與浮屠東西犄
角十里之外望而見之環樓皆牖環牖皆城環
城皆湖環湖皆山開牖四顧則萬堞之形蜿蜒
如帶鑑湖八百供錯滙於田疇間如飄練浮鏡而
秦望一山領諸峯隔湖而羅謁焉又如錦幔繡
屏層見疊出殆不可數余性喜覽眺常苦無濟
勝具升斯樓也凡席之內靡非湖山不雙屐而
畢登不扁舟而畢濟終日臥而遊焉若其太虛
之寥廓原野之莽蒼與夫煙雨風雪之變態艸
木鳥獸之吹息無不寓之耳目飽之胸襟有嗒
焉忘其身世而悠然遊於方之外者故曰逍遙
也一日步萬青軒有山人者衣白而來呼余字
曰少欽亦樂此乎吾與子有夙好念子夢未覺

來覺之耳余驚問曰何以教我山人曰天壤間
非吾之所有而不可以有著者豈惟名與位哉
夫山川亦邃廬也有之以爲娛皆著也子不見
許玄度乎其棄茲山若敝帚子亦今之玄度也
覺何暮也且夫陵谷變遷自古記之山能飛來
詎知其不飛去則是山亦無常住也而況其他
乎余聞而窈然自失踧而請益山人曰萬形皆
幻萬景皆空而有不幻不空者與天地同久此
謂常住是我之所以爲我也生有涯而我無涯

子試尋我當自有得余曰然則亦著我與彼子
棄之喪我也何居山人曰善哉問夫惟尋我而
後能得我惟得我而後能喪我喪我則無所用而
無不用也無所住而無不住也方且飄乎乘
虛御風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止安所不逍遙
哉余乃拜手謝曰吾覺矣吾覺矣昔蒙莊以逍
遙名篇解之者曰消逍消也如陽見而氷消雖耗
也不竭其本遙搖也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
傷其內殆夫子之云乎而後乃今知逍遙矣於

是相與把臂劇談竟日而去去而述其大旨作
逍遙樓記

武林南關部使者王公德政碑記

萬曆丁酉司空郎王公被
命視榷武林武林去山陰衣帶水耳公間以世講故
枉札山中讀其辭嫻然有作者之致輒嘖嘖歎
才焉已從薦紳間得公梗概愈益傾嚮而里父
老及諸商人復時時口公榷政謂惠而不靡哲
而不察嚴而不厲廉而不矜忼慨而不詭於法
蓋古之君子云茲以竣事當代去諸德公者思
勒石以記不朽而以不佞知公深請以文屬方

今

國計則無如榷課急矣使者啣

命輦轂卒歲計事課之贏詘而殿最係焉諸商挾資斧爭纖嗇什一上之人畫一方布而業已竊持否可稍不中欲群焉以譁視長吏綰組臨民而調其甘苦不啻倍難之也公始視事而霖暵相繼他郡之材多壅不集課用大詘公顧益弛其條衆商感奮爭赴用命幸不逋額自固陵之江漲爲斥滷潮激而西堤不能禦幾折入於江公

露禱於神下木石爲捷江滸之木恃免漂泊之患故事使者得并轄會城河渠公嚴法爲飭鱗次其伍俾舳艫無閼行旅大通璅至陂堰之阻駔儈之黠皆縣三尺繩之毋敢因緣爲姦者大指蘄於情法兩便寬嚴交劑毋論諸商見德即編列之民濡沫濊澤相首而惜公之代去者竟遠邇也夫征關非古也國不足而取諸商猶賢乎取諸民蓋爲民也亦爲國也然商病民未有不病者商與民病國未有不病者譬之百體腹

心疾痛常相關也言利之臣朘剝其商算入於
秋毫令嚴於東濕其究使商旅不行民代其賦
而國隨以敝嗟乎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
穰皆爲利往利利天下之所趨也而專之其誰能
堪乎公始而弛其令俾商者樂趨既而徐收其
羨俾輸者不覺猶之取水於不涸之源而水不
知也是謂以不取取取也非夫有經術而達世務
者其能然哉當今中外多虞
國用方亟

主上宵旰而籌至冶山梲賈以寬民力即貂璫之使
四出而愛養元元之誠恒諄諄焉藉令諸使者
仰遵
德意榘矱於公師其所以取又師其所以不取而使
商與民交利而不病焉國其有瘳乎則公之政
又不直惠此浙人已矣不佞有概於中久故紀
公之美而復次其說如此公名某濟縣人以太
倉籍第壬辰進士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二

朱文懿公文集

一四六五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二三

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會試錄序

萬曆甲辰復當會試天下士士待試者四千七

百有奇禮部左侍郎臣李廷機以考試官請臣

賡才最鶩下備位政本最後又年至而衰方上

命偕學士臣文獻往典校事迫不獲辭怦怦焉馬懼靡

稱於攝官夙夜祇慎幸而竣役得士三百人如

詔額而錄其文以
獻臣宜序所以薦士之意於首簡臣嘗觀古先哲
王享國長久道化醲厚莫盛於殷高周文詩稱
文王壽考作人而殷相說克祇厥辟亟招俊以
承之夫賢佐在世如葭灰之在琯也氣動則先
應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先王風世
感時以仁天下捷得之於賢俊而明徵之以文
詞
今天子在宥三十有二載久道成化幾於高文必世
而仁將在茲日然徵諸士習以求屬詞之體於
平康渾噩之象未有當也臣竊惑之臣自忝詞
曹執經事
上久中更分校春闈柄文畿輔迨參卿貳典三禮所
職多作人招俊之事今士習未端文體未粹穫
涼而責播臣固執其往咎既屏居田間
天子以簪履故舊
召置密勿與聞
國論而臣力已不逮思有便事永算可效諸須臾

而託無窮者惟得賢士進之顧
國家需士一耳有士用有士習士用一不適咎在
一人若習俗之靡生於心播於文詞成於政事
爲禍始烈誠曠然作而新焉不採無以直不棄
無以取窒於至微還於極重爲力始艱臣不自
量欲任其力艱而效博者於招俊之中而明示
以
皇上作人之盛意既入闡而矢之持體必堅繩繆必
峻去浮僞必無悋也蓋臣慮以稱
上任使而自補不逮者指若此臣觀漢諸經生皆守
專門稟家法與之從政輒稱師說云何授之位
則曰臣師某在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故西京之
俗號爲近古迨其衰也或棄法而意說論者謂
昭代經制大定道術大明布之功令奉爲師保士乃
棄其傳注操戈而攻之寧直侮師說併侮
詔旨矣臣以爲憂不獨在道術而在人心人心畏肆

治亂之關也治古之人其君子自謂不足材智者有所畏而不敢故詔之而巽守之而專於道謂之本聖經於學謂之崇師訓於國謂之遵王制慎斯以往何用不臧而不然者爲狎聖爲侮師爲生今反古其究亦安所不極臣故曰憂在人心也夫慤愿退讓順象也凌誶慢侮逆象也順治之先也逆禍之本也自漢以來經學衰而後爲名檢名檢衰而後爲曠達矜名似高達行似廣然俗以滋壞矜誨爭達敗禮也然後知高廣之名迹必不可以訓欲訓俗表世惟有中和祇庸孝友謹信之道進之可與有爲而不能者守其不足不敢之心猶賴以維世教奉法令長久無敝是故三代而下必稱西漢彼其斤斤家法尊經而嚴傅固有順象焉昔人論治思損周用夏臣不敏竊願損東京江左之習以用西漢之道誠得抑畏誠信士相與循理守法處於大順少裨

天子仁壽一世之化臣願畢矣周公告君奭曰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蓋古之大
臣既老思去猶眷懷於後之人求得俊民而託
以國焉臣不敏寧無意於多士哉

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年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士府尹
臣國彥府丞臣煥職在提調以例請
上命諭德臣賡侍講臣世能爲考試官既
陛辭入院則集諸同考官進士臣錫類等用禮官
所條上科指相與悉誠惟謹而御史臣廷試等
約束於闈內外者亦惟是科指是飭乃合諸曹
六館及提學御史臣朱璉所選士四千二百餘
人三試之遵

制額取百三十五人并錄其文以
獻臣賡謹序其端曰夫世登降豈不在士習哉夫
士非患夫僕遨罷驁役役榮利之能易世也惟
世所稱超乘之士洸洋自恣輯非經之語學不
徵之事跳而匿其短游大人以成其名使聽之
若失而走之者如騖蓋天下始病也何者榮利
之習卑卑爾自好者不屑而世所稱超乘之士
衆耳是寄化肖甚速其禍不至於中膏盲壞教
化不止是以君子患之也周之衰妾婦之行接
迹於道孟氏顧猶末滅而窮詰於邪說陂行彼
談天炙輠閃倏狡猾眞榛蕪不可共於途檮杌
不可共於世哉我
國家彌綸素業陶埴章縫士生成弘以前者其文
典實雅馴已盡不復語持議不越乎中庸無甚
高論試之於天下非艱難盤錯率兢兢守尺寸
無奇舉也故士鮮標囊之名而
國家實受其福迨其後也崇詭鑿而卑體要喜豪
舉而厭繩墨捷摩揣而賤循守原夫才智豈復

賢於先哲而名則過之譬之醇焉日啜日漓蓋
士爲名高而天下之神理鞠然瘁矣迹之不知
所從而舉世譁譁讙讙之至於今益烈吁可誡也
我
皇上統一道眞續三五緒卽博雅好文圖史不輟目
而
淵衷所孜孜者惟收心養性之學齋居之製可誦已
頃復
深詔天下程先民還爾雅視昔加嚴焉

聖脩若彼
廣厲若此而四方不應於桴鼓臣不信也矧都人
士耳目最親者哉臣幸執經史日侍
上左右嘗稱引王旦李沆不用浮薄語爲
上分明之賴
聖明不忌切慤若有當焉脫今日不免以若人進是
臣棄生平愧前哲背成言飾
主聽罪大不細故受
命以來廩廩日夕誓於言語文字之外得士先察其

朴忠而後求其才敏毋令使天下以臣爲蒿矢
也屠龍天下之絕伎也學之三年伎成而無所
用之夫使無所用之而天下之學屠龍者寡矣
劉劭論人物先平淡後聰明使平淡與聰明之
士絜眉宇而較脣肋何啻謝不敏然而先之蓋
平無傾必爲正大淡無涅必爲光明質量中和
變化應節譬無味而五味得和焉故足多也臣
願諸士徵臣於劉劭也抑徵獨劭虞廷九德不
外中和皇極敷言要歸正直夫昔人謂虞周之
際道在皐陶箕子矣而其言若此故臣願諸士
徵臣於虞周也且吾成弘以前士咸用此轍稱
先進矣故臣又願諸士徵臣於先進也勗諸士
猶理王旦李沆語明臣非臆說庶幾又萬有一
之當於
聖心也

廣西鄉試錄序 代

萬曆巳卯天下復當賓興士御史某以

上命按廣西得監臨試事遵故事聘某官某爲考試

官某官某爲同考試官以布政司某官某司提

調按察司某官某司監試暨百執事遴選咸稱

入鎖院御史進某等而盟之曰簾以內諸文學

典之惟衡乃平惟鑑乃明愼之哉又進諸司而

盟之曰簾以外諸大夫百執事典之科指具存

矩矱必飭亦自盟也曰予所不虔以貽子大

夫憂則有
昭昭之監在焉約已罔弗兢兢祇厥事乃合提學
某所程士若干三試之得士若干人梓其文以
獻某不佞以職事宜敘首簡乃颺言於諸士曰爾
諸士亦知今日之奇遘乎夫桂林百粵之地幅
員二千里夷獠之族錯編氓而居者殆半其誦
法詩書群黌校之間得號爲士斯已難矣矧去
天萬里士白首牖下無繇望見
帝閽者何限而一旦舉之奧渫彈冠出里待對

大廷抑又難焉至於
聖人御極山海廓清諸士處得修其故業出得覿其
耿光翺翔天衢若升虛邑則何啻難之蓋千載
一遘耳某故曰奇也然竊有過計焉夫士者民
所則也舉於千萬人之中爲
明時用天下所環指而竊睨也是故負超俗之望則
標準難蒙國士之遇則稱塞難際治平之時則
表見難一不當人將求多而玼瑕之亾論諸士
即主司者有餘責矣諸士其何以自效乎夫鉅

細異材淺深異智方圓異器強弱異力稟有固
然弗強也乃心之精神則無不可自盡者要在
本之以慤耳故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
士必慤而後智能著蓋慤則精專而神定誠之
所極金石爲靡卽智能稍不及彼固足以辨之
況其過人者耶今
廟堂作則垂範專尚本實思得忠信樸茂之士布列
有位而棄浮修實在中土稍難之何則其所漸
者深也乃廣右越在西南僻徼士生其間類多

恂恂惛惛無一切靡麗之觀卽所爲文大都發
明理奧宗本經訓斤斤守其尺寸雖光采嵁奇
差遜中土某等無寧收之意所謂忠信朴茂之
士不出此耳語云社栩之栽栽不如茗柯之細
實侈言無當固不若悶樸者之遍用也且諸士
不見桂嶺諸山終古巍巍乎氣從昆侖自北徂
南而極於西粤則其基厚也又不見湘漓諸水
終古洋洋乎勢從海陽支分爲二而瀠洄數千
里則其源深也士躡雲霄之會將楨榦王國恢

弘帝猷以建巍巍洋洋之業而使基弗厚源弗
深則胡以應之忠信朴茂固士之基與源也操
茲往焉而益以閱天下之義理習國家之典刑
精神所注何事弗任所以標準天下稱知已而
報
明時端在是矣脫或出見紛華弁髦本質靡然改玉
初終若兩人則不惟負此舉負此時回視閭里
編氓且非故我安所貴士矣諸士勉哉是舉也
總督兩廣某官某宣威敷德以振士風巡撫廣
西某官某握憲壯猷以翊文教其襄試事於外
者某官某咸與有力焉而某官某則以入
賀行某官某則以
使命至法得竝書

武舉錄後序

臣賡不佞章句儒耳操故所嘗習者事上講幄猶不能有所發明稱職事乃上過而使之遴武士越俎治庖益懼不任則與臣經邦殫慮悉思採故記所稱戰伐事意而策之亦意而取之既錄臣謹序諸末昔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以爲非通論也夫相者君所與共安危者也胡可一日不重也至於將國之養之若場師之養木焉必滋藝於平時

而代匱於他日亟然後圖之是臨斤斧而索干
霄之材也不已疎乎臣嘗怪漢文帝時以周太
尉勳名一中飛語輒對簿李將軍才氣亞雙帝
親歎其能而終不侯主如漢文不可謂不遭矣
而猶如是豈以天下安無所事馬上功而置之
耶其後匈奴大入邊漢所遣將自細柳外棘門
壩上軍皆如兒戲則無以代匱之效也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武科率三歲一舉與文
埒重不以承平紲焉

皇上英武馭世
威靈若神南夷蕩平北虜備藩惟謹其在於古則五
兵可銷六師可耕之時也借如昔人所言雖有
方叔召虎無所用之而況諸士哉乃
聖意所注諰諰焉如欲求兔置公侯於諸士中亦謂
舍諸士無以求之也往將吏有細眚當事者操
三尺隨之不少原至論賞未有以五等封者
上若曰文武吏等耳奈何獨苛介胄令威不行於士
卒士誠奮不顧萬死一生爲國家衛疆圉亍何

愛于芽土於是罪疑則從輕比得自贖而遼陽
首虜多屢
上功輒
剖符世世受帶礪之盟嗟乎以漢文之主不能與
其臣共功名而今之臣遂乃得之於
上
上之注意何至哉夫爪喙之爲人猶也得一雉一兔
則與之一臠此常飼耳至委之一肩而兩蹯焉
或小不馴而免於棄固優之也亦將以勵夫韝

籠之間諸爪喙殊異之材能遠致其效者而與
之也彼始獻于虞官者既習見而孰聞之宜何
如效哉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曩者事在疆場則請纓
投筆執鼓級以自表豎耳今獨
廟堂憂勞建威銷萌
身持其籌而令邊吏釋戈臥鼓以嬉所爲
注意於將者直滋培長養之以需他日萬一之用耳
士生斯時卽欲一當匈奴笞中行而繫頡利何

繇哉夫亦養其貞心完其銳氣大者克壯厥猷
謀之堂庑之上次亦謹視扃鑰輻輳太平使四
夷望之隱隱有金城焉庶幾哉答百世之遇乎
夫恩與威皆
上所操也褒庸宥過
恩之惟
上斤姦罰踰
威之亦惟
上有光霽必有風霆

天之道也
靈寵可憑恃耶臣雖孱焉不勝衣猶欲與諸士賈勇
日淬礪踴躍以無負
恩澤而免于罰諸士皆折關扛鼎之夫其志豈不奮
於臣哉謹書以儆他日焉

賀少傅呂南渠翁八十壽序

當

肅皇帝時所登進輔弼之臣往往不大顧或以才具

倜儻輒蒙隆遇或以議論稱旨驟見寵榮乃若

精忠端亮結知於侍從之初拔諸庶卿而冠百

僚則我少傅呂公遭逢異常蓋縉紳大夫所後

譚也而是時

人主方操不測之旨以磨礪臣下即以驟貴受上賞

者不免苛責寵辱相踵馬唯公參密勿之事十

三年而恩禮不衰其歸也以天倫所甚不得已
而卒以嘉遯自潔君臣之際獨全始終天下不
羨公之進而羨其退云歸之歲爲辛酉不佞賡
甫薦於鄉也及上春官還讀書山中凡公所禔
身範俗媺行非一庶幾蚤暮覩之大都薄垣屋
類何明哲類蠡敦義類仲淹其以身係天下輕
重類君實而不言躬行歆然自視使人忘其貴
爲宰輔而嚮重於齒德則視萬石不啻過也賡
既待罪史官得從館閣先進誦公立朝大槩蓋

清不爲激和不爲比如所覩於里居者而後知
嘉靖中葉號多懼之世能使察后維繫其眷雖
權臣拊搤其上而無敢媒囮固甚盛德所感不
可爽矣廣成子之言曰至道窈冥守一以處和
故千二百歲而未嘗衰少傅公之著于朝于家
者殆身有之哉今
天子紀元萬曆之十一載公春秋八十色澤而神王
也守臣以存問盛典爲請
天子若曰維

烈祖不二心之臣維朕大老其令節鎮直指就里第
宣朕嘉問有司歲致廩隸示優異焉於是海內
爭頌
天子篤念耆舊而慶公之蒙
恩不以山林而閟堂陛之懽云小子賡暨羅子萬化
沈子一貫爲鄉之末行又屬隨詞林後謀所爲
壽而以賡大馬之齒推而使之言夫儒者好稱
德福之說至如少傅公則明效大驗尤灼灼在
人耳目賡又安所引述以佐酌者而致辭也自
太公佐周而呂氏顯其子孫猶佐一匡之業宋
則蒙正夷簡公著三人相繼入政府爰考後車
之日適當是年而公且二十餘載於東山有如
天子修祖割曠儀憲而乞言公當號尚父奚疑哉象
賢繩武則蘭桂紛然在庭行將世掌絲綸即宋
室諸公不足多也以不佞一日有連則疑以爲
私望乃徵諸同朝萬口而祝者且先之矣賡第
述所覩記而證以廣成子之說再拜授使者以
行雖辭不達得當公一觴幸甚

壽雲屏張老師七十序

善乎范少伯之言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
得意吾以其餘爲家用及觀列仙傳至一二百
年蘭陵五湖之間人猶見鴟夷子皮則計然之
策少伯不徒以其餘用之家又以其餘用之身
矣漢文成侯受圯上老人書輔隆準五載而成
帝業亦何則托赤松子去斯亦以不盡用者用
之身蓋挾少伯之術而得其精者也吾師雲屏
張先生自郎曹出守菰城文學伯於鄒魯吏治

卓乎龔黃菰城之喪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矣先生於仕殆刃發於硎猶未竟一割之用然
以不能脂韋澒涊櫻吏議善刀藏矣當時知與
不知僉曰惜也先生聲不暢實位不滿德而余
顧以爲不然先生謝簿書之塡委而縱目乎靈
籟玉笈祛兩造之囂譁而恣意乎吹呴吐納以
其罄折道途者而試之林臥川觀以其戴星公
府者而事之餐霞漱石先生之歸何遽不爲壽
乎是讒邪媢妒之夫不能中先生而却之去迺
三山武夷之神須先生而促之歸也先生歸手
一編以課子抱一甕以灌園布衣蔬食瀟如也
古之至人一龍一蛇道固委蛇以余觀於先生
殆又得文成之術而用之得其精者矣不佞之
雋於鄉也由先生之門者六人而先生獨屬意
於不佞今不佞距先生爲里蓋八千許爲年蓋
二十許也先生既行年七十不佞無能足重繭
觴先生然知先生色猶澤神猶王則先生於壽
殆天啓之矣不佞讀闔志至何氏兄弟同時上

仙至今有九仙之山史稱瀛洲方丈在海中莫知其處豈闐固其地與不然何靈跡之多也先生臥海上久得無有安期羨門之屬過而與語衛生之經者何氏九仙將待先生而十矣然非先生好也先生致書不佞則必及格心致主即陳希夷之告宋學士不勤於此矣希夷曰諸君當致君堯舜神仙黃白非所宜聞不佞小子愧無以承然竊有以窺先生心矣儻天子一日修黃帝之術訪大隗乎具茨之野問廣成乎空同之山先生能無以至道之精一一爲上指陳佐天子官陰陽遂群生乎昔文成自辟穀復出安漢功莫偉焉先生以其餘爲身用又以其餘爲國用亦幾不負文成矣此不佞所以南向頓首爲先生望且以爲先生壽者也

賀大宗伯泗橋陶公八十壽序

大宗伯陶公以今年春正月壽八十矣朝之卿
大夫門下弟子及交公嗣子太史君者咸多所
稱述爲公祝而越薦紳大夫徵辭不佞某以祝
公而某固不嫻于辭者也雖然公所以命於辭
者固不以其能嫻也而某又何敢以不嫻辭竊
嘗妄謂今天下大患皆起於好嫻一念不特文
辭爾也人之生也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
間有天則焉循其則而施之如曲木之不可揉

而直而玄酒之不可釀而濃也安所事嫻稍有
好嫻之心其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間
必有滴其性而踰其則者極其好嫻之心而之
焉無所不至矣公以爲學術醇漓世運汚隆胥
于此係故不辭以其身樹爲世標初公以名御
天子典禮重臣按公之生平而數之機心巧智之士
非笑其迂則訝其拙若公者非當世所稱最不
嫻于取卿相尊位者哉而乃今公竟何如者公

無乃所爲不嫻于取卿相尊位而嫻于繕性眞
機心巧智之士所望而不敢幾者哉公嘗持彈
章數宰卿短長至再至三不可假借而卒不敢
有幾微望公以公直行其意而無慕搏擊之名
其任眞行賢著於人心類如此公嘗告鄉之爲
吏者曰凡涖官行法莫尚于廉廉固吾心之眞
不欲非藉此以爲傲世資一有傲世心非眞不
欲矣公之開誠布公而奬進士類又如此言出
金石行貫神明敝布糲飯形如削木神若氷壺

望之者潛消其猥捷鄙吝之心而勃發其中之
不欲爲故其退也人仰之若繁星之麗斗極而
衆鳥之附鳳儀天下以其出處去就占安危韓
魏吳楚八閩之區歲時必禱飲食必祝曰吾君
壽考也公之得人心不以聲音笑貌又如此而
公初無他腸無它術也少壯登朝迄于黃髮意
有所不欲行有所不爲極其不好嫺心而之焉
無所不得也如是而已公行年八十而生平一
念守之彌篤今天下靡不知尊生而不能剗其
好嫺之念是爲伐生若公者可爲不伐其生矣
自今以往川至月恒庸詎量耶余不佞每事低
回事公而亦推其不好嫺之心以附于公庶幾
所爲臭味相投也者公不我鄙晚又獲交于太
史君其父子質行天性然也太史君將持而效
之扉垣鼎軸間以爲公大年余得策杖婆娑其
間不亦厚幸乎故忘其不嫺之辭而爲公佐觴
亦知公之前嫺于辭者衆矣公與太史君以爲
何如

送鄒生南皐序

萬曆丁丑十月朔彗星見西方狀若拖練經月不滅識者以爲憂於是吳趙二翰林艾沈二比部竝上疏言輔臣宜守制事忤上旨

上震怒杖之闕下編遣有差方四公之杖也有進士鄒生者挾一疏累千百言排闥上之語滋厲上怒滋甚又杖之闕下八十謫戍都勻四公者可以爲難矣乃鄒生者無一命之寄當

雷霆方震之日目覩四公駢首被箠曾不少慴且從容待罪曾中若無一物然可不謂難之難乎始余於文字間卜生爲骨鯁臣及與之習益信獨不虞其發於今日也吁亦奇哉鄒生且行執余手請曰龔牖之子不識忌諱自干天譴賴上仁聖不遂置之斧鉞之誅子不識忌諱自干天譴賴恩厚矣繼自今間關萬里皆自新路也子亦有以贈我乎余曰善哉鄒生問也夫鄒生少年忠懇抗疏

天子之庭疇不曰千載後復有賈生乎雖鄒生自況亦曰賈生賈生云然非余所望於鄒生也賈生以彼其才令謫居之後含眞葆光潛心性命之學消融其抑鬱不平之氣用則行不用則終其身藏之庶幾哉聖賢學術何至一不售輒咨嗟無聊自方屈子以至於斃哉丈夫不虛生虛死七尺之軀所自負於天下萬世者非漢庭一哭所能了了也鄒生賦性淳樸如荊玉未雕而又銳志賢聖之學其不爲賈生之窮愁我知之矣

第慮其忠憤之過而猶有意氣在焉又或自信之過而終身誦之二者皆足以障心而礙道而其流有不自覺其失者是在鄒生時加省焉而已古之賢聖養其剛大以配道義無意于爲而不能不爲及其爲而成也如浮雲之過太虛我無與焉此所謂振古人豪必從學問中得之嗚呼非鄒生吾誰望哉清平有孫淮海先生者力此學久矣鄒生往而就正焉當有得於吾言之外者他日

賜環而歸過我巖扉之下幸有以詔我

賀　封宮諭羅望湖年伯暨配沈宜人七十齊

壽序

蓋司馬遷嘗自稱吾上會稽探禹穴而文益奇
會稽禹穴史遷特爲之羈旅棲遲耳而文章遂
稱絕劍於是天下譚山川文物之美者必曰會
稽會稽云余讀越世家其地爲伯禹氏之故墟
俗尚忠質躬勤儉披草萊而邑焉幾禹之明
德後世俗凡幾變而其餘風猶有存者則會稽
之美本以朴先天下非獨山川佳麗足供文人

墨士之觀已也而至於今宦游接軫冠蓋甲天
下習俗浸淫侈靡如狂瀾不可遏雖謂茲地僅
以文勝亦宜而非其故矣於此有惇龐淳固處
富貴而不移如望湖翁者豈非行古之道質有
伯禹氏之風者耶翁舉丈夫子四人皆博雅君
子而大司成最長余與大司成幼同學稱貧賤
交及大司成舉進士第一而余謬從其末且同
官所爲異姓兄弟者三十年於茲至矣也以故
習翁最深翁家倫塘在萬山中去城七十里許
孝弟力田不求聞達與其配沈宜人拮据胼胝
相與爲生見諸少年浮靡佻僅持利鈍以諂傲
人心弗善也獨時時迪諸子務學力行以希先
哲大司成官翰林公膺
封命者三矣然見諸封君服鮮姣窮甘滑從僮奴出
入囁嚅有司之前則蹙然非之故常布衣蔬食
澹然如故操不以撓大司成嘗誡大司成曰仕
不患不膴患不自豎彼隨俗雅化一日千里非
不愉快自豎之謂何吾不願汝有此行也大司

成廩廩受教余與大司成邸第相鄰暇則數過
余道家人語一日戲謂余十五年史氏猶然郎
官乎余笑曰君尚郎余獨得不郎蓋大司成介
然不隨寧鈍無提得於家訓者有素而余幸從
大司成時相砥礪佩翁之餘誨不既多耶今歲
癸未翁宜人行年七十諸姻黨徵余言爲壽余
不佞何能文則本越俗之所以厚與翁宜人之
質行可以激頹波而還伯禹之風者如此使天
下譚越之美者不單言山川文物豈不亦越之

光歟昔龐德公夫婦齊德隱居鹿門當世尊高
之然鑿坏遠遁無益於時秋亳翁宜人不言躬
行潛移末俗而大司成又曄然爲世標準其當
衡柄用要不獨以文章顯而忠質儉勤向所持
以易越人者且移以易天下茫茫禹甸誰不享
翁宜人之賜其過鹿門之賢遠矣古稱太上壽
國其次乃壽形翁宜人所謂壽國者非耶夫至
於壽國而茲之皓首齊眉神王色澤並稱難老
者當不足爲翁宜人壽矣

壽武紆溪公七十序

余少嘗一至金陵見江山秀麗甲於天下殊心
壯之乃其俗脊以財力相君好繁華狃權利無
復椎魯澹泊之則詫嘆六代靡麗之風到今在
焉豈習俗固然不可得而變與將舍眞履素之
士不求聞知而偶未之覩也及居京師會
主上有詔飭天下端風俗崇雅黜浮竊伏過念南都
爲
國家根本更化宜始而滔滔者如是誰與易之間

以語門人王生起而答曰彼都人士生則
不能知乃所聞於友人武君橫野則其尊人紆
溪公者庶幾哉含眞履素不求聞知其人與王
生之言曰公性誠篤無一切紛華貨利之好少
承先業雅不事居積有贏貲輒分予族黨貧者
矣中年拜一官謝不往曰吾不以升斗故違老
母色養朝夕恭韝鞠卷踧而奉觴母陸孺人獲
其歡心弟後溪君官台州幕會倭患捐生赴之
公扼腕白於

朝得
郤典而栔其子訓護備至嘉靖甲子後溪君有子與
公長子竝領鄉薦騶騶盛矣而公不色喜短褐
疏履泊如也見法豪貴服鮮姣飾居第從僮奴
出入囁嚅有司之前則蹙然非之居平坐一室
設茗具緡書與至則周游山水若鍾山石城華
陽玉柱之勝不啻山其宇下焉余聞王生言心
慕公之爲人而因辱知於橫野君於是公春秋
七十矣會橫野君官吾浙走使京師介王生徵

余詞余惟

高皇帝剗削奢侈敦尚純朴爲天下先金陵其首善
地也今且二百餘年遺老故俗旣已泯滅澌沒
而不見而獨見之公可謂間氣獨稟者矣爲知
南都之俗不自公風之以
明詔之一二乎且夫至人以無營引年末俗以多取
伐性故饕榮驚進則勞生之穽也快意極情則
感命之囚也公去奢泰忘欣羨緣督任化嗒兮
若忘徐徐于于樂以忘老則雖不服金石鍊精

氣而自不制於司命卽登大耄而未爲老矣余
不佞請以是壽公而爲之歌曰登鍾阜兮睇蓬
萊之涯遵大江兮浸弱水之窟挾芧君兮乘飇
車侶葛公兮騰赤霞灌爲漿兮瓊琪爲花將萬
里兮瞬息益海籌兮允遐子畫錦兮斑斕翁鶴
髮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兮以舞兮珊珊
飧紫芝兮吸露盤繼自今兮長有斯歡爰書以
復於橫野使歌而觴焉

壽越湖邵年伯八十序

姚江故人物淵林聲纓圭組之族棟宇相望乃

江南邵氏則裒然稱世閥云邵自

明興以來以制科通籍者幾三十人今越湖先生父

子兄弟得四人焉紆金拖朱後先濟美煌煌哉

當世寡貳矣而先生王父司訓公年九十父都

水公九十有二兄比部公九十有四先生今且

八十又若以永年世其家者史稱萬石高陽之

盛大都以門第相奉詡不聞有世壽也蓋有之

則世所傳青城山老人村者幾是乎然其人又
巖居野處不識醯鹽爲何物彼其身無所用而
于世無所處壽宜矣若先生者何以稱哉或曰
夫朝菌易落大椿難零言殊稟也先生豐顧廣
額燕頷虎頭目光如焰聲吐如鉅鍾風神與姑
射競爽其享年也天篤之矣或曰先生治六安
邵武所至孜孜民隱不避勞怨兩地人至今尸
祝之其小人曰使君實生我願天長生使君其
君子曰昔我使君先公召公有甘棠之澤肆享

年百有五十願使君如乃祖以能有永年夫人
之所祈天之所與也先生獨得不壽某曰是則
然矣乃先生之所壽詎止此哉語云造物忌多
用亦忌多取非謂不用不取也爲而不執有而
不居卽終身用而未嘗用終日取而未嘗取也
先生自筮仕迄今所爲經濟應酬於天下者曷
嘗不用乎而先生坦夷剛直事至輒應應已輒
復忘之胷中似無一物然是先生以不用用也
先生既自顯融而丈夫子八人者仕外稱良牧

立

朝稱良御史諸在膠庠稱俊偉有才筴者又濟濟鏘鏘如也所取不既多乎然先生顧厚自裒損角巾布衣徒步游閭里間徐徐于于人不知其貴也是先生以不取取也以不用用故其神全而造物不厭其用以不取取故其祚長而造物不厭其取若是則雖身登豔宅何異青城口嚼甘羞何異不識醯鹽是則先生之所壽即登大耋而未爲老也而邵之以永年世其家者夫非繇此道哉今年十月十二日爲先生懸弧之辰吾浙年家子仕於京者謀所以壽先生而以某爲先生郡人又曩隨御史君讀書中祕厚善使修辭焉某不佞無能頌先生則以前所云者次第其說告於諸君諸君訢然曰吾聞先生之所以壽得養生焉請敬致諸酌者

壽　封殿講韓友蘭年伯八襄序

夫善居尊寵無過萬石君者吾以爲有其尊寵也天之嗇於人者匪富貴也而視之若無者享益厚參大詡燿如餌如飴所不道也至傴僂逡巡不啻拱璧毋乃桎梏乎蓋薄俗自多其有而恭謹者欲保其有達人忘之余歸諸韓翁焉翁余言翁生平無它好惟好游子宮諭君存良爲余言翁生平無它好惟好游山水角巾野服獨往獨來諸子欲瞷其所止使奚童施從之輒叱去所至琳宮梵宇與徒衆雜

食或目遯之此封君貴人也即踵走矣夫伎冶蕩無所娛以避汚也賓客冠蓋無所接以避紛也乃桃石漱流觀者相羨名方隨之而翁深自匿若此意在避名乎巢父氏所云隱汝形藏汝光名且不居奚有于尊寵客謂翁誠好游昜不爲子平徧游諸嶽名山哉而包山洞庭三江五湖雖稱鉅麗乎亦一方之觀而止胡跡之不出吳也夫澄懷觀道臥游可矣翁之履幽躡峻適吾至性耳將忘乎山水豈在窮所之也夫翁

豈直好游者哉老氏之稱嗇也早服而重積養生者宗之翁已上壽矍鑠强駛庶幾御風而輕舉者匪嗇養不及此蓋吳文物之區珍奇祕巧甲於四方而精華洩焉士生長其間靡不畢技驚心其所爲游亦將倣蘭亭金谷之遺視翁若索然者凝心而出累疇則識之蓋翁含拔俗之韻研物外之賞而葆其天眞游於重玄故未嘗辭榮能忘其榮不必遺世能無繫于世也斯深于早服重積之義哉往存良以在告重于去子

舍也而翁趣之來若曰令汝沾沾我側我不勝
累也今年翁春秋八十而存良以弗及觴膝下
爲念余二三兄弟相謂曰君盍以志養矣君大
人暢情山澤其頼濵之蹤耶君將修夔龍之業
以揚之翁即薄軒冕忘尊寵弗有豈不願君建
令業也翁以嗇自養君以志養長生久視之道
不易此矣余輩逼家猶子得從存良介而祝焉
豈惟今日

壽太僕張內山公六十序

隆慶辛未子蓋張子舉進士第一人其明年九
月十二日爲若翁太僕公六十懸弧之旦子蓋
謀於賡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注意作人命偕諸吉士讀中祕書而太僕公亦
遺書止之曰汝第力學修職于心安即弗歸樂
也若以予故歸虛
朝廷作養意即昕夕綵侍余側弗樂也子蓋是以弗
克歸則徧乞諸名公之文走一价持獻於庭以

壽公蓋紛函盈篋矣賡與子蓋少同筆研於公爲通家子又申之以婚姻雖不文誼當有視詞顧公以淵源之學揮霍之才敭歷中外者二十餘年諸所措注人人飫聞之諸名公之所稱述備矣賡不能復更端獨窺公勳業之大可光竹帛而世不及盡知者請以爲公壽賡項修

肅皇帝實錄凡事涉武功者例得書一日得滇南二疏閱之則督府呂公侍御劉公報平武定逆夷疏也其略謂夷酋鳳繼祖倡亂圍城虜一憲臣去城中乏食所不下者呼吸間耳督府議分三哨剿之公實監羅次哨以夜半突險奪小甸關援危城賊遂解遁公又督所部兵出江追之乘上流建瓴而下賊大北殪其酋鳳繼祖餘斬者俘者無算收賊所掠士女牛畜之在途者是役也招叛夷四百六十餘寨追賊田歲收子粒七萬有奇破負固者二十餘峒拓久爲賊據地千餘里而城之公之功居多焉賡覽而異之曰公詩書組豆士也及其建立雖往籍所稱折衝禦

侮不後於此矣而泯泯未聞何哉已而深窮之
則前分哨者欲攘其功會呂與劉且去滇於是
惡公於新代者而公道遂不白矣嗟嗟古今人
以功易謗者豈少哉然而卒不至泯滅者以有
信史在也賡濫爲史臣雖不佞亦既據事書之
以鳴我
國家勘亂之有人矣又伏自思之而知公之宜壽
其身者有四焉夫造物好生公活滇人多矣宜
壽一天降福視人聞滇之父老至今有晨昏奠

香祝公百歲者宜壽二今
君相垂念邊陲用人孔亟假令公以勘定之績著聞
當世則安得有竹塢鏡波之樂以怡其眞乎宜
壽三天道常損盈而益不足惟不食其報故能
以其未盡者發之子蓋以大公之門而公益恬
然自得以塞其壽命之原宜壽四然則公之壽
其未涯矣夫古者以不朽爲壽而永年次之今
公之業既足以不朽而永年之道亦不出此則
公之所得不既多乎因以是言告於子蓋子蓋

欣然色起而揖余曰子之言信史也夫壽吾父
者多矣子之壽吾父遠矣

壽趙母魯太夫人七十序

太夫人者吾姚趙少參海濱先生之繼室今宮
保御史大夫麟陽公之後母也先生爲南部郎
時諸夫人早背乃從秣陵求賢似諸夫人者而
得魯翁女是爲太夫人先生雅尚風節恥姈婀
事人竟以此左遷巳由州郡稍敘至藩臬大抵
不出百粵間關萬里偃蹇十餘年太夫人無弗
從者先生既謝政歸少保公壽以御史抗疏分
宜相專恣不法狀

詔逮自滇杖而削籍太夫人慰勞於先生父子間烈
烈有丈夫氣人以是賢太夫人隆慶改元少保
公起爲御史歷官至南太宰復以失柄臣歡謝
去夫人又慰勞之如初
今上寤寐耆舊
召少保公爲御史大夫領院事少保公且駕板輿
奉太夫人以行太夫人曰往吾從若父而粵也
非從濤則從蠍從瘴也至今夢猶怵然語行役
卽慴慴不休吾居姚辰而課吾子婦酉而以嬉

諸子婦辰而課其子婦酉而視我以嬉吾願差
足矣惡用是從官曰慴慴者爲於是少保公月
割俸遣人起居太夫人以爲常今年丙戌爲太
夫人七十壽少保公方身繫
社稷之重不獲稱觴於庭則屬余小子一言庶幾
將萬里之思余惟婦德無儀太夫人如鳳處九
苞世莫得儀焉無儀何以壽太夫人將效世俗
所稱千百歲爲祝乎則誕而疑於諛雖然魯頌
之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語名永也天地間

物物有朽惟名也不朽今距魯且千萬歲而令
妻壽母至今稱之不衰孰得而害之太夫人事
海濱先生垂三十年先生孰心貞愷祥於有牧
寡於有邦而太夫人之德徽於夫稱令妻少保
公以理學名儒陳白大義正色立
朝屹然如泰岱而太夫人之德徽於子稱壽母若
是則名孰永焉壽孰害焉千百歲距足爲太夫
人多哉而少保公又爲余言賢哉我魯儀則有
之吾兄弟四人女兄弟三人兩弟兩女弟我魯

之自出後前之際殆有未易言者而我魯處之
曲盡夫曲之難言也剛摯如炎期於必燔陰儳
如沉期於轉深人情不盡爾蓋有之矣如太夫
人可不謂難焉蓋不肖有太淑人行年六十曩
從先大夫於官怵鄱陽之險遂不肯從不肖游
其處後前之際絕類太夫人然太夫人後五鼎
之奉名齊魯姜而吾母無所托以顯揚則子之
賢不肖有間也余既羨太夫人之受多祉復愧
少保公之爲人子故併及之少保公走价爲壽

以是語致之太夫人太夫人當益愉快儻爲之
加一匕箸乎

壽張母胡孺人七十序

萬曆二年張君舉進士其明年爲母胡孺人春
秋七十將歸而稱觴焉會
主上有旨切責群臣以奉公大義群臣無大小皆戰
慄莫敢以私請於是進士君乃歎曰嗟乎吾籍
休明之世無北山大夫靡盬之勞而顧亦不得
將母獨奈何且吾無伯仲應制所稱子一人而
父母老者得歸養吾其以是去矣余聞而止之
曰子不觀古人所謂養志者乎夫孺人亦日夜

望子致身
日月之際以顯揚先業耳寧欲沾沾若閭巷子攜漿
弄烏娛於目前而已乎進士君意稍解吾鄉之
仕京師者咸推進士君之情遙祝孺人壽而屬
言於余余觀古人所傳女貞者流或縫紉組紃
刲膾醴酪僕僕不休而終身荊布或徼君子之
寵命而象賢迪哲不聞于胤嗣者何可勝數也
乃孺人出右族適故中丞公中丞公由中書爲
給諫以至開府敭歷中外二十餘年爲
世宗朝名臣而孺人實終始之躬被
贊書已而課進士君學有躬視其聳壑昂霄克纘世
緒可不謂完祉具美域中寡二者哉然吾聞孺
人嗜澹泊茹苦習勤若其性然張故文獻家由
進士君而上四世以甲第顯而孺人至今操績
紝不廢往往陳盈虛勞逸之義以爲炯戒以彼
貴盛而廩廩有禮若斯之慎也卽衣冠而丈夫
者未必過之矣貽之榮不亦宜乎閒嘗謂中丞
公侃侃風節如鮑司隸宣進士君行能器業當

不啻如宣子永而硬人執婦道母儀不以貴且
老而勤方之桓少君爲子孫言挽鹿車事何符
也異哉然當司隸抗節時少君嘗更播越又不
若孺人躬履休盛席有光寵身處閨閤而名應
寰宇也此豈可謂非天哉得天者永年孺人之
壽當過少君遠矣余曩隨進士君歌鹿鳴爲通
家習知孺人故取史所記少君事而論著之以
壽孺人孺人聞之儻亦謂里中朱氏子知言也

壽大方伯含宇張年丈尊太翁七十序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
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
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
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酬祿縻爵之習勝而恬退
道微間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頹洛間而
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
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

源年七十而求歸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
且未免遲暮之誚而當時人士至灑宸翰羨爲
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奇而稱慕之夫
謝鄰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
乎洛之九老十三耆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
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
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然轉
徙流寓既無簪舄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
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

明興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居未
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藪也生於茲者進
則纓組相冕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
與講道德修觴咢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
龐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
謝事而還朝夕獲從群公後輒自嘆幸當時生
長於茲地而偕茲人豈易遘耶居數年而大方
伯張公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
之答曰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群少年

驅馳異土爲夫張氏自郡守公迨大中丞浮峯
先生以至公之身繩繩繼繼顯融者四世世家
閥閱冠於一時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
固田廬車服無以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
望高而實茂旦日且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救寧
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
高蹈堅臥而不肯起豈非樂其風土之美耆舊
之多聽懷而不能去耶古有以一人之身出充
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以公歸而始盛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徵諸賢公又誰與樂此乎
諸大夫之開九泰者自少司馬王公以下四人
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
童丱之游是歲六月公亦登七十矣往例非七
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狄
兼暮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狄馬
之義惟公許之儻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大中丞仁泉傅公　簡陟內臺序

國家設大中丞領風紀之任在外則建牙開府保釐一方在內則秉憲持綱糾正百職兩者偕之爲重地非其人弗畀也乃若徵之巖穴之中出而開府入而秉憲舉兩者之重而荐畀之則罕之乎

廟堂之異渥而蓋臣之奇遘已高安傅公由名御史歷大中丞遵養於家者八年天下望公之出久矣會浙撫臺缺

上用廷臣議起公原官來撫吾浙浙頻年大饑有司括藏金賑之不給至道殣相望溝壑爲盈吏茲土者上無以供歲額逃顯罰而下無以佐百姓之急官若民交病矣公至則集藩臬大僚諸郡邑長吏及亭長三老詻浙事最鉅以亟者首舉行之乃憮然歎曰官以撫爲名令吾民困至此極而莫之救也謂撫何卽日手疏具懇爲民乞命會

上有旨斥帑金數十萬遣省臣分賑東南及停漕輓之役而浙以西諸郡皆被焉公又懇疏浙東西災等耳明越諸郡嗷嗷待哺者夫非赤子乎而蠲賑不及非所以奉無私而均濊澤也於是復得

請減浙東諸郡賦而兩浙民歡然若更生諸長吏亦得寬失額之罰而壹意拊循其民矣公曰民少蘇矣乃布功令貞憲度訓卒伍課農桑廣學育材旌廉繩墨諸節要務以次第舉蓋匝歲而浙大治云

上嘉公懋績

簡召內臺以行運司及十一郡諸大夫相對欷歔曰民微公罔生吾屬微公罔克安厥職乃覆芘無何遽釋以去吏若民其奚賴焉余解之曰維昔召公致位保傅乃分陝以治旋復入相蓋出入均勞成周之義非可以天官私一方也如公名德晉陟憲府丰采所著綱紊目從其鎮枌輯寧之澤覃被幽遐直與召公濟美豈吾浙一隅能專承而私有之父之於衆子也厥愛維公無二視焉公不以一瀰政私浙以西諸郡父道也

天子天下父也豈其以公私一浙而令海內喁喁耶於是諸大夫咸躍然曰是足以慰吏若民之思矣遂次斯語獻之祖帳而余復申告於公曰天下之患不在閭閻而在紀綱閭閻之困也蠲之已耳猶易辨者惟是紀綱一弛則蕩平之路蓁比周之風熾家築一戶人挾一矛而天下之勢絲棼而無所統蓋孟氏所稱人心之害甚於洪水其難易可鏡已公斯行也必且推所以公浙

人者以公取舍其虛明若鑑其持平若衡其包
荒若河其鎮定若嶽而世風其一新乎傳曰經
正則無邪慝以正紀綱以正人心之說也余於
公拭目而望焉

賀張年伯榮 封都諫序

今之以子貴受恩於朝列於名寵之數者命之
曰封官無仕之勞而有其榮居不出里閈而名
籍遍於天子此仕者之至願人情之所同也然
國家令甲非其子三載滿卓有善狀則弗輕畀故
不惟外臣以爲難即在廷之臣亦難之而爲給
諫者尤難也給諫出入禁闥號天子耳目其握
要津視他部寺何啻過之顧獨以言爲職非若
他部寺可以緘默守常斤斤然而免於過者而

況又有不養之擢故其去留常不可測其能官其親者才十之一二可不謂難與於此有具慶得封躬詣闕庭蹈舞而拜賜者此豈非千百之一二哉

今上踐祚加恩朝臣以及其親吾同年友張都諫蒲源君方在告未有與焉頃起君爲原官不數日兩尊人皆得封封君方强年又籍京師一旦承華要揩笏束紳親承綸綍而謝於殿陛之下此所謂千百之一二者非邪客謂公少嘗有聲芹藻間不獲自顯斂志以窮而徒以都諫君之貴貴之材不試于事爵不及其祿非公之志余謂天下事大矣苟其爲之有人使朝政無闕吾得安臥林丘之下固不必身自爲也而況爲之以其子乎都諫君在隆慶間有直聲彰彰建白必有與公相可否于庭闈而後抗論於朝堂者今

天子維新化理夫亦賴都諫官日宣讜議以弼庶政都諫君曰吾責專而負重佩佩焉獻替盡規圖

所以報稱之使聞且見者曰幸哉都諫君有父
賢父也吾見父子相成而志行矣都諫君行其
志於君臣辯諍之際而不失爲孝公行其志于
父子教誡之間而不失爲忠忠孝遂而天性之
樂弘矣公又安所不得哉客欣然曰子誠知公
子誠知公姻家王公請余言賀公余兄事都
諫君視公父行也不可以辭則以語於客者次
第其說如兹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序

國家既分建藩省以統郡縣而馭萌隸矣至其提
衡於上又以直指使持斧而按之大中丞建牙
而撫之此兩臺者並行
天子之令而致之民所謂同舟共濟之人也然按臺
未嘗不栁循其道主彈壓率匝歲而代撫臺
未嘗不彈壓而栁循其道主栁循必歲久而淡蓋雷
厲霜嚴所過即化而風和雨潤不厭其久天道

所以相成也今之按吾浙者爲永城李公撫吾浙者爲任丘劉公李公行部於越嘗顧余於巖穴間侃侃譚浙事余起而謝曰方今礦稅之使相屬寓內所在聞變而浙獨無譁東征之役徵兵於浙者纍纍也而士無闕伍金城如故故我公與劉公之賜也李公蹙然避席曰此劉公之功不佞何有公亦知劉公之苦心乎夫浙瀕海之區也波濤潮汐與東夷逼傾浙之兵方以扞圉之猶恐不給而東征以來將自浙往也卒自浙往也樓櫓器械之屬自浙往也一不足而再再不足而三而四蓋羽飛之檄紛沓於案而星馳之使絡繹於途也浙不幾於空乎不佞憂之竊嘗稽其籍若將若卒若樓櫓器械之屬視故額不少闕且加飭焉補苴於公私匱竭之時有良工獨苦者矣然猶曰制之自我也礦稅二使挾天子以脅制郡邑而群不逞又挾中使以魚肉商民人情洶洶變且不測公謀於不佞曰此未可以口舌諍也乃開誠布公諭以禍福曰如此則課

足民安若亦享其利如此則民窮變起若亦不
獨全惟所擇之二使爲之感悟於是定爲歲額
礦之輸若干量地之有無而盈縮之稍資以民
力而不傷其本稅之輸若干衡百物之巨細而
輕重之稍益以公帑而不病于商然皆官爲之
徵使者斂手受成事而群不逞亦無所肆其姦
焉夫徵兵之繁公罷勉應之矣應之不已又補
苴之補之難甚於應也礦稅之征公抗疏爭
之矣爭之不得乃權處之處之難甚於爭也
不佞幸與偕事慮所未及者公先爲之智所偶
及者公先得之曾何足以佐其下風而敢分其
功耶余乃手額而颺言曰是
明天子之賜也夫衆心成城惟久乃堅方習其人而
驟易之則心志惑方狎其令而中紛之則耳目
眩以李臨淮之號令精明不若久令公於軍之
爲得也向徵
主上知公之深而久公於浙惡能感孚人心孰察便
利而臻斯效哉李公唯唯以余爲知言至是公

以六年報最
主上嘉公懋績特晉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吾浙其重
公之去浙也如此李公走使於越徵余文爲賀
余惟公保釐之政惠我浙人者更僕不能悉第
理前語稍詮次之以見兩公相成之美詩云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公
將命最久行且有補袞之寄區區東海能終繫
勞臣之節乎余竊爲桑梓憂之矣

壽謝文川大參序

擷絲衆而難乎其理之也人知之理絲衆而難
乎其安之也知之乎謂昧爽非明不決而劇易
非能莫取材也炤察輝耀揮霍騰躍深鉤利鋒
輕掇紛酌焜若火颺若風而銛若邪割者豈非
以爲神明變化至嬴才哉雖然彼不能無炫已
揣人與下爲構之心而下亦何能無槩然此不
皇惑莫措則繩蓋自幸甚則頡滑增變耳夫水
之湍瀑者不容激石洪流巨浸悠與而夷迴魚

龍得恬焉藉令
刃磨者故善爲政者剝虛憍而挫鋒鍔夫固以
爲靖國綏民務安之寧理之而已耶以余觀於
東晉儈囊黠卷極矣誠以才諝當之豈不亦手
撓口決翩翩紛剔之時而持大體界苛細與之
以清淨寧一之治以安江東之民者何人非謝
氏家風哉今公之藩浙以東亦何其與我以清
淨寧一也吏不擾而法行民不警而俗定語有
之魚相忘于江湖今吾越之民所謂相忘于公
之道術者非與蓋公自進士起家剔歷中外郎
署牧長者二十餘年其芟熸彌練彌融而德機
盡杜矣夫利刃立剖虞有缺折彝鼎之器若剝
若蝕奕世爲鎮彼夫不詡詡見長固有震之而
不搖用之而不既者矣安石公竟以此折逆溫
却强堅從容指顧而天下何事不了方今南患
倭而北患虜纖才利能之士所不能焦拍定者
公且靜鎮而徐撫之其有不帖然者乎薦紳大
夫司馬景泉張含宇輩公同年友也余亦忝年

家誼今月十一日爲公懸弧辰屬余祝一言余
聞至治馨香通于神明詩稱正是國人胡不萬
年亍觀公政理所自受者厚矣而又奚假于私
祝因次其意以贈云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六年考績晉右副都御史
仍撫兩浙序

國家簡才望大臣授之斧鉞開府一方官以撫爲
名蓋重民也故雖經權異宜翕張異用總之不
離於撫云然處承平易遘勛難有餘而展布
易不足而補苴難徑直以行已之志易委曲以
佐時之急難不佞伏在田間竊觀浙事蓋太息
我大中丞劉公之獨當其難而幸吾民之得所
撫也浙自機杼之役帑羨如掃清寧無事猶恐

不支而會東夷匪茹荐食外藩典屬國者慮撤藩屏寒我肩背不憚絕海赴援而以浙故習倭朝而議將則以問諸浙夕而議兵則以問諸浙今日議戰艦明日議軍需則以問諸浙前之輸者方發軔而後之趣者已擊轂此之供者未息肩而彼之求者又接踵且虞倭綴我於東而或以重師壓我境諜我奔命於東而或以銳師擣我虛所以自爲計者更汲汲也公量其緩急移浙之夙備者應時督遣而旋發旋補以實故額

如是者至三至四使東師既濟而浙亦恃以無恐屹然有金城焉居無何而礦使至矣又無何而榷使至矣藉令地不愛寶商悅於市害猶未甚也迺今山錮其髓荷鋤鼓橐者子不勝母以空名索諸礦而礦窮賈罷市旅停舶隴畝之雞豚擾而不得息以巧名索諸榷而榷窮夫以不可反之渙汗兼之未易饜之中涓以臨夫旱溢頻仍甚不堪命之蒼赤將抗之乎抑聽之乎公量借民力悉蒐鍰餘以濟夫地力之所不及其

一切關市水衡低昂其輕重定爲歲例官爲之
徵使者斂手而受成焉故諸省洶洶聞變而兩
浙獨幸無譁者本公調劑之善也嗟乎東事急
則竭蹶於東南防疎則網繆於南有以應乎上
亦不盡狥上之所需不免徵乎民亦不盡竭民
之膏血公之所處誠甚難而其焦勞委曲以保
乂我黎民者卽慈父之撫其子不切於此矣公
居恒寡言笑絕衙霍凝然示天下樸而廉靖善
謀沉毅能斷四方利弊之源上下人情之隱若
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臟是以觸機而應發必中
的迎刃而解恢有餘地當其詘有贏之用而不
困於詘當其弱有强之用而不疲於弱所謂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公之謂矣
天子知公久委公以全浙不輕報代茲公再滿上計
簿民方惴惴焉謂浙之不能久留公也
天子旣嘉公績而又重公之去乃晉秩右副都御史
仍撫吾浙藩臬諸大夫胥手額相慶謀爲文以
賀而余同年方伯趙公實走使徵詞余不佞無

能殫記公美姑述近事之難以見公之苦心如此而因以告於鄉之父老劉公尚留無庸借寇矣

賀大觀察理吾張公備兵天津序

今之所謂豪傑之士可當疆場之任者嚆不曰魁梧奇偉潤略繩墨之外乃稱閎鉅哉余以爲儒者之用與斲弛之才異斲弛之才無所不可爲而儒者之用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故非澹泊無以明志非貞固無以幹事古之君子時平則潤色鴻業有事則折衝堂皇經文緯武無施不宜者才與守合也

國家自東西跳梁

主上饑渴用人詔九卿臺省各舉所知以備疆場之
用而吾越分守憲副張公實交章推轂云張公
故儒家者流自射策受任其所涖皆邑郡親民
之官其所歷大都浙以東閩內之地其所司不
越刑名錢穀簿書案牘之繁未嘗一當戎行也
而奚以稱邊才也公倜儻磊落具才故參而復
家清漳密邇島嶼時以修文之暇兼講韜鈐擊
刺以及象緯方輿奇門金版之術靡不精討而
嫻習之居常慷慨譚兵指顧阨塞擘畫進止率

霏霏中窾聽之令人有封居胥之想何其壯矣
然且澹然無營泊然無累敝衣糲食自其性成
則寒儁之操也氷檗自甘金石自礪義所不可
貴育不能奪則鼎士之烈也堂廉不加峻蔀屋
不相闕與其病民無寧瘠已則慈父之恩也以
才若彼以守若此所謂有不爲而可以有爲者
非耶公守越東甫數月越人屹然有泰維之毗
焉而會天津闕備兵使
上特命移公以往若曰天津畿輔右藩守天津所以

守畿輔非宏才不可云爾方今
國威丕曀頻年殄群醜而三犛之四夷守矣公又
將誰守耶不知海氛未曙鯨跳無常一旦再鼇
朝鮮則吾竭蹶之力不能復爲外藩守而樂浪
一桴業指登萊外郛天津固其鎖鑰地矣可不
慎與此
廟堂所以用公意也在昔文武並茂之臣自周吉
甫而外遐不具論即我
明若青田靖遠新建諸公其初固逡巡儒生耳率
由砥礪身名以澹泊貞固之操施樹勛伐故能
輝爛四裔流聲竹帛以公之才加之數十年醞
釀淬厲之儲往受兵事救寧薄伐何之而不效
亾論授鉞開府翊贊泰寧即他日計才于
明中葉而舉文武兼資之烈且及與青田諸公相
後先豈不亦儒者之盛事哉不佞辱公教十餘
年相知最深故于郡大夫劉公之請而屬望之
如此

賀大參文川謝公遷觀察使分守嘉湖序

國家經理寓縣諸郡邑長吏既職其繁矣而隩區
重地復
命藩大夫分署居守提衡其上凡部中民社咸斤斤
待命視爲安危任至重也泰寧無事上下恬愉
猶得受成事郡邑而苟時值齟齬屬在纍始非
淵閎鎮定之才沉幾默運鮮不以輕發失之矣
以不佞觀吾浙東殆莫難於今日而姑孰謝公
儻所謂淵閎鎮定之才非耶公所轄三郡會稽

故修文然靡而易譁甫句鄰比島嶼鯨跳爲虞
而赤城越在萬山又白梃叢匿之藪也先是時
平物阜與民休息僅而無恐自礦稅議起貂璫
驛騷于道路貲算不遺于錙銖而民岌岌殆矣
賴公暨兩臺使者悉心調劑動中機宜不加賦
賀旋而妖人挾左道蠱衆遠近麇傅渠魁鼠逸臺
使下檄逮治甚急株連蔓引蓋人人重足矣公
曰噫吾本以弭亂而儉民藉修隙波及無辜是
益之亂耳乃與郡邑諸大夫日夜造膝計所以
緝姦銷萌又安黎庶迹其甚著者捕獲一二餘
一切置不問且申飭保甲之法躬親訓率俾人
自爲勸家自爲備而四境謐如已假令公深鉤
迅發焜若火颺若風而銛若刃剸豈不亦稱上
指博神明之譽而變且叵測公肯以此易彼哉
公治越凡二朞惠澤嘉猷難可更僕大都以不
動制動以不繁御繁淵閎鎮定之才可屬大事
類如此蓋漢稱治行無若龔黃而公夷考渤海

之政第安之不靳勝之盜輒解散而賴川入境
一以寬和爲理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不
聞以赫赫著也公豈其人與項
天子嘉公不績晉觀察使移守浙右且以爲西郡重
或疑公既總臺憲矣不令綱紀全浙而猶局一
道也何居余解之曰若不觀周之用公旦乎以
公旦之才之美何有於一陝顧與君奭分東西
而治已乃挈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是知相
天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總之
宣王猷而篤周祜也公保釐之政既漸於東復
暨於西固已弁全浙而治之矣他日以其淵閎
鎮定者用之天下以收安攘之烈皆是物也果
孰爲大而孰爲小耶客唯唯而退公且行郡大
夫劉公率其僚友索贈言以爲公賀余不文則
以前所云者擬公於龔黃而以後所云者期公
於公旦儻亦有當於公乎否也

送大參吳鳳城入　賀序

萊蕪吳公治兵海上四年於茲文武壯猷華夷
胥服屹然爲東海長城云今年仲夏汛事告竣
尺波不揚海壖晏若公乃以藩大夫入賀
天子萬壽客以其私問曰倭奴匪茹
天子方戒桑土勑並海郡縣長吏免奏計其重海備
也如此先是公當遷矣
天子以公習海事特增秩留任俾終厥功其重公之
去又如此由斯以觀浙固不可一日無公也而

公乃行耶余曰嘻若烏知盡臣之用心哉夫
璽書專委以固吾圍也玄菟樂浪之區倭氛甚惡
日尋干戈而五六年間不敢擱然鼓叟艘以窺
浙公不可藉手報塞乎昔趙營平之討羌也請
至金城上方略馬新息之平隴也於上前聚米
爲山谷開示道徑蓋兵之形情有臆所不能料
而須目擊者兵之曲折有疏所不能盡而須面
陳者公自蒞治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修之無
日不採阨塞而備之彼已之形熟於目擊而百
萬甲兵固已在胷中久矣嵩呼獻觴之後
天子儻召公問何以治海公必拜手颺言以簡指畫
某所屯大衆某所分支兵饟於何給堞於何繕
無事則豹隱有事則鷹揚今何以錮其關鍵後
何以銷其萌孽縷縷而陳使機不外洩而意不
內匿上有信心而下無掣肘其在斯行乎蓋當
封貢議起之初公越在數千里猶馳疏萬言與
廷臣爭可否卒寢貢議豈其身履玉堦不違顏
咫尺而肯默默焉不爲

主上分明之必不然矣蓋臣之用心與營平新息兩公先後一軌區區墨守之談烏足與論大人之淵度哉柳斯行也還過里中且得爲兩尊人朱顏鶴髮婆娑堂上如鹿門之賢而公兄弟父子簪笏滿牀翩翩綵舞於膝下卽萬石君家奚讓焉至懽而不以三公易者何愉快如之聖人壽至忠也爲浙人固疆圉至仁也而因以展親諸君誦之諸君曰善哉祝

至孝也一行而三善備焉可以爲公贈矣遂詮次其語陳之祖帳

送邑侯仁山毛父母入　覲序

往余貳儀部時今吳江毛侯以明經歲薦於春官余得受其牘讀之擊節歎曰國士哉何起之晚也因物色其爲人恂恂然似有道者益器重之而侯亦不以余爲不肖雅稱知已云匹何侯成進士會吾邑山陰令缺余私念安得如毛君也者令吾邑乎已而侯果除令而得山陰余喜而移書邑父老曰若耶谷口不聞夜吠聲矣侯棒檄單車就道父老迎之郊則人人色喜手加

額曰豈弟哉父母乎侯乃屬其父老及諸胥徒約曰令甫釋蹻而司民牧惟是肝膽相要令毋爾陵爾毋令謾其胥匡以襄不逮則又人人色喜手加額曰豈弟哉父母乎會歲大祲流移載途公私兩困群不逞者乘之勢岌岌矣侯上籲下煦損廚傳設粥縻以身罷之民枵腹來者眎侯狀靡不含哺汎瀾相顧曰侯爲吾民瘠矣而邑賦故繁又歲苦逋侯既以蠲請不得則復乞兩稅期以遞寬之即監司部使噍讓遝至弗顧

也於是莩者漸起流徙者漸復咸欲爲長生位尸祝侯矣而侯益務寬大與民休息嘗曰撫凋瘵之後如治積疾在安養元氣毋務所以擾之民以訟牒至輒移席款語爲講忠信敦睦之道冀其喻解不獲已而聽兩造則反覆詳訊如秦越人之視脈呵吸浮沉恐一弗至而劑無所投也故立語間多號泣稱平即狡且健者輒面赤口噤去蓋折其心矣其他興利補弊悉中肯窾摘伏發姦不動聲色投之紛雜而不亂撼之毀

譽而益堅徐徐于于而事常辦體要常執則其
所養定而挾持者宏也余嘗攷史所稱吏道分
儒循兩途其大指歸於近民而作用不無少異
侯政首德化似程扶溝心勞撫字似陽道周而
神智才識運斤迎刃似董鮑輩顧深沉淵塞則
又有鷹鸇之恐蓋侯儒者而用其道于一邑則
爲循吏其兼之矣由斯以談侯之豎立可量哉
可量哉侯澁吾邑踰四載於茲後先部使業紀
其績籍奏之矣茲以

覲行
天子臨軒論賞計無先侯者行且留
禁闥爲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余懼夫若耶父老之不能長有
侯也依依父母之念寧獨余哉故因其僚幕諸
君之請而謾爲是言令獻之祖帳侯其莞爾聽
之矣

壽近明楊侯德徵序

孟夏念有一日實維我楊侯嶽降之辰二三縉紳儼然造余曰侯以明經高第綰綬東海未暮而民以春雨吏以秋霜吾儕杓之人飲河之願足矣是烏可無辭以從庖人之後顧侯年實少綽約猶姑射之神人也以壽壽侯直劒首一吷耳子其謂何不佞無辭獨以惟天生材覆培由我以厚合培類之與徵猶操司券故有殊德者自有殊徵徵則久矣無已則諸大夫試言類而

不佞請言徵二三大夫曰敬諾邑故稱巖侯甫下車而盟群吏法行必近烏得虎而冠負縣如負嵎也耸以文學不習吏事藉爾輩爲文無害汝視吾肘在否安有善操刀而憚屢割者吏聞而廩廩奉法疾若桴鼓闐若歸市何其神乎神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敏而未也惟素實難染指特易絲之素也三入而薰五入而緅九而紫紫則素盡矣侯曠然不緇以素絲自礪蓋邑相誡而羨不及門幣不及庭錢不及室也處子待年

眞人瑩性何以踰此淡泊明志侯固素吾哉素之類爲何徵徵侯之守而未也澤國之民故多舞文岐路之中復有岐路雖有敏者莫測其端侯拱手視事民朝投牒而暮對簿侯徐出片語人人皆捫心自詫何自從夢寐中知我也蓋獄無留行雖神叢不能爲姦折衷在心揮霍立剖抑何斷乎斷之類爲何徵徵侯之明而亦未也然則侯之爲徵在相室氏之兩壁矣相室之壁其色澤均也瑩賦均也顧一以萬鎰一以千側

而視之其萬者倍厚也厚之爲德大矣哉以侯之才恢恢乎殷帝之舍光乎當大軱而値錯節鋒接無事何有於游刃猶且躊躇四顧和而後割歲時延見尤孳孳民隱古遺愛弗及之矣且民之罪福惟上所造如將遠嫌疑望風旨苛責細微以賈聲譽是以民博官也侯雖不骫三尺然必依大體而引繩墨寧違上而毋寧咈民此其爲心厚矣厚故可以當鼎鉉而不傾亦可亘宇宙而不磨可以涵世而獨立亦可以閱世而長存此之謂維德之徵徵之至也愷悌君子胡不萬年侯之爲祝也久矣語未竟有父老數輩麗眉扶拽而歌曰噎彼輿人兮國僑何恩侯未匝月兮麥穗疄疄繩解渤海兮民孰非民吁嗟侯兮單父之琴琴可拂任棠之清清可掬願侯如鄭弘車隨兩白鹿不佞相視而嘻有是哉諸大夫意之而爲類不佞意之而爲徵其於我侯猶吁嗚之拂太虛也豈若父老卒然勃然鳴吾天籟而不知所以然是無徵之徵進於徵矣諸

大夫皆曰善遂歌其什而次第起爲壽乃修爵無算

楊侯壽序

抱天下之鉅材者勿問久速韞天下之神識者勿言利鈍何也養盛者毋假習也士君子未試時所嗜者載籍所弄者文墨足不涉異境目不睨外務而一旦顯授民社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必假習而後爲則百相習百相變也已不勝其勞矧糾紛雜遝轉盻殊狀變常溢於所習而習窮夫惟蓄之凝然涵之淵然養定於中機應於外批卻導窾若其素然非抱鉅材而韞宏

識者孰能與於斯山陰爲越郡首邑頗稱浩穰
楊侯初釋褐來蒞之無幾何皤髮黃口胥欣欣
於井廬曰我邑楊侯洵我父母乎章甫逢掖胥
欣欣於膠庠曰我邑楊侯洵我師帥乎夫蜀去
越不下萬里釋鉛槧而躬簿書不逮一棊而與
士民相接又不再浹時胡化之速而行之利也
夫鄧林之木勝儷中楹一運斤而即顯者其利
具也湛盧之劒截犀剸蛟一發硎而輒效者其
神完也天下有異地而無異情有殊事而無殊

理不平其政於情之中而鈞奇於情外不索其
事於理之內而緣飾於理外者材識不足也無
惑乎愈久而愈勞以躓也楊侯閎深而警敏淵
裕而穎達其材也鉅矣其識也神矣即豹隱潛
修而慮周四海萬情合爲一情萬理融爲一理
夫是以瑣務旁午猝集人畏其絲棼而侯已繩
解積蠹侵尋久蔓人疑其節錯而侯已斧斷宿
黠老吏廩廩於下也若負冬雪蚩氓惸賢喁喁
嚮上也若被春風雅度貞操瞻儀者罔不景從

奥旨雄文聆訓者罔不飈應未嘗使民親而民不得不親也未嘗使士懷而士不得不懷也桴鼓之應不捷於此矣夫侯之材識未見於一邑而化已若茲悉其蘊以宰天下胡可量耶某生輩屆侯誕辰來徵文爲賀余姑述其初政之感如此而復稱詩以頌之泂酌之首章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惟惠之篤哉旱麓之三章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維教之淑哉既醉之首章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維士民之祝哉

賀都閫陳少野七十序

余自髫髫游外舅海樵先生門則兄事少野公驩然若同產云公長余十有一歲今年稱七十翁而余亦望六髮各種種矣猶得以不繫之身從公於稽山鑑水間以觴以詠不知昔之少而今之老也此又同產之所稀者可不謂天幸哉十月念有二日實公懸弧之辰余率吾淑人及子若孫觴公於榮壽堂而申之以祝辭蓋燭之武有言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讀之未

嘗不三歎以爲國家用才不及其壯而使之老
士固有不幸哉及觀老氏身名孰親之旨則知
尊生之士無樂乎以身爲文犧爲樊雉而有所
不盡用者乃造物所以錮護其身而錫之難老
者也幸孰厚焉公少服詩書敦禮義雖承武職
而不廢鉛槧之業用能起家武闈爲世胄赤幟
其後防海海寧任漕漕舉大司馬才公以公守
滇南迤西迤西軍夷雜處彈壓爲難公以威信
撫之靡不帖服其他盤錯紛拏之事文吏所不
能辦者以屬公輒迎刃而解金滄洱海之間倚
公爲金城焉顧性簡朴不習介胄家婾婀之態
拮据七年而不調及調廣右專閫不踰年輒復
報罷計自服官以迄於今五十餘年其翱翔世
途才十之二三其會中所稱甲兵才擾其百萬
之一二耳嗟乎世知急才而不知愛才使其喑
嗚叱咤一呼而廢千人者徒用之乎嘯歌裁岩
之觚駕長風而破巨浪者徒用之乎鑑湖一曲
而穰苴蒙括之書亦僅以課臧獲樊園圃而止

天下有憂社稷而寶干城者疇不爲公扼腕哉
雖然傳有之將受命則忘家臨軍則忘親援枹
鼓之急則忘身藉令公肘大將軍印出當一面
必且猥甲冑冒矢石櫛沐風雨以赴功名之會
其身之不恤而遑計其他乃今于于徐徐不啻
輕裘緩帶行年七十渥顏而豐顧目能矚微眺
遠耳能審絲竹聆萬籟手能揮麈操觚賦詩灑
墨得其若翁三昧足能著屐登高經行閭里間
日可數十里口能津津道古今謳歌若出金石
浮之以大白汨汨嚥之不吐也自茲以往彌康
彌寧且不知其算所謂造物之所錮護而錫之
難老者非耶公宜不以彼易此矣乃或者又謂
公宿將也其持重如充國其矍鑠似馬援彼二
公者年皆八九十以方於公公尚壯也有如
天子拊髀老將搜羅兔罝以紓東北之憂公尚堪一
行雖欲自全得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行將爲公誦之余具以
告公公听然而笑曰夫謂我若楞也者而能保

其天年理則有之儻所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
則吾豈敢余曰公毋斬于用亦毋斬于不用要
之一用則爲充國爲援以壽天下不用則遵老
氏之旨以壽身諉其用之柄于人而握其壽之
柄於我安往而不壽哉遂併書之以佐公一觴

辛光祿考績序

人之賢不可旦夕知也必久而後信此虞氏之
考績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而錫玄珪告厥成功
者亦待於九年十有三載之後有以也光祿在
周官專掌天子之玉食后妃世子之膳羞與其
諸侯之饔餼賓客之宴享以至形鹽酏齊牢脩
醯醢瑣屑不可較計皆其所司若漢以郎署主
光祿而環衛王官非其職矣
國朝制兼二代故光祿署設內省而官司則猶然

周也掌以列卿監以憲臣偵警以司隸且貂璫之棘吻刀鬣者又從傍啾之吾見光祿之難爲也儻一不當職卽踢蹐去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亦云幸也迺今大官令辛君滿九載奏最天官噫亦難哉君燕產也名家子有士行自筮仕以來斤斤事事惟瘝曠是懼其敬潔厥躬也無敢淹愼厥出納也無敢私尋厥弊孔而窒之儆徒史而覈之繕垣竇而扃固之也無敢媮瀛以滋又未始咕咕以自才而提提以自辦也以故

朱文懿公文集

一四一六五

339680

光祿大夫柱國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賀楊太宰六載考績晉陟太子太保序

夢山楊公以大冢宰滿六載考

主上嘉迺茂烈爰告治朝若曰惟太宰爲國元老典

職六年忠勤甚著其晉爵太子太保用酬厥勞

公聞命兢惕辭不獲乃下拜登受曰臣耄矣敢

不殫已疲之力夙夜對揚

聖天子丕顯寵命時九列大夫欣逢盛典咸手額相

慶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惟記載以來宅揆大
臣所謂熈帝載亮天工德在朝廷功在社稷聲
施在天下後世可覆視也而當其投艱任鉅亦
云難矣是故荆和燕石魚目隨珠雜焉竝陳而
智不足於鏡衡難也雷霆震驚風雨暴至蒼蠅
貝錦銷骨鑠金而剛不足於抗舉難也百輻交
湊御之以轂百步破的發之以機將過都歷塊
以睍巴虮九烏而才不足於斡旋又難也公以
耆德碩望起自巖扉歷司空司徒進宅百揆卓

然貞大臣之度皦而不詧廉而不苛寛而有制
易而匪隨從容委蛇博大貞固用底於康濟而
泯然不見所長咨皇昕夕汲汲於樹忠藎祛嚚
訟布列中外以保乂王家其宗工鉅卿黃髮之
老邈焉莘渭者既悉登之堂陛即有放屈擯賈
空谷不貳之臣亦洒拂之而羽儀鵷行焉然終
不使犂牂之鞹錯狐白之裘也輓世習尚激詭
幾幸以博名高璚珥環玦揜二曜之精飛流攙
槍奪五緯之明譸張翕訿鴟咢于梁而鼯舞于

室矣縉紳惟公倚重公正色立朝屹如喬嶽以
主張國是不爲紹聖之調停亦不墮慶曆之一
網君子固藉以保全而新進浮薄者亦爭自祓
濯化爲醇厚穆穆濟濟使
國家享多賢之福皆公力也公敭歷四十餘年其
於經世之務錢穀刑書典禮名物戎馬疆場之
政興舉廢革之繇靡不燭照數計而石畫廟算
當機立斷一以無事處之以觀火列眉之見而
不自名其智以返日迴瀾之力而不自名其剛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技而不自名其才其
譬諸莘摯之鼎乎鹽梅五味相濟以和而百辟
受成也殷說之舟乎桅檣楫檝飽颿凌風而大
川利涉也又伯陽氏之龍瞿曇氏之雲乎潛淵
升天靈怪變化布濩彌漫卷舒自得一時霖雨
天下而收斂神功寂若無也甚盛甚休公眞不
可及已其曩貳公曹事習公謦欬多嘗曰吾儕
一言一動鬼神在旁奈何不懼又曰事至前驟
而發之皆屬血氣不能無差惟沉思其可否徹

之經史準諸先哲則所行純是義理當無不協矣又曰大臣身任國家之重果哉何難要以全國體成主德念念不負朝廷云信斯言也則公之克收衆譽以耀前聞爲龍爲光而道濟昌期也無亦惟是忠誠耿炳格於
穹窿媚於
天子有孿結而不可解者詎借光於師錫徵福於巷遇哉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其公之謂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恌惟君子是則是做其在我九列不當如是邪昔畢公之弼亮克勤於四世衛武之入相懿戒於九十緇衣之宜兮無以我公歸兮則其於此致私願焉大司徒宋公而下僉曰某言是也遂書以賀之

贈督撫漕淮大司徒王公擢南京大司寇序

萬曆乙酉秋南大司寇缺

廷議推督撫漕淮王公

制曰可先是公以弘濟河成晉大司徒儼然八座矣

今卽掌邦禁猶稱故秩何以明特簡乎且留部

之任不要於江淮法紀之司不劇於漕政而令

公釋此之彼必有說矣或曰公事事久

上眷念勞臣思有以息之而徐畢其用耳或曰公資

望宜北而未有間也夫亦爲之階與余獨謂不

然

國初竝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公卿大夫各任其職非有軒輊也自宸極北御庶職隨之於是舊京諸司率具名而獨大司寇之職至今存焉何者定鼎之地簪纓圭組之族棟宇相望彼其憑恃世祿踰禮犯義以煩有司者往往不絕而五陵惡少四方頑頓嗜利忘恥之輩聚群不逞椎埋爲姦盤牙連歲不可究詰又吳俗驕揚奢麗販夫市子類輕犯法若

自以縣官遠莫可誰何也故明罰勑法率屬持平以禁姦宄弼教化而安

陵廟大司寇之職加重焉徵夫耆德碩望抱負閎而敭歷久以肩斯任不亦囏乎公起家司理歷栢臺棘寺皆法官既赫赫稱明允矣其開府江淮若治兩河總漕政諸大役明習大體不狃於文墨蓋又與法家合令茲之任舍公其誰而曰姑以此息之然邪非邪乃所謂資望宜北而以是爲之階者理則有之要之非今日所以用公意

殆亦非公意也何也公性恬潔恥競進當鄉梓
執政時諸凌風排雲以赴功名之會者肩相摩
也而公仕轍不在蜀則在黔率萬里而遙已復
逡巡南部寺若將推而遠之及執政敗公殆一
入爲戶侍未幾而秉江淮之鉞又于于然南矣
假令公重去輦下懷幾徼顧望之念當不僕僕
如是故曰非公意也雖然
上方奬老成抑浮薄聽乃宣力之臣耆其使久借於
外而不以置諸左右乎亮采揆政以光贊太平
又公旦暮事將焉辟之公去淮有日矣凡司道
諸大夫分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謂宜有贈
言而水部許君走价徵詞於不佞不佞竊惟公
利國濟民功著竹帛有口者能頌之惡用詞爲
惟是
上所以重用公與公生平所壁立者世或不盡知也
謹爲敷述如此公儻謂不佞知言哉

贈少司徒后川傅公榮膺　內召序

古稱社稷之器非必其炙轂倒囊權奇煜霊以
恫駃愚俗取一切潤絕之務獵而得名當世蓋
大都以希夷龐厚純白之道勝余觀前史所豔
志士勞臣平居穆然無技悶然寡營見以爲中
庸人迫而後動投袂而起卽有大事立辦所至
嘉惠滲漉而令譽焱馳故曰其靜如山其動如
水輕俊之士內存恍心外有盈氣高其舉趾抵
掌揚眉曰天下事無足當其擘畫者而一旦相

遭神眷識亂必無幸矣故世之大人長者欲爲
天下辦大事不務綜識而完其神不務程能而
養其氣今語小割則短刀利于長劒試洲渚則
舴艋捷於艨艟若夫抉浮雲剸龍象衝勁風凌
巨濤則非大者不任少司徒后川傅公平居恂
恂不露圭采而爲
國家宣勞分猷事逾大逾辦驟而偵其外嘿嘿不
見所長而徐叩其中窈窕湏洞而無底止始由
民部郎出守淮陽尋備兵海上淮海之民比於
亢倉羊叔既而開府山東總理河道移鎮陝以
西拜少司徒而以憂去當是時天下計日而望
公之出乃公每當事輒侃侃持議與執政左坐
廢久之萬曆癸未春
上用言者言始起公總理漕運開府江淮公仕凡三
十年先後三秉大中丞之節而蹤跡半在江淮
間所拊循最久大要除煩剔苛與民蘇息尤注
意飛輓大計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當天下十之七而公悉心經

營足爲千百禩模楷是社稷之功也

上嘉公成勞拜今

命蓋將以大計屬公竟之報聞江淮之父老子弟咨

齎涕洟若不能一日而舍公周公之詩曰是以

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公曷

嘗以濶絕恫瘝猶取時譽而獨用其款款之心

所至物情歸之去則悲焉彼恍心盈氣者卽畢

力而趨胡得與公方軌蓋昔者朱虛絳侯張廷

尉諸公所用龍驤鶻爽胥是物也公歸

闕下有日矣諸部道分

命江淮朝夕稟教於公者遂若無所藉手而勉以從

事於是介吾同年劉大參徵予言爲贈余爲述

其梗槩如此乃公鴻猷駿烈載在信史余固不

具論也

壽元輔荆石王公七褒序

萬曆癸卯七月某日爲元輔太倉王公七褒初度之辰公所登丙戌進士唐學士文獻等相與謀薦觴婁江里第而謂不佞賡從館閣後習公深且於諸君有一日之雅是宜任爲詞竊惟公秉軸時諸所謀猷何者非後事師於今風軌流映猶昨而事之抵牾則稍稍異矣以不佞今日之所難而遡公進退之義益心折以爲不可望也公以甲申大拜實

上特簡

召自子舍在柄九年所憑藉於公不啻股肱心膂公

感

上知遇矢謨陳訓終不遺餘力而讓能天下莫不稱

忠顧時時念太夫人春秋高請其所爲股肱心

膂之身還而戢之於子舍奉而出亦奉而歸如

是者再若嬰兒之不能一日離襁褓也天下莫

不稱孝此灼灼在人耳目者乃余所心折以爲

不可望則惟是公一去而隱衷密論默留

聖心能感動

天子於十年之後斷而行之以對

宗廟神人之望公之孝也乃所以爲忠也噫此可

與世俗不知者道哉蓋

升儲議起廷臣引古誼請之力諍之强公實謂報

上恩厚莫大于此偕同官率先以懇願自以地在機

密不當借之以市名矧

宸衷無他

天序素定又無可借之以爲名者以故密勿之所陳

甚於公朝之所諍其語祕世莫聞也至于
明綸渙頒而列翼之議已成磐石之宗已固然後
堅請侍養奉板輿以去天下尚疑公私泉石太
早去冕紱太輕而不知
社稷之計公已先爲之其在妻上也無以异于在
輔地也昨歲
三禮告成
上特遣使諭公一則曰采卿忠言至計一則曰家居
係心良切公亦感激謝
上謂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負
君臣告語宛若家人父子書稱咸有易象孿如猶自
在位言之豈若公洽喜起於山中津津如一堂
哉蓋
上甚英詰於輔地禮獨優乃所內莊者則於公無兩
公又一以孤誠自結于
黻扆雖
上甚愛與所不欲愛者不難抑情以伸公而
升儲其大者也方今

國事多艱釁竇紛起輔地之難且百於公時含而
不必吐陰而不必陽意者不佞輩無以當
上心思得公委曲斟酌如曩日之相爲吁咈與公能
以其大者徼福於十年之後而不佞不能以其
細者幸聽于只尺之前吾甚愧公即公亦豈遽
能忘
社稷計也日
上修乞言之禮公不具對乎凡事有欲行欲罷而未
果者願一切示人以日月更而四時信臣當以
皇家億萬年人人造命世世貽穀爲謝公之不忘匡
救於泉石間如此而間嘗遺書不佞亦勉以調
維聲色之外不佞雖非其人實貫而佩之蓋公
居恒自謂有一段未盡朴忠此固其微哉中外
喁喁既陰被公一去之力則益欣望公復出之
效有如
上一日以師尚父
召袒割訪政公且回日月之貞明成四時之大信將
所謂人人造命世世貽穀惟公之休亦惟公之

壽七十年其猶日之升而川之至耳詎足云乎
哉不佞所爲諸君代祝者以此若乃天逸之豐
世美之異則公所置而弗道練形度世冲舉之
事又公所祕而弗道余故無及焉

贈羅念山擢大理丞序

羅公之擢大理丞也以侍御史先是侍御史非
才望者不內擢非大有才望且久者卽內擢不
必大理丞御史也又內擢而又大理丞亦榮矣
至其在按地未脫行省而亟大理之擢則自余
所覩記罕之哉蓋異數也人曰羅公按直隸直
隸古所謂畿內之地故特重之或曰羅公政則
美矣又朝發而夕聞其擢也宜余曰是皆不然
夫

天子家四海何地非有而獨畿內之重
聖聰周於幽仄何遠不燭而獨畿內之臣之知也亦
任其才而已矣國家掄才如大匠掄木惟其巨
者用之有木於此可棟可宇群材不能儷也卽
遠在數千里之外大匠必致之矣況其邇者乎
士負經世之略惟弗遘知者則止耳誠知之雖
伏草莽猶將蒐拔奚暇問遠且近哉今
天子渴於賢饑於士將鳩羅異材以佐明堂之用邇
者俞輔臣議

詔超擢天下在位之士升之要地勿泥恒格於是首
得羅公一人焉未脫行省而亟擢之國家求材
如此其急也其所品隲而度量之者如此其審
也而獨羅公之擢非以其有才望又大且久也
耶往公按山東之人無少長曰羅公名御
史也迨按直隸又如在山東時余因訊公之政
奚若咸曰公愼興革籌利害問疾苦鉏强橫公
舉刺嚴許可諸所張弛雷厲風行露濡霜肅而
其大者尤著意刑獄疑則讞之必得其平而後

已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當事者之善任公也夫
大理天下之平也持三尺以質确人罪若持衡
然將平亭是務而以公當之天下其無寃乎昔
皐陶佐舜之功可謂偉矣乃舜所以稱敘之者
惟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則刑罰之
關于治忽也非淺鮮矣使公推是道也以往雖
宰天下可也而但大理哉公將行余同年友徐
憲副君某偕其二三郡守某某之辱公知者謀
賀公走价於京師徵余言爲贈余既雅知公又
重徐請不得辭則述公之大者與其所遭際之
盛如此而因使復於徐君曰今有大匠焉楩楠
杞梓且畢登於用夫徐君者可以趣治行矣

賀沈年伯肖山公榮　封庠

主上踐祚覃恩

詔在廷之臣皆得官其親如子官於是吾同年之在

翰林者未及三載滿咸被命書蓋奇遘也而嘉

禾沈幼眞授編脩甫數月其尊人肖山公輒得

封抑又奇矣客曰吾聞華贍之盛與巖谷之適弗

兼有肖山公既高其跡於一世之外乃復以子

貴受恩無仕之勞而有其榮殆所謂兼之者其

樂也夫余應之曰肖山公有以自樂豈以此爲

樂哉客曰何以知之曰幼眞之舉於南宮也以
壬戌閱戊辰始赴
廷對方是時同舉之士翩翩金紫矣既選入翰林
尋復告歸閱壬申始授今官其同登之士又翩
翩金紫矣藉令公有幾徵世俗意卽幼眞雅尚
恬退其能悠然爲十年家食乎公不以幼眞
十年家食爲滯而顧沾沾焉以一旦得封爲樂
必不然矣客曰審若子言公殆辭弗受歟曰何
可辭也貴而不有卽結纓佩玉出入朝著其中
弗累也況其在丘壑者耶然則公將何以曰其
益律已以度振俗以厚而勵幼眞以忠也蓋公
性端嚴矣必爲君子少嘗挾易一游太學而經
生無敢抗旌前行者已乃囂然舍去究心性命
之旨勒成一家言一巷唐先生歎服之今老矣
而盈室猶列篋史用以自鏡以是知公所以檢
其身者素也豈其榮寵而遂怠之故曰律已以
度吳俗故踰薄類銖銖爲富公獨好施予姻鄰
待公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公弗倦鄉飲延公爲

賓謝不往至賦役有不便民者則建白監司多
採行之鄉人以是益多公然竟以身食其報此
可以勵末俗矣故曰振俗以厚公程督諸子言
動起處咸有式法幼眞旣登第豐顯矣猶慄慄
敬懼如童時幼眞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至
譚忠孝節義事則慷慨抵掌壯夫不能當焉卽
發爲文章亦侃侃無依阿語寧獨性然實公有
以教之也今公旣優游泉壑靡所自效夫亦賴
幼眞宣力王室以副寵命而不益諭以砥行植

節其若疇昔之訓何故曰勵幼眞以忠夫不以
寵命爲樂亦不必以去寵命爲高而粥粥然修
此三者是則肖山公而已矣客聞余言矍然起
曰有是哉公之賢也乃以告幼眞幼眞揚衡而
顧余曰子誠知吾父哉子誠知吾父哉頃吾將
被
命冀乞言於史氏先期請於吾父報曰朱氏子可屬
也願子畢吾父之志余惟世之論文者非遷固
唉吐則弗拾之而一時雕龍之士比比而在而

幼眞力皆足以致之乃公獨以屬之不佞豈其
意固不在文字間乎則又何可以不文辭雖然
吾鄉也言公於客者則備矣無能更端矣姑述
其語次第之以復於公云

贈參知謝公入　賀序

姑孰謝公之以藩大夫分守浙以東三郡也蓋
一年所矣三郡東南屏蔽屹爲鉅鎭藩大夫即
以重臣尊臨其上乎然郡邑之政有所輸讞皆
得受成事剸其可否而後以介之兩臺使者是
其分尊甚而以視齊民其情蓋甚邇也公故頎
然長者儼儻磊落不設城府時時洞見胸臆絕
去世所爲脂韋緣飾之態而至其涖越亦復雖
容鎭靜務持大體符牒蝟紛虛中爲應卽豪有

力者毋所容其窺覦行之朞月吏悟民嬉余嘗
擬公於安石謂清靜寧一以安江東之民蓋公
家家法也而屬公左有
嵩賀之行乃因諸令君楊君輩之請而申之辭曰
令甲藩臬之長暨郡邑守令凡三載一
覲面稽殿最而至
賀典之屆則以屬監司之副貳若守巡其地者歲
奉玉帛以往此豈直舉萬年之觴效三祝之悃
爲文而已哉亦以需

顧問一日俾郡國之臧否閭閻之疾苦得藉手爲
蚤繕徹耳軍興以來司農告匱
主上憂國計而重賦民乃采用冶山榷賈之說使中
使分行郡國
命之曰毋詭法毋朘民不啻三令而五申焉意何渥
也今車轔轔輩出能仰悉
黼扆至計以稱
上指使否乎東南故稱澤國頻歲旱潦爲菑粟價騰
踊中人之家至不能具牛車而窶者縣磬相望

業不堪命矣乃益之以礦使又益之以榷使一
使之出其供應常十於持斧使其威稜常百於
持斧使所過嗷嗷而
上不知也爲礦之說者曰山澤之常產耳然額不足
而貸諸府庫又不足而貸諸富民貸之不已其
究必至於箕斂
上不知也爲榷之說者曰市舶之故稅耳然移今日
之兵餉還昔年之稅課餉安從給其究必至於
加賦而
上不知也又其甚者姦民操貨財出入之權取盡錙
銖而法令不能制窟寺操劫奏守令之權禍及
縉紳而臺使不能制其究使君子重足而立小
人攘臂而起而
上不知也諸如此類公有概于中久矣有如班
賀之暇
上虛左當宁問東南民力若何吾知公必以前所云
者上徹
宸聰此豈非長

皇仁而培國脈時哉昔汲長孺視火河內比還報斤
斤以河南水旱爲言武帝重賢之民藉以生者
萬餘家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余於公之行
也蓋跂足而望焉馬

保安稽守考滿序

保安古涿鹿地苦邊患往往徙民入居庸置戍
守

文皇帝時始置州復徙曩時入居庸者實之而戍卒
亦雜處其間有事則徵發旁午無事則耕芻縮
酌而穀亦歲踴貴艱食號稱疲衝守是者往往
以不稱斥即幸不斥則僅滿一考而他之矣獨
今稽侯守是州未暮而政成賢聲滿都下甫一
考遂進秩郡貳再考祿四品今且三考矣予固

不知握銓者更進侯以秩復留侯以慰州人耶
抑遺侯以大將陟侯以風來者也而州之人則
固願侯之留而不願侯之陟矣夫留侯則疑於
苦侯而州人則樂陟侯則疑於樂侯而州人則
苦其劑量以成之者銓職也予不得而預然以
一有司滿三考歷九載使銓衡擬議於留陟而
不得以常資定舉黜首甲士惟恐其一入而不
來此則於所繫者抑何其重而欲舉以代之者
抑何其難誠若是將恐舉天下之州而欲得是
人焉吾未見其多也沈子某者爲青霞先生從
子今在保安爲諸生數爲余道侯政且曰於蠻
校更勤於巳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也徵予言
爲贈

奉贈鄭湘溪先生請假南還序

隆慶戊辰湘溪先生被

命分校禮闈士之出門下者三十人此三十人者日

相與聚先生左右聆先生之教不勘也而二三

年間前後外補若以事告者二十餘人在者甫

七人異哉師弟子之相遇亦不可常若此先生

自公退常致七人於座側與之語非慷慨激昂

上下古人則憂深思遠商確時事此七人者以

爲先生繫官於朝可幸終教而先生忽以省墓

請於是七人者匍匐往問之先生得無庶幾留
乎先生曰吾服官久豈一日忘先人塋墓哉顧
吾所爲不即去者以鄉爲諫官朝夕耳目
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義不敢念其私
乃今爲太僕太僕一事之任也政簡而職易稱
儻天固假我以桑梓之緣乎吾不能以二三子
留矣竟請於
上許之於是七人者謀所以贈先生之行而以賡爲
先生鄉人推而使之言賡乃拜手言曰士君子

立朝所恃以行其志者諫官與公卿爾朝思之
不待暮而言之懇懇焉極辯而無所諱者諫官
之事也朝思之不得暮而行之汲汲焉舉而措
之事業者公卿之事也始而言終而行兼諫官
公卿之事而任之此豈非志士之所甚快者哉
然而古今難之矣始先生在諫垣
上初御極念雲雷之際經綸伊始諸所敷奏無不鑒
鑒中肯綮若畦分畛列燭照而數計也其大者
如嚴貪墨之罰明黜陟之公酌任官之宜定甄

別之等首以吏治爲急何其審乎已乃圖安攘
之計不可緩是以有恤民瘼議邊儲贊牧政之
疏憂履霜之漸不可長是以有謹天變杜恣横
省狂直之疏其他章章建白不爲錙銖計惜以
避怨搆而于
主德幾微之間國家盛衰之際尤計之周而慮之遠
可不謂極辯之臣哉然此諫官事耳究平生所
學與天下所以屬望先生之意蓋不止此必將
措諸事業策大功於天下也如將策大功於天

下宜莫如公卿而今則太僕矣爲公卿以行諫
官之言自太僕始則今日之不宜去猶諫官也
而先生何擇焉夫先生今以省墓往霜露怵惕
人子同情小子夫何敢喙語云歲不我待惟先
生計時遄出以竟所學以副天下所以屬望之
意則天下之慶而匪止吾黨小子之私也於是
先生憮然若有當焉雖然願先生無忘今日之
言迺識之以爲贈

送少傅松翁陳老先生致政還蜀序

少傅松翁今年以疾乞休

上溫諭留之若曰予一人方夙夜執兢孜孜治理惟

老成人是賴其勿辭以弼予之不逮疏再上復

再留如是者三而請益力

上乃遣中使降問二三閣臣以覩其庶幾無去蓋重

翁之去如此既而不得已且允之則賜勑加秩

優禮隆眷所以慰藉錫賚之甚厚此豈姑以隆

體貌塞故實而已哉蓋公以忠懇之心淵源之

學事

上於龍潛時積誠進講以培
冲德者九歷寒暑及
上甫御大寶洊擢元寮翁憂時慮漸益盡其心以行
其所學章章建白悉可底績雖至將去之日而
納誨輔德之念猶侃侃不忘也然則
朝廷豈忘翁哉君臣之際宜其盛矣當翁之得請
卿士大夫以至百執事其悵翁之去而莫能留
者與歆翁之去而以爲翁榮者爭走文章鉅公

家求言贈翁或爲歌詩以張其事累數十卷去
之日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轂擊人肩摩何
若是盛也豈以翁之進退爲
朝廷輕重也邪余以爲大臣一身進以樹匡濟之
勛則爲社稷重退以崇廉靖之節則爲士風重
無非關於世道者非可以去就論也翁服官三
十年豐功盛烈可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未易
殫述其爲社稷重無庸言矣頃者蒙
上曲遂其高一旦釋負去使天下縉紳之士皆曰人

臣之義道行而身退其不難於脫名屣也若是則益自重其道

聖明在上又將曰大臣以道進退其不可縻以祿也若是則益重道上之人重道則信之深而志可行下之人自重其道則進之難而動不苟將見君臣之志益合而治益光矣斯其關於朝風豈淺鮮哉昔周盛時周召翊贊之力既久而告老明農之志遂汲汲焉天下不以二公爲忘世而周室士槩之重與其君臣合德之美則二公之去與有力焉以翁今日較之其事豈異也雖然二公不忍終去王室夾乂之勞老且益懋則翁今日之去豈遽可酬癖林泉爾耶

上嘗諭翁愼自愛護以需召用意蓋有在矣余不能

挾

上命以止翁之去則願推

上所以望翁之意以冀翁之必來固余協恭之心也

亦卿大夫與天下士民之心也

羅父母送別圖序

澄溪羅公自會稽入爲司馬郎也不佞暨諸縉紳嘗布一言爲贈矣年友錢君正峯謂吾黨六年于公所銜戴于怙恃之澤尤渥今日之戀戀于公可一言而盡哉復相與稱詩以詠且貌公若吾黨之尤繾綣公者若而人維是二三弟子或廁顏其間兼綴姓名以進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竊附于輿人之頌焉臨岐供諸祖帳則又授簡不佞文其端不佞不

遺于文卽圖所以頌公業爲諸縉紳大夫言之矣寧有所加無已則申諗之曰吾黨貌羅公與吾黨自爲貌似矣抑知別意之不盡于是乎夫羅公之爲會稽披心腹見情愫毋論開誠展渥於吾黨有加卽簡注二三弟子胞胞娓娓不啻家人父子之愛是羅公所以神乎於吾黨者不在貌也吾黨與諸弟子日游於羅公之天要以道義浹以精神進無佞舌退無後言其夐絕於笑貌聲音之外者亦不在貌也藉令羅公入而郎署進而公卿顏色日以遠乎儻所謂隔千里猶比肩焉何假於貌由斯以談卽儼然而駐征驂聵然而賦河梁相與效處與之義者亦贅語也猶之乎圖畫也而惡用是纚纚者爲雖然古之寄思于無已者長言之不足則詠歌之謦欬之不足則羹墻之以吾黨之戀戀于公知公之必不能悤然于吾黨持是以往俾公他日卽遠跡尺五試一展閱而猶躊躇飛越於會稽山水之間若與吾黨相盤桓也者則斯圖也斯詠也

其亦不可以已也夫

贈大宗伯陳老先生致政序

今執工人而問之蒼必曰黝然問之素必曰皤然藉令以素爲蒼友情易詆無論離朱即有目者群駭之矣夫世之蒼素何多變也曩者權臣獨亶顧指如風同者加諸膝異者隊諸淵茲一變也迨權臣褫魄衡聽顯幽脩正者庸比周者黜茲又一變也至於羅織靡遺機穽潛設借朋黨之號以傾當世之名賢而莫能排解茲又一變也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余蓋三讀而悲

之矣自余荷橐從大宗伯陳先生後知先生深
始先生事
上於東朝疏瀹
聖聰多所開發迨
上御極先生以舊學論思
旃廈之間助
上緝熙先後十餘載蓋古稱啓沃之臣莫親於先生
上既躬萬機屬先生以禮樂之任先生日討
昭代之典章文物而輕重布之蓋古稱寅清之臣

亦莫親於先生衆且謂先生相有日矣乃先生
正色而立屹然如山虛中無著泊然如泛重溟
鏡止水一芥不爲膠焉當權貴人用事時即積
薪守株而先生自若權貴人既敗猶獨行一意
即盈庭聚訟而先生孫膚讓美知德者希笑道
以爲不可及而先生孫膚讓美知德者希笑道
者至矣夫海若之廣不滿於埳蛙鵬飛之高不
諧於斥鷃茲何足軒輊哉第先生故違意於權
貴人而詆先生者謬以批根之談中之借令降

典伯夷比於共工則何以爲伯夷乎如天下之
耳目何也賴
上明聖特鑒先生忠謹溫言眷留而先生之志已毅
不可回矣易稱鴻漸不儀于磐而儀于逵縱令
先生優游泉石曠然不滓俾村落之叟望若祥
麟逢掖之士仰若列星先生何所不可也顧大
臣去國與群臣殊群臣偶值齟齬一蹶不復思
振丘樊林莽惟所命之大臣身卽在外乃心王
室共忻胥感安能堅臥而已哉

國家用人如用木然當其室屋完安卽桑土苴茶
綢繆而有餘乃徂徠新甫于雲蔽日之榦則必
待棟明堂楨清廟而後有求泉壑之中蓋置之
有以用之也先生用禮樂輔
上中和之治亦既舞干羽歌雍勺此固明堂清廟燕
閒無事之一時也誠不足重煩先生急而後有
求於先生耳蓋昔姬公佐成王興禮樂制作甫
定而流言倡山東之衮所由去周京也然未幾
而金縢啓赤烏歸卒終篇斐之業後世稱大忠

馬以先生之忠謹簡孚
聖衷有不待金縢而信者旦夕且迎先生以歸先生
能遂忘情於明堂清廟之急乎書以竢之

賀吳環洲總督宣大序

吾浙先達之士乘時翊世銘太常而勒彝鼎者
青田金華尚矣其後百餘年而有文成王先生
則吾郡稱重焉先生戡濠藩勦滇粤諸蠻酋膚
功鴻略分瑞析圭與青田金華比轍人謂先生
以彼其略假令得鎖鑰北鄙何憂于北虜以爲
先生未竟其籌蓋又四十年而有公是豈不爲
吾邑重哉公負才倜儻即在司馬署時坐箴邊
務究練韜猷

廟堂卽以文成推轂之不數年遂
命柄鉞宣府受
穆宗特簡云當是時俺酋款塞互市卽頫首稱貢然
縱壙之獸一時招撫之觸藩之性時或跳逞智
臣筴士懷厝火之慮遑遑焉公布宣
主上威德畫詰戎伍克矢盟信稽衡市易毅然以身
當之時或羅諸夷戲下款款爲家人語令虜銜
澤惕赫帖然無他腸間有群醜竊寇公不俟勒
兵移一檄詰酋長輒悔罪明罰獲魁獻馘恐後

蓋威信行于蠻貊如此而又以暇日督屯募農
開疆拓地鍛甲厲刃增墉浚濠爲
國家慮萬年不啻若經其家然纍年以來矢羽靡
警邊士緩帶
入理戎政
天子無北顧憂公之力也往歲
天子嘉其勛特進公右司馬秩頃會宣大總督方公
天子以是任無踰公者又特命公代焉
國家之威不在雄雉之絡峙不在銳卒之鱗奮而

在公一身也嘻吁於爍哉公由此厥勛益懋厥
簡益隆握樞密膺帶礪與先達三君子方休競
駕可信也燕代之豪輒哂吾東南之士多能持
文墨論議居常稱大雅至一旦投之折衝輒大
遽信其得上策也今且得公一洗此言矣則公
又豈直爲吾邑重哉梓里之冠笏喜而擬所賀
公以不佞弄雒而屬之詞不佞廁史局分紀兵

曹事最久聞公之鴻猷習矣其詳具石室中茲
不著著公之光于鄉邦者如此公無沮此雒而
哂焉

賀大中丞賈春宇巡撫大同序

今天下之譚制虜者則無出於撫矣不佞蓋觀於今昔之形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鎮之形而知大同之尤難也昔者虜未款關議主於備備譬之猶搏虎焉來則撲之已矣乃今主於撫撫譬之猶養虎焉時其飽餒達其欲惡惴惴然蚤夜圖之猶懼有啀人之患而所爲樸之之具百不可缺一焉是今日之撫又以兼昔日之備也而大同六百里地險與虜共視他鎮最衝所當

虜視他虜最桀驁其與虜市又爲始事之地觀
望關焉盈之恐不繼縮之恐不馳張之恐啓釁
而召尤弛之恐示瑕而見隙一不當則亾論大
同卽他鎭且效之事去矣故曰觀於今昔之形
而知撫之難也觀於諸鎭之形而知大同之尤
難也嗟乎非忠貞才筭之士熟量彼已執情定
術力足扼敵險足樹障低昂予奪足制其死命
其孰當斯任乎以余觀於今中丞賈公眞其人
矣始公之治兵陽和也人謂虜方受約束可談
笑制之而公日斤斤常如對壘卽稽衡市易無
巨細必身臨之一出公脅肋虜無弗讋服去者
市巳人又謂公且從容賓客與士卒橐弓矢爲
鐃歌鼓吹而公愈恤凋殘精蒐練設儲峙繕堡垣
若恐變在眉睫有弗及爲者蓋又日斤斤如也
以是內治益固虜益銜澤惕威非貢市不敢踐
陽和境一武大同人惟恐公不爲中丞矣頃會
天子特擢公代之
中丞缺

國家安危視邊鄙諸邊鄙視大同
天子置公大同不令一日去其地其所寄於公者獨
大同也與哉是拜也諸酋稔其恩威將校熟其
約束邊氓屬夷戴其惠施政不必改布而澤益
宏筴不必改畫而勛益茂即今日之撫可世世
無患也何憂乎堕人何難乎大同哉余不習公
習公陽和事則心嚮之而門人余生應泰者天
城士也又爲余言公每戎暇輒進諸生講津津
不休余益知公有大造於邊人不第以戎事也
故因余生之徵詞而併及之且以慶此方之士
始終薰鑄於公云

中丞常公督撫兩浙奏疏序

往余守史局嘗纂輯諸司章奏備他日紀載而

今中丞常公爲給諫前後封事亦慮數十上具

公掖垣奏疏中余膾炙之久矣是編則公督撫

兩浙所上諸疏余從山中讀之而歎公之惠我

浙人者閎也在乙酉公銜

命典浙試事事竣則與當仕諸大夫及鄉薦紳考覽

形勝諮求故實問風俗所繇淳漓利病所宜興

革罔不了了燭照既旋則極陳浙中公私匱竭

宜亟停杼柚召還督造內臣以杼民力疏再上
語絕劉切其留心浙事如此越庚寅持中丞節
督撫兩浙浙人聞公來舉手交賀於道其君子
曰是昔主文衡稱得士者教化其典乎其小人
曰是昔爭於朝爲吾民乞命停織造者民其祗
席乎公至則出其曩所了了燭照者次第行之
兩暮之間疏凡七十有八若旌賢良若糾不職
若議調補飭吏治也若稽積穀若清稅課重儲
蓄也變異則報水旱盜賊則報堤防之潰築則
報捍民患也料價請留漕糧請留贖鍰請留哀
民窮也至如防海有議處兵食有議選將募卒
有議所以詰武備者正詳悉已而又不勝款款
之忠以杼
當宁之急西征則西助東征則東助天下倚浙兵若
解倒懸抑何壯也公爲政大都以樽節愛養捌
一方之瘏殘而以張弛揮霍振積習之玩惕閱
斯編也可得其梗槩矣蓋余抱痾久日檢方書
而得醫說焉醫之療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

攻與補不兩用也乃浙之形則異是災疹之後
閭閻困極則急本海夷猖獗患在門庭則急標
將括脂膏以供軍輸乎見謂傷民將先撫字而
後備禦乎見謂玩寇譬之人身元氣已潰而外
侵不休攻補之劑雜施而並用此效之所以難
覩而扁公之所爲望之而欲卻也公日夜焦勞
業有成緒而一旦釋負去毋乃臨疾而易醫與
然余聞古有醫案後之人按而治之或損或益
什不失一二公是編亦醫家之案也繼公者得

是而損益之浙人其瘳乎此公所以哀而刺之
之意也余故曰公之惠我浙人者閎也

送沈太史　冊封　衡藩岸

歲孟夏

天子申帶礪同姓其開國置屬赫然稱大藩者必列

侯一人偕禁近侍臣一人往封之今年

衡世子當襲封爲王沈太史幼眞乃有衡藩之使

墾節一頒四牡遙駕矣某等觴於碣石之南而祖

之觴已歌而送之曰朱旂陽陽兮和鸞鏘鏘涿

鹿之野兮臨淄之疆

帝有嘉命兮載馳載將乃戾天潢兮乃披瑤章

王虎拜兮執珪執璋虔于大賓兮侑之以霓裳曰
侍臣兮徘徊文昌洵多才兮曾賦長楊將授簡
兮以諧以康爾音金玉兮爾盾琳琅窺蛟龍兮
集鳳凰震齊右兮表東方歌已太史君起謝曰
不佞無似備在文學之員顧此行
上所使播揚展親德意非令宣詞振藻豔侈東藩之
耳目爲也僕思惡敢與鄒枚司馬較短長哉竊
觀夫同姓諸王之能世其土地宜莫如
本朝間以淮南七國之謀自廢者亦僅僅一二見

耳
今天子仁孝遡源睦宗有篤無替蓋眞能親親者也
然要在
藩王守其恭儉作我屏翰以自效國家斯無負剖
符分茅而世世尊寵之典焉茲始封也俾
嗣王秉忠持謙惇信崇度則自今日始不佞則願
上眷惠本支之意以爲
王勸而舉漢世賢王若東平河間楚元沛獻者爲
王勉之則庶幾哉以不辱

帝命于萬一藉令以文辭動
王卽使其好文自許也賢王信好文彼詩書所載
梁孝王淮南王安者抑何彬彬哉不佞所以使
東藩者有如此矣諸君曰善更爲歌而頌之歌
曰持絳節兮舜金莖勇明德兮詠維城王改容
兮耳傾樂爲善兮是營洋洋東海兮不殞厥聲
用錫蕃庶兮以共神京君子昌言兮固于黃河
泰山之盟歌已太史君悚然曰使職也不稱之
是懼而安在乎自以爲賢又因以爲功乎不佞

孜孜在心斬於不負諸君子非諸君子亦何知
不佞于時鷺鼓在懸旌旗在握驪駒在綏鹿軒
在御太史君揖諸君且登車矣諸君子視之見
其色翩然者已而惘然如不寧已而洒然若有
以自慰者乃謂不穀其素與沈君莫逆也亦知
其何以故不穀應之曰夫沈君端詳肅亮之士
其於奉公靡敢毫髮言私也然自讀中祕時蓋
夙夜有懷其尊大人與母夫人也者今獨侍其
母夫人思慕有甚矣吾意其翩然也始有夫之

果梁父之思乎此生平所願一壯其覽者安得
乘傳而游之若茲便也已又思其母夫人明年
春秋六十矣願以綵衣進一卮爲壽如王程孔
嚴何與其勤於靡盬而不遑將母與其罹於膝
下而不忘行役是以惘然未寧矣則復以爲
天子方孝養
兩宮寔朝夕侍問也茲奉使如藩夫亦以敦睦之典
行豈其錫類也而不以推於爲人子而壽其親
者而吾以便道稱觴母夫人前斯萬萬獲寬矣

則何以不洒然自慰而繼之以喜也太史君曰
信有之安得一言而祝之而持爲母氏稱之於
是不穀南向再祝而歌曰遵琅琊兮涉蓬萊之
涯登石閭兮望弱水之窪朝飛仙兮乘飇車吹
鸞笙兮騰赤霞沆瀣爲漿兮瓊琪爲花將萬里
兮瞬息益海籌兮允遐子畫錦兮斑斕母華勝
兮渥丹芬蘭桂兮立琅玕嬉以舞兮珊珊飧紫
芝兮吸露盤千萬禩兮長有斯歡歌成太史君
再拜而謝遂執綏導旌而行

賀郡司理鶴田夏公考績序

今天子坐法宮四方萬里耳目有所不逮則寄之二
三臺使使分理之臺使總轄一方遠者千餘里
近亦不啻數百里耳目容亦有所不逮則又擇
夫郡理之賢者寄之故郡理雖專職刑名而一
切簿書無所不綜雖佐一郡而旁郡邑無所不
歷雖官不過下大夫而上自監司下及僚屬精
神無所不貫郡理賢則臺使之職舉而一方理
矣其所關顧不重與雖然爲郡理有四難焉釋

鉛槧而領案牘姦吏猾胥持牒詣前口不言而
目睨之一語不中款彼且得鼓舌而售其欺矣
故燭姦難朝奔夕趨行不得停轂居不得煖席
而民情土俗之宜閭閻蔀屋之隱咸欲周知而
曲應故通方難議有盈庭而未決獄有衆訊而
未服者即剔腸見謂獨得而異已者輒群
起而忌之故任事難是非臧否未必盡由其口
脇而一蒙指摘轉相猜疑故任怨難嗟乎士當
斯世非夫識與才合才與誠合曷克稱厥職而
永終譽哉以余觀吾郡司理夏公殆其人焉公
之理吾郡也甫釋蹻耳至則坐堂皇召諸吏而
誡之曰吾所守三尺法耳若等慎毋以故智嘗
我令乃公試行三尺也諸吏廩廩股慄不敢前
其聽斷不待悉兩造而剖決若流各協于法若
素所閑習也每承上委歷旁郡邑殆偏然不能
以旬日留而一去方利弊罔不了了又若素所涉
歷也有大計大獄當事者必以屬公公悉心籌
之朝上牒夕報可而人不忌人有善亟揚之有

一不善曲爲掩覆且偲偲焉提覺之上雖有所
風聞而人不疑蓋公以觀火列眉之見燭隱微
以運斤成風弄丸轉圜之才應繁劇而又開誠
布公出肺肝置人腹故人之所難公獨易之聲
稱籍甚歷三年如一日有以也今年十月公既
報政臺使者上其績稱上上驛召有日矣所屬
八邑之長以不佞於公有一日之雅徵辭爲贈
諸君爭言公所以庇其屬邑甚詳而山陰耿君
又進而言曰予至也晚公實攝邑事諸所興革
爲邑人計永遠者無遺筴矣而且津津焉爲予
分明之予得受成事焉不佞乃盱衡而喜曰有
是哉公之福吾民無窮也夫公承臺使耳目之
寄所締福于他郡邑者固自有在乃於八邑最
渥而尤渥於吾山陰則以攝故不佞即不文猶
將爲邑人頌之而況重以諸君子之請乎於是
乎書

送霞城吳公榮陟觀察使領水利屯鹽事序

古者卿大夫往往得仕於其國若漢會稽朱買臣皆釋承明之廬出爲其郡守豈不以五方異氣九州殊尚借才異地曾不若生於鄉者之情易諳而化易行乎我

國家分土建職易地而治涖民之官無鄉仕者而吾越於吳公若有夙契焉公之尊君某公教授回浦時寔篤生公少選攜公宰劍邑凡若干年跡其生斯長斯雖謂公浙產可也及公成進士

筮仕越理陟銓部已迺以憲副巡於越回浦已迺以大參守二郡如故而益治甫東先後仕轍蓋又十年所云是以越之山川谿谷謠俗郵傳錢穀簿書山阪海壖艱難之狀窮巷下里銖兩之姦靡弗知之急者刃剸緩者繩解黠者雷轟良者日煦不煩擬議不勞脣吻猶郢之於斲昭文之於琴運斤成風觸絃成調習熟故耳公雖精於勾稽務大體酌人情不以苛察爲名東夷匪茹公議兵議餉擁護其民置之衽席而民不

知有徵調開礦之使衙命入疆勢且張甚公事爲之防貼然就吾約束而民不知有開採他如建常平舉鄉約修陂塘興學校皆世所迂而弁髦視者公力行之儲積如坻化行若流黠懻而縮良恃而舒阡陌熙熙膠庠彬彬雖公之才譬有餘乎夫亦久而習之之效也將所謂情易諳而化易行者非耶最績既聞詔以公爲按察使領水利屯鹽事越之人猶辱在宇下而父老子弟呱呱擁轅前若不忍一日離

公者況吾縉紳數聆謦欬沐膏吻澤最深將何
如爲情哉相與謀祖郊外屬言於余余惟遇有
聚散材有偏全散者不得以聚淹全者不得以
偏局以公之明而矚於遠誠而格於幽卽朔南
漠北重象胥而通者咸無脛而馳不孚而應奚
必耳提手栿若吾越而後爲快哉夫周之方伯
入爲三公漢治行最者入爲九卿今而後將跋
足望公德化漫濤衍溢吾越波及鳥而胡以聚
散沾沾爲也群公讌余言遂書以爲別

送郡大夫石公遷山東憲副領兩淮都運序

楚陽石公之守吾越也甚年所耳越人戴之不
虞其遽遷也卽以最遷格當副外臺司風紀不
虞其領都運也由郡守遷憲副而領都運自公
始則實用省臣疏云省臣之言曰今邊費日益
十倍
國初司農計無所之至厪
宵旰則未講於鹺筴之弊也鹺筴之弊由轉運者不
得人率以庸衆處之號曰劣轉彼其趦趄岐路

前無脩途而責以克已奉公難矣自今請擇二
千石清操彊幹治行第一者使領兩淮都運而
加之憲副以隆其體賜之專勅以重其權懸之
不次之陟以旌其勤而後人可用財可理也因
列天下名士數輩公實爲舉首
上是之遂有是命蓋其重哉越人聞公且去吞噬之
聲載道公亦仰屋太息意慘慘不樂余問之曰
公重去吾越耶公曰夫仕寄也卽越人不鄙夷
我我且以爲籧廬能長守此乎薄轉運耶曰錢
穀簿書誰非臣職
廟堂業已重之吾又何擇焉然則奚爲不樂曰士
非任事之難而濟事難非潔已之難而潔人難
淮陽天下利藪也人趨之若水之就下而不可
遏其宿姦老蠹千蹊萬徑若根之盤據而不可
解故以一人之耳目當千萬人之掩塞數不勝
也以一人之硜硜禁千萬人之逐逐數不勝也
而況乎上之人駛其體之驟易下之人駛其法
之驟行前有伏機後有强弩而我且以身爲的

若之何其能濟之固不若自爲計耳余曰信如
公言天下事將遂袖手聽其自壞而不可反與
抑待其人而爲之與如將待其人而爲之則當
今之世舍公其誰而奈何其疑且懼也且公嘗
兩守劇郡矣吳之財賦其繁鉅孰與兩淮姦利
之叢集孰與兩淮人情之譸譸詭詭孰與兩淮
即吾越數十年來亦號難治而公於兩郡不清
積蠹乎不摘隱伏乎不抗上官申三尺乎不鋤
強梗扶貧弱乎蓋亦矢心天日自堅於毀譽之

外矣而吳之人卒不能以私智滅天下公論其
在吾越則人人懷之絕無以不肖之心應者何
則至堅不磷至潔不緇公所以信于天下者素
也夫兵有先聲政亦宜然范滂登車攬轡而贓
吏望風解去韓愈爲京兆六軍相語曰是尚欲
焚佛骨何可犯也公吳越之政天下莫不聞先
聲所至淮之人必廩廩相誡毋撓乃公而公移
其所以威兩郡者以威姦蠹移其所以惠兩郡
者以惠竈商使廢者舉鏄者塞滯者通困者蘇

譬之登高而招望風而呼靡弗應矣何法之不
行哉夫鹽法行則邊費足邊費足則民不加賦
而海內亦足此一行也安攘之業基焉獨奈何
讓弗居也公聞余言幡然若有當焉起而謝曰
子命我矣公將行其僚友諸大夫請余言贈公
余方臥病謝筆札乃敘其所以與公問答者如
此而不脩一詞焉若其廉如劉司徒明如包待
制麗法而無深文如朱桐鄉實未可以一二指
數也尚當與越人士勒之貞珉用詔來者

送霞城吳公遷觀察使移治金衢序

莆陽吳公之涖吾浙也由憲副而大參巡守之
地皆不出越境七年於茲矣遡其簪仕越理之
日則相將十年蓋天以公畀越非人力也公故
瑞雅敏達又以輕車馳熟道指顧呼吸法行如
流於時傾者平寃者白操者斧梦者理蒙者啓
姦者革白首頌德青衿佩訓行伍無譁阡陌晏
如黙黙焉交相哺煦若家人父子然至歡適矣
至是遷觀察使移治金衢越父老子弟復欲借

寇而不可得則群詣余言曰吾儕私公之日久
呢呢春臺之下自謂永戴之忘其當遷也卽千
巖萬壑亦熟公色澤而與之狎一旦遷去湖山
黯然若呈別態夫觀察使本以領外臺糾庶職
而提衡一方者也旣已嘉公之賢胡不令坐制
全浙而猶局之一道乎奪諸此以與諸彼則不
便越隆其秩而靳其任則不便公蚩蚩民萌不
能無觖觖也余撫然良久曰若烏知
當宁官人之意也乎善官人者順人之情而亦不狥

其情同人之才而亦不盡其才故霖雨之澤千
壤需焉不能使鄰境之不被公之也騏驥能千
里未嘗日千里而馳也養之也公昔爲天曹矣
天子以公習越不惜侍從之臣惠我越人歷有年所
以旣順人之情矣寶婺一道誰非赤子而欲狥
之吾越以壅鄰境之澤也可謂公之乎昔周公
之多才藝豈難區區一陝顧與君奭分東西而
治已乃挈千八百國之天下而相之是知相天
下不爲大畫東西之陝而分之不爲小吳公天

下才也即提衡全浙與分治列郡奚足軒輊養其全才以待異日夫寧不可而遽欲其日馳千里也無乃盡人之才乎故曖其恩而思以顓之者嬰孺之私戀也謂局於一道而不得盡其才者甕牖之窺觀也歸休乎父老毋觫觫爲衆皆唯唯遷延而退行旌既動秋風滿江公將泝流而上矣越郡守劉公輩重公之去猶之越人也徵余言爲贈余不敏姑詮次所答父老語授之以見

當宁官人之意若夫久私公而愴於別余之情抑有甚於父老者矣

賀吳霞城大黎三載考績序

國初用久任法外僚自藩臬至守令擢者六年遷者九年始遷去當是時官習民民亦習官精神流浹如家人父子故吏治飭民生安也其後法漸廢官視其地若傳舍而民亦以過客視其官上下始隔閡不相習矣隆萬間復議久任然稍行於守令而不能行於藩臬何者藩臬資深則不得久滯缺少則不得久居其勢然也故官藩臬而獲滿考者十無四五焉於

此有移其官不移其地吏不改轄民不改治而歷年多施澤久者耆非百之一二而地方之至幸至幸者與霞城吳公簿仕爲吾越司理其後由天曹副外臺參藩政巡守之地皆不離浙而吾越屬在轂下所閱歷最深凡山川文物與夫錢穀刑名典禮甲兵之屬不按籍而畢知之若燭照而數計也吏治之臧否民俗之淳薄與夫閭閻部屋窮鄉下里之隱徼不降席而畢察之若家至而戶到也至其明政折獄案牘不留民

欣欣樂業矣猶且利爲興患爲備瘝寡孤獨者爲栟摩不啻父母之慈也談經課藝戶屨常滿士喁喁嚮風矣猶且鄉有約里有甲狥之以木鐸別其良否而旌劒之不啻師保之嚴也蓋公於事罔弗綜也於民罔弗恤也而要之肅紀法使事無叢脞移風俗使民無佻冶尤其大者行之既久事治而民安之公且從容委蛇玄覽湖山之上時或往山人之廬揮麈濡毫灑如也雖公才誥游刃有餘地乎夫亦久而習之與月更

而歲易者功相萬耳今有並驅於羊腸者其一
人若履康莊先至而不疲其一人且問且行不
寧後至而有中蹶之患則習與不習之效也公
所謂駕輕車馳熟道者宜其辦哉於是公考大
桑三年滿矣郡大夫劉君率其僚屬稱賀而徵
文于余余惟屏翰之臣宣猷一方猶星之分野
然天所屬也天既以福星屬浙安知公不開府
東南而徐及于寓內乎審爾則吾越之衣被公
尚無既也故嘗謂此法可通行天下以佐久任
之不及是在主爵者變而通之公故天曹郎也
必有概于中矣遂著其說以俟公他日持衡而
采焉

賀郡守鶴峯劉公考績序

夫士豈不貴品哉古之仕者愛其身甚於愛官愛其民甚於愛名故寧濡遲毋寧失身以速化寧鎭靜毋寧拂民以干譽其品定也萬曆初執政者進同已退異已先皎厲後平淡諸薦人于朝者曰某也質直某也寧靜輒目之爲無所能人而註下考於是新進喜事之人爭以苛察相高握銓者亦復采名不采實而悃愊無華之士多陸沉矣當是時吾同年鶴峯劉公獨任其恬

泊冲夷之操無所依回持方柄以投當世宜不
入矣而又於言語文字之間稍關時政執政者
益嗾之官遂落落不起比執政者去公又聡自
訟人鮮知者以故復落落如故蓋釋蹻三十年
而尚以一麾守吾越也藉令公徼自轉圜當不
淹抑如是斯不亦愛其身甚於愛官也乎公之
治吾越也其於民悶悶爾不市恩私至於禦灾
備患痌瘝切身不啻慈父之保嬰也其於事循
循爾不亟改作至於批卻導窾游刃有餘不啻
庖刀之善藏也其於士大夫恂恂爾無甚高論
然奉法循理堅於金石而人不可干以私也其
於左右僕隷穆穆爾不大聲色然引繩批根威
於鈇鉞而人不敢姦於軌也猶且澣衣糲食飲
水而治之不言介絕饋遺省讌集終歲不聞絲
竹不飭廚傳而不言簡或勸公稍從俗可以延
譽公曰民力瘠吾不能益之使腴毋務所以蝕
之民力奢吾不能塞之使儉毋務所以濬之且
性各有適西子雖善顰里嫫不易貌而效之矣

斯不亦愛其民甚於愛名也乎雖然大鵬之翼
息以六月而後飛洪鍾之聲衝以梁麗而不應
其息彌久其飛彌高其應彌遲其聲彌遠然則
公之久息也乃其所以摶舉而南也公之遲應
也乃其所以聲施無窮也惟其不取是以不去
官與名雖欲推而遠之得乎哉於是公考三載
滿矣臺使者奏其績上上遷有日矣八邑令長
耿君羅君輩造余請曰某等屬在公宇下惴惴
焉懼無以仰佐下風然幸有所稟承以無速于
官謗公之惠也願徵一言以爲公賀余讀越乘
劉寵守會稽其人廉約省素其政簡除煩苛禁
察非法郡中大治至於今蒸嘗之寵蓋東魯人
公豈其裔耶何其似也史之稱循吏者在上郡
曰二馮在京兆曰三王爲其似也安知異日不
稱越有二劉也耶諸令君聞余言起而謝曰是
足以定公之品矣爰書以賀云

會稽羅侯三載考績序

令甲三載總天下郡國計偕士而試之南宮並舉者得稱同年皆東西南北人也而各矜矜焉執羔雉以壹稟於上裁比釋褐而試之則抱牘而往視其任使隨才器以展布而其稽祜同幅擘畫同調美同芳而瑕同垢無弗同也則是東西南北人者實同一人而出一心而又得瑋琦博大負名世望者私之以爲桑梓有而朝夕庇焉而吏事師焉又非同

年中之最奇最幸事歟往壬辰之役豫章羅侯
以進士高第起家而吾越中書王某氏廷評朱
某氏令君陳某氏寔同籍舉而兒敬循與焉此
四人者朝夕侍侯於邸矢心期譚世務先後授
職去而侯果得會稽會稽父老手加額曰天假
明府四君先我哉已而侯單車至余得修世好
謁侯於庭握手問治狀而侯以次布功令父老
子弟皆走田間報余而余與父老舉首交賀大
都侯政大體引繩墨而一意近民不得已而持
三尺鋤其梗民莫不奉德意而務祓濯邑苦輸
侯酌里道均緩急而民樂輸邑苦訟侯坐六人
於牀石下俾訟者入而呼而六人跽地直書詞
無所文致而民簡訟邑苦盜侯窮淵藪逋逃主
嚴傳之法而夜無警邑苦浮侯課士先檢押後
文藝而士惇行其他異績載賢書口碑更僕未
終逮今而三年政且成矣太宰敘而進之
主上將委以股肱耳目之寄而侯之宦業爛焉彰施
自茲始於是兒踶請曰之四人者寔幸附侯籍

而又得私之爲桑梓有今旦夕師之而侯且旦
夕行願徵辭大人以紀侯績余曰侯之藉在會
稽也而名動
帝廷執此以往迴翔盤礴何所不適吾知所以自獻
於侯者乎夫濃淡異色而齊妍崇庳易趾而同
位去其表而夷其中塞其兌而劑其徼則無之
而不同矣藉令其分門別戶以異伐同阿私怙
黨以同涸同揚異之波樹同之幟旗立而互持
而卒歸於無同則於國家何賴焉故余謂爾曹
於侯情私而義公迹妮而心溥而項私侯爲桑
梓有而是毗是附非所以事侯也不則國家三
載一舉東西南北燦若繁星交臂而失之者未
必非同籍人也而又何居焉於是兒拜手次余
言而伸儆于侯侯且旦夕歷瑣闥與
主上議和同矣其何有于余言姑書之以投主記者

贈郡守鶴峯劉公入　覲序

在漢神爵間郡國守相濟濟稱得人而黃次公爲頼川則治行稱第一云今稽次公行事大都以寬和爲名力行教化務成就而安全之不聞以赫赫著也而史不勝書後世交口誦焉則何居余謂次公之理不在頼川而在爲丞相長史時夫長史一掾屬耳而佐少府抗疏與天子諍廟樂比其及也不惜北面受書講論不輟此豈快快輩挾悁憤以懟君父者所爲指哉其天定

矣宜頮川之理罔不效也以余觀于郡侯劉公之爲紹興也而慨然想見次公之爲人方侯與余同舉禮部侯由郡理守尚書郎故事諸郎守職無害得以高等涉津要其次亦不失爲專城而侯獨以伉直不容一麾浮沉幾不振已會當事者權去諸被嗾者梦起自訟而侯獨黯不言浮沉如故蓋又十年所而得爲紹興人謂侯挾重望深資亾薄淮陽耶而侯故冲虛自持孜孜爲理蓋越故劇而近稍苦春又俗漸陵夷也侯下車申明約束正軌率物諸鷙擊颺舉事一切報罷而民自以威其大指在扶雅道禁囂漓以聽民之自趨自便蓋處官如家而中情澹如也甫暮而紹興之理遂與頮川比報政者踵載焉而侯不色喜曰是故吾在也夫何知嗟嗟假令侯而蚤以狥默自完不然乘時嘵嘵亟于宣雪何至於今屆首簿書以功能著而侯固不以彼易此宜紹興之治比績頮川也蓋次公以掾抗制書侯以郎忤執政執義不阿隨所居而盡吾

心焉其天一也脫使此兩公者心目稍有所營
將跋前疐後奉身以從之猶虞不給而何一意
職守爲余故觀于侯之爲紹興而想見次公之
爲人也會侯以
覲行僚友諸大夫劉君輩屬筆于余以備祖余謂
上方勵精綜核名實如侯治行當蒙不次擢緹油屏
泥寧獨使賴川專之而從刺史賜爵且大拜則
侯之功名且從治郡起較諸次公又不啻軼之
矣如是則紹興之民有永賴焉余日夜望之而
儻亦諸大夫協恭交矢意乎遂書之

贈博興李侯奬勸序

分百里之命職專而近民朝布德而夕被於閭
閻者惟令爲然故志士不得爲宰相則當爲令
爲其志易達而施於民者易流也雖然群一邑
之民與事無論其衆寡大小惟令之爲聽匪寬
厚則病苛匪嚴明則病玩二者交濟然後稱善
令厥惟艱哉隆慶戊辰次麓李侯初拜
命爲博興余因龍橋滕君會侯于京師聆其音聲接
其辭氣退語龍橋君曰博興之民福矣哉侯是

行也操割有餘刃矣龍橋君曰侯未見之行事
子之會侯非素也而惡知之余曰子未覩侯之
所養乎其樂易也披我以春風其爽達也暄我
以秋日卽此施于博典所謂寬厚嚴明交濟不
偏者非耶子識余言他日驗侯之政于博典也
幸一報我既而侯之涖政也甫下車咨民瘼鞭
朴不加而累逋樂輸一切弊瑞釐革殆盡至于
評訟獄發姦伏典學校和僚友未數月而士民
欣然戴焉蓋不待龍橋君之報而賢聲已籍籍

京師矣居無何巡鹽某公以卓異獎大約稱其
性資閒雅才識通明余觀而笑曰余之言驗矣
甚矣某公之知侯也夫所謂閒雅云者無乃余
所謂寬厚者耶所謂通明云者無乃余所謂嚴
明者耶侯蓋以其所養見之乎聲音詞氣之間
而措之乎政事者也甚矣某公之知侯也於是
龍橋君暨其僚友某君某君謀所以賀之而信
余能識侯於未試也走一价于京師徵言以贈
余惟侯之善政民安之謠而傳之上之人馳檄

而奬之行且飛章而薦焉固有爲侯彰盛美與
慈君仁父之號並傳不朽者矣而余何以贈哉
無已則願侯持所謂寬厚嚴明者益懋于政成
譽滿之日而令之道盡在是矣豈惟令由此列
崇階推其道施于天下恢恢乎有餘術也侯所
養既豫吾知其必有恒矣故復爲言之以俟他
日又當有信余者

芝山先生文集序

吾越多佳山水靈秀所鍾人文輩出館閣之文
亾論已卽丘壑高舉之士其所著作造蹤王謝
之徒者往往不乏蓋余讀芝山先生集益欣慕
焉先生古隱君子流不嗜聲利雅尚翰墨平生
寓目寫心所爲詩若文甚富其嗣大司馬輯其
僅存者梓於家才什一耳梓成司馬公遺書某
曰先君子弗可作矣惟是手澤所遺將並家乘
世世傳焉子盍敘諸簡端余惟龍胎之脯天下

之至美也以養生弗若菽粟連烟之繡天下之
至麗也以適體弗若布帛故知所貴乎作者非
美麗之難本乎性情而關諸理道者難矣世有
駢枝對葉雕玉鏤金結髮操觚白首無一語幾
乎道者余私怪之而論者方右美麗而左冲澹
宜乎人之趨彼而不趨此也夫夏蟲不可與語
氷先生是集其追古之作者與否吾不能知之
然皆本乎性情關諸理道讀之不問可知其非
世俗士也所謂布帛菽粟者非邪可以梓矣昔

甄常以父名不載國史移書韓愈愈爲標目其
遺行父子遂並顯若其何足以辱司馬公命而
司馬公功著竹帛所以顯揚先生而垂不朽者
又不在斯集也而況余言哉姑以復於司馬公
且以見吾越世雕龍者稱呂氏云爾

賀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壽序

今歲八月當嵩祝之前一日爲元老少師長洲申公攬揆之辰於是春秋七十矣其鄉之薦紳士大夫嘗徵言於余余嘗以不腆之辭先酳爵已居無何而二三大夫復有踵余請者則皆庚辰之歲公南宮所鑄士也諸大夫之言曰固知先生之嘗稱夫子辭也雖然而毋若先生之習我夫子蓋兩先生同朝久則習同爲主上舊學之臣則又習吳越故會稽一郡雖居里第

豈其金玉爾音則又習以阿卿君之爲先生門
下士也則又習有若數端者卽辭至再不費矣
余曰固也徵二三子言而余獨不樂亟稱公之
元功懿德抑疇昔之言未足盡公也而更有所
欲急言于公者蓋公之生當
肅皇帝之隆國家之運方龐鴻朗融而大江以南山
川靈異鬱發而爲星垂嶽降之盛迨於斟酌大
匕則又當
今上之盛隆因以其間燮和毗輔端流平衡用能使

寰宇內外救寧謐靜以庶幾登咸之業寔天所
贊也高臥東山至於今十有四年斗杓鉉席其
間通塞之數公以謂何如昔者余寔德薄無能
裨助元僚以求所爲圖迴補救之策每一念至
色爲槁而髮爲枯矣易言惕號詩言相畏此所
謂其時也嘗試譬之有大重於此數人舉之未
舉也有介於前而負大力則其弱者必號呼以
請焉今日之事余且曰將伯助予乎而又竊念
之回旋天造斡運化機自非社稷大臣如公孰

可者抑莊生有言風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也無力余之力欲竭而公之善息且十有四載
此所積綦厚矣又況天所贊也有如廣廈之上
念欲敉公功曰昔固蹔假公丘壑今茲其來無
棄爾勞安車輭輪徵而造於國公旦暮條上諸
便宜
上夙昔倚重公且次第施行之豈不一日爲唐虞公
與二三僚友皆爲稷契余且得比于夔龍之後
以免於戾哉古者養老之禮三王有乞言五帝

憲公來而
天子修辟雍之政推擇以爲更老供綏執綏見公五
十去國七十還朝顏如酡神加王也而諮所爲
延歷之術公則曰老臣無他長以至於此獨能
屏去嗜好取於物者薄宅於神者澹又時時導
引俾任督通利去鬲塞之疾日習事任無令筋
骨懈緩少益嗜食和於身也於時
上意不能毋動用公言以壽身者壽國且憲且乞兼
收而竝效斯其格心之業滋深而造福於海隅

光天也滋博且遠矣夫廟堂之臣于國非不重
也牘而言民間利病謂非目所經見以耳語耳
卽亦傳聞而頌言之未信也封疆郡邑有司百
執事言之彼目所經見卽又非國重臣未信也
公爲國元老最重臣又從遠方來經途數千所
目覩民生休戚苦樂之狀甚眞甚晰卽深言之
無毫髮可疑者安得不信一信而社稷長久之
計定矣所以望公如望歲也蓋
國家方弘錫類之孝大小臣工以省覲請無弗得
者公之伯子爲冏卿領職方事請亟歸省章數
上未報將繇象賢世美樞筦是寄實難其行乎
無亦謂公且來而侍几杖於黃樞白盛之間逸
豫無期不綦勝於三江五湖之濱哉
上殆將有意焉余則拱而竢之已

姚邑賦序

古之卿大夫遭讒蒙訴淪落不偶者每每托諸寤言縱情柔翰以抒其抑鬱無聊之氣顧其辭多孤憤汗漫不經靡當於型世範俗之義識者無取焉余同年友雲龍蔣公蚤承家學擢進士高第由春曹出參大藩旋以伉直不阿齟於時投劾而歸遂大肆力于藝林搜羅百氏窮深極幽而粹然一出于正既取邑乘讀之詡其弗備迺倣宋龜齡氏三賦會稽故事比次其辭題曰

姚邑賦賦成索序於余曰昔太冲賦三都見者
相訾托皇甫謐之序而後訾者服子其爲吾皇
甫乎余三服之斂衽歎曰若公者其言誠型世
範俗而不詭於古之作者矣今夫姚之山川風
物與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譬若金谷之園遠
自拘弭大軫神錦火雀亾不畢至即天子傾左
藏不得比此其鉅麗業已奪觀者目而慴其魄
矣而爲主人者日操其籍以誇示人此吾室中
藏爾曹何有也則一窶人子竊笑之公之是賦
豈其操籍以誇示人者耶則姚邑何賴焉公以
古名世之興必毓靈山川而藉其所有其蔵蓁
豐碩亦每更相助發故蹇修之士恒懼其身爲
山靈羞而食其土之毛有愧心也則樹立因之
矣姚之山川風物文章圭組之甲天下也洵足
爲姚重耶夫今之屈指姚者有不首忠烈文成
兩公者耶兩公生于姚而貫宇宙師百世姚所
以重也假令兩公者僅僅以文章圭組相雄長
則姚失其藉多矣故士生於姚而重姚患不爲

兩公爲兩公譬諸金谷珊瑚樹高十尺則五六
尺者舉之矣故公之臚列人物大都重根本而
時寓意于取裁其要歸于型世範俗而已此姚
賦所爲作也雖然余讀太冲十詠而知其托指
高遠雖憂時感時微見於言而其遭運偃仄遂
絕意仕進遠附綺黃以見志其人可知已文成
而紙價貴果托皇甫以重乎公生清夷之世適
進適退無芥于中滌其靈襟而盡釋其抑鬱無
聊之氣則公之著述當更有進于太冲者在公
能重姚而托余序以重公賦余果能重公也與
哉是爲序

瀛海長春圖序

大中丞劉公之撫吾浙也會浙方多事公鰓鰓焉計所以安浙人者無遺策也浙人安矣察其色猶鬱鬱不懌若有所思而不獲者則以太翁與其太夫人春秋高而及伯氏少宰公繫官中外無所乞其社稷之身故也於是藩臬諸大夫謀曰浙人所恃以安其生者視公而公所恃以安其身與心者視兩尊人兩尊人安則公安而浙之人舉安此其關於命脈獨公一家也與哉

乃推浙人所以祝願於公者以申祝於兩尊人
而繪爲一圖以獻命之曰瀛海長春諸大夫各
有題辭矣而岳伯鍾相曾大夫復走使於越屬不佞
敘諸簡端不佞與少宰公同官史局又同執經
侍
上於講幃相善也及在巖穴而申丞公又時灑膏澤
所以存藉之甚厚卽不文寧得無祝哉不佞蓋
觀於海而太息諸大夫之善祝也請遂言海史
稱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其用則吐霞出

日興雲降雨浸灌乎八紘九野之間以潤萬物
而成萬寶何其大也乃淮南子謂海不讓水積
以成其大豈非以百川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
之而無增無減焉是海之所以爲大乎嗟嗟物
未有不積而能大者然則翁夫人之積也宏矣
大不亦宜乎翁起家進士官僉外臺而止位不
稱其德用不殫其才而以其胸中包萬象而吞
八極者積之渾沌涓滴之中以貽兩公而太夫
人又以內德襄之兩公者承其流而衍其派竝

以經術世務入輔台德出宣王猷蓋章章如是
矣行且操大匕斟酌元化使八紘九野無所不
被與瀛海同其潤焉誰非兩尊人之積哉夫積
故大大故久瀛海所以長爲百谷王者此也然
則兩尊人之壽庸可以歲數計耶蓋嘗考覽古
昔龐德公高隱鹿門夫婦齊壽而子孫無所表
見溫彥弘與其弟彥博竝升搴近唐史榮之而
不本其家世惟萬石君歸老於家白首無恙又
親見其子建慶更進用事庶幾完祉哉然太史
公第稱其醇謹無能有所匡言功烈亦少絀矣
乃今翁夫人媲德齊年如鹿門兩公同時柄用
如彥弘兄弟而推其家學以弘匡主庇民之猷
者視石氏不啻過之豈非寓內之絕盛而往牒
之所希覩者哉雖然諸大夫歌天保以爲壽具
在圖說是矣至稱引梁公望雲事不佞竊有說
焉當唐祚中厄之秋梁公身任安危終不以太
行瞻望之私易其反周爲唐之志忠之盡亦孝
之至也今時事孔亟老成如晨星而兩公陳情

之疏爭上於
闕下無論非
主上意儻亦非兩尊人意乎體
君親之心以先公家之急而徐爲子舍計此所謂君
臣父子兄弟交相安者也故不佞願兩公之爲
梁公也中丞公試以質于少宰公其亦有味乎
蒭蕘之言否也

壽馬太夫人八十序

厭次馬氏自
國初始徙兩世之後視恭襄學士公兄弟也往往
成進士至吏部君爲著族多壽母以七十年爲
下至吏部君之母夫人爲著馬君兩爲令輒舉
循良異等進天官大夫邑之人曰明府政甚善
乃母夫人之教何可誣也庭中無鞭杖聲以數
月有之母夫人即推問云何安事此者胠篋于
奪悍不顧紀者乎明府具首尾以對則喜爲加

一匕食先是明府大人仕吳幕者五年橐可洗而垂諸轅夫人佐之糲食浣衣泊如也此其教令君者也馬君亦嘗告其僚曰慈氏佐先大夫得大父母驩心稱孝謹婦姑氏晚舉以昵而事事遜賢者也性好施顧不喜佛與鄰媼里嫗往還教以委積蓋藏絲麻滌灑之事恥爲富貴容嘗坐北堂謂不省曰而視乃翁橐中衰否以此貽而不薄不肖拜而志之厭次於濟南爲下邑九河支流於茲入海天地清淑淳龐之氣若回還旋轉而鬱涔之極必有所鍾又其地無大山林亦無珲璞朱提珊瑚玳瑁珍花異木之產則所鍾者不於物而於人且東方者春春屬生生者母之象也地平衍曼附數百里坤得其輿故其地壽母爲獨多如馬太君者其一也太君自奉澹泊嗇于取豐于受其慈祥好生施被已廣者無論乃盎如惻如渾不自知先天也者曾以澆刺抗銷其神氣者哉惟澹與慈乃其壽基矣馬君之習於令良於銓謂非保壽之基不可今

歲冬仲太君且八十僚友思以言壽之以余見
循與馬君嘗同署問序於余余次第其所聞如
此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四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1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萬曆甲辰會試程論

人主之課功也在一其心於所與圖功之人而無開之以謝責之路何也難成而易虧者功也難償而易負者責也人方畏重而委規便而逃而吾復旋用旋疑左牽右制使彼得藉手自謝而還且執辭以責吾任之不專上下交相責而功隳矣故善課功之主欲有所責于人必先使人之無所責于我推心委任展

布四體我先自盡其責而後人之責始束於無可謝
功豈有不成而人豈有不樂爲用者哉故曰人君任
人以責成功此勸率臣工之善術而弘化廣業之要
務也曷言之世主莫不欲自有其功而吝於使人分
其功不知功者人臣所不敢分亦無能分者也第使
人翹然各見其功則主之功愈豐矣顧功可捷發而
捷得乎則憑臆而出奚不如意而何言成成與敗對
也人即居常岔芴儻精神不貫必且罅漏叢集而況
天下國家之故自非耳目手足精神意念悉聚於一
何以成而不敗彼夫受其成與授之成者兩相得者
也藉令責而不任則爲代庖爲察淵權不附于人而
功敗任而不責則爲委轡爲解紐權即附于人而功
亦敗何也人心之欲見功一也其幹濟之才非有餘
於此而不足於彼也彼其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
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之責窮於無所諉也乃或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今日不爲以待他日今人
不爲以待他人轉徙流遞無已時者責寬於有所諉
也彼諉之而我不代之而轉復督之而彼不得不成

之矣彼諉之而我且侵之而彼益謝之而終無望其
能成之矣是猜忌之主二三其任於臣者導安引逸
於臣者也推誠之主置腹委體於臣者遺大投艱於
臣者也遺大投艱於臣效其勞君尸其功導安引
逸於臣臣享其逸而君任其責矣奉官無狀曰主上
之掣我肘也承宣不職曰主上之奪我成也首尾觀
望蹲躅不進曰主上之陽收而陰棄未傾志於我而
潛屬摘指於人也此三者邪臣所以自飾也使人君
者當其飾之之時遂不責之成乎而誰寔任其功猶
將責之成乎而我寔未專其任膚已蠹而效不臻旒
且贅而下不德亦何便於此哉故明主必先任人任
人者異人而方圓竝錄也一人而長短竝任也一事
而功過相準也異事而瑕瑜不掩也山可藏疾海可
納汙而廢謫可賜環也靈爽可霽而雷霆之責不輕
試也亮賢登能賦職任功或總揆則總揆之或列組
則列組之或推轂則推轂之或振鐸則振鐸之或庇
之腹心或聯之腑腧父兄不謀也親暱不間也使之
自請所便宜則如所便宜而聽之使之自立所程期

則如所程期而待之使之自料所經費則如所經費
而予之而猶未也智不必其自爲知也計不必其自
爲當也去異同之論偶參伍之分需之再需之懼其
有以格於情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也與之
安燕而觀其能審也接之以爵祿權利而觀其能無
離守也續之再續之懼其有以撓於事也十人云疑
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而堂簾之愛彌結魚水之
驩愈親察之再察之懼其信不然之聽而有以壅於
聰也優之無遺情隆之無遺術而後乃始執殿最以
隨於後曰我未嘗掣爾肘爾何得奉官而無狀乎我
未嘗奪爾成爾何得承宣而不職乎我未嘗陽收而
陰棄未傾志於爾而陰屬摘指於人爾何得首尾觀
望躑躅而不進乎由是人而責之以職則可振其解
弛不振之心而使之能於責之內人而限之以責則
可折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不敢游意於責之外然
後天下亦各矢心戮力以成其功蓋始則推委者寬
然有餘繼則朝考夕虔日馳騁於職掌之內而惟恐
不足始則躬親者焦然不足繼則塞聰掩明日照臨

於無事之哲而愈以有餘使臣之有餘者不足是我
任人而人亦以責自任也使君之不足者有餘是我
不任功而能使任吾功者不敢不副其責也智者深
於計能者竭於才遲鈍者需久而見奇媮惰者感激
而畢效其始也君逸於任人而臣勞於任事其繼也
臣勞於受責而君逸於受成逸始終歸之君勞始終
歸之臣君無不可責之臣臣無不可責之君故托犀
車良馬之上則可犯阪阻之險乘舟檝之利則可以
絕江河之難明任人之術則可以致伯王之功君人
者亦何不便於此哉故曰人主之課功也在無開人
以謝責之路然而任人易明於所任難人主莫不欲
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而理亂異效者何也繩正
於上木直於下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取
士而求賢智成功而在適民則脩身爲用人立政之
本也

聖王求任輔相爲先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程論

聖王以心治天下必有所以寄其心者而後可以善治於不窮夫天下至大矣天下之任至艱重矣聖王者天所畀以膺艱重之任而臨至大之勢非予之以可娛而已也故必皇爲運治也以心然使其心或先務之弗知體要之弗執欲恃其獨智以當紛綸轇轕之衝盡天下而置之所其勢不能也於是旁求之天下焉惟其人可以屬吾倚毗而寄吾願治之心者立之爲相俾之交脩共濟以先天下之理夫是以要

而易達逸而有成盛美溢于當世而治效流于無窮也嗟乎相道得而天下治矣程子謂古之聖王未嘗不以求任輔相爲先其以此乎嘗讀易至于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治大矣而其用乃由九二以中行之臣上應六五虛中下交之君相與而成泰是故觀于泰而聖王治天下之理見矣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蓋以九重之貴四海之富仰有威命靈爽之尊而俯有臣妾億兆之勢意指色授天下之人且奔走竭蹶以奉之不暇而何所賴于臣第以天下大器民物重任其事繁且鞅矣君人者將遂守玄希夷默然兀然聽其自理乎則天下之望我者謂何而奚以爲治抑將焦思雕慮擢德塞性日斤斤憧憧求天下而登之理乎則吾亦自不勝其煩而又奚以爲治是故聖王有所宜先焉先者得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也何也天下之事以一人而應一人則裕以一人而應千百人則勞以一人而應億兆人則窮勢也聖王知其然故不以身治天下而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所謂寄其心者也而其

道自裕矣昔者堯之於唐汲汲以求任乎舜舜之於虞汲汲以求任禹皐陶孟子稱之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而他日又曰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嗚呼是可謂知先天下而聖于理矣自今觀之古之論相而共圖理者何弗先也未得其人則求既得其人則任是故衢訪岳咨枚卜吉從擇之何其愼也詢事考言諸艱歷試知之何其明也而猶未也懋德嘉績蔽志僉謀信之何其篤也衆口勿間膠漆不移任之何其專也朝而不名坐而論道造膝而客語禮之又何厚也

舉國以聽之恭已以委之吏事不責文吏不煩責之又何重也夫惟如是故爲人君者穆然執要於上而宰相者惕然殫忠畢智以宣力於下是故君都而臣俞不以爲諂君逸而臣勞不以爲怨推心腹借顏色略忌諱而不以爲僭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天子曰可宰相曰否而不以爲亢君曰爾輔台德爾總朕師臣曰謀猷惟后威福惟辟而不以爲比君臣之間心神交合以共圖化理君以此而期之相相亦以此而效之君譬之人身元首居上而股肱居下股肱不愛其

力以奉元首則精神常運而一身治輔相不隱其忠
以贊一人則德意常孚而天下治是以聖王在上不
徧觀望而明被九圍不殫傾耳而聰徹群耳不降階
序而遐陬遠澨之運化祇德提于影響是遵何術哉
以相道得而主職舉也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
求之而不得其人則用不效得其人而不善任之則
用亦不效嗟乎求任輔相莫聖王若矣是道也程子
舉而歸之商之高宗何也蓋商自中葉賞僭刑濫外
叛內攜幾于不振矣高宗思中興之業非人莫輔也
於是恭默而求求而夢夢而得一旦以荒野版築之
夫挈天下而委畀之交脩共濟若舟楫鹽梅霖雨須
之急焉卒之嘉靖殷邦還于湯舊則相傳說之效也
嗟乎晚近世之君德不齊夫往昔智不越夫當世乃
徒任其私智慕總攬之名而不知任相至於政叢務
弛左右顧而莫爲應卒之決裂潰敗然後委罪其臣
而無及于事間有不自親事悉睢任人者矣而相匪
其人徒取充位乃益厚于身謀而薄于國計依違淟
涊模稜取容以苟旦夕而天下事去矣將鼎折餗覆

棟橈榱壓之不支而何其理之有故惟高宗而後爲
聖王之求任輔相也雖然賢相所以能輔天下之治
者不徒以其任也以其道也君舉天下而任之不以
爲疑天下見其受任之大也亦遂傾耳注目想望太
平惟其所爲而莫有不信則其素所重于天下者必
有在矣昔孟子論臣品甚卑容悅而進之爲社稷臣
又進之爲天民又推極之則爲大人夫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嗚呼道必大人而後無愧于輔相也已

問自古帝王唯天命日廩廩書曰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詩曰聿脩厥德永言配命夫天道無形
所爲欽崇者何在歟意脩德之旨歸有可尋歟
且命一耳而或以保或以配義抑何別也我
國家
高皇始基
文皇成之天命最綿篤已當時所爲諄偲而儆訓者
心源可闡繹歟
皇上自御宇來功烈無競于

二祖不啻對揚而頃猶勤求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
民者何其淵也豈天命靡盈之機
宸衷有先慮歟夫古有謂多難固國者又有謂一戰
即累代之功盡者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又有
謂民不安即易動者議何人人殊也可倣而存
歟儻有中于今之世否
國家法令明備于綱繆計非缺耳唯是
淵微中宜警而防者何在昔堯言執中子思闡天命
與脩德配命之義足相發明否諸士志天人策

久矣其幸行焉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天命之佑助而興厭斁而
替者也然而天不可恃則當求之人天未嘗不
可合則當求之人心之天何者與替天之運也
而其幾則自人主一念握之人主將使有興而
無替常佑助而常不厭斁非兢兢業業日愼一
日固不可夫衆人見其運則彌縫已晚明主見
其幾則斡旋獨先是以脩之必于冥冥而國勢
民生常恬而無故雖履盛滿而不至有潛移默

鑠之虞在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在詩曰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言天人之際蓋詳乃其義固有別矣保者常不常未可知之謂也配者合不合可獨知之契也我執契于此合符于彼曾不言也其倚伏深其轉移捷卽神聖每心惕焉

高皇帝之訓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致危危而克慮則致安在能謹與不能謹耳

文皇帝之訓曰天下雖安不可忘也小事不謹積之將大患小過不改積之將大壞皆危道也愚嘗誦而繹之

二祖方天心與宅之初黎庶樂生之候而兢業如此設天下之可憂可慮者一萌芽其間其焦勞而備宜不終食須臾所謂天命輦而常新德業宣而愈朗有以也我

皇上洞明化原獨任理要語曰天道貴剛主道貴强又曰君人者如天高不可極如淵幽不可測

皇上實操斯道以御世蓋三十二年來

威靈旁鬯
濊澤四訖交題以北松漠以南龍堆以東日窟以西
絃誦相聞文治之極也賀蘭行尸夜郎鬼錄卉
服狡夷偏師所指無不汛掃而虜且款塞爲外
臣武功之昭也頃
聖心悅豫省循茂祉本原帝眷渙發
德音欲與輔臣講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民者蓋當
保定孔固之時而注意日升月恒之景運不以
聖祖
神宗之功德爲可恃而更欲規恢之爲
嗣大曆服百千萬禩之所恃斯亦
上聖之極思已愚生不敏欲收涓埃以裨河嶽其道
無繇顧嘗攷覽載籍若春秋以後才臣弼士所
爲抒箴未雨切儆履霜者儻可博而存焉夫國
不可使無事也司馬侯言多難或以固國也又
不可使多事也管敬仲言一戰之費即累代之
功盡也君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

安則易動也自常情言之羽書旁午見謂非安
瀾覆盂之業而司馬侯之言乃如此燕亂交馳
見謂當泰寧熙洽之盛而管敬仲諸人之言又
如彼夫何故非以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
驕主御疲民必且虐後其欲漁獵海內積漸以
甚而民乃以其忿鬱于天和而召戾氣所謂欽
崇保命一切亾有而國家事遂至不可知也宜
諸君子之切偲而不已也吾觀洪範一書維天
陰隲之書也五事以配五行占其雨暘寒燠觀

其星辰曆數然必曰卿士從庶民從乃從而于
是有食貨以爲之政斂福以與之共聖人奉若
天道未嘗不本人情故曰王者貴天謂以民爲
天也繇其道故可使雍熙和洽嘉氣浮瀜風雨
若時星辰順軌謂之禎符而不然者圖度則已
慆矯誣則已謬以語于配帝凝祥失本術矣愚
也試以所族談券于近事則所謂戰勝而外寧
者莫如今所謂民不安而內憂者亦莫如今厝
火而怡堂矜聲容而狃眉睫

聖明必不其然然不敢不虞其漸也蓋自頃歲郊壘
雖仍階羽旋舞人人稱最勝事焉然而鳴鏑者
已半爲無定之骨轉餉者已偏爲溝中之瘠矣
追呼尤迫籲訴無門中谷之歎仳離鴻鴈之鳴
中澤卽肉食者不盡聞而
當宁可知矣譬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則輒又治數
治之後卽疾幸有瘳而元氣之存有幾如是而
猶恩澤無有徵賦滋煩勞來未聞豺虎四出譬
馬力竭而策之不已民之不安其究不止失民

心也此非細事也何也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
情有形者爲人氣聚而有情無形者爲神上爲
光而下爲土灰蘆也布以律琯日欲至而先飛
頑金也鑄爲渾儀地彼震而此動況以億萬生
靈所唏噓哉唏噓則災眚應之變唏噓爲歡呼
則福昌亦應之其道在革而已故夫悔過非完
行也然而聖人不吝也罪已非美名也然而聖
人不諱也愚故願我
皇上之留意此也

皇上何不默而思之自今以前所爲氣清塵掃數用而數有功者誰歟夫非我民之力歟及今不節後何以繼矣

皇上又何不慥而念之自今以後所爲杜釁銷萌長御而長無患者又誰歟夫亦非我之民力歟及今不養後何以需矣養之則無務擾之節之則無復朘之有爲

皇上愛養其民者毋以非薄士類也而播棄之播棄在此則嚮用必在彼使民命寄之虎口而民何以安有行之自

皇上而憯傷其民者毋以厭縱一人也而必行之必行已之便則不顧民之不便使民力罄于焦釜而民又何以安夫民當困憊之後而稍生存之易德也方觖望之時而亟慰撫之易回也回人心因以回天心此兩得之道也集人和因以迓天和此駸至之福也豈以

皇上聰明聖知念不及此乎雖然愚有以知

皇上之不忘此也夫不第曰所天而必曰永命不第

曰保國而必曰安民是
皇上之思其終也思其本也洋洋
聖謨固明示之意矣蓋愚嘗觀漢唐之季斬郅支朝
呼韓收燕趙復河湟其勳伐之美可謂大過盛
時然而禍敗亦相踵此非天之難諶夫亦其君
實有驕德草菅其民謂世莫可誰何而不知天
心實厭棄之以至此此
皇上所以方處日中之豐而垂思將昃之離也誠於
此時慨焉與大小臣工脩法審令扶創補羸將

一舉而回寒谷之溫靖金甌之業惟所運之矣
然猶未也欲無擾民必毋自擾其心夫非幾動
于上而非令不關于下未之嘗聞堯言保曆不
曰執中乎中庸不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
節之謂和乎而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人
心與天命相感之微可知已蓋天之命無爲聖
人之合天命以無欲無爲也故百昌皆遂生焉
無欲也故萬民皆遂業焉
皇上誠檢之四者之情能無一偏用否能用而不用

廓然未發之初否能以我情公天下使天下之
民盡歡欣鼓舞而無怨咨否能使吾之用足宣
天地四時之和而無壅閼無疵厲否夫以
高皇之聖也而論好尚則恐以好財好色好術偏論
賞罰則恐忿忮怨憎之垂中正以
文皇之聖也而聞正心義則欲使車馬飲食衣服玩
好一無所增加而後天下可無事蓋執中之難
如此想其終始之心思不用之耽樂而用之儆
勤又不徒謹之昭明而謹之淵涓宵寤所謂修

德配命夫非其
明訓法程耶
皇上而誠心
二祖之心則必謹
二祖之謹而後可誠謹
二祖之謹則必毋狃細毋忽大毋即嗜好毋惜清明
而後可蓋情猶水也水濡之則溺壅之則底滯
唯善治者節而宣之不唯無汎濫之害而且收
灌溉之利聖人之治情也不惟坊之使無亂而

已固將使調停均節之化默握于燕閒恬穆之中而莫測其端莫涯其量是則不必箕疇警而祲咎消轉旋在方寸而祥桑不告雊雉不鳴矣其于命也實配之直保之云乎雖然抑又有不忽于保者憂危之慮

二祖先之矣夫敲器在廷盤盂在側裸將在列卽曩所陳四子之言未必非持盈之一鑑也

問古之待同姓者必爲宗法統之夏商無論姬曆八百蕃屏助多焉親賢永賴此何以故意教之有道歟觀庶訓于康誥詠君宗于周雅則其建本支之業衍靈長之慶有以也嗣後若漢唐宋代有宗親其待之之法可得聞歟有寘宗師以糾者有著善惡錄維城訓者有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者能一二數歟而其時矜奮興起者非乏也亦能識其名氏歟我

高皇功德邁三五宗支日衍繁延今登屬籍者十餘

萬人駢商孫麗億周男則百不啻過之曩憂廩
祿不給今不獨患貧乃更患不安矣犯上無等
也劫竊辱行也而冒然爲之如粤如鄂如汴如
楚其尤者也他不道麗法者比比然長此安窮
豈得不豫圖乎

上毅然英斷寘一二狂逞于李且
詰問宗學意在核實舉行而禮官復思所以恤其
困條上便宜至義也我也至仁也能遂使之脩謹歟
或又欲倣流官法擇宗子中才德優著者互相
更調爲宗正而使撫按察殿最督學課功能其
亦可行否歟於
祖訓儻亦不背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變通時也
願悉心籌之將借爲
親親石畫焉 萬曆甲辰會試策問
帝王首敦睦之雅化曷嘗不重親親哉顧勢有
所必窮不得不裁之以法而法有所宜酌尤貴
于預之以教何也寵祿之過則爲榮肥榮肥之
久則媒奢汰此勢也如江河之趨下也宗伯議

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主爵亦與賢此
法也如衡縻之相維也弦誦禮樂以養心爵賞
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如風霆之鼓物也教行而
法可不必用法立而勢可不終窮義盡仁至化
洽恩隆永永無弊眞睦親善物也苟使宗人受
必趨之勢而無法以善其後又使宗人扞必加
之法而無教以導于先則愛之固害之而棄之
亦罔之也奚可哉然則策宗政于
今日風習不無稍縱是議法時也科條不無稍弛

又議教時也請粗述往事而臆陳一得可乎夫
三代有道惟周爲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爲顯諸
侯哉考信載籍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
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視宗卜史
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其法詳如此而又誦
于瞽宗詔于東序觀于成均放于王閘習射于
澤助周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
路公族其教容又如此彼不徒予以爵祿而勸
以道德不直授以富貴而誘以賢能觀行葦之

引翼伐木之和平蓼蕭之龍光常華之譽處桑
扈之戢難采菽之匪紓湛露之德儀無非奬之
掖之訓之迪之詠歌之嗟歎之以共轅令善耳
周之夐隻千古豈偶哉公劉啓其源康誥揭其
實矣由周而降若漢之眞宗師以糾也唐之著
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
也皆以教也而劉之有德向蒼殷也李之有臯
勉程肱也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有汝愚令
鑠也且登甲第者貴相望抑何盛也合而言之

漢恩渥而法亦嚴唐宋敎惇而用亦廣固未有
坐困圍城衣租食稅無所事事者亦未有解維
釋檢聽其恣睢不爲糾繩者善乎宋英宗之言
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願其日益衆
多必增員而統理則注敎宗人者切矣豈謂
今日而獨可弛敎乎有味乎曹植之表曰事父尚
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則懷才求試者殷矣豈
謂今宗人之衆多而獨乏賢乎故自

高皇發祥以來豐芑苞孕累世滋植聯跗齊穎接萼
均芳衍至十餘萬人而方熾未艾也是可喜也
然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迄
今二百餘年而侈靡漸橫也是尤可慮也宗約
非不森嚴而閑習者幾禮官非不申飭而遵承
者幾以至譁于越囂于鄂嚚于汴訐于楚方棼
棼脊脊而未已也其他攫金于市禦貨于門崇
飲于房宣淫于室爲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者
又不知其幾矣强梁攘臂橫行細弱吞聲飲恨

控愬官司莫爲詰問非不問不敢問且不可問
也眠之被痡虐而膺毒螫者又不知其幾矣夫
此十餘萬人者靖江而外初皆
高皇一體而分也誰非托根于
璿囿衍派于
繩河而忍裒手坐視以至此極乎宜乎上煩
明主之督責而下厪執事之深憂也愚以爲欲宗人
皆善而無惡莫若實興宗學而欲宗學之舉行
莫若通宗正互臨之法其說有三執事試垂聽

焉凡人情不有所激則不進于善不有所制則不憚爲惡誠愼揀宗子中樂東平之善修河間之雅者爲宗正令假之事權優之祿秩以示風勸而頑不率敎與敗度軼禮者卽奉三尺隨其後則進有所慕退有所阻如是而不顒昂穆皇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也而以宗人之最賢者治宗人尤易也是舉賢之當議者一也凡人習聞而習見大聖被誚于東家創睹而駭聞遼豕見奇于白蹢故以甲治甲則素所狎熟將曹起而衆咻之惟倣流官法以周齊之賢者治秦韓而以秦韓之賢者治魯晉重以

朝命而斷然期于必行俾其董正則銜憲而來旣畏此簡書而人得于乍睹若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如是而不讋承伏聽者當不其然蓋玩忽于耳目者難而更新于聽睹者易也非所常新而創爲新者尤易也此互調之當議者二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六馬惟在于控轡旣假事權矣

不有以操之又惟逞刀俎而肆魚肉也既俾董正矣不有以課之誰爲程甲乙而辯蒼素也故以撫按察殿最而以督學課功能者久于載事否者還其故吾顯定去留之品而陰銷不肖之心提綱挈領道莫有善于此矣如是而不斧藻濯磨者當不其然蓋以我治千萬人難而以我治一二人易也治一二人以治千萬人尤易也此考課之當議者三也夫是三者非愚一人私言也

祖訓著之矣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曰才能改官即舉賢之意而陞轉銓選則更互考課皆在其中矣會典又備載之矣修明宗範嚴立課程教養如法不得虛應故事撫按提學等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此正德巳卯例也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爲宗正主領其事驗有進益方與奏請此嘉靖乙丑例也即

皇上御極以來亦以監

成憲率

舊章三令而五申不啻詳焉然則三議者上以繩祖武相遵而匪相悖也下以固宗盟相愛而匪相厲也奈何此之不行而彼之久拘令其日益曠宕以就于陵替乎愚嘗深求其故矣不過曰官與其設寧省也多一官則虞費疏屬貧宗甚困也增之正則虞擾王孫帝裔素貴倨也令俛首稟仰于院道則虞瞽而要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睹其偏未睹其全也何也吾所用者將軍耳中尉耳彼鎮輔奉國各有定爵令以本爵帶銜視事而不庚益之祿也何費之有即稍有增焉而承寧天室糾正愆違視向之無紀乃亂者利害相去伯矣吾所選建者又明德耳高賢耳布令之初衆心競勸企以樹名聲而顯清白且圖異日之終譽也何擾之有即不盡無焉而去其泰甚禮順人情視向之朘削于強宗者損益不啻懸矣至于稟仰院司則可逆知其樂從而無它奚以明之夫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陛以陞也

又非盡羽葆在前劒盾衛後也宴坐無策混迹
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窶身商販者有之懷奇
抱異者仰屋歎約結或棄祿而作逍遙遊賴秀
冲英者昂首志高遐或易名而就青衿選誠以
投閒寘冷之朱紱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
手縶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
若是則其從吾教也惟不得與之爲恨而又何
瞽之有況鄉議通籍矣今不與之涖民而第藉
以正宗則有用而又無用也鄉議裁祿矣今賢
否之品既辨而盈縮之際可參則量能亦以寘
棄也鄉禁冒濫矣今評品之法嚴而僥倖之途
塞則尚賢亦以戒姦也此愚生堅執三議之可
行蓋誠見其必然者也夫惟
聖天子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深惟遠覽獨
斷而力行之俾菁莪棫樸彬彬在考之群公璋
瓚肅雍濟濟秉文之多士則成周可以媲德而
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若夫禮官所條上免重
結定取期于以體其情而卹其困是又可並行

而不悖者也嗟夫明詘消患于未萌聖智杜禍
于將兆蚤見而預待者爲力易既壞而補苴者
施功難亂已有徵矣不識其徵剪其萌豈得言
智勢已中變矣不幹旋氣運挽迴世風豈得言
仁則無迺狃于治平而忽之爲不足患乎而不
知天下最可患者正每伏于不足患中而名爲
治平無事者實其大可顧慮者也語曰雖有親
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及
今經制不定訓教不早任其滔滔汩汩以趨于
大壞數十年後竊恐宗人觸罔罹法當又不知
若何矣唯禮可以息已亂唯讓可以息爭唯教化
可以伏强梗唯舉措可以易人心亦在
聖君賢相重加之意耳愚生未敢深譚也

問余讀史遷平準書漢世一代民風吏治之嬗
惡物力之登耗可指而數也桓寬論鹽鐵究治
亂成一家之法二子皆有深忠熟思焉今繇其
言稽之夫心計之臣有智盡能索耳然財固有
蠲之而愈以贏聚之而愈以耗者如二元之弊
古今共鑒之曷故欵二子之書並稱管氏一豔
其顯成霸名一斥其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相較
而議孰爲是非今輕重牧民諸篇具在儒者蓋
諱言之豈生財之道當別有在而于足國彊本

者不屑越耶其少之也王政九式炳載周官要
之審時察用均内外節經費其于衰世苟且之
治懸矣其制亦可攷歟
國家筐篚萬宇窮產罄毛洪永之間紅腐何論文
景邇來公私交困一切權宜民始騷然而大農
益以告詘其故乃滋不可解也昔人云扈不盈
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嵩目時艱持籌者豈其莫之省憂諸士儻有
遷寬二子之思乎其以所爲攄忠規者著于篇

萬曆甲辰會試策問

天下之患圖之有形者易救之無形者難故財
用有盈縮惟是公私兩端公者常注之下則下
必受其盈而有滿篝滿家之象私者常注之上
則上必受其盈而有粟紅貫朽之象至于注者
已虞竭澤受者如實漏卮上下不知所歸此謂
無形之患非可以持籌握算救也且財之爲物
乃天地之膏液山川之精英其饒乏登耗非可
一聽氣機之闔闢爲變遷者也夫惟聖明之主

酌官民量出入則氣有所節宣而于時足民足
國無偏詘亦無偏盈蓋又有欲大願奢之主以
天下財用之天下不勝揮霍盈溢之意于是盈
可虛虛復可盈卽不至底滯壅閼而亦未察上
下之一體故法旋更弊亦旋起使天下吏治民
風寖移而不覺始未嘗不言公私兩利而不知
鉥芒墐隙之間已成滔天燎原之勢矣試徵已
事昔漢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
內殷富迨建元元朔間用弘羊筦天下鹽鐵而

籠之官以時貴賤名曰平準吏道雜而賈人進
選舉陵夷廉恥相冒于是元始中徵賢良文學
問以治亂皆願罷鹽鐵均輸而桓寬乃推衍之
爲論今考遷之書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
商富强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
征伐而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夫其攬究往
始條載時變不可少也寬之論纚纚數萬言大
要在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其言民慤則末
用足民侈則饑寒生夫其發憤吐懣據經明道

不可易也當是時人主之好惡伸于上而天下之議亦各伸于下二子以瑰奇之才其持論不得關于人主而徒托之簡編雖明知事之相枘鑿而猶存之爲世鏡非祇成一家言矣蓋漢武所謂有形之患也其睠財貨之在宇內翕之張之可以錙銖而入亦可以泥沙而出卽不無盈益厭縱而亦能散能聚猶不至肥盡在上瘠盡在下也然愚嘗卽二書所記以論漢事如卜式以財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此遷所譏鄙人牧長抗禮萬乘而寬言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者是已稅賦竭縣官空乃盡籠天下之利此遷所譏千乘猶尚患貧而寬言開利孔以爲民罪梯是已遷既以廊廟巖穴任俠攻剽女紅皆爲財用又歷數辱事賤行皆可致富卽寬謂世俗壞而競于淫靡禍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是已其曰不益賦而天下饒要亦群下展轉枝梧之術尚謂準之能平乎向非輪臺之悔吾未見漢之終爲漢也要而言之文

景以予爲取故蠲之而愈以贏武帝過取亦過
予故聚之而愈以耗耋惟仁暴相懸乃盈詘之
數亦懸矣二子者其憂深其識遠故述二元之
弊爲詳而又皆稱述管子今管子輕重諸篇具
在大都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在國則神之以富
其國在鄰則愚之以殘其鄰此在列國竝爭瘠
彼肥此詭取一時之效可耳令管氏而理天下
財當操何術哉故遷謂其顯成霸名寬謂其功
名隳壞而道不濟豈不亦卑之以爲王政之蠹

賊者乎吾觀王政具載周官以九賦斂財賄而
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錫予各
有定額無私財也而且領之太宰總之太府下
至司會司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蓋以天下財
待天下用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人主不能過式
而取有司不能違式而供其後心以式法而礙
而私心以式法而消耗蠹少而出入均故有九
年之蓄無四盡之虞所繇與衰世之治異耳若
管子者竊周官之法而失其意者也漢武者失

周官之意而并軼其法者也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經國裕民章程具備海內殷阜何啻什百
文景乃邇來公私蓄積殊可寒心愚請先以漢
事例徐以周官相質焉夫數年以前不無軍興
然何如衛霍七出師窮黷之威騷動海內即將
作歲役或謂宜稍從節省豈其後栢梁而營
繕祇爲得已之役也而他如巡幸賞賚又
皇上所絕慎惜數者皆耗財之門而無一焉然財之

耗滋甚尋端覓影財果何途之適乎以爲在官
而有急即左藏不能支至借水衡罔寺佐之矣
以爲不在官而儇薄干紀未嘗不飽溪壑之欲
方艚接軫未嘗不歸緘鐍之藏矣夫不得其耗
之源則終無時盈也尋其耗之源而猶然如故
則不惟不得盈而且日增其耗也大抵財貨在
天地間足不足有定理而人主則必不可有求
足之心有求足之心必有偏輕重之心遂以此
之足成彼之不足有偏輕重之心因有偏輕重

之人或名與人主以足而實貽人主以不足今
者內帑之日進未已舍四海九州之藏而狃之
柙櫝則虧名壅貨泉流布之脈而漸起睥睨則
損實始而急在外廷取民以償之既而急在宮
闈幷取外廷與民以償之取之途愈多而令亦
愈峻閭閻之積其餘幾何是謂以此之足貽彼
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藏必不若是中涓銜憲
勢如餓虎進之大內者什一沒之私橐者什九
民已罄其皮毛而彼彌張其牙爪既以我爲借
而盜之民復以事爲借而盜之我使家殷露積
之宇浸成剝膚剜肉之象吾懼佐食者先嘗而
吾何以屬饔也是謂名與人主以足而實貽人
主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人必不若是金而攫
之晝貨而禦之門筐篚而丘陵之積成怨府闢
市而山海之羅近漁獵旃廈而奇贏之置類貿
遷度支而追呼陵辞之擾等委吏周官之均內
外節經費又不若是夫忿懥之氣中胷當心而
後大病隨之內府者亦財貨之心胷也今已苦

約結矣又如人之飲食爽口而莫節果然而不
化則必煩滿醒頓盡吐而出之小出小快大出
大快出彌甚而元氣彌傷至一息僅屬始見謂
不足耳俞獻卿曰厄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
蟲在內其言若爲今日發也自頃歲徵發煩多
邊供益詘加以涔旱不時天吳爲祟取之孔日
竭費之途日侈計臣嵩目而莫可誰何謂管桑
復出亦直付之太息耳愚則以爲
祖宗立法安所不具蓋已兼古今而斟酌損益之而
不虞其至于今也琴瑟不調必且更張今復不
假移柱矣患在
當宁自爲左計知博謀所以生不精求所以耗益廣
于周官九賦之外不勾稽于周官九式之內以
私藏爲富是自偏瓦也與私人求富是自誨盜
也浮淫之蠹千百其孔一切釋不問而區區爭
細民衣食之利是偏肥也又使其私人者于彼
爲豺虎于此爲鼠兔是兩蝕也是所謂左計也
吾觀我

二祖則聖人也

高皇帝因衛軍有言河西陝西產礦語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

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使有土有民寧憂不足故二百四十年以來久長殷富之慶則自

二祖求富民不求自富之念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謂去無形之患收有形之利者惟

皇上毅然更始耳無入而不虞其出也則入必平無出而不問其出也則出必當無以得而胎失也而後得者有緘縢之密無以聚而償散也而後散者無沃焦之濫自階除而九譯之衆皆吾民也無內內外外則氣血無偏滯之憂自帑藏而九土之毛皆吾有也無實實虛虛則肢體無跛盭之患無論妄開之實一切報罷即妄出之孔亦一切寢絕是不生之生塞之而愈以生也無論王居之積一朝漁發即私門之稽亦一朝流布是不節之節逼之而愈以節也上下可以遞

注豐歉可以兼劑周官所謂三農九穀園圃草
木山澤鳥獸化飭通阜之利霧溟雲蒸藏之不
涸而用之不竭卽廣修其用猶未至虛耗況以
聖明而謹守
祖宗之法度乎雖以比隆成周可也無言文景已

問自昔創業之主未有不得之艱難者商周漢
唐宋之初是已其締造孰爲難歟夫創業難矣
乃貞觀間或言創難或言守難其說不同孰爲
當歟若夫創而兼守又難之難也古者孰有是
歟我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際天薄海悉入版圖而又建
制立法圖惟億萬年之安樞機品式古今罕儷
創守兼善無論漢唐宋卽湯武讓烈矣

大明日曆

聖政記當時儒臣親見其盛而恭序之一謂其規摹宏遠一謂其綱舉目備創守之績具矣其前後艱難之慮可指言之歟

皇上懋篤

聖脩顧諟

祖德頊因

講讀

訓錄而首舉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紬繹於十載百戰之勞三紀經營之略宛在

聖心夙宵圖理益厪厪焉守成致盛眞在

今日矣諸生亦能揚厥而仰佐萬分一歟有一可采將以

上聞毋略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夫躬締造之艱而以焦勞餘慮詒萬世之統緒者神聖之謨也履應洽之世而以宵旰先憂求開國之精神者英誼之軌也莫爲之前厥基弗昌莫爲之後厥澤弗衍兩者事殊而心合故能

奠安四極而繫國祚于苞桑也知此則我
聖祖創業之心我
皇上保業之道益非後先相待而成者哉請恭繹之
以復明問夫創守之難貞觀君臣辯之詳矣謂
創難於守者以出百死得一生顛沛驚撼不若
一統之日暇豫圖也玄齡之言欲太宗不忘得
之之難也謂守難於創者以志狃於宴安而患
生於所忽杜徵防漸不若兩陣之交俄頃決也
魏徵之言欲太宗思失之易也夫二者固各

有難也而愚以爲未若創守兼之尤難也夫起
義旗於民間而建無競之偉烈釋戎衣於馬上
而定丕顯之訏謨斯豈一人力所能兼哉而孰
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者哉今以創業論之昔成湯起于
七十里武王席三分有二之勢順天應人而諸
侯景附皆上世爲之地也晉陽千里唐高坐而
擁之寶王蕭劉非敵也宋藝祖因業于周孟李
易鞭箠也獨漢高以亭長起豐沛與西楚百戰

平一海內稱最難耳我
聖祖龍興濠泗起布衣有天下略與漢同而功實過
之洗九十載胡元之腥穢復自古帝王之衣冠
彼誅無道秦者蔑如矣藏張陳走橫廓定閩廣
盪梁蜀彼獨一項羽易與矣東盡海島西極玉
門南編交趾北控榆朔彼猶病南越匈奴者弗
論矣故創業獨難而肇基最鉅卽漢高讓功也
至其創而兼守則又非他主可望者成湯之世
風制簡質武王末受命禮樂之事微周公相成
后弗備也漢高不事詩書正朔服色歷文景始
易也唐高僅除苛政典章文物則貞觀所修也
藝祖雖右文而少威靈稅役諸法亦典國所定
也古今獨周制不可及矣而
聖祖甫偃兵戈輒厘制作崇
廟祀百神考雅樂脩節文雖周禮不言精矣置職掌
郊
定賦役立兵制申律令雖周官不言審矣廣封
建爵功臣禮名士檢姦忒雖周誥不言飭矣故

創守兼備而垂統尤鴻卽周武讓烈也今攷其
大體載在
大明日曆而宋濂序之曰規摹宏遠者則謂功高萬
古也得國正也獨秉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
嚴也軍政有統也綱舉目備者則謂祀事嚴戎
政肅也大本定大分昭也俾位絕民志定也申
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也正禮儀去神號
嚴宮壺勵忠節剗宿弊也繹此而
聖祖守成之績可略睹也雖然簡編之所紀錄故老
之所傳誦可以知
聖人之偉績而未可以見
聖人之心
聖人之心非善守成業而深遡其始事之難者不易
知也我
聖祖自起義以至末命其間十載百戰之勞三紀經
營之慮曷嘗一日知黃屋左纛之尊玉食瓊宮

之樂哉至正末造饉疫相仍薄游汝頴寄泊荆
黃空乏拂亂何弗備也既入滁陽彭趙外挾德
崖內掩驪頷虎口何弗採也及統大軍鄱陽夜
圍岳州晝襲風檣雨沐何弗嘗也比正
大寶早朝晏罷焦心勞慮爲萬民立命何弗周也二
百禩於茲蓋嘗變於土木訌於齊劉藍鄢突起
於鐘濠警寇於倭虜而長治久安如金甌無缺
覆盂不搖者實我
聖祖精神之所攝持勤勞之所底定蓋滋遠矣愚嘗

伏讀

大宴功臣之諭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當以
艱難守之人情謹憂患忽晏安不知憂患始於
宴安也至哉斯言所望於後之

嗣服者何深切哉我

皇上凝靈含睿宰敬宅虛夙夜遹追仰稽

先烈頃因

講讀

祖宗訓錄而首舉創業艱難一編循環紬繹不忍釋

卷可謂善繼
聖祖之志矣是以
郊祭必虔
廟饗必肅穆乎敬天之範也聞災軫傷占象避
殿惕乎勤民之指也戎王稽首餘醜屢殲烈乎詰
武之勳也虛文必祛冒僞咸棐肅乎覈實之規
也皆法
祖盛事也而執事復欲下採芹曝顧何以獻哉愚謂
輿圖無加廣也禮樂無加修也制度無加詳也

即有偏而不舉敝而當飭者二百年
成憲在焉一補救之足矣語曰作者心勞因者功半
是無用艱難爲也乃若艱難則有之在
聖心而已矣思汝賴荆黃之阨孰與穆清廣大之安
而尚謂不適聲色不殖貨利爲難乎非難矣思
彭趙德崖之急孰與臣妾億兆之安而尚謂霽
威受諫側席待理爲難乎非難矣思櫛風沐雨
之苦孰與父天母地之安而尚謂敬天勤民輕
徭薄賦爲難乎非難矣思創制立法之勞孰與

重熙累洽之安而尚謂盈縮紀綱整齊法度爲
難乎非難矣所謂守成之難者謂不知創業之
難故難也知創業之難則弗難矣
聖天子早夜圖難故愚敢以艱難之說進進艱難之
說安敢忌諱焉惟執事實重圖之

問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厥惟舊矣乃史之
體亦有二焉左氏編年其稱也品藻將無猶有
道法者存歟子長傳紀其稱也實錄得無儉于
事辭之謂歟後世作史者無慮數十百家若荀
悅袁宏習鑿齒范祖禹皆胤左氏而史者也其
品藻得失亦有可攷歟若班固范曄李延壽歐
陽脩皆憲子長而史者也其實錄醇疵亦有可
數歟遡惟宣聖文因魯史義存王略作春秋以
垂勸戒固史中之經也萬世之言史者宜不能

越矣寥寥數千載後有宋朱仲晦氏作乃因溫
公之通鑑標綱目以爲書以上接麟經而下苞
群史不知其于道法事辭品藻實錄爲何如亦
有合于孔氏之指否歟諸士子究心史學宜必
有所折衷矣請詳言之用觀良史于他日 萬曆
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聖人以心存天下萬世而慮之也至聖人以道
維天下萬世而律之也嚴惟其慮之至故不得
不以勸懲寄之文惟其律之嚴故所寄勸懲于

文者必至當而不易嗟乎聖人所筆削之史固
其以道律天下萬世而寄其心于不窮者也故
不謂之史而謂之經學者讀聖人之經以探其
心與道斯可以評後代之史而不在區區文字
間矣請以復明問夫自結繩既代經史同源四
史昉于皇庖五史建于蒼籀右言左事官宿其
業天官太史家世其學君舉必書大事有策小
事簡牘歲有其編無二體也其盛也禹不能褒
鯀管蔡不得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

氏不能奪南史之簡要之公道明而勸懲著焉
耳周德下衰孔子傷乾綱之解紐睹王迹之久
熄既爲之贊易敘書修禮刪詩以明道矣猶以
爲徒托空言不若見諸行事者爲足以律天下
萬世也而春秋作焉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賞罰天下以存王法故春秋者史之經道之
用也蘇明允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要之
不可偏廢焉顧史無定體而作者二之後世之
睹編年則自左丘明始矣志本周公事傳孔筆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
或錯經以合異名之曰左氏傳其爲例也徵而
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自
有書契以來蔚乎稱品藻矣夫仲尼素王丘明
素臣道法淵源豈以文掩乎斯其上也後世之
睹傳紀者則自司馬遷始矣創新義例解散編
年作書以載制度作表以紀歲月作紀以明統
系作傳以著賢否名曰史記其序事也辨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核其事實不虛美不隱惡自

有紀載以來卓然稱實錄矣然是非謬于聖人
明哲傷于自保事辭林府能無古讓乎斯其次
也之二氏者史家之楷範也後世操觚執簡之
士無慮數十百家疇以易此其最著者若漢紀
作于荀悅後漢紀作于袁宏漢晉春秋作于習
鑿齒唐鑑作于范祖禹此用編年之體者也今
考其書雖以敘致簡要之悅尚不能窺左氏之
藩籬而況如宏如鑿齒如祖禹乎若漢書作于
班固後漢書作于范曄南北史作于李延壽唐
書作于歐陽脩此用傳紀之體者也今觀其書
雖以善敘事理之固尚不能陟馬氏之閫奧而
況如曄如延壽如脩乎蓋經綸之才不勝名教
之韁源流之近不勝駁雜之譏裁正之志不足
以動姦雄反正之功不足以蓋疎脫也而其得
失可槩見矣典禮簡缺何詳贍之足誇食貨無
志何縱奇之是眩迷妖稱異何取乎刪略穢辭
文省事增正所以不若舊書也而其醇疵可略
言矣古云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

而瞱之失益甚論史大抵然矣要之無關君德
不繫治道史無益也是非顛倒紀述叢錯史滋
敝也嗚呼艱哉寥寥數千載間求其道本聖經
文垂世鑒品藻實錄之無愧道法事辭之兼善
者吾有取于考亭朱子之通鑑綱目焉蓋昔司
馬溫公之作資治通鑑于宋也起周威烈王以
迄後周之季凡史家所紀編年備載如指諸掌
朱子以爲猶未足以鑑也別爲義例增損櫽括
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上續麟經下苞群史是

故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于上矣因年以著統
而人道定于下矣大書以提要而大綱舉鑒戒
昭矣分註以備言而衆目張幾微著矣昔溫公
自謂通鑑之書竟閱者惟王勝之自餘見輒欠
伸是要不足也今大綱舉而衆目張其得詳略
之中乎溫公又自謂止敘國家興廢生民休戚
使觀者自擇以爲勸戒是法不足也今監戒昭
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試爲舉其大義如
正秦楚韓魏之僭王于戰國之際春秋誅吳楚

之法也卑宋齊梁陳之統于南北之朝春秋黜
五伯之意也創曹魏而帝昭烈天下之大分也
繫嗣聖而斥光宅天下之公論也揚雄曰莽大
夫誅佞諛于既死陶潛曰晉處士美臣節之令
終改漢史幸太學曰視而師道尊易唐史尚公
主曰適而家法正元狩六年書殺大農令顏異
則知漢世公卿自此取容矣元鼎三年書令入
財補郎則知漢庭郎選自此益衰矣諸如此類
文約義精要之包蒐簡括使由周而後千三百

六十餘年治亂興衰得失之蹟可以坐照如睹
白日夫是之謂天下之至明是非必得其實予
奪必中其情鑑空衡平之言皆足以衮鉞當年
著蔡來世而大快人心之正夫是之謂天下之
至公使中主具臣輒人節士闇然爲善于獨而
不患無後世之名雖大姦極惡力足以爲非而
縮焉懼見誅于身後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奠宇
宙民物于常安常治以助天與君權所不及太
是之謂天下之至仁蓋其心一聖人作經之心

其道一聖人作經之道其澤一聖人作經之澤
也後有作者何以加之愚生未悉史學卿述管
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然否

問國有大務雖綦隆之世不可斯須忘者邊備
是也昔之人嘗言夷狄強弱自有時顧中國內
治如何中國治夷狄雖強無深害而弱則有成
功中國不治夷狄雖弱不爲福而強則爲深害
故漢自高文以來雖有白登之圍甘泉之警而
無損於治宣元以還郅支呼韓之朝相望而無
益茲已事也然謂之無益可已而宋儒乃論漢
之衰自宣帝始無乃言之過歟或又盛稱宣帝
中興之功在兼夷狄其論懸絕如此孰爲當歟

當時內治得失之繇可指而言歟虜入我
國家其創鉅甚矣然白登甘泉之事間嘗有之而
郅支呼韓之來方在
今日豈非增光
祖宗之盛千載一時哉毋謂虜易與我之所以藩固
邊圉計安黎庶而永保順治威嚴之績者不可
不鑒宣元之際也雖
廟堂石畫自在而諸生胡寧不念此其試言之各效
其憂治危明之志焉 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策問

夷狄之能患中國也果國之菑乎曰敵強則戒
戒則修乃以寧我也其不能患中國也果國之
利乎曰敵弱則狃狃則弛乃以殆我也覆車者
不以羊腸以康衢覆舟者不以瞿唐以溪澗戒
險則全玩平則敗天下無不然者是故內治修
夷狄雖強不爲害而弱則有成功內治隳夷狄
雖弱不爲福而強則爲深害故以我之強弱爲
彼之盛衰者寧以彼之強弱爲我之盛衰者殆
不可不察也文武之興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至于九夷八蠻通道西旅貢獒太保
猶以愼德爲規而卒之曰生民保厥居惟乃世
王豈不謂遠人來不足以重周而內治胡可忘
哉吳師在陳楚大夫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
睦毋患吳矣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
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古之
人或以多難興邦或以逸豫召亂載在故記何
可勝數乃執事所舉漢事可槩見矣漢高帝誅
秦慼項奄有四海然幾不免于平城之圍至于

孝文烽火通于甘泉歲致金繒之奉僅而得安
當是時中國之難亟矣乃卒無損于漢之一毛
且滋以大何也漢興天下初去湯火天子方與
四海休養生息而置此虜于度外匈奴卽入若
蚊蚤之附血指何憂于螫所謂內治脩夷狄雖
强不爲害者此也宣元以還單于稽首臣伏遣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此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而卒無救于衰何也承平旣久養
亂滋深而申韓之餘烈又從而浚斲之譬之血

氣漸衰而恃五石爲延引之資宜其憊矣所謂
內治隳夷狄雖弱不爲福者此也乃呂伯恭謂
元成而後幸疆埸之無事而玩安縱樂以至于
亾則宣帝實啓之焉是以兼狄爲尤亦少苛矣
及唐子西襲班史之論謂宣帝之功不在撥亂
反正而在兼夷狄則又沒其勵精之實而徒以
兼狄爲功也豈通論哉

今天下無事四境晏如西虜款關惟謹東鎭之提
狎至司馬門可謂增光

烈祖而遠軼西漢之上盛矣盛矣顧倚伏之際正聖
人之所深念也可亾備哉蓋自西虜歸款宣雲
薊門之間亦高枕久矣而遼左獨歲有東虜之
患虜東西糾合以全力向遼而遼以一隅之力
制之虜日至力日困寧無後憂愚以爲遣薊門
無事之兵爲遼援此一策也議者必謂東虜入
犯每介于遼薊之間惡敢釋巳而援彼不知數
十年來犯薊者皆西虜非東虜也援遼則遼安
遼安則西虜之款益堅而東虜必不敢獨入薊

故援遼所以全薊也虜之勢合則盛分則衰今俺酋物故其勢方向於分而愚以爲撓之使衰又一策也議者必謂虜中無主且背約不若擇强而縻之以王不知黃酋丙兔等皆狼子野心既儼然而王矣必且并群部號令諸不順以雄其勢若此則虜本離而我合之令强也不如用西南夷例使虜婦護印而懸其爵以待後之人投骨于地衆狺交搏我且徐而制德威之權故曰可以撓之使衰也此猶其外者也乃內治則有不可緩者矣夫募兵弭亂猶因病而暫藥之也病且已而藥之不已必生他疾則南兵之喻也盍漸消之以其餘氛餘氛六郡良家子乎客兵入衛猶不給而暫爲稱貸也假人而忘之人誰與我則延寧入衛之喻也頃寧夏既罷戍矣盍令延綏之衆一體盡撤乎又其甚者今並邊卒以修築爲事塡塹伐山轉途日夜不得休婦子營田老稚合作糧資不時給大半入爲助役而供將領之溪壑死則已矣如棄鳥獸而附于

數壤也頃者寧夏之變剸主帥如仇讎彼憤積
鬱烈而一旦發之若焚有由然矣不旦夕跂寇
來爲吾重乎而況能爲
國家捍强敵乎且
朝廷軫念邊氓若在痌瘝飛輓相望惟恐後時而
窮餓困踣至于此極賓僚游士曳錦履珠一言
簪金頂踵相接而荷戈負戟之夫乃至不能朝
夕可泄泄然秦越人視耶抑微獨邊氓也大氐
海內諸吏闇于

德意倚法行私公不諱繭絲之名而海內之民亦感
慨憒憒亾所愉忭恬不恥盜賊之行人情如此
綱紀謂何此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墻之內者矣夫惟
聖君賢相鏡前事之得失權今勢之重輕遵高文之
寬大鑒孝宣之憭刺使困懱中顙之民有所措
其躬而樂其生則元氣充溢而客邪無能爲已
何區區與此虜較强弱哉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五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2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者諱子義字以方別號儆菴家常之無錫代有聞人具許少傅誌中公生而穎異甚弱冠操觚憑陵流輩學使者才公亟置高等而公固不屑也曰此繡虎者肖其羽毛耳而神情焉在乃取六經湛淫其中精神冥契若面聖哲耳其罄欬者自是賈餘力爲制義迴異博士吻矣

上海圖書館藏

遂用舉應天舉南宮讀書中祕故事遊祕館者
采藻于漢諧調于唐第應館閣程校無害焉足
耳公曰若是是爻異曩所稱繡虎者乎遂詘詩
賦不譚日咨詢國家大政沿革善敗蓋公自爲
博士及通籍一以經術世務爲學豈可與齪齪
唔咿腐儒道哉隆慶改元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已分校禮闈士申晉南京少司成士游成
均者多紈袴子翩翩裘馬稱武陵豪而公始至
則正色誡之諸生慄然相語曰吾儕寧可復作

獗少年態耶自是朱雀長干之間無復大冠若
箕者矣乙亥滿考赴部復歸守國子于時江陵
奪情議起衆方棼棼具疏請留而公慷慨語同
列曰一國酣飲盡狂矣我輩縱以獨醒見憎酒
人所甘心也卒不具疏留丁丑改國子司業戊
寅進司經局洗馬兼修撰典試留都又分校禮
闈庚辰夏進國子祭酒充
經筵講官公爲祭酒無異爲司業時而程士暇晏
匡坐一室不廢丹鉛以爲

明興二百餘禩
國憲洪纖及賢士大夫嫩言彝行跨踰前代顧多
闕軼者恐遂弗廢無以鏡來茲乃上考
實錄下采稗官至丙夜青燈熒熒手不停綴也他
所庀給諸生甕錢及節縮其餘以葺廨舍者
綜理尤密云癸未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尋轉左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公乃自幸國家
掌故曩日夜所儲思今幸得當鉅典幾不負苦
心哉遂輯鄉所輯者併力于茲卽今籍成布在
中外多公折衷力也夏奉
命教庶吉士公進吉士而告之曰夫教學豈有二哉
曩余故嘗薄雕蟲小技置弗爲以爲學務其大
其本在經術而用在世務經義治事不可闕一
也今教爾先務其大而後及其餘爾勉旃圖之
哉已議文廟從祀公疏亍新建江門次胡蔡呂
張而因深著紫陽學非汗漫枝葉者所與呂伯
恭書具在不主求放心乎而士奈何傳耳而操
戈也時廷論甚聵之丙戌典會試貢士于時不

佞知貢舉服公賞鑑甚精云公數苦痔自以精力耗欲賦閒居而御史某新從遠方來有所指摘大都謂公久不遷義當去賴上聖明置弗省公再疏乞骸上勉留甚至而歲且屢遷公不能無憤憾于人言者夫哉公之沒人或謂公不能無憤憾于人言者夫謂公有所憾者固不可謂有所憾足以病公也者尤不可靈均有云吾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溫蠖乎彼豈不千古英雄哉即論士品者亦何得右唾面而左沉淵也公天性孝友親沒且久伏臘致祭輒涔涔涕下閨門之內穆如賓友且晝所行備書自鏡夜猶卜之夢寐有一邊臣餽可百金公恚曰此鼠內帑饑戰士以致者急持去無溷乃公也此不足以觀公生平哉公所訂正書則有周禮史記五代史所自編輯則有子彙有綱目箋要史漢類纂所評選則有左國諸子韓非唐詩所撰著自殼語日錄外有申書直閣記祕不傳

國朝故實草創未就俱藏于家有四子俱才士
贊曰不佞觀公貌似修渾池氏之術者也平居
論事若木舌乃衆人爭留相臣時公砥柱其間
沮同列數語抑何其硜硜慷慨哉士固不可皮
相予長之疑留侯有以也且當故相柄政仕者
以趣爲市蟻慕而蠅集而公不翅仇視之比其
敗也前之趣者又多以攻爲市溺死灰而刺斷
蛆而公益湛晦不自明毋論公不自明卽公所
知亦安有能舉公留都事者哉語云爲善無近
名則公之謂已令公不死且大用而所嘿易人
心化澆之乎淳者又何可勝道也邪

諸文懿公傳

諸公諱大綬字端甫別號南明越之山陰人也
年二十一舉于鄉聲籍籍起矣顧不第于春官
至五試乃第則嘉靖丙辰也時
肅皇帝獨操英斷綜核群吏雷厲猋騰往往莫測而
公廷對言人君仁可過義不可過剴切萬餘言
多所規諷執政者進公卷不敢置諸首
肅皇帝親覽再四低昂久之竟擢公第一人天下多
讜議而稱

肅皇帝明聖云公爲翰林修撰貴顯矣乃其志滋自
砥礪不在安飽其于世俗之好泊如也考三載
滿當封公故雙潭公仲子以季父國大公死無
後乃後國大公方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母金竝
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其言絕
痛
肅皇帝哀而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
卒于塗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絰蔬水竟三
年然後赴闕則閱假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爲
請于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
肅皇帝又哀而許之嗣是在廷之臣得貤封得服本
生者咸推戴公以謂孝能錫類云癸亥夏
詔修
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
永樂大典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莊皇帝嗣位始以

覃恩得封本階及其配錢安人壽又階
誥勑纂修
肅皇帝實錄夏
永樂大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進俸一
級
莊皇帝御講充
經筵日講官公爲講官雖置身
日月之際然其志念深矣嘗爲某言曰百執事易
耳講官難百執事弗稱咎在厥事講官弗稱咎

將在君而百執事可以力辨君德幾微之間不
可以口諍也要在積誠以悟之每進講必齋戒
盥心斬于感格且動容莊肅吐辭洪婉
帝每竦意聽之一日講有言遌於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帝爲改容它日講朝聞道章同列難之公從容啓發
不爲諱有寺臣者癇發講幄間哮簸豕視滿庭
盡諤睨公作何狀公講迪自如不少阻其素養
如此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修

玉牒總裁官庚午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日講如故

秋充

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壬申五月

莊皇帝崩公自以知遇最深每哭必慟形稍稍憊矣

六月有

詔馳

天壽山視

大峪陵公不問卑峻觸暑奔馳歸卽病作亾何改

吏部右侍郎强起赴參座而

莊皇帝尋卽幽宮又扶病徒行二十餘里哭送于郊

坐是痾益甚乃手疏乞骸骨至再而得請

詔乘傳歸未行遂卒于邸是爲萬曆元年正月十三

日也春秋五十有一訃聞

上命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

莊皇帝臨群臣六年公無一日不在侍從乃其心亦

無一念不在

講幄常中夜忽起攬衣若將趨侍

帝側者卽晝日退食亦或恍恍若是暨

莊皇帝寘天含哀襄禮先後驅馳竟以不起蓋始終
莊皇帝之世以身殉之云公在翰林兩爲會試同考
官一爲會試武舉考官皆矢心勵精故所得文
武士類稱傑者爲文章典贍
朝廷制作出其手居多處父母昆弟備極孝友不
敢愛其力之所能爲而自奉則雅尚恬素不畜
姬侍澹然若儒生自桑梓故舊及其嘗所奔走
下吏遇之煦煦有恩至于權倖之地人方膏其
脣吻以媒進取而公屹然山立撼之弗動也平

生喜推轂士類聞某士善輒心識之唯恐其弗
用間朱紫人物而逆計其升沉燎如也人有困
挫苟非其自取必力扶之不冀其報蓋余在京
師見公却報金三世莫得聞焉而公守陳淑人
喪時力謝請托有欲私于公者要之弗言會台
卒乏餉督府檄吾郡假輸以萬計公則厲言其
不可事竟寢嗚呼不爲自利利一郡人則爲之
茲亦可以知公已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
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太史第

是山亦鳴

史賡曰余聞之縉紳先生言浙士可當國家柱石者必曰諸公及高文端公云諸公病也蓋夢次文端遷擢未幾文端卒公果次之悲夫語云物之材者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二公之材皆不究其萬分此又何說也方

肅皇帝覽公策裒然爲舉首豈不謂公它日可輔嗣主哉而公事

莊皇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有以報

肅皇矣

于冊川先生傳

先生家東海其仕轍在梁秦之間余雅不識先生識先生以可遠云可遠成進士官翰林及今侍

上講讀余皆從其後蓋時時爲家人語語則曰先大夫先大夫余以是習先生爲人未嘗不欣欣慕也一日可遠出吾師殷少保先生所爲先生銘聒余屬使爲傳殷先生之言信史也安事余言然誼不得辭也爲論次其大者傳曰先生姓于

氏名玭字子珍自號冊川兗州東阿人也父曰翠峯嘗以身脫伯兄于鉗鈦語在公太史狀中鄉人至今義之先生生而岐嶷十歲能爲文即稟學於邑中丞劉公所劉公大異之其後卒以兄女女焉年十三從翠峯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學使姜公姜公召試之奇雜諸郡邑中試之愈奇乃廩學宮載歸濟南所至人聚觀諸藩臬爭迎入舍賜筆札車常滿齊魯間稱神童云久之邑令尹爲除舍延授子

經屐履到門先生謝不往曰奈何以逢衣局趣公門也去之東流泉益力學厚自淬琢行常帶經止則誦習之至躬自汲炊不爲悔弱冠舉于鄉五上春官不第遂謁選領許州許故煩劇郡百姓苦吏骫法先生至則檢括案牘求郡積蠹盡得其根節穴竇奏伐而掃窒之豪胥黠史咋舌不敢動名聲大譟許所部四邑民及他郡訟獄者舉請屬先生先生雅習文法日決百餘事紛拏盤錯一瞬而剖來者率不問逆旅城圮先

生計修之出贖鍰若干雜以俸給民不知畚鍤
之擾又引溱水灌池中而築長堤其外樹柳二
萬餘株隱然成金湯焉會大盜師尚詔以兵薄
許視城城壯浮河河深度不可逞遂引去許有
受禪臺故址魏文帝祠在焉先生曰丕漢賊令
血食漢土地何爲者邪投其像河中而以此爲
漢壽亭侯別操處即以其祠祀之臨潁杜給事
以官豪里中所殺十餘人御史臺捕之不得至
以兵拒吏先生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身名
無累保有妻孥不如是則否杜悟斂手自詣卒
不得逸道有拾百金之喪者不之家之官已而
亾金郎至先生自書橐中物驗而還之蓋其
教化之行如此居二年以太夫人喪歸服闋補
陜西靜寧州屬郡大祲先生亟請賑于臺省不
許度再請即涉旬月乃以便宜發倉廩假窮民
而移牒臺省請罪於是一郡民舉手相告曰君
侯實生我而臺省愈賢先生也時有饑民夫婦
棄其兒負母以行者先生見而悲憐之勞以金

錢令身披綵幣鼓吹引行城中而取所嘗收繫
不孝者負械隨之以示勸戒靜寧城故壯然無
池先生按行城東三里許有一溪引而注之隍
中遂稱巨險宋將軍劉琦吳玠兄弟皆在于隴
先生因爲祠祀三將軍以風西邊之爲將者滿
考遷平涼府同知平涼卽靜寧大府諸部使雅
知先生檄令攝府事又時時行他郡邑覈一切
利病及稽金城酒泉塞上將吏功罪而隴洮間
茶馬之役又屬先生主之止舍亭傳稀有稅鞅

時所至皆當情法厭人望民及夷惟恐先生不
來矣韓王宗人繁衍多不法往往聚府門挾彈
丸睨守丞或持其短長議之先生欲訾其心俟
其入坐之堂左偏對客決遣數十事不移時而
盡然後從容謝客客齕指竦服自是去不復來
別駕陳其以祿不時給爲宗室所囚三日夜不
出先生至其所笑曰壯哉王孫能殘天子吏其
長年者愕然愧謝卽相率解去大豪高良據清
平萬安二苑地獻之慶王自暴橫山中吏捕之

急輒匹入王宮不可踪跡先生單車入山谷間
會圍卒有訟良者先生佯怒曰是安能以一夫
占二苑地乎若訴妄也笞而遣之良聞甚喜令
二女子掖之入見先生已前戒吏士遂縛良出
良徒露刃伏山間欲篡取先生返車諭之曰諸
釋兵者卽爲良民持兵者迺爲賊若等不爲民
爲賊邪衆遂立散圍民驩若更生時督府稔知
先生可屬大事方表爲慶陽守而先生顧鬱鬱
思歸已聞子愼行舉于鄉輒上書求去不俟報

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見思各肖貌祝
之蓋家居十一年乃卒其爲人矜愼好禮與人
處卽田夫里見不衣冠不見也諸兄多落魄脫
夫人簪珥給之家卽四壁終不令諸兄號饑寒
畢諸從子婚嫁不令後其子人言翠峯公事伯
兄悌先生有父風云初里中有鬻田於先生者
其父墓在田中先生戒耕者謹護之已而其人
復來鬻墓先生愀然曰爲人之至不能守其父
一杯土焉用子矣倍其直而不徙也平生不問

產業好讀書工古文詞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
其集有六卷存于家子五人皆彬彬文學之士
可遠其四子今爲翰林侍講贈先生如其官
史賡曰余聞之可遠先生之謁選也年三十餘
耳其友止之曰今天下以文學苾洋當世者誰
如子珍庸小用邪先生笑而不答卒就選仕若
斯之急也迨夫惠澤既流嚮用方始去之若棄
敝屣然何其先後殊軌哉夫學不必靳第靳於
乘時仕不必靳膺靳於適志先生時而行適而
止斯其自視甚廣而異乎敝敝者與先生政績
不具論乃其百姓鄉化道不拾遺似頼川單車
弭强暴似渤海而便宜發倉又大類汲長孺事
彼其掇上第都大官白首蘧篨而不知止者有
是乎語曰廉吏之家必有洪胄蓋天之道矣

廣平王封公合葬傳

公諱允武字德毅別號荆亭世居廣平之李白鄉卽大司馬王公父也由明經歷慶府右長史以大司馬貴

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初配都有婦德累贈夫人繼配趙累封太夫人大司馬所自出也後公四十餘年卒葬之日

天子命開壙合葬

諭祭有加焉公慧敏有幹局爲文奇而行業歸于正

十九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弁諸生諸生無慮不
心折棘亭而援爲祭酒也者晚以明經舉入太
學庚戌謁銓除判南康南康多逋賦公爲杜請
託絕苞苴條新故緩急期而遣之無敢逋部使
者上功次最蒙
璽書褒美攝郡符會粤西狼兵東備倭狼兵故悍
也而又以急徵所過需犒勞不如意輒譟公下
令曰若狼兵亦狼帥邪不佽備而爲倭耶乃移
檄讓帥而預戒屬邑爲治具甚辦帥讋公名又

見公檄勑其兵謹避之比至則犒獨饒且均殊
大喜過望竟南康境無譁擾者郡多湖盜設有
哨船遊徼守備私其值反言之撫臺徵舟于郡
公持不應爲停公月俸終不應仍徐條其狀以
上得歸所司萬年令浚削爲兵窘主法者左袒
令兵益忿遂歃血稱亂直指使以公按兵當讞
者更屬爲令左袒公正色曰下凌上誠不可又
奈何上漁下乎重繩戎首而論令如法及署
萬年邑除前令敝政一切供應不以千萬年壯

兵訟隊長詞連公辨其冤不槩以法繩之也署
六篆而百姓尸祝之給由入部以最考還郡受
檄司景德鎮景德鎮故宜陶而工費數千百緡
而窖戶蘇浮梁尉不戢其隸隸挾捕盜令至奪
婦人釧于臂衆怒攻尉尉窘公慰遣之而衆輒
烏獸散蓋恩信孚于鎮如此庚申遷兩淮鹺司
副使淮司故利藪而公雅不以脂膏自潤有慫
憑者公笑曰豈其垂老易婦操邪楊竈戶有殺
兄而擅其產者屢訟輒以賂免公至賂不行竟
論如法而楊民快焉都御史某分宜私人也奉
璽書覈鹽政商黃某釀金萬數將爲賂公怒置黃
于法曰君賂卽乃公賂寧有爲賂乃公也者然
卒以賂不行開罪府相亾何更以老疾投劾罷
强健無恙也行至某門景韶慰之曰造化不負
清白吏其有以報公矣某年而叔公固廉及叔
而家益落落趙夫人不以巳故損公之廉更時
以公之廉勉大司馬若曰廉吏之後必昌而翁
其在兒乎既大司馬第進士時稱公之畏人

知者以故大司馬自筮仕至今官清白如一日
雖功業彪炳不可以一廉目之而根本淵源之
自孰非公啓之又夫人成之乎
贊曰士有敝羸于朝而堅肥于野稍不實以姱
節自予或不能不結暮夜之知乃何砥礪如公
者盡居廬服用終如寒畯而生平不自予一介
亦不一介予人即捆以內亦若甘之然卒以遺
司馬公而得大賂蓋公入太學而咄咄曰王生
終白蠟乎驗矣善乎劉公景部之慰之也吏不

負清白而清白負吏乎不佞觀司馬家乘而安
在廉吏不可爲也

汪孝廉傳

今上壬午不佞濫竽舉士畿輔得一牘易義冠闈中
亟置上第則歙汪生元幹也比習元幹殊英英
朗儁標宇可挹雅符其文云已元幹屢上公車
不售不佞亦以讀禮還山時時相聞問不絕不
佞需元幹第寧望歲而元幹竟不第以卒痛
哉明年元幹子太學某抱羅中丞若徐少宰所
爲狀誌來越哭再拜曰吾先子之以明經舉也
則維公不朽今不幸無祿倍諸孤也勒片言以

傳亦維公不朽嗟嗟不佞惡能不朽元幹哉汪
于歙自忠愍公以文學節義樹表一時而元幹
能世其家學元幹幼岐嶷躡屣從師游不憚千
里自元幹搦管以文角其曹耦而在郡邑則雄
諸生在成均則雄六館在京闈則雄天下當其
時毋不重爲元幹期謂青紫可芥取而復天性
孝友輕貲好施歙故多賈即尊人上林公貴且
不廢而元幹雅不欲以什一累其尊生則悉以
身督家政若諸大興而上林君藉夷猶以老事

大母若母唐媼至屣功名支雞骨弗顧而兄鴻
臚君病蓋昕夕湯藥亾異稱父子禮自奉菲薄
甚敝衣羸馬澹然無營而急人不惜倒囊日歲
弗登舉宗藉以黔突者亾慮數十百指閭左頌
義亾已居恒以不及一第繩忠愍業爲恨愈益
下帷攻苦以卒卒之日亾論知與不知爲雪涕
亾已也
史氏曰語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往余識元
幹以秇即皮相謂雲蒸龍變無疑及梜其行事

益逡逡倫常稱篤行君子然卒不遇以死天道之謂何耳顧元幹業五十多聞不媿大年諸子若孫爛焉有述詘信如環無闇弗章天之厚元幹者故有在邪爲次其厓略以竢世之采而述焉

何南溪先生傳

何先生諱道字一貫越之山陰人也家若耶之南自號南溪人稱南溪先生先生幼失怙恃家四壁藜藿不飽而性獨好學手一書咕咕不絕口里中長老謂曰豎子習一技安往不自給胡自苦如是先生謝曰男兒墮世間不讀古人書復何習乃負笈從胡雙溪先生游胡雙溪者王文成公高弟也以故先生得蚤聞文成之學多所解悟而恥其徒嘵嘵襲口耳標門戶獨闇然

自修不言而躬行焉學既有得里中爭延致之爲塾師薦紳士及名家子弟咸願望見先生戶外屨常滿諸文懿公嘗曰吾見何君躁心自釋吾不可一日無何君何君吾之侯無可也陶文僖公遂托其子使師保之而郡守李君僑雅不與士接獨于先生禮其廬致之賓館其後諸陶兩公以單車迎先生如燕而先生之名又籍甚京師矣當是時余與羅文懿公亦以子師事之先生復主于余邸而長洲相申公時爲翰林學士問師于余余以先生對申公曰此非諸陶兩公所與爲布衣交而亟稱其賢者邪吾願見之日久矣遂從余邸要先生于家使課其兩子而先生復挈余兒就學申公所申公見先生必肅衣冠莊事之申公之客及左右從者皆竊訝申公而睥睨先生處之泰然不爲意久之先生謂申公曰野人辱公知遇無以報公他日公當軸願爲忠告友所以報也其後申公入相秉國退必與先生共食先生因間時時進藥石語

申公必虛懷受之嘗謂人曰在吾所者類多訣
詞何先生獨不以訣以規微先生吾不得聞闕
失先生愛我聞者兩高之諸文懿公之卒也以
不懽于故相未獲易名之典先生咨嗟歎惜不
能已已既而申公采公論卒予易名先生有力
焉先生喜謂余曰吾今可以歸矣吾今可以見
諸公于泉下矣余然後知先生所以不即去長
安者爲諸文懿也意深哉亾何先生夢里中故
知邀游南鎮諸峯遂翻然辭申公去抵家數日
而卒年八十有二先生性溫厚倡義樂施與人
交煦煦如也然質直不能容人之過人多憚之
鄉閭之會或參以匪人聞先生履聲輒避去平
生不立道學之名然闡發六經之旨而歸本良
知終不倍其師說不談養生家言而收視返聽
其息深深似有道者爲詩不拘拘聲律當其得
意處發于性情雖作者無以過也人言先生齒
德並茂宜給冠服杖而飲于鄉先生謝不願蓋
卒之八年而季子豫亭爲羽林參軍追贈先生

如其官

朱賡曰余居京師見越人驅車入都門者轂相擊也甲者操刀筆給事諸司高者挾其文藝游大人以成名總之攘攘熙熙爲利來耳先生獨泊然無營終不以羈旅困故有所干請語云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誠然哉申公之相也諸津津道盛德陽厚而陰自利者亾論客即薦紳多有之惟先生以忠告報知已不忘平生之言可謂不負申公矣然先生得申公而名益彰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余于先生亦云

王文成公像贊

運籌帷幄折衝樽俎銘書太常爵分茅土此先生功在一世者也衆言支離孰決其疑大道崎嶇孰指其夷揭陽光于既晦障狂流而東之此先生功在萬世者也在一世者人爭奇之在萬世者人或疑之奇邪疑邪何加何虧古有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非先生其孰能與于斯

王石溪先生像贊　有序

夫以川嶽播氣測潤物之所因經緯囘天知受
光之有自況乎玄德好修流芳無歇素行純白
垂範長存者哉先生游神墳索繕性丘園孝友
刑家則白華常棣遜其淳風禮義化俗則太丘
朗陵謝其懿躅加以諄諄造士循循誘人是以
籯經味道之子遵迹同聲啜芳嗽潤之英望帷
稟業被褐懷玉弗爵而貴矣既而道存義方澤
裕啓佑謀翼昔胤參贊

上猷夫身不必珪組而功在巖廊處不離闤闠而化
流海宇幽光潛德於是焉綦不佞沐清風于令
子瞻芳範于遺縹敢綴蕪詞用鳴仰止贊曰
汾水汪洋恒山巀嶪篤生先生人倫魁傑禔躬
綽約澄神漻泬惟孝友于矩步繩趨抗節匪厲
守貞若愚旣汎蓺海亦胾道腴善以及人穀乃
詒子爲
帝股肱躋于端揆惟德惟禧天道孔邇昔晉先正二
王作程太原質行河汾授經疇克兼之曰惟先
生清標可挹芳韻未藐神波洋洋情嶽矯矯瞻
之在斯龍門非緲

呂文安公像贊一

韜光戢節太音希聲宣忠吐亮簫韶鳳鳴有斐
君子博大寬宏處涅不緇得寵不驚人競我恬
人陂我平萬幾容贊百度以貞其羽翼
皇儲也爲漢四皓其表率群僚也爲商阿衡其垂紳
搢笏逶迤黃閣之上也爲三槐元宰其白袷綸
巾逍遙綠野之間也爲五柳先生凡我後覺先
民是程厥像可貌厥德難名蓋古人云淆之不
濁澄之不清斯其爲汪洋千頃而莫測其泓者

與

呂文安公像贊二

躡之天衢薦登揆路不爲進越亦不窘步

宸衷契合手挈阿衡式符夢卜允協人情英英

天子威霽莫測公以忠誠獨相孚格盟心造膝密告

嘉謨斟酌元氣默運斗樞亦有柄臣翕張嵬瑣

異之誠難同之不可公處其間坦然冲夷危不

爲激遜不爲隨庚戌之役羽書旁午公徐策之

折衝尊俎嘉隆之際

儲位未升公深定之羽翼遂成後先三事勤勞一

紀不尸其功功在信史黑頭歸里綠野怡歡西
京司馬東山謝安韋經世繼繩繩接武尊乃稱
三福實斂五公今殁矣典刑具存我生也晚幸
瞻餘芬惟天有斗惟地有嶽厥像在堂敬仰先
覺

陶文僖公像贊有序

萬曆甲戌少宰念齋陶公卒于官於是公事
上于
講幄三年矣
上信明聖乃其啓于
儲闈懋學之初翊之於
皇極維新之日使
聖德益崇天下陰被乂安之福而不知者公首培講
讀之力也

上方注意公將相之天下亦喁喁望公相而公則已矣孰畀之而孰奪之天之栽培是邪非邪賡從公

講幄久知公最深會公嗣君允宜以贊見屬因表其最鉅者如右使來者觀焉其諸懿德宏文則業有紀之者矣贊曰

珪璋瑚璉清廟之儀而洎然若素絲深沉端默萬頃之陂而坦然其易知愉色和衷與物熙熙而清標壁立凜一介之不緇左繩右矩寸武不移而憂先天下舉治古以爲期此公之梗槩蓋夫人而知之若乃青朝納誨翠幄進規考史鏡圖援經析疑濬之于泉之始出廓之於日之方曦則功在本原容奠民社而天下不知其誰爲故嘗謂公經世之業不在台鼎永世之聞不在期願而以公爲無所表見卒爲不雨之雲者其亦淺之知公而未窺其藩籬者與

商燕陽公小像贊

學博而邃文辯而雄坦夷溫厚有如其容方未
第也若將雨之雲鬱蒸于深谷及其第也若乘
風之翮搏舉于晴空斂翮葦守爾衷策勳樹名
何業不弘吾將供竹素之事以昭爾之成功

何南溪像贊

而髮皓兮而顏則童而貌樸兮而衷則融方洋

富貴之鄉而志不緇跌踢薦紳之間而節益崇

出也非達歸也非窮稽山鑑水崔嵬而汐滴兮

其先生之風

章南洲像贊

謂君爲廟堂之英邪其容嘿然若璞玉累獻而

弗庸謂君爲山林之癯邪其文炳然若江河百

折而益雄蓋文之精出乎心術而其氣則關乎

窮通使天將塞君何以得與于斯文吾是以知

君非青袍終也

言古堯像贊

飛詞染翰支策據梧恂恂廱廱逢衣之徒蘭省
棲遲豈無知契一官蕭然虛舟不繫

王志山像贊 有序

初余有母喪鄒子爾瞻遣其鄉人王生以信來
卜兆余甚信王生而德鄒子閱八年王生再來
居亾何聞鄒子有母喪余亟遣之還以慰鄒生
報前德也既束褒躊躇不能去問其故出小像
索贊辭遂書此以爲別

肘繫一經跡環天下朴兮訥兮疑是儒者徜徉
川嶽吞吐雲烟逍兮遙兮疑是地仙儒邪仙邪
我不能知法眼道眼斷非時師昔太史公方伎

有紀我作汝贊進乎哉矣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六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3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七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擬帝鑑圖後卷跋

右圖惡可爲戒者三十六條用陰數也始自夏康迄於宋嶽其間創起之君旋自隳滅者什一繼體之君淪於顛覆者什九庸弱之君廢于怠緩者什一英明之君傷于夫履者什九叔季之世以衰微敗者什一全盛之世以不虞敗者什九彼其自起自滅者亾論已夏商以還繼體諸

上海圖書館藏

君無慮數十舉祖宗百十年之積累以蕩然壞
于一旦者何其多也急緩自廢者亾論已才辨
如商紂勇略如秦皇穎慧如隋煬敏達如唐玄
不謂英明主乎而逞其志意斲喪元氣其害甚
于庸主則恃其才而不善用之之過也衰微不
振者亾論已混一如秦始富庶如建元太平如
開元治安如靖國不謂全盛世乎而衣衲勿戒
至于濡首其患甚于叔季則恃其治而勿預防
之之過也是以往牒所載獨詳守成之事而忠

臣之心每憂治隆世而危明主其故可知已臣嘗
按圖而知其爲此者有本有原起于一念之過
差而成于衆欲之交搆也蓋人主于天下奚所
不得而天下之可以移人主者奚所不有一念
佚則遊畋巡幸之事興一念貪則聚斂之
事作一念淫則妖麗惟恐不足一念忍則殘戮
惟恐不勝一念修飭則日事土木神仙而不寤
一念私昵則傍有巨姦大惡而不知方其始也
亦自以爲無傷而其究遂不可收拾譬之大海

之始決於瓠子涓涓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
爝火方微一指之所能息也至于燎原雖江海
之水弗能救矣遡觀千百年歷數十君而致亂
之轍若合一軌故伊尹告于太甲曰與亂同事
罔不亡所謂同事者固不必行事之盡合而在
于念慮之所起也夫亂亡之事人主所甚諱而
忠臣進陳必以爲言非故犯其所忌也惡之易
滋甚于蔓艸言則警惕其逸志使不敢爲言則
提聳其本心使自不爲此人臣所以貴盡言也
而進言之時少燕居之時多則箴銘圖史之設
莫非感發興起之端其又胡可已乎昔宋臣范
祖禹作唐鑑以進其君而申之曰言之于已然
不若防之于未然慮之于未有不若視之于既
有今我
皇上以聰明首出之質當嗜欲未開之年欲防于未
然正在今日欲視于既有無如此圖伏願時賜
披閱益軫思惟以危厲爲安以憂勤爲樂以謙
抑爲貴以韜晦爲明若濟大川雖在順流而覆

溺是懼若遊康莊雖範馳驅而銜橛是虞則必
大收利涉之功永適蕩平之路而臣是圖之獻
或可方百工藝人之語矣臣無任惓惓

奉壽渠翁呂老先生八袠帳詞

南斗高懸閃爍女牛分野東山大隱參差姑射
神居簪紳赴越越絕者如雲識關門之柱史節鉞
指句章而就日訪河上之仙翁醽醁春深引滄
溟其盈酌笙竽晝永迴鸞鳳以和鳴三島十洲
王謝堂前不滅四明五泄終喬洞府非遙萃竹
箭以添籌海屋紀長生之籍采芝英而辟穀塵
寰傳却老之方琪樹扶疎毓靈根于玄圃蟠桃
灼燿結異殖于綏山八公去而不還謬傳得道

四皓招而可致寧是幽棲羨彼木工騎風雲而
上下聞諸陶正隨烟氣以飛騰未有配法象于
薇垣列姓名于玉室丹顏不改握太上之眞精
紫氣長冲膺後天之遐算恭惟
閣下含神發睿帝所篤生契化叅玄世爲倫表禹
穴衍而秀異秦望鬱乎靈長祥有開先天不愛
道清華歷試弘文茂著作之聲特達簡知執政
協平章之望軒轅六相力牧位于中台虞舜九
官后稷居乎右弼若縱巨鼇魚水得而歡投乃
作甘霖雲龍從而類應蓋將齊光輝于日月樹
旋轉于乾坤而讀禮松廬遙返東陵之駕歸田
梓里頓辟西掖之班粤在掛冠年非賜杖當其
拂袖人盡攀轅居洛有年且召還于政府封留
以後遂絕意于人間扁舟任其所如蒲輪却而
不御乘逍遙之極樂宅泱漭以無營吐納陰陽
胷生羽翼徘徊光景目歷遐荒方且芬蘭蔕以
向榮叢桂枝而挺秀鳳池毛羽奕葉繩其有光
麟閣丹青萬禩垂而不毀嵯峨壽域屬申侯降

嶽之辰混濛仙源適呂望釣璜之歲爲衆父父
亦兆人人禮官稽故事以請裁
皇上采曠儀而賜問詔謀追
烈祖疇多贊理之功舊德有宗臣肯靳命寧之典特
咨大吏親銜
天語起居申命有司歲置里門騶廩上尊法醞接流
灌以交馨文綺奇紈倚雲霞而映采斂人間之
完福者五爲天下之達尊者三曠世希聞輿情
溢慶耆英在座盡吹簫騎鶴之儔賓客盈庭咸
負笈登龍之士剏于吾黨爰托周親少而學文
曾誦甘泉麗賦壯方登仕幸隨鸞渚後塵
北斗以南一人爭放中嵩之祝長安之東萬里阻
陪北海之尊遥歌黃耆之章更侑霓裳之句於
是申之以詞詞曰望蓬萊縹緲綠野陰濃赤松
丰表鏡水丹池有崑侖青鳥大藥千秋仙音九
奏瑞靄祥光繞試問靈椿春秋幾度彭鏗猶小
二十年前補天浴日黃閣絲綸鼎彝金石記得
磻溪正應飛熊兆歸去來兮

鹿門歌爲芧憲副九十賦

鹿門之山渺何許望裏烟霞隔塵土問誰解此棲巖阿萬壑松風一飄取龐公瀟散本天人不向高陽稱酒民却攜妻子入空谷手斲黃獨騎青春千秋山靈閒風雨碧澗丹厓自今古邇誰主者芧初成一笑焚魚聊息羽主人少年搦彩毫賦得長楊意氣豪曾勞天子賜顏色五雲爛旦螭頭高揚雄執戟甘泉久馬卿建節臨印舊握蘭香霧殿中花執憲霜明日

五朝元老整頓乾坤了介福偏饒皇恩如海扶桑長曉

邊繡東壁星辰寫絳河藏書二酉詎云多蟲魚
正滿烏皮几金石饒傳白雪歌竹書已來諸作
者斟酌媸妍歸大冶淋漓結撰遍人間一代文
章屬風雅年來蘂髮映脩髯九十鸞花春正酣
寧詫稱觴繁玉樹還憐戲綵盛朝簪白蘂樓高
照茗水東望峴山直一矢此是江南大隱居何
須更問龐公里君家世代後神仙勾曲山頭太
蘂巔亦知名姓在碧落不用齊諧祝大年西陵
雲樹迷空色一水盈盈直南極爲爾操歌侑綠

尊遙向長風寄飛翼

享帚集題辭

荆岑之璧和氏抱之而以示宋人不如燕石靈蛇之珠隨侯握之而以示兒子不如搏黍何則智精者鑑亦精智麤者鑑亦麤也

明興逾二百年右文孚化海宇翔洽文章之盛嘉隆以前無論已迺近世作者則異焉呫呫嗶嗶戰國西京惟陳言之務去似矣然不探其本日取古書奇字澀句駢集鱗次越虎落蹙渠答攻鑽而剽之出以眩人非不爛然愉目耀驪領而琬

琰之前陳儻一徵者獲焉蕭然盜也世以爲能
文此宋人見子之見矣泝觀疇昔大家其于易
之奇法詩之貞葩春秋之謹嚴左氏之浮誇下
至莊騷孟韓孫吳遷固靡所不究意融旨浹時
而肆之筆端卒無一語相蹈襲蓋不以形用而
以神用今不古之人若而友以相訾謷噫敝甚
矣豪傑有興無寧隨流逐影甘心溺陽侯之波
漬奔父之膏而不爲振刷已耶余同年鑑江唐
君幼負奇氣啓吻輒驚其里中人比長成進士

譚鑑江不能也雖然夜光明月在山則輝在水
則媚光怪自不可掩過余固非和氏隨侯而韓
李歐梅臭味猶相似則綢繆傾吐亦嘗有所窺
者試評之序論志傳表贊諸作已闖班掾戶庭
其古賦銘誄凌厲淒切在楚漢間古詩亦彷彿
陶韋而五七言近體則賈至高適之流亞云君
自知之矣以爲何如

六度筏記

余有山水癖而家在千巖萬壑間適與性會又
曲荷
聖恩逸我于田里不待知章之乞而鑑湖八百得縱
所如而不吾禁焉山川于人固有分哉舊嘗用
一巨舫可羅坐十許人有榻可臥有觚可炊筆
札書史棋鼎杯盤之屬不移而具每一遊觀宛
如廬舍因榜之曰不繫齋嘗謂歐公以舫名齋
不若余以齋名舫彼有住而我無住也然尚怪

其稍巨非長年四五人不可駕漲則橋低涸則
沙澁有不能盡暢吾遊者於是更造一小舫長
二十餘尺廣五六尺疏以八窻繪以五采以蒲
團當榻以小鼎當餙晚無書札棋酒之好一切
不設而曩所與嬉遊者亦復濶疎惟里中舊侶
方外衲僧三四輩命一小蒼頭駕之便可直上
乘風載月長嘯高歌不知宇宙之寬而吾舟之
隘也一日與客趺坐偶談浮屠氏六度之法謂
布施如船底持戒如船牓忍辱如篷篙精進如
筒棹禪定如碇石智慧如船師脩此六法可度
彼岸遂取以名舟客喟然歎曰旨哉用此筏也
無憂苦海矣余曰未也筏者所繇以浮海之具
也及其至也雖祇園檀閣無所用之而況于筏
乎子不見水中月乎舟南月南舟北月北止乎
中流月復在中是知萬川一月萬法一心此月
此心畢竟何着故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又曰度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知此可與了六
度之義矣乃戲占一偈曰有筏不解乘自溺苦

海中乘筏不解舍溺與不乘同所以上乘人馮
虛以御風用筏不用筏飄然遊太空客大悟相
與扣舷而誦之誦已趺坐如故

九地戰法事實述

嘗考孫子用兵之法其地有九一曰散地散者師在
本境人情渙散而不堅也二曰輕地輕者越地不深
也三曰爭地爭者我得之亦利彼得之亦利各欲競
而趨也四曰交地交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聯絡而
交錯也五曰衢地衢者三面聯屬通達如衢路也六
曰重地重者入人之地深也七曰圮地圮者山林沮
澤圮壞不可留止也八曰圍地圍者前狹後險四圍
無路敵得以坐困我也九曰死地死者進退咸阻陷

于至危也散地何以無戰兵之初出駐于境內士卒顧家不宜輕動昔燕將慕容德欲與魏戰別駕韓諄進曰魏軍深入利在野戰有不可擊者四我軍自戰其地衆心不固有不可動者三德以爲良平之策莫加焉故曰散地則無戰也輕地何以勿止兵既越人之境猶未深入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爲利昔劉曜敗石虎于高候襄國大振石勒問計於徐光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守金牆非計也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破之必矣勒遂進兵擒之鄉使曜直擣襄國無少逗留豈得遽及于難故曰輕地則無止也爭地何以無攻險固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趨進先至而據之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交地何以無絕往來交通之地不

可絕其路當設奇伏示以不能誘之半至襲而擊之
昔馬援擊先零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亦向
山而分遣數百騎統襲其後虜遂大潰此交地不絕
之驗也衢地何以合交四通之地當先厚賂傍國使
我有外助彼失其援昔曹操破荆州下江陵劉備駐
軍夏口孔明曰事急矣請求救于孫將軍乃往說孫
權權遣周瑜輩并力以助卒敗之于赤壁向非合交
寧不爲所困乎重地何以當掠深入重地進未有利
退復不得宜資食于敵以給軍儲昔劉裕伐燕棄舟
步進或謂裕曰燕人若塞險清野恐大軍深入不唯
無功將不能自歸也於是進攻臨朐得其糧儲悉停
江淮漕運焉蓋勢不得不資于掠也圮地何以當行
兵入艱阻虞有敵伏疾行無留患乃可免曹操既敗
于赤壁引兵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
負艸塡之乃得過操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
得計晚向使早放火以塞之吾屬無類矣今無患也
備壽亦放火而無及此非急行之驗耶圍地何以用
謀師既被圍難以力解當用計誤之使敵莫測其故

李廣以百人馳入虜中廣語從者曰吾去大軍遠若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以爲誘必不敢擊遂
下馬解鞍臥虜終怪之不敢擊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此非用謀之驗耶死地何以當戰行軍不用鄉導爲
敵所制不鬬必死當塞井夷竈并氣一力以戰之韓
信擊趙以萬人背水爲陣趙空壁逐之信走水上軍
皆奮力死戰大破趙軍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嗟
乎兵無常形法有定律古今用兵之蹟未有不以得
律而吉失律而凶者辟則射之于鵠雖機巧運于二
心而卒不能出乎鵠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矣故曰九地之變不可不察也言變則其勢無常言
察則其機莫泥是在善用者得之耳噫此又孫子言
外之意也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客問余曰蓋聞王仲淹生陳隋之世以亂不仕退居河汾續六經以教門人信與余曰然客曰續經奚而不傳余曰仲淹學爲仲尼蓋孟軻之徒非諸子流也孟軻明仲尼之道而其徒不能極師之奥盡繇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仲淹明仲尼之道而其徒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傳蓋房杜諸公與有責焉爾矣客曰聖人作經垂教萬世漢諸儒不過述其遺旨而表章之耳議者且以爲非況

經自我續偃然當作者之聖乎其必有意旨存焉願
爲我言之余曰噫此仲淹之不得已也遷固以還述
作紛如帝王之道闇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
理者參錯岡歸陳事者雜亂無緒聖人之所謂六經
之教仁義之說蕩然盡矣仲淹身任斯文挺拔流俗
受書于李育學詩于夏典問禮于關朗正樂于霍伋
考易于仲蓁脫然超悟于千載之上曰六經在吾心
矣遂與群弟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上達三
綱下周五常蓋將脈絡千聖之傳維持末俗而歸之

乎上代者也是故白黑相渝易道微矣吾何可以不
興易是非相擾春秋散矣吾何可以不作元經王道
之駁久矣吾何可以不正禮樂大義之蕪甚矣吾何
可以不續詩書此經之所爲續也其諸有衰世之意
耶客曰七制之主政之駁也敢問續書始于漢何也
余曰是所以存皇綱也漢統天下除殘穢與民更始
而興其視聽猶有先王之風焉舍乎此則六國之弊
矣亾秦之酷矣又焉取皇綱乎至于續詩具六代之
始終所以備民風也亦猶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也元

經始晉惠所以代賞罰也亦猶仲尼春秋始周平魯隱也禮取于逼樂取于勗所以存制度也亦猶仲尼定禮樂而觚佩棗栗之微橐木貫珠之節所不遺也故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此非其意之所在與雖然聖人教人不外乎一中續經之旨非他也即仲淹之所爲中說也中之爲義在易爲時在書爲皇極在詩爲溫厚在禮樂爲中和在春秋爲權衡譬之日星雖周環萬變不出乎天中此其理之所以一也

子試取其所謂中說者觀之必有神交冥契者矣而奚獨悵悵乎續經之不傳哉客曰然則仲淹聖者與曰聖則吾不知也不可謂非聖人之徒也荀楊諸子蓋鮮儷矣奈何嘵嘵者隨聲詆議之哉于是客唯唯而去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聖人視天下之物皆已也視天下之物皆已則無已無已則無物無物則反身而誠仁體全具而天下萬物皆備于我今夫天地至大萬物至賾斂而歸之于藐然之身曰此吾一體也斯不亦迂乎然而有可以實理通者太極之理一也太極之理闔闢而爲天地散殊而爲萬物統會之而爲人心皆實理也實理誠也誠者仁也仁一而已何有于天地何有于萬物而亦何有于吾心也不觀之此心之感乎雷霆之鼓也

而惕然警焉風雨之憀也而愴然興焉日月雲物之昭布也而廓然舒焉吾心與天通也嶽之峙也而神與凝焉水之流也而意與游焉山川之崩且竭也而念與之移焉吾心與地通也孺子之入井也而惻隱形焉草木之暢達也而生意敷焉昆蟲魚鱉之感若也而和順著焉吾心與萬物通也即此驗之物理與吾心眞若神氣之相呼吸血脈之相貫通而與之爲一體矣何有于天地何有于萬物而亦何有于吾心也人惟以妄念汨其天眞而不識仁體是以但知有已不知有物無怪乎其視天地萬物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相關也仁者之心吾見其純然誠而已矣惟誠故明明故有以燭天地萬物之理惟誠故虛故有以盡天地萬物之量惟誠故一一故有以會天地萬物之原惟誠故神故有以達天地萬物之化蓋太極之理渾然在吾心而所謂闔闢散殊云者皆此心之妙用矣是故以此心通乎天則雷霆風雨之屬吾以吾心順布之而少有愆其度焉吾歛也以此心通乎地則山川之屬吾以吾心經理之而少有

失其宜焉吾歉也以此通乎萬物則民物之屬吾以
吾心生養之而少有乖其和焉吾歉也何者天地萬
物本吾一體而仁者亦以一體視之無以有已故也
夫人之一體內有心志外有百骸無尺寸之膚不養
者惟欲全歸之以適得吾體而已仁者視天地萬物
爲一體則其調養而鈞節之者亦必使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如心志百骸無不養焉而渾然元氣之周流
一體之和乎嗚呼此仁者所以有功于天地萬物而
斯已矣其肯坐視其疾痛痾癢而不爲之所以傷吾

位育之化所由彰也未至于仁者宜何如亦曰克有
已之心而已夫有已則不能度物不能度物則憧憧
往來即爾我且不相容而況天地萬物乎故曰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強恕則近仁近仁則反身而誠
反身而誠則萬物皆備于我矣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而何仁難成也耶有萬物一體之志者當知求仁之
方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甚哉小人之爲天下禍也非小人之能禍天下君子禍之也夫君子國之元氣社稷是賴而反以禍天下者何也天下之勢不能盡無小人而君子處之無道容之無量以致小人蔓延爲社稷殃是果小人罪乎抑君子罪乎噫此漢唐宋黨人之禍吾不能不爲諸君子惜也夫天下不皆小人顧用之者何如耳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衆則治小人衆則亂方其衆也其勢各以其類爲好惡此黨議之

所由起也夫惟國家治則無黨君子衆則無黨君子無黨則小人不能乘其隙以禍天下故唐虞之世非無四凶使九官十二牧者群擠而力排之豈不爲快然彼乃師師濟濟相讓以德相遜以善未有一言及四族者至帝舜欲威頑讒征苗民其意在四族也而禹益惓惓告戒且教以明德徵以至誠陳以滿損謙益之道深自抑降不欲與小人角一旦之力故曰在知人在安民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聖人之心見矣故有虞之世四凶自竄自殛而卒不能爲極治之累奈何漢唐宋諸君子之慮不及此也漢至安順朝綱漸紊清議在下阿柄倒持而諸賢乃自相標榜登龍鉤譽履虎搆機卒使曹王投隙貽害良爲萬世爲善之戒唐至德文士習一壞忠直爲懟諂佞爲倡宗閔對策吉甫是仇德裕懷讒僧孺見嫉相傾相擠國事日非而白馬黃流丘墟社稷宋之元祐君子滿朝小人屏跡而乃洛蜀分攻自貽伊戚童蔡仍姦夷戎鼓釁道學僞儒爲世大禁嗟夫此三黨者係社稷之存亡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反復爲諸君子痛恨也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漁之九四曰漁其群元吉夫二爻皆以剛而居柔故能亡朋比而漁小人之群使三代諸賢皆如寔如淑如蟠如泰如度如贊如申如溫如明道諸君子則其禍豈得至此烈哉夫天下事如一家也一家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垂戾則盜賊窺伺之心生矣使父子篤兄弟和耕問奴織問婢小人各役以力爲主人用豈能爲一家害耶今蕃固滂儉之徒既以開戶延盜入室而牛李洛蜀諸人又兄弟胡越競相援引外護以濟其家則

豪奴悍婢得以欺主人之弱子而盜賊乘間竊發亦勢使然也故嘗合三黨論之漢之黨皆君子而羅小人之害其勢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而國移于强臣唐之黨君子小人互相攻擊其勢兩盛而卒兩敗如蠣蚌之收于漁人故使全忠得以竊入而國移于盜賊宋之黨皆以德行文章標表一世其勢在君子而芟除太過自相垂張不能使其身安于朝廷之上故使呂蔡諸人得以藉口童王二豎挑釁邊陲而國移于夷狄黨愈衆則害愈深變愈大吁可痛

哉譬之人身漢則元氣已耗特支體一二之强健耳而乃以毒藥劫之而速其斃唐則元神既離其宅而庸醫補瀉並用不分主佐之宜遂至邪氣竊入而不可救宋則元氣猶厚而內邪不出結爲癰疽一旦潰決而不可收拾其禍爲尤烈也噫此愚所以不得不重其責于諸君子也是故君子之待小人其識宜早其幾宜審其力宜斷而君子之自處其心不可不一其氣不可不平其量不可不廣苟在上者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勿以片善自足勿以小過棄人勿吹毛而洗垢勿過激而攻訐則小人方幸其包容于我且未必無一才可用也而奚黨之害哉是在維持世道者一轉移之耳嗚呼安得處天下如一家通天下爲一身者與之潛消默奪爲國家造無疆之福哉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何如

人臣之處其功也自古難之矣雖然非處其功之難心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者爲難也夫當創業之初而示天下以驕矜之迹則衆心未孚處守成之世而啓人君以戰伐之心則國本弗固此皆爲已而不爲國者也苟其心專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則不伐者非以全軀言功者非以固寵時有創守義當如是則爲之而又何難哉昔者馮異佐光武以成中興之業趙充國翊宣帝以收制羌之功漢世稱功臣者

尚矣然異以不伐而號稱大樹充國不徇浩星賜之
言而居功于已二臣之成功同而處其功異者其故
何哉疑異之迹者曰異與帝起草茅共成大業懷震
主之疑挾不賞之績其不伐者所以保功名而全軀
遠害也疑充國之迹者曰充國經略羌事圖方上進
帝雖屢賜嘉納而其間不稱上意致勤讓責者亦往
往見于墨書故其言功者所以實前日之言使其君
不疑也嗚呼以若所言則二臣者皆所謂以私意與
之而非心乎君國者也二臣之心吾有以知其微矣
當光武時正天造艸昧之後人心未盡歸一所恃以
維持之者賴二三功臣同心共濟不至決裂而已苟
復人挾其功各求相勝則廟廊之上且有拂戾不和
者而何以令天下昔高帝時韓信以伐功取禍卒貽
其君有殺功臣之名尤非愛君者所宜忍也異誠有
以識此矣而何以伐哉充國所處則異于是其時則
承平矣其君則英明矣其任用則彊弩破羌之流矣
雖以老成持重之見日陳于前而進兵之詔猶屢下
不已矧可歸功戰伐長其君尚大之心乎星賜謂天

下皆知有二將軍之功勸充國讓之夫二將軍者執戈負梃前驅虎賁之士也帝既已多其功而充國又從而讓之其誰不以戰爲快乎是啓之也是故其始也持屯田之說以圖靜制之猷而其終也任老臣之責以絕開邊之釁使帝之心知罕开所以困者皆充國先制之力將曰老臣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兵之不可輕動也如此屯田之議可以久行而無弊也如此一言而爲社稷萬世之利則雖居已于貪功之迹固非充國之所辭者矣不然推賢讓能功成身退充

國之賢宜識之早矣而喋喋然要功取寵以冒鄙夫之事充國其肯爲之乎在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異足以當之在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其充國之謂矣吾故曰二臣之處功皆心乎君國而不以私意與之者也雖然處異之迹則有避名之美而爲之也易處充國之迹則有冒名之嫌而爲之也難此又二臣所遭之不齊也然則人臣事君愼毋以迹爲避而觀人于千載之後者其尚諒其心也哉

聽琴賦

陽和子瀟灑拔俗冲雅出塵依日月以秀舉睇山水而留神硠硠不降之節靡靡靡繫之襟每有所觸必托之琴顧謂調追古昔今人不聞鼓太音于聾俗譬操瑟于齊門乃有朱子其臭如蘭爰自弱冠要以歲寒相與吐白雪之曲奏綠水之瀾非夫人之倡和寧袖手而莫彈蓋二子者處則雍容山澤之畔出則周旋翰墨之林撫不在絃聽不以音時維萬曆元禩節屆朱明二子暫輟校讎之役避暑瀛洲之亭荷風淟

其披拂麥雨溘而飄零動颸颺于翠帳散霏微于畫
屏陽和子抱琴未鼓朱子顧而謂曰子亦知造物者
之私我乎夫暄氣未收火雲四舉摩肩擊轂揮汗如
雨此牛馬長安者之所畏也吾與子有是乎簿書在
侔者忌功高者危此蓁莽世路者之所懼也孰與夫
斯亭之棲遲乎又如文駟繡軒璇臺金谷體厭輕肥
口窮海陸此貴介公子之所適也孰與夫斯亭之休

沐乎夫物不恒萃樂須及時俯仰陳迹自古歎之子
盍寄諸絲桐以樂吾與子之所私于是陽和子撫促
柱揮高絃寫幽意于流水發清響于餘烟曲引向闌
奇音乃出裴徊顧慕如闔如闢揚楚聲兮泣湘女吟
越調兮慘莊舄四顧悄然夕陽在壁朱子憭慄而問
曰噫嘻奇哉此思歸引也胡爲乎奏哉陽和子曰吾
方鼓琴觀游魚浮于澄沼閒鳥浴于清淪恍惚鏡波
之館侍吾翁以盤桓是以羈旅懷土之思溢于絃端
而子知之也邪且夫顯晦殊軌出處一心窮有廟堂

之慮則義不失達有山林之想則志不淫古人冠冕簑笠兩無幸縈良有以也歸與歸與吾其南哉朱子愀然歎曰是吾志也子有父試先往焉爲我理山陰之舟畜蘭亭之鵝期以春花之夕聽琴于稽山之阿

送盛子說

雲間盛子少從河間蔡隱君遊爲養生家言京師縉紳先生雅愛之一日介隱君訪余于眞常齋目其容耳其言恂恂儒生也余以故習盛子及拜官武昌感然請曰吾朦朦何以能厥官乞一言將貫而佩之余曰治官亦猶治生也治生者必除穢去累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然後血脈流貫而其生全一氣不通則肌膜之間分胡越矣民之生也其地異宜其愛憎取舍之情也爲民上者限之以堂階東之

以法令甚且筆策繁施而上下之情隔若九閽焉民若之何而弗病故善治生者通其氣弗之有滯焉而吾生全矣善治民者通其情弗之有壅焉而民生遂矣雖然非其本也聖人之道通于萬物而始于未始有物故人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靜也夫神清則智明心靜則氣平智明氣平乃能形物之情故曰勿撓勿攖萬物皆自澄勿驚勿驕萬物將自理此養生徵言亦治官奥旨也吾子通于養生之說矣而何難于治官哉盛子憮然若有悟以告隱君隱君曰識之哉識之哉爲而不已豈惟治官進乎道矣遂書以爲別

題十八學士圖爲賈太常

余嘗見趙子昂所貌十八學士圖繪甚工然視此本殊不類子昂蓋後人模寫不足據乃兵垣藏本相傳出閻中令手當是貞觀舊物顧亦與此本微有同異而所繫爵里年歲名字則此本較詳先後眞贋孰從而辨之惟是妍蚩之跡載在信史使人讀之如見其人併得其情性焉則圖之肖終不若史之尤肖也余觀許敬宗事不啻其與房杜蘇孔諸公竝登瀛洲而悲其與義府同傳士君子紆朱拖金聯翩日月之際

所自爲千百禩計者固自有在彼撓節希榮日夜汲
汲如狂者何爲哉余久矣有概于中故特著之以復
于太常公若乃評品繪事則俟博雅君子

題趙文敏行書千文爲張太史

趙文敏墨跡學士大夫蓋家有之求其骨體遒勁腠
理不容髮而大卻大窾恢乎有餘地則自余所目睹
罕儷斯卷鬻者嘗攜至余所余將以一歲俸易之會
張太史業已屬意遂不果客有惜其墨色稍落者余
謂書所貴神耳其神全卽墨色亦屬脂粉試令西子
澹糚從隔紗與語顧不尤都也耶太史君以余爲知
言謾書其末

題東坡贈馬券後

東坡公贈馬事甚奇其字法又精古可玩益以山谷老書遂成二絕自今日觀之卽隋珠荆璧不易也而竟未知當時有幷馬與券而市之者否世之人率以耳視生而汨汨沒乃見珠者天下事盡然獨字也哉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七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4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八

光祿大夫柱國永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軾著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端山陰

王公墓表

歲癸卯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山陰王公卒于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予葬祭有加禮進位少保特謚文端

諸子濬初等拜稽首既襄事則謂余與公同年

相善也將伐石爲麗牲之碑願標表公之行績

以昭示永久而奉少宗伯李公狀以來余讀已
爲洗然久之乃詮次其大者如左使夫後之人
過而式焉公諱家屏字忠伯對南別號也其望
曰太原已徙鳳翔先世有以材勇充
文皇帝宿衛者扈蹕之雲中屯因家山陰七世祖曰
顯三傳爲朝邑尉冲冲生臨邑令縉有循吏聲
語具邑乘中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
憲公之祖若父也並以公爲吏部左侍郎兼東
閣大學士推恩贈如其官石溪公配韓淑人實
生公公生有異徵夙達早惠十三補博士弟子
嘉靖甲子舉鄉薦而石溪公坳免喪爲戊辰試
南宮遂成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丁
卯癸酉間與脩
兩朝實錄直筆無所諱避一嘗授中貴人書一分
校禮闈所得多名士今
上改元之乙亥以國史修撰充
經筵日講官公經義既醇深顛析辨甚加以風儀
庠序音吐洪朗

上爲改容諦聽之壽請告歸里
賜銀幣予傳還朝補故官同修
會典已遷司經局洗馬兼官如故已遷右庶子兼
侍讀癸未主武闈試尋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視院篆明年教習庶吉士躬示坊表所造就多
爲國器已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兼官俱如
故
上手勑改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與
機務蓋公之在講筵也

上時時注眎一日謂左右曰王講官舉止詳而視履
正端人也至是與婁江王公同日而拜云明年
召對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已扈從視
壽宮至大峪山
召對幄次贊定吉壤又明年以風霾偕同官條上病
民四事若織作陶型之屬請一切寬減
上御煖閣召對嘉納之是歲公繼母景淑人卒訃聞
上賜賻贈祭葬特使護行稱備禮而公之去也例當
以代者請有

詔不允爲虛位以遲公洎服除則
手詔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使者即其家召
起之既入朝逾時未見值
萬壽節公乃上疏以謂
朝講不宜久輟章疏不宜頻留而其最大者爲
建儲一議亟請
臨御早定
國本是時上書者麟集中外相望無重此舉公以
故首發之而

上竟爲感動趣視朝比朝覺公不在問而知公以前
疏故候命未即入
旨稱公忠愛令入朝則爲再
御門公因陛見
上自擁
皇太子令諦視且諭以保愛之指四臣咸頓首請
諭教
上目屬久之是爲巳丑八月也而明年元日
御毓德宮召諸閣臣

上爲領之至是而中外洞然知公所建白
天子葵之已既而請
冊立不報公于是時自顧以起田間逾歲亾所補
救稱塞因上章自劾具言今變異疊見灾眚交
叢外患未休軍餉積缺邊腹竝潰兵農俱困而
間者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詳緻祇飾彌文
綱維廢弛名實渾殽臣從三臣後不能效尺寸
亾所短長宜罷去已又再疏言
聖躬靜攝未能調護
國儲未定群情危疑喜怒過當上累
天和抱此三懼兼遘災厄淺才無能幹濟微誠莫
由感通內媿尸素不能自安疏三入
上遣中官諭指敦勉至再始出亾何四臣同疏請
冊立得
旨切責須後命于是三公各引疾獨公在閣請
諭令出視事已疏謝而王許章留中公曰此當以
冊儲語故耳復疏言少待時日
聖諭甚明乞令二臣亟出俟首輔至閣容臣等合揭

恭請定擬期日疏中言

皇上聖意蓋不欲煩之以激聒而欲斷之以從容不欲部院臺省雜議于外廷而欲與二三閣臣決計于密勿此語實深中

上指果得請特諭公

冊立出閣待過十歲一併舉行而責公等以輔弼大臣宜宣明

聖心以釋衆惑定群囂公卽又疏言釋群疑莫若大信之早全解搖亂莫若

聖志之早定目前舉行未敢遽必而待過十歲則似太遲卽又得

旨令中官李浚傳以明年春夏諸臣無瀆擾者卽以是冬傳

旨冊立不者更待十五公乃始大喜則又上疏欲傳帖一道播告中外其更待十五之說謂宜默示戒約可且勿宣旣擬帖入而又度其不得請則走閣門吏亟報禮科若部趣具疏俄浚出果傳札子不必用而部科疏已上于時

上不懌然止奪部科俸以此知
聖策已定無復言建儲者矣乃踰年而張有德又踰
年而李獻可之事起有德者戶部主事以大禮
在近造辦宜豫抗疏請而是時首揆申公方休
沐獨公與許公在直念小臣忤
上成命卽得罪謂大計何因亟具揭署三臣名引前
諭以請方急時不及以告申公旣奏而
上果震怒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遲冊期者三年申
公恐過激無益且償冊事因密揭前疏不出臣
欲委曲調停其間而
上怒竟不解許公罷還公乃上言臣與國始謀同從
小臣後附和同且國所請實前歲臣所傳也而
今者大計定且復搖吉期屆且復改是臣以傳
者乞身去公疏留不獲自念處
宣不實誤國誤向來言事諸臣且誤
宗社國宜留臣宜去疏入報聞而是時申公亦用言
父子
君臣間竭心殫力竟未得遂行其志欲引疾俱去

而
上手勑令攜藥餌掖以入閣先是婁江公亍給省覲
至是公擬
勑請畀使趣還朝而獻可者省臣也偕其列上疏以
爲
冊立之期可緩以俟明年
諭教之典不可遲以虛今日疏入鑰秩奪奉有差公
乃封還
御批具爲分理力請矜宥未報會有申救者悉獲譴
公又疏言臣以揭救獻可累及諸臣投荒削籍
甚之
廷杖是臣借誖誖之一士而反累濟濟之群英爭
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禍也用是自陳
乞罷未奉處分詢之同官乃知爲臣具揭奉
旨謂臣希名不遂託故稱疾竊念名非臣之敢希亦
非臣之敢棄臣所希者期
皇上爲堯舜而臣爲堯舜之臣千載餘榮故足希也
若犯顏觸忌抗爭債事此何名之可希乎必不

希名將使臣居尊食厚
主德愆而莫救刑政亂而罔匡此可謂不希名之臣
矣而國家將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取
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姦無不可爲是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共罵也伏望免臣以
示首事之懲召還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
上章悉陳時政引咎乞還辭愈切直又不報巳
遣中官浚捧
御札再諭公予給調理公自念
明主可以理奪惟有引義決去冀得感動遂四上章
求去益力
上不報久之
廷試公辭免讀卷而乃始得請
上雖聽公去然心知公忠精既去之三年而
皇長子出閤講學又六年
大典告成公聞之而喜可知也曰
天道四時固有節序臣故憃乃急欲得之罪也因
齋沐表賀

天子賜上尊肥羜白鐳文幣遣行人存問官其仲子
湛初爲中書舍人公疏謝并勸罷卬稅起遺逸
又明年而公病薨夢與馬文莊應
制作獻芹獻曝詩覺猶能舉其辭迨病革囈語皆
公家事也嗚呼公之生平海內所知
上以兩言盡之曰端人曰忠愛卽海內之知公孰有
如
上之知公者乎大禮遲速之間寬以容公之直聽公
之去以遂其高卒之身退而言用

眷隆禮備始終無兩卽
天子之用公不幾能盡公之用者乎余不佞辱公臭
味結綬以來竊相期許從公講幄屬有心盟爾
來三十年矣彼此歸田郵筒不絕于時世以爲
盡公之用而公更若有所未盡者嘗寓書云區
區徽志竢子之出也以瞑余得書恍然竟成末
命嗚呼尚未知何時得以公瞑也然益足以見
公忠愛已公與人極夷易至其守成深堅屹不
可動江陵公之敗籍其交游書疏公隻字不關

其間蒲州公繼秉國時時規勸多所裨益于時
懲前政之弊也方務恢綽而朝士多用詭激爲
聲公引大義委曲調劑卒成和衷之美迨居鉉
席開誠布公正色侃辭庶士斂服終公在位無
煩言也曾少卿者請汰武弁衆要其兄司空閎
于朝公出片語諭之遽散去大司馬懼生變欲
勿問公不應竟詰其主竇之法事遂定公博學
多通而雅不欲以文章自名手疏經義多所發
覆尋罷去其指先于躬實行篤倫敘而已痛二

親不逮養
上所賜予不薦不嘗食奔景淑人之喪哀感道路治
家嚴肅謹恪禮教里中化之無鮮葬之飾至于
急病賑饑宗親賓客厚往薄來不以無爲解沒
之日幾不辦葬也元配霍氏累贈淑人繼李氏
累贈淑人性貞敏勤慎事二親至孝既貴被服
儉素姻黨或問之曰人以有勝人吾欲以無勝
人也姑適李氏而寡推棄褒嫁其女待霍氏有
恩禮公立朝見被殊遇而志未達數懷歸如向

所謂引義決去庶幾感動者淑人輒從臾之人
以方孟德耀云諸子葬公于桑乾河之陽淑人
祔焉是爲歲甲辰之冬其生卒子姓具誌狀中

刑部左侍郎梅墩邵公墓表

在戊辰余從諸同年入中祕時餘姚邵公世忠
實率先之而余與公並齒又並舍並食也日夜
把臂刺刺語謀所以自矢而報
主上者猥以余之薾薾藉公自矜奮者屢矣匹何公
執法臺中出入中外間數歲一見見則把臂刺
刺語如昔垂三十年公晉司寇勛名大起余時
時喜公之不余負與余之忸于公也而公今已
矣嗚呼傷哉公子欽順泣而謁余表其墓嗟乎

余何忍表公而公之側身砥行與所維國是而效公家者惟余心數之則又何忍于不表公先是公父中憲公舉八子罷邵武守歸涼于橐而芥芥于稚齒者公先意倡兄弟跪而請委產焉中憲公色喜曰是兒孝而廉吾卜其異日矣既拜御史時李都諫執買珠事繫獄公抗疏申救并爲諸賈人請命已而心動請告歸道與母張恭人訃會公哀毀欲絕居廬三載芝艸生焉癸酉補河南道御史出按蘇松四郡時民嗷嗷苦逋公首疏請貸務以博大寬厚倡諸部時政方束濕公弗爲動丙子再按江北則復苦河且病漕病

寢矣公根脈之築隄瀦流而疏改折疏賑恤以甦民困戊寅三按江右則復苦機杼赫蹏之役公疏減其直而割其半民賴以紓辛巳報

命于是公臺奏閱一紀矣會京察留掌河南道以公匡稱時趙御史忤執政意論罷公怏怏語同列有所詆刺或飛公語至執政公亦不顧而晉江

王民部亦論當塗罷去交游屏絕公獨祖道且
津其行其無意逢世如此是歲陞大理寺丞歷
左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
便道歸省逾月持中憲公喪三載哀慕一如居
張恭人喪丁夾用臺省言卽其家起撫湖廣而
適歲侵民饑白晝掠大都中公卽梟其渠以徇
而大發粟以安集之民以不聳劇賊劉汝國出
沒太宿蘄黃間挾饑民爲亂公固壘力遏其衝
檄應天督撫逆長江協剿之而身督播兵于黃

薄其巢賊焚巢走汝國就縛議者謂此舉稍緩
釀全楚禍未艾也事上
賜銀幣巳丑陞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瀕代矣而
景邸莊田遺楚者
潞王請之請溢故額濫及民間公慨然曰吾未出
楚而覩楚亾窮患甚聵目以貽後人乎乃列見
田實課以
聞且議徵輸屬諸縣毋令緹騎擾民其爲地方計長
遠如此庚寅陞左副都御史尋陞刑部右侍郎

轉左署部事已有撫浮言中公者而公脫身歸
矣嗟乎公自筮仕迄予告終始法官秉憲飭度
一依于平反用能所至見德所去志思吳楚長
淮之民尸而祝之此惡可以虛聲譽也當公救
李都諫趙御史時危矣而卒無害先是南督學
缺政府以啖公而力拒之重怫其意危矣而卒
無害說者謂
主上聖明察公無他卒于保全似矣亦惟是公誠信
素著中涵粹白而末世無容其緇涴語云畏首
畏尾其餘能幾言當事之難也高者仰屋竊嘆
其下則嫁禍耳公及瓜而抵禁忌以杜全楚之
患大臣用心固爾而卒未竟厥施惜哉公孝友
天植他懿行不具載載其大者頃余與公後先
解組歸相與泛舟邀相君肩吾公週覽四明浹
旬忘返每憶躍馬長安市意氣翩翩而倏忽顛
毛相向恍然有遺世想方期與公歲時相過作
餘年計而公棄余矣余復何賴乎公諱陛別號
梅墩其先出召公裔歷宋而得康節先生入明

而中憲諸公以文章甲第後先輝映源深流長公之後其未量哉嗚呼是亦足以表公矣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敬亭耿公墓表

余同年新城敬亭耿公葬鄭潢河之左阪有年矣其嗣吏部君廷栢謁余而請曰吾先子竊附籍於公不肖復附籍于長公而不肖之令山陰庶幾無得過于公之鄉人也者亦惟公之賜蓋所稱世通家者無踰此矣徵公疇表吾先子因出裒中二疏曰此張侍御某逢權相之意糺陸家宰而及吾先子者也此余少司徒某被權相之禍辨寃獄而及吾先子者也一毀一譽孰枉

孰直展卷瞭然而世態之險人心之公亦可槩
見已惜不肖覩此之晚而誌中未悉也願公不
恔一言以表吾先子之遺行余讀而歎曰有是
哉敬亭公之以直道終也蓋孔子論觀人不信
于衆之好惡而信于善者之好惡者之惡其敬
亭公之謂與公諱鳴世字茂謙敬亭其別號也
其先自琅琊徙新城公耿介自植不卑儕于流
俗故其居官率與利櫛垢祛墨雪枉直行已之
是雖貴有弗避焉初釋褐知邢臺縣裁驛傳減
重賦引渠水灌田數百頃瓯脫舉爲沃壤邢臺
人尸祝之遷刑部主事尋改廣西道御史監視
東城庫廠勑中貴人不法奪俸半歲已而出按
甘肅當事者饟不時給激莊浪兵變譁呶反攻
火其門公馳檄諭之揃刈其渠魁一時帖然再
按應天時江陵專政其母所經大供餽擬于王
者公巡畹常遇之而已江陵咿之曰何物强項
乃慢吾母婺源余少司徒時爲給事上封事譏
詆執政被黜還里而江陵猶未嗛也適歙以額

賦絲絹改派休婺等五邑五邑人叫囂爲亂江
陵移手書欲嫁禍於余中之危法公若不聞其
指嗾者直具實以請竟不株連士類而江陵益
又啣之曰何物强項乃逆吾指會有所論決一
囚鳴寃甚哀公疏覆勘遂以報囚不及格謫判
蕭州此陸冢宰所以爲公訟也公居蕭州亾何
累遷至禮部員外郎以議宴饗與尚書不合爲
郎僅二十日出爲隴右僉事居二年遷參議仍
守其地有鄰守隘其屬境欲割公所轄鎭以自
拓撫臺業已報可公爭以簡書事雖直而檻已
開卒中飛語左遷公公遂堅臥不復出矣夫當
江陵炙手可熱之時獨棘棘不阿逆其風旨不
一文致以淫刑及善良則公之判蕭也有繇然
矣陸冢宰以一言直公之寃而逢江陵而傾冢
宰者反藉爲口實可畏哉公既陰脫少司徒于
阨而少司徒不知也更十餘年得江陵手書始
慷慨叩閽而感公之義少司徒以守正頗公于
朝而公竟歿世不知也更十餘年吏部君得少

司徒疏稿始欷歔感泣而明公之心當其時公寧渠以誹譽利鈍芥蔕其中也乎嘻孅趨易合方正難容自古然矣世之附炎希寵殺人以媚人者固不足齒其有遇公正而發憤一遭摧挫輒氣消神沮坎壈之不勝化百鍊而繞指者可勝道哉公之謫判也以忤江陵而其奪俸也則以忤中貴其自禮部出也則以忤宗伯其自隴右歸也則以忤中丞硠硠高致所謂百折不回者非耶余故詮次其槩以表于世若茲其他世次行履詳馮宗伯誌中不具論吏部君公之季子其令吾山陰也易直豈弟藹如春溫而侃侃之操萬夫不能奪蓋得公之剛正而出之和平其建豎不可量云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植齋曾公墓表

萬曆甲辰春正月辛酉禮部尚書植齋曾公卒
于京邸訃聞
上震悼不舉百辟卿士無不悲涕越月其嗣子廷棟
至自衡州以狀典
請得
贈太子太保祭葬賜廕咸如例再越月嗣子持其
門人大司成蕭公所爲狀泣請表其墓夫表墓

非古也人子欲標其行垂諸石俾過者式焉亦
猶行古之道乎余弗文何以言按狀公湖廣臨
武人諱朝節字直卿植齋其別號也其先世自
敏學公舉應天鄉試遂世業儒敏生華華生祚
祚生寵號龍山是爲公大父龍山公以忠厚醇
謹立家敦行孝弟力追古道以是鄉里重之謂
曾氏後必有興者嘉靖乙未公應異徵生于龍
興里少英穎異群甫十齡能屬文弱十七補弟
子員食廩餼聲籍藝林間一夜夢尼父自天而
下其室公拜迎之覺來汗淫淫沾背自是志學
之念興矣廿有四舉于鄉日奉二人菽水絕宴
遊浮華之習卜第龍隱山前偕弟朝符朝簡肄
業其中未三年簡薦于楚又五年符薦于北畿
人稱湖南三鳳云乙丑公車還自大梁得古太
極圖測于蔡孝廉家朝夕潛玩心開目明恍然
有悟聞嶽有程天津者王泰州高弟也往學焉
相與究格物致知之旨備極明確天津嘗問植
齋之義公曰節之植也不直則不立耳天津曰

人心卽性命靈根子欲自立當從靈根上培養
自然枝蘗葉茂公益有醒悟自嶽延入家塾十
有餘年且群里中同志易僉憲蒙泉劉冏卿仁
山廖孝廉容齊諸君子訂會証學互相切劘疏
水宴如非公事不履城市不見邑宰遠近從游
者益衆一日登君山指洞庭謂門弟子曰不愼
厥終者有如此水則公生平學問標品蓋自孝
廉時已定矣及丁丑上春官臚傳第二薦紳喜
動顏色咸謂得人時少年爭務競靡公獨以澹
泊寧靜自持有以諞言牴侮繞指權貴者公尤
恥之也在史局凡九年遷侍讀典春試尋以會
典成遷諭德復拜國子祭酒充少詹比年遷南
少宗伯改南少宰尋改北少宗伯協理府事侍
皇太子經筵值三品秩滿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
吉士辛丑仍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是年
三品秩六年滿進禮部尚書充
日講官及起居注以二疏進曰靜曰中數千百言
大端欲

皇上主靜以立人極執兩端用中于民也

上嘉納之置之坐隅以備省覽時

元良茂建冠婚禮成

聖明欲擇老成人教之以道而諭諸德于是以公侍

講

東宮其三加告戒之禮皆公爲賓意念深矣公遇

侍講日則因事納牖旁引曲諭必歸于道

東宮怡然聽受每加首肯公作駢語曰殿上集龍

夔

東宮曰齋中希孔孟曰孔孟之學何居公對博約之功爲要一時遇合誠千古所未有也班侍七年勤勞備極

上注念方殷期保輔之任永贊重輪會公步履稍艱

上疏引年疏凡五上

聖眷愈隆賞賚愈厚延竚之間公奄然逝矣嗚呼公不可爲完而歸乎公性至孝奉二人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懽心及襄大事則秉禮致哀無一不可爲世法者處弟符簡無論教之摩之力學成

名卽仕宦以來一廿一縷無不與共者然喜施
于好急人難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內
外無不濡潤公者其律已直而方廉而辨恭而
有禮雖盛夏希覩袒露雖夜起必御巾幘敬脩
之學不墮冥冥不啻嚴矣而于接物也和喜平
恕油油然令人如坐春風而曝冬日生平不面
折人過亦不宿留人非故善者好之卽不善者
未嘗深相忌也歷典文衡所得士千有餘人中
多名儒碩彥其教習庶常也行仁講讓敦朴崇

禮以示之範六年如一日每于正業之暇必集
坐齋中相與究晰身心之旨喃喃千言不休卽
詩歌吟咏亦無非發明聖眞而引之于道者以
故出其門者彬彬質有其文學不離矩規而步
不失尺寸一時士論稱之謂儒臣門墻桃李之
盛無如公者則公育才之功異日利我國家豈
渺小哉公立朝二十有八載小心敬愼樂易敏
恭非堯舜之道不陳非孔孟之學不講當夾漈
衰備中猶搦管解貞觀全史以進及易簀之頃

猶手書遺言曰有愧大臣事君之道慎始敬終之心于斯可想矣公之學以主敬爲宗以致知爲入門以躬修爲神化其見于身驗于爲者一有弗協則曰靈根未透其門人誄之曰先生口之所言不如身之所行筆之所載不如行之所成善言德行乎盖公得于天者厚養于學者邃故處君臣師友之間無不止于善者雖當楚學紛亂之際獨守正不流翼經拔邪異端屏息公之有功聖門又豈其微耶嗚呼公其精神在孔

孟其命脈在道統其胤育在宇內之英俊其于昭在天日雲漢之表詎寧衡湘洞庭之間有者乎公著述甚富行于世者有紫園集若干卷易測若干卷體言若干卷古本大學解若干卷餘不悉書表其大者百世而後可以風矣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菴馮公墓表

宗伯青社馮公既襄事越明年山陰朱賡始得表其墓先是余同藩黎公舉南宮已與公同史局見循又公閣中所舉士也每大第其遺事且理且罷去者數矣雖然情不忍表事不宜弗表表其大者顯者表曰公名琦字用韞先世自臨朐徙實遼左憲副裕復爲臨朐人憲副公四子皆制科名士仲惟重官行人子曰子履官藩黎

有文武才豪宕負氣骨實生公公生而碩偉頴
惠異人聽稱說
先朝典故亹亹不倦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已卯授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
大明會典授書中貴人壬午冊封
代藩藩參公舊備兵雲中公以上使過其地觀者
榮數之癸未充
經筵展書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
起居注丁亥

大明會典成進侍講賜銀幣掌文臣
誥敕戊子主考湖廣鄉試榜皆楚材前茅尤知名士
已丑充
經筵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共事因計曰
講幄甚隔徙區區持章句爲獻納地何疎也不如
引古昔理亂證時政得失庶幾萬一感動耳進
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鄉試畿闈四方
士龐雜無歸一又
輦轂下易起聲跡爲毀譽公悉飭有加都人士稱

服如三楚時會有倡開五臺礦峒以佐經費者
公移記守臣此阿堵物何濟緩急而令禍本貽
後日壬辰進左庶子值寧夏蕃將之變公策亟
用間間賊賊易與者決河非完計是秋公主武
舉會試以東西事發策皆奇中一日
內降議三王竝封公奏記太倉公是萬不可行太倉
公據
祖訓力爭直引左庶子琦語臣如此壽進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藩泰公自河南入賀

乞致仕公請覲
上錫以金帛乘傳東歸日侍藩泰公嬉嬉樂也假滿
移病不許予寬假會
廷推閣臣當事者越次及公公假適滿輔臣奏脩
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進禮部右侍郎丙申
乾清宮火公從禮部疏論災異所從起夏藩泰公
病公一日三疏乞歸更引講臣封父母例希殊
恩
上報可宵馳抵里泣致

上命藩參公爲一發粲又三日始卒公嘗言及寵遇輒泣下以爲曠古未有也戊戌服除再推內閣已夾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官少宰優游畫諾無可否公獨慨然以人才爲任太宰李公虛已聽之月朔揭月中俸深者于壁次第出除爲用才地就月中低昂無藉人觀望亂常以啓僥倖門稅使朝訐奏山西撫允貞公具疏稱魏允貞清正無兩不宜使刑餘持其短長忠奏知縣其當徙窠薦布政其可開府大臣公力言黜陟權不宜出中使口皆格不行辛丑計吏條奏一出于公視往事爲詳密且曰不及議黜降宜也乃才力有餘而氣易率習易驕一切註以不及何以服其心即如京朝官增浮躁以別之著爲令尋主典會試取士以爾雅典則爲主三錄皆行于世文選郎以誤推欽降官得罪公爲太宰具疏乞郎中落職供事上爲之霽威故總督尚書蔡經以讒死久不白公疏請卹典山西布政使麻溶有清操請贈太僕卿

公佐銓僅二年因事納忠請建儲宮罷礦稅疏無慮數十上皆洞悉情理人人以公輔期公至是滿三品考贈封如制再推內閣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旬日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視事三日即上冊立東宮儀司設以經費不足意改期公知此難以口舌爭乃馳騎追還遼餉四萬金充費大禮遂成踰月

皇太子冠上慈聖皇太后徽號明年春

皇太子婚諸禮皆公手裁定咄嗟立辦覃恩封三代皆尚書而公以勞瘁遂病先後十五疏乞歸一日有旨召公公輿疾趨長安門扶掖以歸踰兩月遂不起公在禮部所條列悉宮府大計首以親郊廟信詔令爲言復陳救急易行策謂陳奉一易全楚帖然今天下最酷烈者不過三數人願擇

中使之寬和者畀之公見士好詭異倡新說爲
奇詩釐正因條上十五事
上嘉納次第行之修
諸王表月朔揭其府若爵之序請求者不能行
秦王由中尉繼王請以庶子王郡以待嫡令甲支
子入繼適子襲親王餘子皆守本爵公執謂濫
端不可啓監造中使乞降關防公不應
上以御前爭關防給之壬寅歲暮臥病猶條上四方
水旱灾異狀陳弭救之策屬纊前一夕命家人

補舊牘上之慨然曰吾以此尸諫疏入而瞑公
天性和易周愼常若不及至臨事侃侃爭是非
未嘗少失官守生平仕宦以經術事
上至策諸邊防諸省會事又宿將老吏不如也嘗策
朝鮮用兵爲門庭逐寇非衞人倭不退卽以不
退罪之倭退又以退罪之傷勞臣心且既已遜
矣少損失何過問乎公每歎士大夫意見水火
自相猜阻何由見信于上今日論政當先體國
事君當先積誠彼急于別黑白務于有犯無隱

者猶其后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作半皆散佚
無見書獨諸封事載國史中先是祖母太夫人
夢朱衣人當戶立曰我韓琦也已而生公世遂
按忠獻立朝以惜公遇尤大惜公年夫片言悟
主即爲大榮盡職無曠即爲不朽公佐銓典禮
皆宗社重寄豈必鼎鉉耆耋哉即忠獻自盟能
愜所欲建立否予謂馮公爲無憾遂忍痛而爲
之表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陶
公神道碑銘

萬曆戊戌六月三日南京禮部尚書泗橋陶公
卒于家

上眷念舊臣
贈公太子少保賜祭二壇遣官營兆域如制已又明
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子太史君望齡以
公狀及孫中丞之銘請文以刺墓碑不佞賡辱
交于公父子有臭味之好又蒹葭親也即不文

敢不揚搉其概公諱承學字子述別號泗橋會稽人也陶于會稽故鼎族朱輪華轂之盛甲于一時其先後系胤在狀誌中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拜南京湖廣道御史出知徽州府治最遷江西副使備兵九江晉湖廣參政分守澧州按察福建兩值蠲以原官補雲南再補廣東連擢山東河南右布政使入卿太僕遷尹應天既以南理卿改北尋轉工部侍郎再改刑部遷南京禮部尚書以迕時相罷去

今上脩

先朝典公以宿望大臣歲給輿夫月廩繡衣直指使凡七列剡請起公于家置樞要爲百辟風不報公夷猶林泉以卒卒之日而海內士無不長吞雪涕傷楊綰之淸裁頓盡而謝傅之風望不起也當公爲御史時咸寧侯鸞以大將軍握重兵藉寵恣威福挾虜爲姦言者類得奇禍公抗疏劾之報聞明年鸞敗公亦竟焚疏草迨暮年客有問咸寧事者公謾曰吾忘之矣其晦愼如此

視不言省中楮者抑又難焉新安俗修隙而喜
鬬訟牒充斥或積數十年不勝不已且動借殺
人爲辭嚚不可解公每誠心爲諭入吾庭三尺
具在不汝貸即罷去可不汝竟苛細者第屬父
老議之曰不平若且更來其訟殺人者先責狀
予約無左驗而輒戮其父兄腐骨準殺者律已
稍法罔者一二人習用頓革蓋終公之爲新安
幾無牒可投而聽讞敏速可旦夕竟事至稱爲
半升太守謂毋用宿舂糧也郡多木商

三殿之役採木使者特重其額公緩頰言郡非產
木產商耳則出帑中羨金千輸使者直罷征木
民藉毋驛騷而先是民習賈詣郡給傳人稅二
金公白損令止輸一錢迄著爲令屬寇警數興
大徭公陰劑其役民不及閒或見他郡民奔命
之疲還諦問知之咸額手謂公不尸其澤爾爾
比公遷業已去郡值
景藩出就國當事者檄郡中萬人逆江上挽舟而南
公謂監司千里徵發徒痛民非便請得以直募

瀕江民代役省公私費數萬金嘗入計時柄臣
子握黜陟權公單身入都部民度公不免爲人
斂署公名投之公竟不知在郡四年薦紳先生
毋居間及私饋者或謂公過峻公曰彼自無求
寧庸拒自無饋寧庸辭一時風裁故可想見既
去郡人爲立祠生祀公置田供蒸嘗春秋祝釐
或懇寃卜吉底今五十年如一日也公在九江
贛賊殺汪副使破玉山勢張甚公治兵湖口至
黃石磯渠魁袁三者劇而悍突至公薄賊帆中
矢解瀕危公益麾師進亦斷賊帆盡殲之江
詔賜白金若干去之日左右以故贏供億之金數百
進公屏不受遣繕郡城識碣歸然存也自粲楚
藩暨進南宗伯敭歷中外凡十五六年所兩讀
禮廬矣亦以名高故遷轉不煖席不及殫所注
曆大氐斤斤剞礪所至以氷檗聞其遷南宗伯
也公以左司寇攝部事尚書吳公舉公自代或
以告曰徐行可無南也公遽發時楚相於公同
年欲引公爲已助公澹然若水已不懌而南給

事某者相耳目客也恣而饕公至每事持大體
時言利者瓌至抑部寺公費以希相旨公列疏
謂臣待罪禮官不敢以惜費失禮又給事有所
請事皆不納恚甚則上輦語謂公且頫持異同
撓乃公事相愈益憤懣則就給事所取赫蹏屬
言官傳拾遺疏中上之時餘姚邵公陛爲河南
道言公清德碩望宜留以鎮雅俗不亦待其自
陳疏至而許之相厲聲曰不能待蓋缺已有所
屬矣公竟去位益得矯矯聲公沉默淵靜平居

竟日端坐莫窺涯涘然內介外恬不競于物臨
機應卒才斷森涌居官所入俸悉納伯氏笥無
長物居惟樓四楹與季氏方伯公共食指多則
藩屏以處不益一椽甚或假貸斗升食僅菱菜
公殊安之人謂公胡獨不好富公曰吾非異人
情但面薄手軟媿脊吏不能爲貪耳人傳服以
爲德言公里居二十年輿權不數入城府郡邑
大夫希睹其面閒閒慶弔及郭里民爭相聚觀無
異景星威鳳議者謂公宗伯爵雖尊頑不一操

鼎軸第以治郡稱爲足惋惜余以爲人患無不
朽之烈耳黃霸功名至于今誦之以治郡也非
以其爲相也召信臣不爲相史臣亦竝稱之與
霸爭烈士之所以不朽者豈必皆郎魏哉公勛
業卽不盡其蘊異時以治郡第一標之史冊者
斷斷乎無以踰公公固足以不朽矣而況太史
君他日所建樹又誰非公烈也余故序其實而
繫之銘銘曰維璞有玉寧是連城蓋琀其溫維
礦有金寧是絕澤蓋貴其純彼士圭弁人代而
有維德之珍穆穆陶公實樹清令冠冕人倫在
郡郡理在邦邦輯勛伐嶙峋
國有著蔡人有典刑展也大臣勇退急流養重丘
壑卒葆天眞部民祝尸將作治瘞有赫千春勒
銘埏隧同漢名喆無媿刻文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范文恪公暨元配楊夫人合葬神道碑銘

皇上二十有五年丁酉冬十月禮部尚書范公卒于官

天子爲輟朝哀悼

恩禮隆備遣官諭祭護喪董葬事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明年公元配楊夫人卒越甲辰伯子茂桂伏闕請

卿于竝祭而合葬焉伯子以宮坊吳君道南狀泣
請墓碑無亦惟余與公同籍偕入詞垣夙以道
義相劘滋洽也公諱謙字汝益號含虛系出唐
相履永世家錢塘元和徙豐城之查村宋開禧
徙邑城西歷三世至而祖重珍徙孝弟坊即今里
也重珍生文瑞仕提舉又四世生謨中宣德順
天鄉試仕學錄謨生儼儼生約約生楚蓋累封
刑部員外郎配陳氏封宜人楚蓋生公父諱慶
中嘉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守姑蘇遷雲南

憲副配涂氏累贈恭人繼蔣氏封宜人以公貴
憲副公與封翁俱贈禮部尚書陳太宜人蔣宜
人俱贈夫人誕公之夕憲副公夢文星
光熒熒寢室奇之公生有異質秀穎朗悟器業
凝遠孝友天植事大父母暨兩尊人夙能色怡
志養比長馳騁古今鑄鎔經子尤醉心名理自
啓悟門嘗讀太極圖說忻然意會曰此蘗括一
部中庸耳學使者試輒前茅幾領乙卯鄉薦卒
業南雍旋聞憲副公訃匍匐歸于時陳太夫人

耄矣公抱恨終天飲血悲思欲絕又多方慰藉
令太夫人忘其哀數年而陳太夫人及蔣夫人
繼歿公兩承大喪哀毀骨立猶獨力拮据以及
襄事稱能子焉隆慶戊辰登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庚午授檢討先後修
穆兩朝實錄及
大明會典精核足稱名筆書成俱
賜金幣進秩公英華品實冠冕詞林久之聲燁然增

重會江陵當國傅劉兩御史首疏其辜江陵下
御史獄且遷怒其鄉人公又從獄中問勞御史
江陵益恚公請告家居江陵憾不已竟以辛巳
內察出公福建左參議分守漳南公怡然就道
吏情民隱故所研晰當幾注厝批卻導窾靡不
宜癸未轉山東督學副使則推生平經術性理
之學大造齊魯且捐俸益田兼養教育齊魯士
至今思之丙戌轉湖廣左參政督糧儲楚俗啚
庶鮮蓄積又宗祿繁而賦重公爲條十事于兩

臺以息民戊子轉山西按察使備兵井陘公自
視學以來以積勞乞休者再得改河南汝南道
地荒民悍歲且洊饑崔苻交警公勤撫綏嚴禁
輯中原賴之庚寅轉山東右布政使齊魯故習
公不勞而自治壬午更政從內出者皆不次蒙
擢公獨遭回十餘歲辛卯始得補太僕卿尋轉
太常署祭酒事明年充
經筵講官轉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禮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署部事疏請

冊立明年春內傳旨並封
三王公以非
祖制爭甚力得寢識者謂此疏絕嫌疑杜微漸所關
甚大已解部事教習庶常明年
東宮出閣首擢公充侍班官時
上慎選宮僚責成輔導公仰承
德意每于進講後反復開陳冀收實益而
皇儲虛受無怠容已充正史副總裁復銓注吏部
左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疏辭

上以公學識純明行誼端恪不允始拜

命入辭

東宮孜孜致勸勉

皇儲首肯數四目送久之蓋公純忠篤念孚于

睿照者素矣會東事旁午

朝議紛紜議冊封公則曰關白海島小夷狡焉啓

疆未應王號議宴待公則曰小西飛一介倭奴

挾而要我不得比屬國陪臣議遣使公則曰即

使也第以武臣往已正使潛逸

詔遣科臣往勘未即行

上責科臣遲慢及禮兵部屬降黜有差兩堂奪俸公

疏臣禮官議寔自臣罪亦惟臣即

陛下哀憐不重譴臣何以謝諸臣也臣請先就罷斥

而宥科司諸臣臣已諸臣削籍公乞休不允時

上久居大內屢疏請

親郊廟勤朝講正

儲位裁章奏及延見入覲諸臣不報乙未會試知

貢舉充

廷試提調官時學政廢而士習漓疏請申飭五事

俱如議

秦藩違例請爵庶兄郡王已奉

俞旨公猶執奏至再往在史局愴然于革除之際至

是因脩正史請纂少帝本紀仍以建文紀年謂

元史可脩矧當代順帝可議矧本朝景泰之位

號可復何獨疑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可褒何

獨遺其故主其義正其詞切

上報可公自念職司邦禮典禮鴻鉅繫屬安危莫如

舉冠婚定

冊立顧愆期已甚責在厥躬疏無歲不數上惟是

法

祖宗成憲慰臣民翼戴計

廟社靈長勤懇諄致語與涕俱會

兩宮

三殿連歲災公累疏謂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復

國本未定嘉禮未行皆臣等奉職無狀致天譴頻

仍古者遇災冊免大臣今宜自臣始諸所條修

省事宜痛切時弊又疏請端士習飭官邪維民

俗皆經國遠猷而主持世教之大務也

上亦時有嘉納顧惟大典久羈公用是抱爲忠憤結

爲隱憂每以病乞骸輒奉

溫旨固留不允丁酉秋季上二品考滿

賜羊酒鈔錠給誥命一子入成均楊安人晉封夫

人馳贈兩代如公官公既乞休不得而

恩眷益隆計有捐軀報

國耳憂病交深猶復視大工理部事不少廢一夕

自署歸又欲疏請

冊立艸具語楊夫人此請不得當以死爭之將寢

疾作而逝公故精象緯先期疑文昌隱宿又火

犯井傍不利大臣竟以身應曩者憲副公夢卜

之矣公殁數年而大典竟裁于

宸斷則公所爲調護之力居多焉公得力在學問蚤

有悟于濂溪又從憲副公與鄒文莊游領陽明
增城要旨至所自得在實心實行不期標門戶
譁口耳以爲名博極群書尤精心經世之務爲
文一稟于大雅所稱有道之言醇如也居恒薄
嗜寡營即世祿名卿蕭然寒素獨念祿不逮養
孺慕終身弱弟十齡而失祜公撫育教誨無遺
力生平未嘗以纖介干人人亦莫敢以私謁至
憐才下士即不厭頻煩訓飭子姓惟是清素馴
謹毫不以貴勢加人門庭似水即僮僕無色于

市者鄉鄰若不知有貴家視猶蓬戶也至今里
有恣睢輒相誚以爲大宗伯之家聲而猶若是
彼則奚爲即公之品可思已然世猶爲公惜者
以公學擅通方才優經濟注精實用託契
主知人代相遭何施而不可要以功見言信十未償
其二三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元配夫人同邑
桂山坊楊氏大宗伯楊文恪公廉之姪孫女也
性端慧父文學邦口授孝經女誠輒通大義擇
配以歸公事舅姑克勤婦事公夜讀書則夫

人繂纑佐勤苦公業外塾則夫人奉昕夕備蒸
嘗罔不虔憲副公歿公在南雍含殮喪期舉無
忒禮又慰藉蔣太夫人卒使公無遺憾則皆夫
人以也辛酉計偕公念太夫人不欲往夫人曰
姑實願君行吾獨不能代君子職耶奈何違慈
母之惓惓公始行又踰年而更蔣太夫人之喪
戊辰從公京邸壼政肅然當
朝謁夫人必視夜晨興飭所需以待賓僚宴集一
觴一豆率躬理之公周旋藩臬夫人戒臧獲愼

扃防視昔加毖巳洊登八座叅論思斟酌大典
公得專精謀議無內憂夫人實翼成之初以檢
討封孺人進安人巳進夫人三服
寵華而素風一日蠶績不休于職組繡不飾于躬
子婦或以爲言則曰吾自樂此且令爾曹師吾
儉勤耳性慈厚而嚴重公友于厥弟多所推讓
夫人無靳色賑族里之急無倦施至諸子微有
過即終日慍不言省改後巳公歿時二子俱南
還就試夫人率諸孫治喪如昔所爲喪憲副公

復能令二子無遺憾然夫人竟以哀傷頓矣扶
柩抵家踰月而疾加劇呼子息諸孫與訣勉守
先訓吾從若翁于地下死不恨遂卒此其柔懿
令德稱公好逑固不偶哉公生以嘉靖甲午正
月初九日歿于萬曆丁酉十月二十九日享年
六十有四夫人生以嘉靖壬辰九月初十日歿
於萬曆戊戌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子孫
云云萬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二子茂桂茂槐
奉公與夫人合葬于邑之宣風鄉羅湖之龍口
首癸趾丁塋域之規悉如
制典嗟夫昔余從公出入承明兼資三益自公外
補逝有合離越公捐館余時亏告居里逮茲備
位樞衡時事驛騷而典刑與老成幾盡言念君
子悠悠我思寧直以生平交誼哉銘曰天啓人
傑誕降星精傳以弼商公以翼
明鳳苞麟趾玉色金聲行方而粹學正而宏入爲
黼黻出則干城
帝曰汝賢邦之老成俾作秩宗惟寅惟清衮職有闕

引義必爭擁戴
元良萬邦以貞群議紛紜如沸如羹片言立決持危
定傾以身報
國以勞感生歿而有立不朽者名爰有內德譬彼
雙珩
皇恩並錫千載同榮我實銘公生死交情子孫奕世
維國之楨

勅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推官崔公墓碑

公諱聞禮字廷訓別號西岡大名長垣人也其
先不可考洪武時有諱大老者自山西洪洞來
籍長垣之鄧岡五傳而生表脩偉伉慨翩翩有
俠氣貲雄于鄉表生增廣生粟寬厚善容人博
學强記教授弟子多所成就娶翟氏生公公幼
穎悟英敏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忘爲邑諸生試
高等有時名顧乘積寬之後侵削日至食指日
繁又更大父母喪產益落而公極力經營篤于

孝友售所居室以厚葬二親撫父若兄之遺孤
三鞠養婚嫁之如已出有他姓子爲崔嗣者恃
財陵轢崔宗人增廣公憾之入骨臨終屬公曰
必逐此毋混吾宗公曰諾乃鳴其罪于官彼破
千金之產以甘心于公卒受其中于是公仰而
歎曰嗟乎吾遵吾父治命耳此區區青衿者吾
得之吾失之夫何惜因顧其仲子景榮幸有此
無庸憂也自是僻居町疃間絕不與外事惟明
農課子是務榮自裂習句讀以至學成始終侍廷
訓無他師也壬午榮籍名鄉書癸未登進士公
泣謂諸子曰天道若此邇乎觀吾家可以知天
道彼營營者何爲也榮授平陽府推官公曰爾
一書生釋蹻爲刑官舉手上下繫人死生念之
哉已而迎公祿養公先遣迎隸歸策一蹇偕一
僕微服入境廉所治狀知郡無寃民而後喜可
知也三年最聞封如子官已蒙
召入爲御史按三楚公慮其諳練未久力小任重所
以戒諭之益嚴而榮亦時時念違子室堅請休

沐公不得已許之歸侍庭闈更劉孺人之喪蓋
踰十許年而復有按蜀之
命榮猶具疏辭公聞而大恚曰播奠負固跋扈薦食
我中土朝命合蜀楚貴三鎮兵討之此臣子枕
戈時也若嚶嚶作兒女態其避事乎亟叱馳往
而會疏亦中留榮迺行播之平榮以按臣監軍
功居多焉總兵劉綏以玉帶黃白金遺公公正
色曰國家費不貲而拘諸原將士掠所有而歸
諸室四知昭昭吾受禦與速持去毋涴吾戶其
廉正如此少選脾疾作榮方再疏陳情未得命
而君卒矣蓋萬曆庚子十一月某日也余讀公
狀公嘗讀書神祠有道士善杏棘丹鍊汞爲白
金欲以其術授公公曰此竟贗物也吾其爲贗
乎其治生于鄉也或勸之鼓鑄曰是法所禁也
敬謝客由茲二端合前卻賄事觀之公狷潔之
性堅忍之操屢空而不染處腯而不潤垂老而
不衰蓋天性然耳與世之蠅逐弗休狠嗜蔑厭
以厚自封植者同乎哉若約于奉已溢于周人

其繩負也如遺其卜人之善敗也如券非篤學
好脩靜而能照其克然乎弼成令子忠厚正直
朗朗立朝有由然矣公元配劉氏封孺人先公
卒丈夫子四長某次卽侍御景榮次某某女子
一孫男六孫女八締姻皆名家某年月日與劉
孺人合窆逵家河之陽少傅四明沈公爲之誌
矣而余典試順天時以文知景榮故遣使來匄
余言勒于阡左銘曰猗崔方緒唯君克纘棫藻
琅琅禔躬佩佩斂翮鵬路樹幟雞壇挺身軋姦

反踣于頑厥躬則否駿發其子執法殿中爲名
御史播茵匪茹蜀方倥傯促違膝下勗子之忠
邀功債帥緇我以墨標使卻金表子之白天道
甚邇於公可知我銘墓上過者式之

張夫人墓碑

張夫人者固安伯陳景行之妻
仁聖皇太后之母也夫人以隆慶六年五月九日卒
于
賜第時
先皇帝已不豫猶
詔禮官諭祭十六壇命所司營葬事卹典甚厚
今上改元之月某日葬夫人于朝陽關外固安乃奉
皇太后命命臣以夫人行實紀諸墓道之石用垂不

朽臣昔侍
先皇帝于
裕邸得交固安因宿聞夫人之賢今固安又以
太后之詔詔之臣敢不肅將
休命按狀夫人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質之孫文
質生淮淮娶故少傅翟鑾之甥李氏生夫人年
十七歸于固安嘉靖某年生
皇太后固安少業儒每夜分猶呻佔俾夫人執機杼
聲相和也以是固安甚邃于學顧屢試不第嘉
靖辛亥應歲薦將遂謁選天官夫人止之曰吾
視君相貌殆非小就者盍少焉戊午
太后選入裕邸冊爲妃授固安錦衣衞正千戶丙寅
先皇帝踐祚
太后正位中宮賜景行爵固安伯食祿千石夫人授
一品封
今上嗣位恭上
皇太后尊號推恩戚里歲益固安祿百石
特賜肩輿一時貴盛舉無與比於是固安乃稱曰嗟

乎吾起諸生一旦爵五等珥貂曳玉爲
國肺腑徵
太后安有此夫人昔謂吾且大貴者幾是乎何其見
之明也然夫人固不以貴少易其素
先皇帝常
召夫人入禁中款款爲家人語辜旬月乃出而
太后亦歲時願望見夫人躬起居上方非時之鮮玉
府希有之珍所賜齎夫人者不可勝紀夫人出
則戒子孫曰
主上不私椒房所爲賜我者優我老耳若輩愼毋憑
托天地而忘自持自固安與夫人相賓友者四
十餘年士也夫人甘荼茹麥無難色伯也夫人
持盈守謙無倦心嗟乎夫人可爲賢也已臣觀
詩人所稱太姒之德備矣遡其慶源意必有賢
母啓之而往牒無聞焉獨言其在父母家躬儉
節用尊敬師傅則其母之能教可槩也恭惟
皇太后幽閒貞靜之德所以襄
先帝迪

嗣皇而母天下者眞可媲美太姒非獨其天性然也
蓋亦有母教焉顧昔太姒之母不見于經傳而
夫人之懿德淑行乃因
太后而益顯勒之貞珉昭示來世豈非彤管之芳規
幽閨之盛美哉我
太后之孝又過于周姒遠矣夫人生正德某年卒年
五十有八生子四名言娶德平伯李銘女
孝懿皇后女弟也女二長適某次即
皇太后孫男三孫女二陳之先爲江西建昌人後徙
河南安吉衛已又籍錦衣衛云銘曰于惟
聖母誕生德門猗與夫人濬發靈源宗伯之子爲夫
人父少傅之甥爲夫人母言歸君子蔚爲席珎
于以相之維蘩與蘋捧檄有期曰子姑待相君
之貌華膴有在
喆后儷極
帝恩洊加爵以五等副用六珈翟服龍章閥閱聳赫
始約終豐夫人前識
兩朝通籍出入璇宮光依天曜施暢春風何彼穠

矣亦履其素烟戒後昆持盈者固
帝念懿親贈恤有加東園祕器殯給于家有飾其香
秩宗司奠有封若堂司空治繕朝陽之原松栢
蕭蕭丹旐遠引瑤華暗銷生也有涯歿而不朽
徽音在斯與
國長久

通議大夫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鴻川許公廟
碑
昌平兵大夫鴻川許公以去任卒潞河凡六年
于茲矣其軍民思公不置迺爲立祠祀焉蓋
群公先正有功德于茲土則其土之人祀之有
功德于四方則所在各祀之公嘗三典水若王
公堤若弘濟河若吳淞江明德炳炳咸願尸而
祝之矣而何疑營平忍不祀公云按昌平去
京師七十里而遙而內護諸

神陵外環强虜其民鮮土著其郵驛以給祭謁之使
絡繹浩繁其軍力民膏强半以供闔豎之剝削
而重以東征之軍需天津之兵餉礦榷之橫肆
災沴之薦臻邑里蕭條公私匱乏非朝夕故矣
故爲昌平于諸鎭難爲昌鎭于今日尤難公至
則謝絕一切餽遺盡蠲前道贖鍰一時屬吏及
中涓等固不飭而嚴矣已即廉訪時事若何當
庸庸威威若何當底綏奄甸若何當窒隙抵瑕
乃手籍所轄材品殿最之毫不可干以私以次

連保甲繕城隍盜賊屏跡衆建營房以處流移
廣闢荒田以資屯聚值邊墻圮躬董役修葺之
較他鎭獨多且堅練卒伍庀火器以預備虜加
意老馬倒馬失馬設法買補馬乃大蕃東征調
馬多罷痩昌獨冠禁軍士各就本城供役調操
不得越本衛歲給官軍糧務令充足無得指稱
侵尅且先兩月給俾無呼庚癸伯牙見曾一要
撫賞諭以數語輒解去葫蘆峪高大才嘯聚剽
掠客授策材官擒若雍兔近陵之林麓不戒于

火延燔數十里身率諸將撲滅之保無患他如
軍需兵餉取給于數歲之節省權宜設處以佐
礦權民市無變驚而鳥而上亦不缺
國輸又增脩學校立師儒以訓武胄保全士類而
劉順慶卒用功名終戚把總坐投匿論死無左
證立釋之丘千戶以執仇殺人不染指一錢與
得財者槩坐特爲減等將士以是人人愛戴公
蓋自公視事以來而軍實龐烽堠戢顯越者安
遷徙者復業向隅轉溝中者漸以興起昌鎮屹

焉稱雄無何以東事善後功得賜金方且敘錄
公而公逝矣是宜昌平之人去則攀援沒則願
血食公也嘗試論之撫衆督軍與治河道無兩
河貴因勢利導而政在興革必當察捻之以身
先勞不避險怨設誠致行勿爲旦夕塞責未有
不環效而券合者公筮仕東平遼兩刺史爲因
俗宜民而用以治河則堤者堤疏者疏注者注
事載各碑記中是故弘濟之役歲省破漕粟凡
幾瓜渡屯船堝之立歲省脩堤費凡幾五湖三

江之間歲溉田凡幾而繇是以治營平其于拊
循釐剔直恢恢有餘地耳揆厥所自則律巳介
潔其道以廉殫慮拮据其道以愼忼慨任事其
道以敏不爲爵勉祿勸其道以公廉故能服人
愼故足當機敏故足集事公故悅其樹茲土利
豈偶然哉方今漕渠病而疆場之外未可保十
年無事得如公者一當總河或全督諸邊鎭兵
所就詎止此奈何天敘之速也至若冏寺入而
井陘旋出東績敘而大計旋聞是則人事之不

可知者然則斯祀也其亦有感矣夫公諱應逵
別號鴻川浙之嘉禾人秩爲山西按察使余與
公同舉于鄉復同進士不以故私公而重惜公
之不究用也輒爲之辭辭曰公昔水衡職河防
力降河伯遏湯湯安流飛輓淮之陽舳艫鱗次
搖輕颺卓哉明德陋宣房亦越三吳灌溉長遂
人稼政貽豐穰朅來燕平鎭邊疆敉寧兆庶甸
要荒簡卒蒐乘馬斯臧赫聲濯靈震殊方內馴
猘外虎狼下銷烽燧上攙搶軍都屼屼奠金湯

天不憖遺人云亾駕箕乘雲遨帝鄉其如軍民紛徬徨迺崇廟貌薦嘉將我題貞石徵龍光峴山墮淚永齊芳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八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5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墓誌銘

嘉隆間當

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子國縉因習公文武經濟之猷意爲古才吏余歸山中漸以老而公神王少壯更意爲神人云萬曆辛

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爲公壽公手書相
倡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公竟長逝矣
國縉持屠長卿狀乞銘余不能辭按狀公名坤
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末有名麓者爲
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筱徙家華谿晦其名
爲千三公歿時頗著靈異里人尸祝之今茅社
神是也一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
生公父南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
惜傾囷賑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

事類鄭公業人以卜茅氏之興云母季舉子三
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聞若辟歷聲者震而
投於牀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娄
神韶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
其爲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吾伊盡
丙夜不少輟甲午舉于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
公公艴然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
執政啣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囂而善訟公

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狀得一切罷
遣已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民以加額餘
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物廬喪毀悴骨立服除
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稍登而多
閉糴穀賈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
身血脈也一不通則閟血爲患矣五伯猶恥之
而況四海一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
金五千兩羨并道諸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
棋置出糴踴者平矣又議于蠲之外多請折折

于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給貧民且省耗
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亢災
甚公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
少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人呴戶枏隨宜布
畫大略似富鄭公趙閱道而勞瘁過之賴以全
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
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記已召爲
儀部郎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重名都人士
亾弗延頸內交公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

却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慨
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發于文章沉鬱頓挫
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
之流往往山于窮愁而文乃益工良不虛哉戊
申遷南駕部郎尋徙儀部無何僉憲廣西事廣
西猺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
等些驁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議大征督撫應公檄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
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

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
鴟剿鴟剿者如鴟之搏兔然伏于無形倏入而
殲其魁他部落必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
曰善於是簡步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
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
賊玩而懈而我兵爭樂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攜
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
公日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
先發約同日抵鬼子些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

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
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邑見
旗幟彌山谷且怵于榜語皆蛾伏無敢動連破
十七砦擒斬五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
令曰提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
選而報鬼子砦提者三矣蓋公以鵰剿行大征
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刺而左右固不識也提
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竝祀之

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噫乎治爲吏最戰爲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
偏箱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
馬關制府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
於
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
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
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
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洪東

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諮訪
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
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龐公
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實不知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痰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
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
無所不讀於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
所自撰結則格不傷氣思不露才不爭奇於字
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
稿率雄渾浩蕩眞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
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句其殘膏
足雄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
彥無不收聲定價於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
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郤之
終其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而舉
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茹上垂五十
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
覽眺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公平生所當

升沉訾舉及一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
損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躋上壽以殁公卽非
神人乎將不爲異人也與哉元配姚氏高郵守
某之女先公二十六年卒賢明逮下能勤其家
所以贊公甚弘與側室蕭俱以國縉貴贈孺人
子男四長翁積次卽國縉先爲御史今水部郎
次國綬季維女四孫男十一某某孫女五曾孫
男三某某玄孫男三某某玄孫女二子孫賢而
多才其婚嫁皆名家詳狀中某年月日將偕姚
孺人葬於武康之雞籠山系之銘曰維公之才
太阿龍泉維公之文長河巨川維公之壽靈光
巋然維公之名霆轟日懸藏于此中萬斯年茲
其爲鹿門先生之阡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望
湖羅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今少宗伯羅公萬化舉進士第一拜
翰林脩撰越三年
封父望湖公如其官已晉太子右諭德兼翰林侍
讀再
封公如其官已由國子祭酒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便道歸就子舍念二親並七十人戀戀不欲去
公趣之去居二年爲萬曆丙戌二月六日公逝

矣宗伯公泣血奔還踰年介太史張公元忭所
爲狀來命銘在昔弱冠余與宗伯公同師自是
爲文字交者十餘年相善也既余登宗伯公榜
同事史局又垂二十年凡公操行以及家庭父
子之語無弗覩且聞者卽不斐銘何敢辭公諱
拱璧字應瑞所居倫塘瞰康家湖如鑑因自號
望湖云羅氏三國時有仲廿二公者卜居會稽
姓最著以名其村曰羅村其遷倫塘則自元至
正間惠二公始惠生贇贇生德全德全生曉曉
生瑾凡五傳皆有隱德瑾生霽是爲東溪處士
處士爲德益甚織勤而好施嘗長賦所賦戶急
逋賦幾抵罪處士輒代輸賦有鬻妻償處士金
者處士擲金還更予之錢夫婦得完里中傳爲
美談識者以是卜羅氏子孫世世顯也處士生
芬入貲爲郎未仕卒卽公父公十歲無父稱孤
十一後于季父道時所生母金孺人與所後母
朱孺人兩煢煢恃一童子周旋人以是誦公孝
比長益明習家事與沈宜人內外操作上稟承

王父母而下敦友愛甚恪卽諸昆季無不人人
曛公者顧獨憾父早世身爲人後不得盡金孺
人歡則時時竊致腆洗及金孺人卒公踧請朱
孺人見金出而爲孺人子金殁伯氏不更事設
有悔如傷孺人心何卒得歸治含殮朱孺人心
獨喜謂兒不背金寧忍背我朱孺人始終忘公
非已出也當王父母卒時未及葬而叔仲氏相
繼彫落公卜吉葬其王父母爰及叔氏不以累
諸兄弟其督諸子學甚厲寢興必與俱曰吾不
幸以孤廢學無以彰先世德而輩何可不成吾
志或見諸子言動小不如法輒閉闥不言兀坐
而長歎諸子慄慄若撻求省改乃已善乎其諭
宗伯公也學匪徒博科名要在立身仕匪徒取
卿相要在報
國有味哉有味哉生平澹泊鮮他好粹衣糲食終
其身治家斬斬有程度事至必沉思獨斷自謂
賁亦不能奪也非公事不一至郡邑辟以鄉大
賓亦不赴最後赴又輒謝去至與鄉里小兒田

夫牧子遇必恂恂降禮絕不知爲貴人父也有
橫逆輒避不與較蓋嘗稱曰滿而不戒道家所
忌吾安得忘先世德而以門閥求多於長者往
宗伯公及第上冠服爲公壽公顧不色喜宗伯
公疏朱孺人矢節勤劬四十餘年而後有臣父
以及臣
朝廷詔旌朱孺人節公乃大喜因廟告朱孺人曰兒
乃今可藉手報母氏矣其天性至孝如此蓋余
讀太史狀謂公行誼無愧儒者夫世儒多繁稱

文辭好標表立名聲耳至孝讓大節家庭教誡
不言而躬行者如公幾人齊魯諸儒自以爲不
及萬石君不虛矣宗伯公所資用於公者豈有
涯哉公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廿九距卒年七十
有三配沈氏封宜人子男四長宗伯公萬化次
萬言萬春萬全孫男九長光鼎次某某曾孫男
一元賓宗伯公既負公輔之望而諸子若孫又
燁燁有文譽儻符所云羅氏子孫世世顯者邪
墓在會稽西寶新羅峪之陽銘曰謂公儒耶性

則璞謂公恫耶行則穀以繩以續典則勃不滑於人天乃全不耀於身澤乃綿裁新峪有石隆然而栢卷然是爲羅公之圩

舍山縣尉鄉大賓立軒楊公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敦厚字以禮自號立軒閩之晉江人也生有異質七歲能作徑尺書諸法畢具父見心公甚奇之見心公自以困諸生久白髮無所自見遂不顯督諸子制舉而公故跅弛不樂爲制舉業因棄去以詩翰自娛會直指行部惡諸掾輕犯法令郡邑選民間之儁者以充公時年十七隨牒詣臺臺使者見公貌心疑之召試駢語及詩翰靡弗具則怪問公汝非一介才也

何舍圖南而躑躅枋榆間乎公皇恐對狀則益
喜舉置左右諸簿書非公手不出也公益廩廩
奉法久之用文無害赴留都部試復首舉故事
首舉者得進越入選無需次而公以先期守京
庾不得代逡巡儲廩之間者凡十有二年中更
元配萬孺人之變子女呱呱至饘粥之不給而
公處之宴如也已而見心公訃至公請棄役去
當事者不許至以死請乃爲越次出其儲始得
歸則已去見心公殁之年且再易矣服除謁選

得含山縣尉含故無城會倭犯維揚邑人騷動
有一夫夜呼賊至矣衆相踩踐奔竄山谷間吏
胥廝役皆踰廨逸去不可禁公持一長戈奪嚴
更者馬乘之謹護庫獄而令其繫印于肘挈妻
孥踉蹌出遇公于門矍踢四顧問計公從容曰
此地山谷褒斜賊不應驟至即至逃亦死守亦
死然逃死法守死官惟君擇死所矣已而偵至
實無賊令大慙服明日遂首建城之議鳩工庀
材與卒伍分畚鍤不數月城成含人爲之歌曰

有含城民始寧有楊尉民無畏蓋至于今誦之
戚里某走含相訪厚望公公曰第俟之入者惟
所取一日有持金私賂公者公怒而遣之戚里
窺而大恚曰若見尉不受金而躓躋上牀者誰
乎公笑曰尉不受金不失爲尉受則三尺隨之
胥靡矣居恒自言官無崇卑苟有所不爲皆可
自立苟存心于百姓皆可濟人故常損饔飧療
饑民輸俸資代贖鍰而終不自言問語家人曰
陰德猶耳鳴有味乎其言之也梁山故多逋寇
公過其地偶拾寇刃祕之遣人市刃於諸冶得
其似者持以詰問皆輸服就縛境賴以安
三殿之役徵文石於徐碭間
旨甚急不若式及後時者立繫之公以含役往月餘
不獲一宿蕭寺中方擁衾愁歎忽夢一蔟撫公
背曰此去東北五十里可得也公母憂三十年
後睹若子對
大廷耳旦起如指往果有山曰蓮花者命工泐之一
日而得若式者五爲諸道最巳轉入古逕則大

士祠在焉因悟夜所告者大士也遂勒石紀其
事云居六載以母老乞休去之日行李蕭然留
題壁間曰歸家若問田園計已種舍山十萬春
蓋去之若脫屣而邸報業陞麗水簿矣途聞母
訃治喪如禮歸襄其父母及曾大父母而又收
族中不能葬者爲治木更葬之父所遺舊廬悉
畀諸姪而自他僦居焉自是家益落嘗并日而
食而公不爲動每坐一小室揭諸書要語于座
右意所適輒賦詩高歌視世俗一切可憂喜事
漠如也日所涉不出閈門相與道古今數伏臘
者惟二三鄰曲及其昆弟子姪遇軒冕貴人輒
走匿矣已而仲子道賓領鄉薦屢困公車擬就
祿仕移書止之曰若不憶蕭寺夢耶吾尚健飯
毋小就萬曆丙戌仲子成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編修公且喜且懼曰士取高第如草木之發奇
葩在所培之而已茲吾培之之秋也則益飭躬
砥行戒子姓毋越尺寸以得罪鄉人鄉人有急
即剖析與之無所靳郡大夫延爲鄉賓不得已

二赴其他歲時雖禮其廬弗亟見也編修君在
史局念公春秋高冀得一考棒
成編歸爲公壽乃一日無疾而終去編修君滿考僅
一月有六日耳悲夫公少工楷中年喜爲行草
其署書老益遒媚自成一家詩嗜靖節及右丞
近體所著有公暇漫興一粲集藏于家按狀公
之先爲浙之餘杭人其徙晉江自宋末朝議郎
世興始世興及公凡十世公蓋童質之曾孫逸
齋處士清之孫而郡諸生見心公逢春之子也
母林氏爲封監察御史林公春女公生正德丙
寅某月日卒萬曆戊子某月日年八十有三元
配萬孺人無子繼配曹孺人生子五道賓即編
脩君女三孫男八編脩君卜以某年月日葬公
某山之陽持其從兄憲副君所爲狀如越請銘
余與編脩君有一日之雅觀編脩君可以知公
而憲副君爲余同年質行君子也其言又可信
余是以銘之銘曰含山之陽春融融疇其種之
何彼穠已則痡兮民乃豐人不可知兮天聽聰

于公陰德基三公君家福澤無乃同神其告之
冥冥中九山裁裁堂若封千秋淑氣于焉鍾

養利州知州葉公墓誌銘

歲丙戌養利守葉公卒于官其子編修君倉皇
祖括自燕走粤西逆其喪余追而送之編修君
扶服泣曰孤不天致降割于先君子若以大夫
之靈焜燿先君子于泉下死且不朽其明年介
公門人陳黃門狀來徵銘曰先有約言矣余不
能辭公諱朝榮字良時別號桂山閩之福清人
也生有異質負大志比長肆力于學于書無不
窺也而尤深詩自其館學宮爲諸生高等名大

謀遠近執經請業者履滿戶外公總風雅之耿
論而衷裁之聞者虛往實歸淺深各得所願高
足弟子遵其業咸顯當世而公竟不得第蓋五
十而始用恩薦入成均云既北學時與賢豪長
者相結天下士又無不內遜葉公顧又不第歸
歸而公父歿矣服闋謁選爲江州別駕江州四
輸所輳故稱衝疲多逋賦公潔已恤民民感其
誠而賦以登故事歲入白下一掣通關屬邑奉
金錢爲馬資公謹謝曰艮有司幸愛我我不持

一縑入留都無用此爲也度支郎權征潯陽守
大夫推擇公爲主進公惟嚴鍵閉愼出納秋毫
無所緇歲損算什之二三而課亦羨溢已而有
墨使者至公輒謝不往使者竟以墨敗波及諸
傰曹而公則嶷然矣別駕稱閒局而臺使者才
公數令攝他邑所至好爲民搜瘕興利不以攝
故苟旦夕客謂公且祝代庖得無傷其手乎公
曰苟利吾民吾何辭于越俎其在瑞昌以瀼河
久湮不治將徙嚙城郭爲民害遂亟策疏淪暴

行烈日中不爲罷水竟歸其故彭澤江省門戶而垣牒且圮公爲慮財用計徒庸城城民不知費而屹然成金湯焉簿領之暇復考求故實勒成邑乘彭澤之有志始此二邑黔首家頌而戶戴之甚于眞令惟恐公之不久攝也公雖强力于政復履方董道恥賓事大人以成名薦紳先生過江州者自旅謁外卽知交積素無私造請以故不甚驩貴人心然廉潔惠愛聲聞吳楚之間卒無能抑公令名者佐郡凡再滿未及上擢知養利州州處粵極徼抵交南一舍而近蠻獠出沒雕題雜俗人皆難公往公曰何憚哉我不夷而華治之渠則華我而不夷自矣至則擇地建三鄉校群子弟其中躬爲論說綱常大義又移學宮于近地條具科指時時進奬而督厲之於是士翕然向方蠻夷君長亦望風慕義款關之學如市駸駸緣變椎結而端委之矣他若拓城墾田鑿池築陂閉交關戢蠻訌罷市易錢經畫剏措率爲州民數百年計養利已不能斯須去

公公亦不能恝然養利焉時編修君成進士官
翰林屢書趣公歸公報曰一州如斗大安足展
吾什一聊徵吾志乎
東明啓祥覃恩徧寰宇吾觖而大父母之不獲與也
吾治幸有成庶幾沾一命榮而大父母吾不重
去吾官也兒須之矣既滿考臺臣上公治狀得
褒贈公父如公官母爲宜人而後公喜可知也曰吾
願畢矣大夫七十而得謝禮也即日陳牒致其
仕方秣馬治行病一夕而卒郡中三老子弟大

臨于衢夷群蠻落聞聲心折相與謀尸祝公矣
公生平無他嗜惟嗜讀書呻吟呫嗶耄而不倦
然其學一稟于六籍不以支爲旨大要責躬行
而已其治則設誠而致行之不事粉飾故儒爲
醇儒吏爲循吏殆以經術經世務者非耶而陳
黃門復謂余曰學者多言無鬼神乃吾師數數
奇異也初公執親喪哀毀寢疾疾且革儵胷見
神人以越鞠方授之一服而霍然起矣亾何倭
闖于海神復來告之期得先事而脫人以爲孝

感云迨其卒也有伍州慕女者死且蘇言至一
所若世所稱城隍祠裁衣冠而南面者太守也
而是夕公果逝怪哉蓋聞至孝之行格于幽祇
愷悌之德沒爲神明方冊所臚列若叔繇獲方
于空中仲卿俎豆于一邑竊高其人不少概見
乃今觀于葉公豈異也而公且兼之其猶在二
子上乎按狀公之先自蔡徙閩至宜興公而始
大子孫多顯勝國時十數傳而爲廣彬郎贈大
夫公父也母郭宜人以正德乙亥其月日生公
其卒也以萬曆丙戌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子
四某某向高郎編脩君女二長適林守定强死
殉夫有烈士風郡邑方上其事次適某孫男二
某某公既卒編脩君拾其遺文有詩經存固瑞
芝堂藁行于世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
余于公之訃有私痛焉余先大夫嘗令彭澤矣
越三十年而公來攝彭問父老遺事輒稱朱令
君不置有墮淚者公乃以邑人意請于當道祠
祀先大夫而公自爲傳記之語具邑乘先大夫

之不泯于彭澤公之惠也余忍令公泯泯而已乎銘曰謂公儒也蹇迹其所成毋寧曰不顯謂公仕也晚暨其所施毋寧曰不遠神之洋洋在彼南疆曰永蒸嘗其魂氣應歸于福唐之鄉松檟之芊然望九京之鬱然卽宮長夜結爲大年無涯之澤以永庇爾象賢嗚呼是爲葉大夫之阡

贈武略將軍錦衣衞右所副千戶項公合葬墓誌銘

曩余校士武闈得今東廠司法項子汝繼材而登薦之已聞其父雪菴公故負奇抗志殉功名而其母鄭太宜人植節孑孤雖鬚眉丈夫有不如者然後知項子所樹立卓卓有以也前正月太宜人卒項子杖而踴門拜且泣曰孤七齡先將軍沒葬燕東之五里屯是未省襄事安得銘茲母將啓窆以祔惟是誌銘敢累夫子並以田

中翰所爲狀來請余不能辭按狀雪菴公諱思
禮字大用其先浙之青田人也
國初以富戶占籍上元後有諱良者以女弟爲
宣廟貴人恩授錦衣衞百戶良子昱遂留京師家焉
是爲公父娶劉氏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蚤
孤嶄嶄欲自立比讀孫吳書曉大義輒慨焉忿
黠虜之驁邊也曰使吾逢時仗旄鉞擊刁斗一
當匈奴左賢王豈足縛哉結髮卽從戎上谷雲
中負弩聽大將軍旗鼓壯益振奮當敵輒先登
往往介馬突前馘虜首以還東塘坡石板渠之
捷公有力焉得論敘世錦衣冠帶總旗餘鐵鑄
泉金溝剛白厓子功未併蓋有待也而竟爲邊
風所嬰疾亾何逝矣臨瞑猶睥睨壁間舞車圖
睜睜不置也悲夫元配傅襄內政未久而世繼
卽太宜人府軍百戶杲女項子母也年十八歸
公事孀姑甚謹以孝稱及公卒太宜人毀容自
誓之死靡他顧子女俱兒黃無親黨有力者可
恃而豪奴擅命孽戚肆狡太宜人率以身捍之

蓋四十餘年不解嚴迄綜家政保諸孤于成君子謂雪菴公爲不死矣

東明啓祥覃恩寰宇公以子貴贈武略將軍錦衣衛副千戶傅爲宜人鄭爲太宜人丁亥冬項子方拜

命爲東廠理刑駸駸大用而太宜人不待矣公卒爲嘉靖甲辰某月日距生弘治己酉某月日年五十有六傅卒嘉靖戊子某月日距生弘治庚戌某月日年三十有八鄭卒萬曆戊子某月日距生正德辛未某月日年七十有八子三人長卽汝繼萬曆庚辰武進士錦衣衛副千戶孫男一孫女五葬之日爲萬曆戊子二月八日也余觀史稱李將軍數奇不得侯放其時從戎四十餘年威震匈奴功名垂竹帛未爲不遇也雪菴公少負材氣狀稱其猨臂善射大似廣乃一再成功未有尺寸之賞而僅易兜鍪以沒視廣何如哉太宜人剔目保孤有烈士風不愧爲雪菴公婦詣翼厥子騰踔天衢有自矣余聞李將軍子

敢以首虜功竟不失關內侯蓋天道也是在項子哉余是以銘之銘曰有夫之魁如有婦之珶如長劒撐如孀幃悸如隻者竟雙夏屋崒如銘爾于藏將歷世而晰如

陝西行太僕寺卿明洲先生商公墓誌銘

明洲先生考終之明年今廷尉君函張太史所爲狀遺書賡曰子之先大夫吾大人所稱昆弟之交也以爲正之不佞辱好于吾子亦昆弟也而頃又申之以婚姻連百世矣維墓有銘所以載吾大人平生而傳信來茲者非子不可屬子其圖之余既習先生之爲人而又感于廷尉君之請也銘惡敢辭先生諱廷試字汝明別號明洲本商姓舅氏謝無子子先生遂蒙舅姓久之

謝氏有子矣而先生亦通籍于
朝遂疏請復本姓云其先蓋汴人宋南渡徙家于
浙之嵊已從盬錦鄉去會稽之樊江居焉則自
勝三教授始數傳而爲彪彪生澄公之大父也
嘗爲豐亭長有惠政在清流種德施義商之興
勃焉父曰公澤以先生
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謝氏
封太宜人生二子長曰璉舉孝廉高等爲汀郡理
先生其次也先生而穎異十歲能屬文領嘉

靖戊子鄉薦已丑歸自北奉直公及所後母吳
相繼歿先生執兩喪情禮曲至辛丑成進士授
刑部福建司主事丙午考最遷廣西司員外郎
奉
詔慮囚雲貴訖事歸丁太宜人之憂庚戌服除補原
官尋遷陝西司郎中出爲黃州守乙卯遷山東
按察司副使備兵青州尋調雲南備兵金騰已
自雲南移陝西行太僕卿未幾而乞身歸時嘉
靖某年也初先生釋蹻爲刑曹以經生持三尺

若出凫辨盜竊
西內齋壇物諸閽率被逮而守壇者以巨璫莫敢
問先生廷白尚書竟置于法邊將某失律議死
先生察其勇敢且習邊事草奏令策奇自贖
許之以故人人憚先生之嚴而不病其苛云其慮囚
滇南也閱囚牘多夷氓犯盜蓋邏盜者不得盜
則誘夷以塞夷語侏離不能辯待戮而已先生
愀然傷之立爲昭雪所全活數百人庚戌之役
虜鳴鏑都城下

肅皇帝怒大司馬緩援兵付市曹并逮職方郎先生
持法按之時執政與郎有肺腑親客屬先生先
生正色曰吾不敢枉朝廷法狗執政益力持之
用是忤執政意出爲黃州守黃在楚爲劇郡地
疲而民好訟先生與民約法斥舞文吏數輩汰
冗費千餘金有所攝期而致之不遣一隸下諸
邑公門洞開戒無闌訟者訟者入立剖之諸邑
轉輸第驗封而遣焉靳水豪方某睚眦殺人嘗
誣讎家兄仲于獄卽從中賂獄卒甲拉殺之季

弟不能忍鳴之按臺下守道方大困則詭季名擅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亦下守道方賂主籍者匿季初詞而以詭詞訊季與乙莫知所爲乙竟坐死公閱其案疑之乃呼乙至詰其故乙涕泣曰某實不殺人不知季何以仇我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泣曰某所告甲耳不知乙何以抵罪公頓足曰我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鞫具服遂坐兩人死而釋乙其摘發如見類如此黃與河南九江錯壤河南賊師尚詔起所司請調兵以守一郡騷然先生曰不至亡守已而賊果不至九江土人爭地鬬所司以叛聞請發兵以攻先生曰非叛也亡攻第單騎往諭之人人羅拜請死而土宇以寧諸凡策事利害若指掌黃人至今有口碑焉其備兵青州也青故多盜有鑛徒先生甫下車立捕渠魁楊思仁斬首六百級宥其醜千餘人賊遂平又以計取鑛徒王恭劉顯等先是恭顯等亦聚徒數千人久不能捕先生設伏出奇擒諸賊于除夜無一脫者先

生既平兩寇恥自伐揵書上兩臺亦不敘其指
使功兩臺頗銜之及疏入故執政挾宿憾嗾臺
使掩先生功而以罪聞調雲南副使先生亦不
色慍促裘之騰時緬酋脅三宣撫以叛憚先生
威心懾之先生建議當道曰夷所需者牌印耳
盍予之以息肩我元元當道不能用先生已有
歸志會自雲南量移陝西先生又促裘之陝故
事馬政稱散局仕者多臥不事事先生思振刷
而局于文法不得展乃歎曰湖山遲我久矣胡

不歸遂謝丹黻去山居二十年杜門謝客課子
抱孫瀟然無所繫累尤醉心養生之旨晚更號
淡翁以見志其于一切玩好泊如也先生性坦
夷不能結交延譽居常沉幾不露及遇事纚纚
言之運衆算若掌握其學閎博而核發爲文章
不雕琢而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訂參同契藏
于家其卒也爲萬曆甲申八月十九日距其生
弘治丁丑二月之八日享年八十有八以某年
月日葬于下塗山之原先生所自營也配陳氏

累

封淑人子三長即爲正以督學御史擢大理少卿

嘗按齊閩有赫赫聲所推轂燕趙間士又濟濟

皆譽髦人以爲有父風云次爲賢鴻臚寺序班

又次爲音國子生女二孫六維濬維河維濩維

涇維法維治孫女二次適舉人陶望齡南禮部

尚書承學之子也曾孫四禮祚初禎曾孫女四

先生之歿也廷尉君方解組歸數月時內外子

姓爲先生所出者殆百人皆不訃而集人以爲

先生完福而廷尉君孝感云

史賡曰余觀于商先生而知士先器識也商先

生治黃所司以用兵請者再矣先生屹不爲動

豈不以賊未形而民先困于兵所爭尺寸而貽

害不可勝計哉及其備兵青徐奇正迭用不踰

時殲兩巨寇若拉朽語曰安如磐石疾如風雨

豈先生之謂乎蓋先生器凝而識遠故用若轉

圜所建樹炳烺如是奈何以失絳灌歡而拓落

不竟其用余爲之三太息焉銘曰維商之宗實

爲國系綿及我明烝自文毅猗嗟先生蹈古履
方載昌厥緒于商有光識匪夷思器也大受胡
然邅迴厥施未究惟其不有以惠後賢介茲眉
壽福履蹁躚塗山之原卜云其吉仰止一丘千
古崒嵂

漢陽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十峯張公配丁夫
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三年余奉使歸山陰於是漢陽府同知張
公卒五年矣會將卜葬其子元吉元慶兩君持
公從子修撰君元忭所爲狀徵余銘余總髮時
與兩君同學習公之行甚詳公亦以兩君故雅
愛余已又爲孳葭戚卽不佞銘惡敢辭公諱天
衢字道亨以父母墓在天衣十峯之麓自號十
峯公先世本蜀之縣竹人自宋咸淳間紹興太

宋遠猷者卒于官葬郡中石人山故子孫世家
山陰四傳生溫州學正福福生仕廉有隱德
高皇帝徵不起郡太守辟爲鄉大賓而大賓五世生
公公爲人篤孝友崇簡樸恥與輕儇伍其爲文
典實而尤深于易爲里中顏門師里中人執經
問業者多爲聞人其最著者徐僉憲甫宰趙僉
憲理吾師俞侍御先生咨益而公同母弟魯府
審理雙澗公天德行太僕卿內山公天復亦受
業焉其後子姓相繼以明經取科第人謂張氏
淵源有自云嘉靖壬午公舉于鄉就試大宗伯
凡七上不第乃以母老謁選得延平倅延平瘠
土又衝甚號難治公至更約束示誠信催科不
擾民大賴之郡有二疑獄久不能決公立爲窮
竟衆服其神嘗署安邊館司海舶出入有巨賈
裹千金于橐遺之公發焉金也輒大怒斥去而
郡中廩廩矣海寇李文勝竇老兒者勢甚熾擊
之則逸島嶼間不可獲公白當道陰使使間兩
家兩家自相鬬而我徐引兵襲之寇遂平當是

時徵公無論延平卽漳泉諸郡幾不可支矣旣
代去爭立石頌公及其擢漢陽也愈益砥礪漢
陽之民戴之無異延平焉然公性孤介不習媚
婀上官多啣之丁未春遂報罷於是公乃言曰
噫吾所爲祿仕者以太夫人春秋高冀竊升斗
爲歡耳今太夫人尚加飯而季子又幸脫穎出
太夫人樂矣吾何求哉蓋是年內山公舉進士
也公旣歸尚無舍舍他氏第十餘年日夜拮据
稍自給始置第居常杜門養恬無絲竹博奕讌
飲之好日惟手灌花竹檢古書玩誦徐徐于于
若忘其嘗仕也郡邑長吏禮其廬則一往復之
不則不亟至郡邑蓋藻鑑人往往奇中而尤喜
爲堪輿家言余猶記修撰君之歌鹿鳴也客謂
公天衣之靈驗矣公笑曰若小吾天衣邪需之
當有魁天下者已而卒驗于修撰君噫亦奇矣
公配丁夫人先公一年卒初公讀書至夜分其
旁舍日聞機杼聲從呻吟中出公且貴夫人縫
紉績紡匊膾醴酪若歲時享祀賓燕猶自操作

至老日僕僕不休兩君勸夫人且休矣夫人曰
而不聞魯敬姜之訓乎且吾能勞獨得不勞也
聞者莫不賢之而兩君爲余言公之妊也蓋七
月而生以故癯然若不勝衣夫人脫衾第之私
以衛護公者若恐不至公終其身不畜一媵卒
以壽終夫人有力焉嗟乎茲亦足以觀夫人已
公父慈亮翁諱訒母趙安人以內山公貴翁
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趙夫人封安人公生于成化
乙卯某月日卒于隆慶辛未某月日得年七十
有四子二人長元吉南宿州別駕次元慶萬曆
癸酉舉人女二孫男四孫女三曾孫二以萬曆
三年某月日合窆于州山之原銘曰弗崇於祿
秩而道彌尊弗愉于芬藹而神彌存言作之述
以大厥門伉茲丘兮尚有利於子孫

昭勇將軍左叅將林君墓誌銘

萬曆庚辰余得以職事總校武闈拔太原林生桐則知有父叅戎君以勳伐雄介胄有古名將風林生所爲獻策請纓率稟諸其父者也越丁亥林生守鴈門而君沒矣林生則抆淚勒狀請于余曰桐先將軍幸席故業奮功名于世多年所矣乃今以壽溘死牖下惟是先將軍生平表豎無所述著恐遂湮滅不聞桐也不佞徒讀父書謬得當夫子一顧儻徼惠靈寵賁之一言以

爲他日著蔡先將軍死且不朽桐之感亦死且
不朽余既慕黍戎君而又哀林生言也則爲志
而銘之按狀君諱爵字守忠別號東山其先世
居閩之南平始祖從
高皇帝起義爲太原衛世千戶因家焉五傳而諱寶
者爲君父
贈昭勇將軍倒馬關參將用君顯也母爲張氏
封太淑人淑人夢大士授緋衣童子而有身遂生
君君生自齠齔端莊篤孝循循敬讓如成人父

寶遠祭祖塋道病淹族子舍君居家塾中忽心
動夜復夢父擁衾狀覺而驟汗曰吾父無恙耶
胡怦怦若是即馳往則果病三日矣供湯藥昕
夕不去左右比卒哀毀踰禮母張亦以哀故病
幾絕君晨夕悽愴走父靈臨奠已爲母籲天百
道走迎醫至罷櫛沐廢食寢者若而月人謂君
孝哉既終喪襲父爵用軍政高等視所纂所務
故惰窳君振刷之部伍肅清名駸駸起材官間
會御史大夫陳公撫晉議率忻州民剏治堡寨

凡六十有三所難其役特才君命董之君日夕
親執朴行築而輒扶其不勉甫三月而工告成
虜屢入犯全忻卒賴安堵君之力也壬寅虜犯
太原君監杜偏帥軍至祁縣猝遇虜大戰身被
數創乃奮臂大呼曰丈夫幸當匈奴得馬革裹
屍足矣手援枹鼓立矢石中鏖戰二晝夜捕首
虜所殺傷相當虜始前却祁境獲全遂用督府
部使者交章薦爲授衞指揮僉事掌衞事時有劇
盜蒐雍不獲有

旨督過司道急司道徬徨計逼不知所出於是巡憲
朱公藉君畫君促韝帕韋附注彀而從少年蒼
頭數十人前伺盜不旬日俘其渠魁汪務秀六
賊餘皆潰散已而擢首老營再遷晉閫僉書坐
誣中廢無何開府復徵贊標下中堅及栢鄉魏
公繼撫命閱三關兵因陳所得與華圖說若干
條魏公奇之分布悉中機宜再踰年遂拜將
命分守居庸居庸爲神京北門去
陵寢數百里而近君至申啓閉之令鈴柝加嚴有持

中貴牌欲闌出關君曰鎖鑰重地獨狗一中貴
耶逮而庭鞫之乃知其詐寘之法轅門凜然會
虜寇永寧迫近居庸君度虜旦暮且來遂親乘
鄣登埤伏火炮于山谷以待虜果如期突至火
炮矢石齊發虜懼卽宵遁特蒙
恩陞一級及
賜金幣加渥壬戌調倒馬關參將續世
誥封昭勇將軍關之各塞衝緩相半往設守禦則均
衝者病寡緩者病靡君以爲不便更稱量衝緩
增減守戍仍陳便宜十五事悉以次舉行明年
虜大舉寇薊至飲馬都城之下君提兵入衛見
諸將帥環視而陣無敢攖虜鋒怒髮上指詣軍
門以戈畫地請下令合諸道兵邀其歸路虜可
大破不報乃率所部勁卒趨西山要害設大將
軍槍砦伏谷中而以游騎挑之虜果率精騎百
餘闌入伏機迅發人馬若靡粉虜大懼相戒東
走無復西者既飢旋値太淑人病草疏乞休凡
三上皆不允久之山西三關羽書馳急

上簡少司馬萬公秉節經略之至則首劾鷹門守遊
惕且請才者代之本兵以君名上遂改左參將
分守鷹門適當秋防駐兵廣武萬公注意延攬
游客趙者進所製火車盛談兵伐萬公信之漫
問君此法當勝否君正對曰談何容易奈何以
人試法公色不懌聞者爲君咋舌已而報虜鋒
當廣武君以手擘畫良久曰非廣武也其意在
西盤道耳事急矣卽率輕騎往至則賊業悉精
銳來攻當陣兵于邊外以戰爲守手斬二馘賊
畏却去而趙方驅車越境于大同川猝遘賊戰
及創自焚報至萬公始悟思君言首薦堪任大
將受
上賞隆慶改元虜大入西陲隔鷹門四百餘里君馳
援一晝夜至時主帥師出無功而君以不善媢
姻忤臺使者指檠爲所劾有
旨對簿君竟得貶又三年俺酋悔禍乞孫制府王公
檄參軍門機務監攝山西互市告成疏敘始事
諸臣

上命復君官賜金有差旋以功起太原左參將而太
淑人沒矣君慟哭曰親不逮養何以祿爲且吾
復偃蹇參將者十年所豈非命耶吾不能老來
據鞍示矍鑠也卽引疾乞休休而橐中蕭然遺
田三頃而以五畝之園構小亭自娛課農飲社
葛巾方屨意殊得也子桐應襲當行至不能具
喪久之桐舉武進士則沾沾喜又數年桐晉守
鴈門以安車迎君君欣然就道曰距吾宦此地
二十年不圖今日復從兒子游昔李廣守鴈門

常以不侯怏怏吾以爲此無足快也惟是子當
戶無能豎尺寸至孫陵遂隕家聲茲足爲廣大
恨吾材武何敢望廣儻吾兒藉是有所豎立吾
復何憾哉蓋居踰年而以壽歿云君歿于萬曆
丁亥某月日距甲戌春秋七十有四娶袁氏贈
淑人繼娶王氏封淑人子男一卽桐王所出也
以本年某月日歸葬嘔嵫阡與二淑人合祔焉
銘曰孰爲君年奕奕綿綿壽不必彭籛而以象賢
延孰爲君阡鬱鬱芊芊榮不必祁連而以世

爾栢惟卷爾泉惟涓百世不遷曰金緋翩翩惟
將軍肇先

處士茅遯齋配陳氏合葬墓誌銘

余家居聞鄉人稱長者必曰茅公茅公云頃官
輦下有儼然而造余者公子寵也問來故則爲
其父母請銘問事行則手一狀讀之與余曩所
聞于鄉者絕類知其可信也是以銘之公名葵
字拱暘別號遯齋其先鄭州人也自宋南渡有
一百三七朝議者徙會稽之雲門其後子孫遂家
山陰曾祖喬芳祖允父璟世有隱德母陳氏公
兒時即警穎率父師教長益力學聡一物不知

業舉子且成會陳媼多疾日侍牀蓐者三年以
故廢鉛槧學而陳媼性故嚴稍不當意輒繼之
怒公及配陳氏謹事之婉變備至卒得其懽心
閭里相謂曰芧氏子婦孝必能亢厥宗不在若
身在子孫矣公雖絕意榮進然善自殖而陳孺
人代其姑總家政又井井有程家乃日益起女
曰桂芳適張文學之子均文學之始議姻也夜
歸自城中會大雪舟覆溺死所親以張氅氅孤
嫠勸公弗許公曰彼以我女故致隕烏忍量其

將來而絕之竟歸姻焉嘗三典萬石貧而逋稅
者往往出所有代償之有少年數輩日縱酒豪
里中里中人槩誣以賊賴公得不坐中有因事
貿產者公燬券而與之直其捐已助給不以毛
錐惜恡類如此寵嘗兩爲縣官每以所職爲訓
誡恥世俗輕儇教子孫多長厚語子孫有過不
譙讓爲竟日危坐子孫因悔責固謝乃懇懇以
禮諭之以故寵所至輒能其官而子孫皆濟濟
有度晚年析而復合于于如也居常端良謙謹

繩尺外不踰一武口不郵傳人過失人有侮者
輒忍之忍之侮不已則宛轉道之款款出于至
誠侮者率愧謝去宗黨有事不之官之公質平
之一出公脣吻無弗悅服者蓋庶幾太丘之風
焉余嘗觀古之所謂長者大都孝弟力田之士
非有文采表見爲世俗之所豔說而史亟稱之
則以重厚善容可風末俗故足多也吾鄉自余
童時猶見其人今佻薄者比比矣徵公長者蔑
如也余故備著之使來者觀焉公卒爲隆慶辛
未某月日距生弘治己酉某月日年八十有三
陳孺人先公八年卒爲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
日年若干子孫云云銘曰胡德斯懿而弗曜于
世弗曜于世其有喬木俗悠悠嘻所勵孰爲滕
公永伉儷隆隆之丘藏者是

誥封一品夫人呂母夏氏墓誌銘

封一品夫人夏氏者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公元配也自少傅公忠誠端亮樹名宰相之業於嘉靖間十有三年而縉紳先生從少傅公後以習知夫人之賢者固已頌樛木小星之德于不衰逮少傅公以楊太夫人憂一謝鼎鉉堅意林壑隱然繫天下之重而夫人相與徜徉閭里者又幾三十年矣海內人士徒謂夫人與少傅公極品齊年瓜瓞綿衍以

爲今古希覯而嘖嘖豔慕之而不知夫人之于
婦順母儀爲德于閫內者特其彰彰者耳至其
所爲高識遠覽乃遂有爲德于天下以陰貽
宗社之安而人不知者此豈區區閨閫操行可得
方伍者哉蓋夫人以萬曆丙戌七月七日享壽
八十有三以殁少傅公既手述夫人懿行又介
邵中丞所爲狀走使邸中屬不佞賡誌而銘之
賡于少傅公爲邦後進于長公祠部君元又有
婣也余固當悉夫人何敢讓焉按狀夫人姓夏
氏宋節度使英公子梗呂之裔世居姚之鳳亭
鄉右族也父曰東谷公鉞配陳碩人于弘治甲
子四月十八日生夫人夫人生而天性莊重婉
孌有器識少時嘗與姊娣共治女紅有嫗至徧
相諸女至夫人驚曰他日極品婦也言訖亾去
衆咸以爲奇是時贈少保醉夢翁亦業奇少傅
公于髫年而耳夫人有奇則曰眞吾婦也遂委
禽焉其婦于呂而少傅公始爲諸生也所以力
秉家政以專少傅公于學者惟謹少傅公自大

父而下數十年不與伯仲析爨夫人實和順敬
謹以調劑事使中外懽洽庭無迕言嘉靖乙酉
邑令楚君者于省闈得少傅公試牘奇之輒薦
舉首爭之不能得則辭中式以遲舉首于戊子
及戊子少傅公仍中式念無以副楚公語夫人
自室中已瞭經史大義輒引進德修業語勗少
傅公且謂大丈夫不當以科名高下爲軒輊少
傅公悚然服其雅論焉及少傅公以壬辰第進
士選讀中祕書夫人事楊太夫人于家修澧甘

毳少傅公忘其違膝下也既而奉太夫人燕邸
旦夕飲饌必以南中所習手和以進太夫人忘
其邸也太夫人暮年得風疾夫人鞠棘扶持躬
澡雪無難色久之太夫人疾藉瘳論者稱夫人
孝感天矣少傅公由大司成受
肅皇帝特達之知簡命爰立時
肅皇帝操下濂濂閣臣皆浹旬月直禁廬不得以時
休沐闔以內事無纖鉅咸夫人肩之少傅公所
爲在公夙夜而委蛇于退食時者實賴之于夫

人也少傅公蒙
主眷最深日所
賜內廚法膳上方非時之鮮甚夥夫人對賜必肅拜
呼
萬壽首以薦先已則奉太夫人及分貺賓戚用廣
上惠然身所奉輒無逾蔬糲外者曰福當如是惜耳
自少傅公鄉舉計偕時夫人業舉子女矣猶亟
爲少傅公置側室朱生中書君允生七日而朱
卽世夫人乳護之與所生無兩視也其後復于

武林娶傅于博平娶王于京師復娶王其恩遇
之咸若娣姒而愛其所生咸若允耋其與少傅
公媲休休者耶蓋夫人既哲禮義無世俗兒女
子之態故其持盈若染而行義若赴越俗尚麗
家稍給則婦皆縷金爲髻而夫人獨用玄縠終
其身卽
上所賜綺幣充篋不輕裂一縑第浣敝衣自適善乎
其諭子姓也曰榮華易歇滿未有不溢者吾起
裙布不敢作法于奢令若輩師吾儉耳然夫人

治家大要以嚴整率作朝夕督臧獲輩灌蔬菜
麻垂老不休故内外數百人肅然遜理咸稟
于夫人之指至于振人之乏周人之急殷殷乎
惟恐其不及也若夫人可以爲賢已抑有大焉
當
肅皇帝末年諱言建儲言者輒罹不測少傅公自惟
股肱大臣誼不得首鼠辟匿草疏欲力請之夫
人從旁贊曰相公欲報
主上恩計無先此者相公釋不言誰復言哉疏凡數
上竟得依序留京之國之
命而大事定矣夫以少傅公精忠極慮固不難于觸
鱗而夫人竟越帷帝之見以決非常之議此亦
文成羽翼之烈也即賢士大夫寧易辦此者乎
余所謂高識遠覽陰貽
宗社之安而人不知者以此噫亦偉矣夫人有丈
夫子六人曰元禮部祠祭司主事夫人所生也
曰允中書舍人曰兌石阡府知府曰兌禮部精
膳司主事曰覺太學生曰魁光祿寺署丞女三

日辰曰成許字謝文正公孫用模年十五中鄉
試上南宮以痘殁成悲慟絕食亾人稱爲烈女
云曰祿孫男十有八人某某胤昌癸未進士寧
國府推官孫女十曾孫男二曾孫女一
令甲閣臣命婦一品封者
上所予恤典特渥夫人蓋兩受封
上勑賜祭二壇給縣官錢爲營兆而元等遂以萬曆
某年月日奉夫人柩歸窆於姜山之陽銘曰逖
稽夏宗厥彰節度擇里鳳亭奕世載德鍾祜淑
媛端相齔齡克配元宰溫良莊穆動式閫程夫
人之孝敬戒尊章寢疾用寧夫人之惠廣逮諸
姬作頌小星夫人之勤旣耋而恪總覈在庭夫
人之儉曳縞飯糲爲俗範型惟
皇建儲元宰抗疏懇懇實聽夫人之德于父于母以
貽于
廷箕疇五福疇麗其備夫人允膺緊茲聖善天祚
其厚孰曰冥冥惟煜煜
綸綍以嘉以邮優渥祇承振振公姓昌熾戩穀蕃暢

雲礽蔥鬱姜阜

帝命營兆閟美玄扃億萬斯年肅欽閾懿絡誦茲銘

誥封一品夫人楊母鄒氏墓誌銘

鄒夫人者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楊公之配今守石塘嶺叅將元之母也都督公父子竝以世胄射策起家果毅廉靖有古儒將風元則余庚辰司校武闈所奇其籌策而登薦者也今年夏夫人卒于邸第元手述其懿行之大都請于余曰母氏已矣願藉先生一言銘諸墓余受讀之而知夫人于都督爲賢婦于叅戎爲賢母賢故足術也按狀夫人姓鄒氏父希賢爲定遼指揮

同知娶于崔寔生夫人夫人少而貞靜敏慧語笑聲不出壺亦無所事一切鉛粉之好或聞古今烈女與故事則懷聽輒嘿識之用以自飭及并歸都督公則益閑婦儀動止皆有法色和而禮莊比白首無惰容既代其姑某夫人理中饋時則曾祖姑哈祖姑黃並高年在堂日飭餚醯滫髓進之兩夫人靡不色喜即其夫人亦曰新婦賢使我得備孝養日融融訢訢如也或時從都督公行間無遠近必使使問舅姑安否道相屬不絕以爲常都督公素友愛夫人推其意與妯娌相敦洽務厚施而不責其報當歲大祲家或以糠糲雜食夫人必先嘗爲僕婢倡有宗人者率其妻來就食度不能兼存叱去其妻夫人不可曰何忍立視其槁寧損吾飧活之竟使俱存又育其同產之遺孤女若已出比長爲具資奩擇名家子嫁焉其慈恩下逮廝養至爲瑣尾皆惟夫人所衣食然夫人雖操下寬而時濟以嚴門以內莫不斤斤奉誡約寂無譁者都督公

仗旄鉞歷昌薊保三鎮爲
天子鎖鑰之臣垂三十年夫人亦三拜
恩綸封至一品諸世所稱銀黃璣珥明光耀錦之飾
豈其不足乃夫人視之泊如自腆飾賓祭外居
然不減疏布用能佐都督公絕甘分少凡爲將
什九以墨敗公卒嚼然全有令名以此夫人訓
子必迪以大義元幼嘗以彈斃鳥雀夫人引上
世放雀事爲戒居恒動稱先人清白毅烈亦時
時援古義證之元奉教不敢習爲紈綺以隕家

聲庚辰既第當之官念獨子不無膝下戀夫人
立命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且而父子受
國恩重此豈而內顧時耶乙酉元官遊擊守沙河會
都督公父封特進公病且物夫人則代都督公
奔赴自保定而遼陽冒邊逢行晝夜不息道沙
河元强留之不可竟及經紀封公喪事亦復以
憂勞成疾未幾都督公內簡輿夫人入京蓋不
踰年而疾復作遂不起時萬曆丁亥某月日也
距其生嘉靖甲申某月日享年六十四子一卽

衆將元卜今年某月日葬夫人于某山之陽余
惟媛德自古難之載記以來若趙母能襄闕與
之烈而不克穀其子陳母能啓宛丘之封而不
聞顯其夫迺都督公既以功名振起于前衆戎
又英英繩武而非徒讀父書也者是夫人相夫
則奢之伍勗子則嬰之徒二母詎足多哉然則
夫人之賢可銘已銘曰閒之山邪遼之水邪而
夫人者鍾美于此邪夫邪子邪綏何若若印纍
纍邪於以銘之齒齒邪於百斯年爲不死邪

亞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敬峯查公配
誥封太宜人姚氏墓誌銘

萬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六日而查母姚太宜
人以天年終正寢越歲其子憲副君允元踉蹌
東渡抱吳職方所爲狀再拜乞銘往不佞先大
夫于京兆公雅稱襟契不佞亦猥廁大參公爾
汝之末而又嘗識憲副君于髫時已復同事南
宮蓋三世稱縗交焉銘惡得辭太宜人家世崇
德之姚爲太守巨川公女太宜人生而淑慧七

歲授孝經內則冥契大指間從太守公語漢緹
縈上書事輒歎息曰生女不當如是耶母陳宜
人卽世太夫人雖斬然穉齡乎業哀哭如禮持
誦諸品經恪無怠容太守公每奇之謂是能敬
有德將大其後者爲擇名家子而見大參公幼
嶷則以太宜人字焉太宜人歸而大參公方以
諸生負儁聲則日進簪珥雞鳴之戒曰夫子幸
毋恃名高以墮世德也蓋大參公得肆力緗縹
以藉有令名太宜人寔侈帷廧之助云島夷內

訌大中丞胡公檄所部堅城守以待太守時家
食故慷慨好搤掔時事憤崇令弁髦奉檄數憤
激借籌令闇弗聽旣失事坐譴反上飛語中太
守急太宜人恚謂令吾父以抗直從吏獄安用
鄉所聞緹縈事哉輒伏地哭不起大參公爲縋
城叩中丞壘泣訴太守寃事竟白都人士爭壯
大參義而賢太宜人之孝能行其意也乙卯大
參公薦浙闈明年第進士授郎客部時京兆公
方敭歷天官諸曹父子竝領顯秩稱鼎盛而太

宜人時時暨大參公相戒勉若弗克共事而隕
兩家典刑以爲世德羞也者京兆公若陳淑人
益大賢之大參公爲客部郎既考太宜人從郎
秩封安人而天官亦自選部歷奉常遷大京兆
矣辛酉京兆公卒于官又再歲陳淑人復捐穆
飾大參公以過毀病脾勺水不入脘太宜人且
泣且禱願以身代蓋兩遭楚而太宜人拮据三
四年如一日也公既免服再補膳部名益起
莊皇帝卽位覃恩進大京兆階加陳淑人而安人始

再被
命稱宜人既大參公擢憲副備兵河南六年所注厝
煩煩皆一時大筴太宜人寔以治內才并而濟
大參公之軌事而大參公薦剡勞書錯相望于
道太宜人有力焉久之公中蓼菲主爵者爲量
移公少參公且投傳去時憲副君方卯角太宜
人指謂孺子可教吾及子隱矣歸課憲副君俾
盡讀其書以歲丙子與計偕而大參公亦再起
參魯藩事公雅持羔羊之節太宜人益洒濯佐

之卽尺帛束筐必躬飭以備不恪蓋視曩河洛
之治聲愈蔚起而屬故相爲其客脩隙免公官
太宜人復夷然寬公謂天下之不能爲夫子容
而以今日歸固夫子意也會仲子升殤太宜人
慟甚憲副君以癸未第南宮輟大對歸爲太宜
人一破涕至丙戌始入對成進士筮客曹郎視
大參都人士爭豔公三世之以清華顯也已丑
大參公訃至京師憲副君亟奔哭欲絕太宜人
勉循治命爲解曰所患孺子不能力
國事以佚前人光苦毋爲也比罷讀禮無行意太
宜人黽勉勸駕謂兒毋以未亾人故繫跬武第
力往爲乃公償鄉慝者口是所以事未亾人耳
憲副君再起補祠曹歷客部上書訟父冤
天子下璽書復大參秩如故而進太宜人封亾何憲
副君銜
命僉江西學政還謁太宜人里中太宜人復諄諄勑
之行曰吾聞江以西士爭尚節義彼豫章廬陵
三四君子高山之止不在耶行乎勉矣憲副君

所甄拔皆一時名雋公車鱗次屬人倫檢鏡則
士爭譽太宜人之風澤暨我乎比績最再下進
安人太宜人于是蓋被錫而四矣是年憲副君
陞少參治湖以東明年奉
祝釐復歸謁太宜人且尋以憲副秩兼少參分守蒼
梧發至廬陵而孫大啓復殤啓故幼賴太宜人
憐之甚聞訃痛仆地曰天乎何不憖遺敭我家
千里駒也遂病且亟執手仲孫女與訣曰未亾
人以孫故疾大漸然查氏世有聞德宜昌其後

幸語若父母毋慮不育至飭憲副君官事毋異
鄉大參公覿縷之屬也太宜人生席膴盛然雅
甘澹素疏糲之供歷四十年晚好持誦尊生樂
施愈老不倦至綜理幹濟之才大參公所不及
內顧而璞屑其紀者太宜人壹是肩之無不釐
然舉古所稱女士而有婉嫕德者其太宜人之
謂與太宜人生嘉靖丁酉某月日得年六十有
四生丈夫子二長卽憲副君以某年月日奉太
宜人合窆大參公某山之原大參公別有誌不

載銘曰維筠孕祥寧籠與熊有懿令母負德而
雄時女則孝時婦則共副笄渥澤江漢長風千
秋萬歲閟此玄宮尚永螽斯以福無窮

誥封夫人何母沈氏墓誌銘

沈夫人者吾邑大司寇沅溪何公鰲之配也司
寇公卒于嘉靖某年得
邺恩賜祭葬矣越二十有一年而沈夫人卒其次子
太學生景憲匍匐
闕下以開壙請
詔許之仍
賜並祭制也既得請則手王貢士應吉所爲夫人狀
乞銘于賡賡屬有瓜葛之誼不敢辭按狀沈故

蕭山右族有諱某者爲湘潭令夫人父也母某氏初湘潭公感異夢而生夫人及長端靜寡言笑解書史大義父母殊愛之其外父魏文靖公謂湘潭公此女後當大貴宜愼相攸於是石湖公未幾而公領鄉薦最蚤宗人豔之夫人曰差足慰翁姑耳丈夫事業寧止此耶勸司寇公益厲于學常以機杼助其佔僎三而司寇公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武宗南狩司寇公將草疏諫止之夫人進曰妾聞婺不恤緯而憂其國史冊以爲美談矧我冠博帶號丈夫子者乎君勉之矣疏上公竟受廷杖是時公直聲振寓內則夫人成之也已由刑部郎遷湖廣僉事一夕閱死囚牘無慮千數百人夫人憮然曰人命至重彼千數百人者豈人人當罪無寃乎君年四十無嗣盡盡心焉是時公所訊囚得未減者十七八踰年卽舉子云嘉靖丙

午公巡撫山東殪賊妖有功方議上賞而忌者
爲飛語中之竟逮繫至京夫人慰之曰自昔勞
臣以功離寃抑者不少閒則必彰天道也且
上明聖必無他後果得白尋以應天府丞歷刑部尚
書宦轍所至夫人必與偕內總家政犁然至當
使公得壹意奉公無內顧憂而又時時陳止足
之義以故公早乞骸骨棄名位如脫屣夫人有
力焉夫人性溫慧簡淡居常默默聲不出閫外
而擘畫大筴徐以片言定之有冠裳士所不及

者事石湖公及唐孫郭三夫人敬愼如一日先
是夫人舉二女顧不宜子則恂恂以身下諸姒
姒所舉三子一女訓以大義拊愛之不啻如已
出平生無他嗜石湖公父子相繼爲八座身處
華腴晉二品夫人封至貴盛矣猶未嘗裂一帛
爲衣卒之日笥無留贏焉蓋夫人性既儉朴又
不恡施于諸宗黨仰夫人以濟吉凶者無虛日
歲或不稔則出貲以廩餓人約已利物老而不
倦其性然也夫人生弘治甲寅二月十一日卒

萬曆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七子三長
景麟以任子爲前軍都督府經歷娶來氏某官
某女次景憲太學生娶吳氏某女次景承太學
生娶朱氏舉人奎女女二一適周某夫人出一
適王貢士應吉側室俞出孫男某某孫女若干
以某年月日啓司寇公之竁而合窆焉余觀古
今稱婦德不越米鹽蘋藻拮据滫瀡之細耳乃
夫人相司寇公遇榮弗歡罹患弗惕始終引于
大義訓諸子以禮讓毋墮其家聲不爲世俗煦

煦態令妻賢母具彝道焉抑足爲世勸已是宜
銘銘曰玉駢珠儷爲世所珍賢哉司寇並美夫
人樛木螽斯以似以續佑啓後昆厥祜斯篤華
塘縈流巒鬱鬱高丘有芹有芭曰萬春秋

柳州太守龍坡鄭公墓誌銘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柳州太守鄭公卒于家其
長子憲副君備兵閩海號踊奔歸卜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某山之陽乃率其諸弟造余請銘余
與公同里雅知公然不若公至戚朱太僕公知
公深也太僕公之知公又不若公自知深也太
僕公既狀公公又嘗自爲狀余得合而志之庶
幾實錄云公諱舜臣字某別號龍坡其先自周
宣王封弟于鄭遂以國氏至宋忠孝狀元獬其

十三世祖也獬子工部侍郎穀流寓四明子孫
再徙上虞之桂林至公而徙郡城居焉曾大父
曰子昌大父曰貴父子並有隱德語在別傳考
曰桂莊公某爲廣東遂溪縣尉有異政今遂人
所稱鄭公隄者公所築也以公貴贈某官妣嚴
贈孺人嘉靖丙午公以明經舉于鄉丙辰成進
士授歙令陞南京工部主事左遷鄧州同知歷
汀州別駕通州知州袁州府同知至柳州太守
而止蓋家居若干年而憲副君以南京兵部主

事蒙
恩復公官致仕已又進階中憲大夫云公之令歙也
三殿工興徵木于徽部使者督之急諸邑騷然公
紓徐應之民不知採取之擾邑南火延數十家
公拜且禱即焚焚令毋殃民火爲之滅歙人故
善訟公每以片言折之各得意去有離寃獄者
訴于上官願得一當鄭侯死不恨矣其得民如
此鄧爲太和山入京孔道閽使進奉者絡繹于
途鄧人苦之公一日禽其不逞者十餘輩欲置

之法諸不逞叩首流血乃釋之嗣是迹始斂內
鄉礦賊起公視邑事察大姓某某各畜家兵盜
礦臺使不能獲乃誘至堦下諭令立功自贖諸
大姓得公指立退賊邑不費一矢焉唐張公巡
國朝鐵公鉉皆鄧人而子姓徵不振公爲建二忠
祠春秋祀之汀有三圖者故爲賊藪公既諭以
禮法復白學使選其子弟稍慧者給之衣巾至
今不復爲梗署清流縣民苦盜流移殆半公爲
捄循招徠之民始復業通州濱海地滷城易圮
公出贖鍰繕城城堅又以州治五山南峙而北
境獨虛爲築鍾秀山屹然對峙焉其他輯學宮
建壩閘諸利民事具通志名宦傳中古田之役
調狼兵十餘萬屯柳州城下譁甚民無所避匿
且成變矣公謀于當道密縛四囚當死者磔于
市不書姓名各營自相疑懼無復譁者已而錄
俘囚有幼者六十人公憫其無知悉活之柳人
曰仁人也方倚戴公公又安爲已甚而幸
未大察會忌者撫通州事陰中公乃罷去公歷

官二十年所至以愷悌作人爲首務改課講題
若師弟子故其所造士最盛今徽之許相君羅
中丞江侍御皆一時名公而清流裴司徒嵎起
于科名久乏之日公成之也公雖剖決若流而
于刑獄未嘗不愼如胡文和謝鳴鳳等久淹犴
狴皆爲之昭雪欽人至今誦之而鄧州尹宗仁
通州成奇等又求其生于案牘已成之後雖冒
嫌謗而不顧焉以故去而思思而祠所在尸祝
比于桐鄉有以也公爲人爽朗質直無世俗依
阿跼蹐之態先人之急不言有無拯人之危不
計毀譽少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慕之睦族
恤孤至老不倦也而所最難者在未第時有鬻
妻以償夙負者公不忍其離異爲代償焉又嘗
脫一縣卒于死其人感泣出妻爲壽公咈然怒
曰若德我而不以德報乃陷我不義耶叱去之
其他長厚多類此公性喜飲歸田後日以杯酒
自娛飲必酣酣必歌呼盧敲奕聲滿四座即非
賓主之會猶偕其夫人諸子長夜暢飲胸次灑

然若不掛一物也者嘗言吾活七十可當百四
十嗚呼斯達者之言哉公生某年月日距卒之
年七十有八配胡氏封恭人副辛氏而辛以憲
副君貴贈恭人子女各七人長卽憲副君一麟
次某某孫若干人公與胡恭人白首伉儷和氣
溢于閨閤而諸子女及內外孫曾羅膝前日煦
煦爲樂公掀髯長嘯神王色澤人望之若仙人
公亦自幸得天之厚晚號五幸翁蓋史稱郭子
儀七子八壻福澤無兩雖日宴樂人不以爲侈
以方于公何其似也然獨勳爵不及子儀則憲
副諸君將嗣成之誰非公之勳爵哉銘曰桂林
之鄭本自姬世載令德培厥基炳炳文獻不在
茲傳至柳州益大之明珠照乘不難知胡不三
槐乃一麾歸去乎來酒若詩慶流厥子多璟奇
稽山出雲霖四垂公不可作福乃貽崇岡峨峨
公所規億萬千年視此辭

封太宜人鄒母丁氏墓誌銘

萬曆丁酉余同年姚江鄒方伯學柱輿其母丁
太宜人襯歸自山東明年自姚走越持鄉進士
丁君所爲太宜人狀屬余誌而銘之余三復狀
而欽太宜人有完德也丁蓋齊丁公伋之後自
文富公鑑爲餘姚州學正遂世家姚至文學風
溪公其則太宜人父也母黃氏太宜人生而莊
靜風溪公獨喜稍長授以女誡輒了了悟大旨
言動有儀風溪益又喜曰是不可以偶凡子爰

爲相攸得龍巖鄒公而字焉太宜人之始歸也
鄒世業儒脩然四壁耳時龍巖公父石泉公與
其繼室符方待養而龍巖公歲所得學餼不足
備饔飧太宜人爲脫簪珥躬紡辟以佐之符性
嚴重太宜人事之惟謹卒得其驩心石泉公晚
嬰風疾太宜人不沐櫛而奉湯餌者數年中帟
廁牖躬爲浣滌生事死葬必親必虔是其所以
盡婦道也龍巖公爲諸生時善病時已時作綿
延三十年太宜人日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所

以維持調護之如一日龍巖公竟賴無恙其後
以貢爲武邑令心益勞太宜人又維持調護之
如初以故龍巖公得盡力于在公而能布其惠
于武邑之民卒稱循吏太宜人有力焉是其所
以盡妻道也太宜人生二子而皆才每課讀必
篝燈丙夜咿唔不輟聲兩君甫脫襁褓相繼游
膠庠里中人慮無不嘖嘖稱二鄒者方伯公少
年聯第筮仕爲溧陽令至今官敭歷中外三十
年之吳之燕之梁之齊太宜人無弗從至則各

以其職督誨之方伯公所至有令聞雖其自樹
茂乎亦得之慈訓者多也是其所以盡母道也
太宜人性故儉朴縞衣糲食與之終始方其爲
諸生婦不知其爲約也及其爲方伯母不知其
爲豐也至其恂恂禮法自閑垂老彌篤所謂貴
而勤富而儉耄而謙者太宜人以之抑余讀丁
君狀至太宜人所爲告誡于龍巖公父子之間
者吾取以爲士訓焉龍巖公爲武邑二年志稍
稍行矣太宜人從容進曰君瘠不任勞而子且
貴誠釋令從子秩稱大夫不已倦乎物不可以
多取盍去諸龍巖公遂乞身得致仕爰就祠部
封方伯公爲祠部六年獻望籍甚例當得顯陟
以持法不阿失故相懽出守歸德或以鞅方伯
公太宜人曰汝薄二千石耶夫宦幻耳顯晦何
常吾不憂汝不進而憂汝不知退退一步則行
不蹐矣方伯公謹受教嗟乎知止足崇恬退中
士猶難之而太宜人高識雅論諄諄如是寧獨
形管之彝訓哉余故曰太宜人有完德也銘曰

羊邪壁邪煥其澤邪蘭耶桂耶芳奕奕邪令聞
斯無斁耶閩閾之訓兮其爲士者則邪閎茲幽
宅歷年所兮百千億邪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6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麟陽趙公墓誌銘

萬曆辛卯

詔起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趙公爲刑部尚書加官如故於是公年七十有六矣謀於賡曰吾曩在列時業引年今閱六載而耄可知也尚能以朝暮之身爲

國家肩繁鉅乎時公子淳卿官都下公乃爲辭疏
三弁致之曰爲我連上必得請乃已疏再上不
允
旨益溫諭毋復辭淳卿遂不敢復上而邸中諸公遺
書勸駕者出一口公不得已黽勉就道則挾其
第三疏草以俟中途封上庶幾上副
簡書而下不失退志云甫至姑蘇輒病病數日輒
不起天下惜公之一出而不知公之強出乃所
以善退也訃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太保謚端肅諭祭四壇遣官治葬
如制淳卿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陽而屬
不佞賡誌而銘之不佞於公爲鄉後進相知晚
懼弗詳乃按陶中丞公所爲狀而撫其大者公
諱錦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於燕曰德昭
者其裔孫從南渡家越後遷餘姚世爲餘姚人
至公復遷越城居焉曾大父曰玫玫生昺昺生
海濱公埙官至廣東參議以廉直聞語在別傳
公父也以公貴

贈大父父皆如公官母諸繼魯皆夫人諸夫人以正
德丙子二月十日生公公少有大志讀書以古
人爲期弗狥流俗弱冠舉茂才高等學使張公
見其文驚賞遂冠諸生諸與公同學者以公故
皆見收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侵公令貧富得相貸所
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公
以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
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朘割之
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賑然三年
徵爲南臺御史江陰人思公肖貌祀之已而祠燬于
倭民又爲公重建春秋蒸嘗加虔焉公在南臺
巡上江有寇寇太倉朝議用嘉靖初故事復設
總兵官於江淮遂爲定員公言小寇偶聚不足
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歲省費不貲
軍興大司農無所出議遣使分道徵民間積逋
又令民得輸資爲錦衣衛官公言齊魯燕趙淮
徐之間人將相食何可復加徵求錦衣侍衛王

宮

詔獄之所在何可令錢虜充之褒

朝廷之體忘肘腋之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

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選憲臣往來招集

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任皆稱

旨壬子奉

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秋陰盛

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內

伺

上意以暴恭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

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入骨遣緹騎急逮公械

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窖輦過得不死

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繫也有巨賈亦

在獄視公泣下曰公即栲訊宜爲雙足計誠得

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保首領

而能保足吾又安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足刑

有青衣校數去來公旁若陰護公者則賈已代

公爲居間矣卒賴其力辭既具分宜必欲殺公

票擬杖百賈侯知之又以蚺蛇膽密移公曰服此可以不死而

肅皇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常言吾得有喘息至今

肅皇帝賜也爲之感泣公逮時衆議公方在西粤聞之亟投劾去父子一時罷歸家徒四壁相與飲水食菽驩如也居八年衆議公歿又七年

穆宗踐位起公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少卿光祿卿時因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鱭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二事至今德之明年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握重兵豪於苗夷間難控馭公宣示

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輒內恩蔭以讓右侍其後

創之粤西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

陵殿稍圮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

時江陵相棟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
阿時或風議
朝政得失語稍稍聞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
公公遂致仕江陵卒
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
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
詞色以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
尺徇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
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
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
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
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卽太宰矣公愕
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
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官論
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槩事詆毀乞
詔起大臣由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
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息公之力也當是
時令公有幾微顧望稍一左袒太宰可得然公

曾以彼易此哉孔庭崇祀之議衆論盈庭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辯又疏言先臣王守仁致良知之旨喫緊爲人即孔子所謂仁孟子所謂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可不一日不明于天下者也陳獻章之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昭代學術知求諸心而不爲口耳支離之騖者實其開先之功疏入崇祀之議始定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駕幸山陵再奉

勅居守已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丙戌春大計外吏公採訪甚棘方欲有所激揚而會後母魯太夫人訃弗獲終事歸而葬魯于姚還居于越蓋六年而再出而遽逝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公天性孝友內行醇備少頗豪舉自放歸日與二三同志講明文成之學探其堂奧養益邃守益定內嚴而外和望之盎然鞠躬君子也其教人以躬行爲本曰實

踐始是眞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之旨矣

平居恂恂不輕發一語至權大事決大疑必稱

引古今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善敗亾不中

窾隙意所必不可責育不能奪也當其顚連萬

狀濵於九死無怨言既而再蹶再起亦無沾沾

自喜意此又加人一等矣嘗聞其撫貴竹時過

江右見分宜纂厝道旁愀然不能去言于監司

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

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

今日之事必類此願

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

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

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

相若忘其睚眦之舊者豈不難哉公喜讀書善

屬文其奏疏若干卷直而不怒詳而有體近世

莫及也配尹封夫人無子副周生子一卽淳卿

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娶山陰行太僕卿張公

女孫女五不佞嘗攷嘉靖間天下士大夫坐劾

分宜譴斥者可指數已其在吾郡則陳給事愷
謝御史瑜徐主事學詩沈參軍鍊及公凡五君
子何其多也隆慶初
詔起建言諸臣弓旌徧巖穴而諸君子或以耄或以
疲癃或不幸化爲異物皆不獲覩休明之會以
竟其平生後世稱之曰直臣止矣而公獨身際
風雲光依日月
三朝開霽卓然爲社稷之臣豈天固留之以幸海內
與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公之謂也稽山一

出庶幾復爲霖雨而奄然以歿識者猶有憾焉
銘曰龍山之高舜江之深是鍾名世蔚爲國琛
顯允少保秉心精白君子珪璋正人松栢篤綰
墨綬膏澮人群譽命上逮乃冠惠文時事孔艱
公心獨苦非道弗陳有懷必吐變不虛生橫榻
作姦萬里馳奏白劉霜寒一鳴仗馬片紙立下
逮自滇南幾罹於野孱焉之軀一息僅存仰賴
明聖白還里門養晦林丘益尊道奧匪直知之亦既

允蹈

穆皇踐祚敷求田間曰此遺直其賜之環乃持繡斧
乃建牙纛晉登卿貳敭歷南北羽儀縉紳簪笏
紀綱正色立朝八座之望五十年來氷操鐵質
夷險不渝始終惟一豈不告老畏此
簡書方駕蒲輪急返素旗惟
帝則恫有分恩邮易名垂鴻光昭史秩婁塢之原墓
門永扃於千百年視此刻銘

勅封文林郎左亭馮公配封孺人王氏合葬墓
誌銘
先是侍御馮君應鳳以永豐令
召入臺迎其封公左亭公就養於邸未至而卒及是
侍御君按滇甫竣事而母王太君又卒侍御君
痛其兩親之溘喪長而身之不得親含斂也拊膺
長號仰而歎曰孤不愛一死顧不可使吾親潛
德弗彰乃手雲石沈公積齋王公所爲狀請余
合而銘之按狀封公姓馮氏諱煥字汝文別號

左亭宋魏國拯裔建炎中由江夏扈蹕而南僑
居越中凡三徙而居今山陰鑑湖之東又六傳
而及處士樟生五子公其次也公生而磊落有
大志初承父命推其兄主農而身主役時東南
多故凡縣縣官者立傾中人產公以故坐詘而
氣益奮既舉侍御君視之色喜曰天不替吾宗
矣少長遂督侍御君以儒而督其季以農誡之
曰曩吾兄弟分任門戶事不得以詩書起家至
今怏怏也今屬兒曹矣遂偕王太君內外交切

劇之而侍御君少頼絕能文余爲諸生時見侍
御君卯而就縣大夫試封公常負之入城里中
以不嘖嘖爭覩侍御君而羨封公有子也已而
侍御君登癸酉鄉書庚辰舉南宮出令永豐公
計曰兒安所習城旦家言乎遂身與偕之治而
侍御君才故踔絕乎居練達世故吏治民隱歷
歷如抵掌而又入奉庭訓出而試之靡不迎刃
解者公乃歸旋以殊績膺峻擢將大顯矣而公
不爲動曰兒所以圖報塞者未止是也於是侍

御君益自矢恂恂忠孝將比跡古名臣而後公
益津津喜可知也乃天奪之速不令見侍御君
繡衣持斧事也痛哉公雖以布衣教子顯名乎
而孝友天植恨其父違養早所以奉太夫人備
至依依膝前不知其爲斑白丈人也其遇諸兄
弟輒委財產恣其取而身處其最瘠者弟早世
悉力存其孥而字其孤至老不懈侍御君有好
友死移其家家之且訓其子至成立公爲之從
臾周旋侍御君義聲籍籍著公成之也公才具
偉而抗直不能姸阿人然人亦服其才而憚其
無私鮮有望之者縣大夫有重役輒倚公一言
立辦而公不以此盛氣加人故侍御君未起家
而人卜其必有後矣初公既以一力肩其家而
王太君以名家女來佐之時重幃無恙而食指
繁鞿太君多方娛適日夜拮据梱中諸務枝梧
經紀以故封公得脫身給公家無內顧而又能
以其婉孌銷封公豪舉之氣以故封公復無外
憂其教侍御君也封公掖而之外傅歸則太君

分丸灰荻以振其嬉以故侍御君業蚤成既登
仕版矣而太君時時督之曰孺子其忘先世耬
鋤乎吾二人不難爲田畯紅女以沒世兒第矢
心砥節古稱一命之士存心民物必有所濟兒
如是吾願畢矣封公聞而鼓掌稱善侍御君再
拜奉教每部使上薦書必首登侍御君封公夫
婦未嘗不喜溢眉宇交相慶也而封公顧早逝
太君雖差後于公卒不得享大耋見侍御君之
竟厥施宜侍御君之拊膺欲絕也蓋侍御君嘗

過余言鳳既失怙强起視滇南吾母送之登舟
泫然歎曰此吾母子永訣時矣時太君方無恙
其言似有先知者侍御君爲余言輒嗚咽不能
出聲余亦淒然久之蓋太君之賢在事舅姑和
伯仲相夫教子以成其名而慈惠淡泊根于性
生人無內外有慈悲世尊之稱則先知不無自
云余謂今世逢蘿之家見其子能數黑白即夫
婦動色豔慕無涯之欲幸而售則以苞苴氣勢
相責望而其子亦無復大志視居其官不啻邊

廬然此胡以訓也公與太君交相矢以成其子而侍御君豎勳揚名以成其親可以風矣封公生正德辛巳三月某日卒萬曆丁亥四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七以侍御君貴封文林郎太君生嘉靖乙酉某月日卒萬曆壬辰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封孺人子二長卽侍御君應鳳女二以某月日合葬筆架山北元池漊之原封公手所卜也銘曰不知其親則視其子公德曷徵徵柱下史元池之原鸞停鶴跱於千百年以介繁祉

文林郎開縣令襟川顏公墓誌銘

昔我先公以易授四方學者多聞人其在檇李則顏子誠稱入室弟子余以故得兄事子誠云子誠歿數年而其子光祿君學易走京師手宗人侍御君狀請銘泣且拜曰治命也余亦泣遂誌而銘之公名大化號襟川子誠其字也宋時有尚書左丞岐者爲復聖公五十世孫扈宋而南抱五世主卜居於長水之石門鎮名所居村曰陋巷族遂蕃散徙吳越間多貴盛而陋巷之

顏至

國朝以明經顯實自公始也曾祖瑁祖嵩並有隱德父雙溪公禎力田起家人稱長者母沈公生而凝重簡默識者器之十三喪母哀毀如成人繼母費性嚴事之靡弗當意費殁哀毀如所生公鄉學晚而銳未幾游諸生間聞吾先公及吾師俞侍御先生皆爲易額門師喟然歎曰易其在東乎乃之越從二先生游而於先公最久虛往實歸意若有所得者則又邀同邑吳達川公發憤下帷室陳一榻兩人遍臥起榻恒虛半伊吾聲達曙不輟也及就試吳公冠而公輒遺逐入貲游太學別雙溪公兒弗獲一第者不敢歸膝下明年遂舉于應天則嘉靖乙卯也既而入上春官弗售雙溪公曰吾老矣女弗以祿養我我弗甘公遂謁選得楚之黃岡黃岡綰轂孔道廚傳供億無休時而又有赤壁之勝過客往往藉令爲地主公一切簡略客趣懽嘗曰浚民以懽過客如民何吾弗能也洗手奉職即鍰金無

所入屬歲儉議者欲以倉粟貸民公持不可曰
貸或人侵之而償必自已出民益困矣乃多方
賑之竟弗貸鄰邑有貸者後卒如公言尤加意
庠校多所陶鑄力爭于督學凡應試及補弟子
員咸廣其額著爲令黃士至今德之夷陵有中
丞者北上方挾奧主勢可薰天所至以苞苴進
公投刺直入與抗禮赤手而已夷陵大缺望謂
人曰吾不逐此令非夫也鄰邑有某甲者賄于
司理爲吏所覺司理以屬公曰幸爲我斃某甲
以滅口公默然出曰寧有殺人以媚人者乎意
不報司理憾刺骨中之而夷陵適當路乃謂
銓司黃岡考當殿冢宰曰黃岡考宜最何至殿
也夷陵曰黃岡吾楚巖邑非乙科所任遂調夔
州開縣公念雙溪公老決策歸雙溪公不懌强
之行公勉就道至開不數月而彈章下矣實夷
陵所嗾也雙溪公迎公而喜曰始吾不知蜀道
之難如此今吾有子矣公長跪曰世道之難難
于蠶叢最遠甚雖然使兒低頭就之直康莊耳如

負大人何今庶幾可以報也雙溪公曰善無何
雙溪公壽九十而公亦垂七十乃召耆老群村
歌農唱以觴焉人皆榮之明年雙溪公卒公猶
哀哀孺慕如童時也公性儉約弗糜一錢至激
大義急窮交倒橐無所恡左丞公墓久蕪沒特
爲表樹嚴禁約割地十餘畝葬族之貧者女兄
弟二一適王罹家難公迎養其姊教其子如已
子一適丘夫婦早逝公撫其遺女如已女從弟
曰勳曰烈者皆無賴公收且葬之其他振抶宗

黨姻戚者不可縷指始公之游太學也與金壇
王生善王遘難脫身歸公公傾身庇之難既解
仍以百金贈王匿公家久公誡諸子父執王謹
事之久而彌篤而王視公諸子猶子也詞色不
少假人以是兩賢之公嘗語人曰交無狎昵斯
可久好非靡麗乃可常最不喜談宦游事及人
之臧否日與親舊耆舊手談輒忘勝負或抱弄
諸孫自娛客謂與顏公俱殊眞率有致可謂知
公者晚年奉佛精勤日誦佛號千聲金剛經五

卷以爲常公素無疾戊戌七月忽病劇呼諸子
曰吾生無不了事死無不了念可以去矣而曹
毋以哭聲恩我口誦金剛經甫畢而逝時萬曆
戊戌八月也距生正德庚辰享年七十有九配
沈繼鍾子四女二孫七曾孫一銘曰復聖之胤
宜振振兮以仕易農始元宗兮不知其政視爲
令兮德積厥躬彌熾昌兮我銘封爺無忝厥祖
兮

誥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前長葛縣知縣蔡公
墓誌銘

公諱紹先字孝伯號河濱後自稱仁軒居士云
先世相州人初祖諱仲清者遷成安之夏陽里
三傳而至鼎鼎生福福生和和生果以孝友稱
里中娶梁氏生四子公其季也公少凝重不與
群兒狎授句讀輒解大義屬文獨抒心得不襲
陳言家無厚貲以業儒故生計益詘或勸令徙
業不聽益發憤力學舁角補邑博士弟子員永

年劉世寧氏嘗有事成安道遇公奇之遂以其
女字焉居無幾何督學使者拔置高等授餼于
庠弟子慕而來學者衆足自給因搆室城中獨
養其二親不以累諸兄焉居恒銳古績學以經
術課子教授生徒爲務絕不與塵俗事嘉靖癸
丑庠貢入太學戊午二子可教可賢並領鄉薦
已未伯第進士爲理官公勗之曰欽哉桁楊可
念也壬戌仲第進士爲戶部郎公勗之曰欽哉
刀錐可羞也踰二歲公始謁選授長葛令城北

九崗八洧間地沮洳遇潦瀕瀕爲巨浸公曰是
可稼也迺委之水乎相其高下廚渠洩水得腴
田千頃有奇至今爲利邑當繇編貧富均平如
衡撫中丞才公檄攝編洧川臨潁繇民戴之如
長葛俗囂好訟作勸民歌揭之通衢應決杖能
倍誦者免民始知重犯法黠桀薰而善良舊樹
秣蔽野盜巢其中四出剽掠公下令秣與穀間
樹跡易露不可舉仍廉其魁寘之法盜乃解散
爲學約以論諸生尚行誼嚴課試拔生儒之雋

者肄業黌舍夜出聞書聲晨召慰勞給膏以佐
讀士爭自濯磨邑文學之盛自公始有烈婦不
食而殉其夫公親詣弔旌其門作石梁于石固
民不病涉公仁心惻怛視民之甘如飴適口苦
如痞在體而尤重風化計久遠不張敞敞威不
賈赫赫譽以故愈久而民愈思之爲之建祠立
石焉歸自長葛遇
肅皇帝嗣極二子同官戶部郎中
覃恩封如其子官公性至孝母病亟嘗所遺矢知
其可療後竟驗迨二親歿年皆八十有餘公時
已垂白而號泣哀慕無異童孺初諸兄欲析箸
公悉讓其田宅及兄謫宮宅于公聽其十年不徙
兄疾將革諸子爭財公正色曰我以讓率而輩
爭乎手前券示之從我畀而室弗從室非而有
也諸子惶恐謝罪即焚券諸兄即世喪葬皆出
于公始父歿時二子皆未仕殫力營喪具不給
稱貸西韓之焦氏乃克舉後焦氏卒無子公拜
其墓召宗人受償金衆辭公投金于墓而返自

公偕二子登仕籍積所祿餘嘗出儉施家稍稍
裕于是作家廟築壠岡建亭堂購祭田時祀飲
胙具有法刺之牲石以垂後人分從子貧者田
人五十畝最貧者益至百五十畝鞠嫡姊于家
併及其子之子館塾師終其身于城東西作漏
澤園以收道殣人爭誦其義云公始蕭然環堵
輒有經天下之志以舊輿地圖多訛謬迺考覈
諸書遍諮四方博雅之士爲十五圖圖附以說
寫宇內山川之險夷分合如指掌凡歷數年始
脫稿歲丙寅仲子以董運便省公問若知運道
將梗乎
祖陵將受患乎逆視數十年後河患如左券因指南
舟可直抵朱仙鎮此漢唐宋故道也西上鄭州
距板閘二里許鑿之可通黃河北合沁水歷衛
河入館陶出臨清口皆商舶所常行者第濬之
即可漕歲省金錢不貲而河不虞南決其議論
甚奇雖嘗白當事者格不行而其用志良勤矣
公以萬曆某年月日卒距生正德某年月日享

年八十有九元配卽永年劉氏封安人加封宜
人其內行詳大學士新建張公撰誌中生丈夫
子三長卽可教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次卽可
賢歷官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次可行歷官山西
孟縣知縣側室子三某某孫男三某某以某年
月日與元配合葬于漳水之陽其原憲副君與
余姻家吳司馬同年厚善余緣以知憲副君其
季持憲副君手所述狀來請銘余惟陳太丘荀
朗陵邑長耳其後子孫多聞人貴顯累世不絕
而說者猶謂公卿皆慙其長蓋其樹德厚也今
公敦倫崇義雍雍和氣洽于一家羽儀于鄉膏
澤于邑庶幾哉太丘朗陵之風乎而伯仲佐藩
臬有聲季宰邑能繼其志後之食公報者方來
未艾是可銘也已銘曰蔡之興昉長葛渠厥洿
水無闕盜斯除野無怛士就于括頌化若脫既
敷于邦而表于鄉身壽且康嗣繁且昌銘公之
藏以永休光

憲副印東王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漳浦王先生卒踰年其子學禮走京師號泣踵門持手所爲狀乞銘余潸然出涕曰某忍銘先生哉曩嘉靖辛酉余就試于鄉先生以臬副監試事誤采余卷薦以弁解額主者不慊也將放榜籍草定矣先生檢不得余卷憤然爭之謂是廟堂器奈何置之竟削所錄者一人而易余名其知余如此越三十年余領南宮歸愧負知已而先生以書慰

望之如初又十年而余被
召命先生手書遺學禮來曰九十翁忍死須臾正欲
扶杖見今日耳乃今可以死矣越半年而訃至
嗚呼余忍不銘先生哉公諱春澤字以潤別號
印東其先光州固始人有爲元泉州路招討使
者卒于漳因家漳之南靖一再傳而分居于浦
遂世爲漳浦人南靖之王顯者代有而顯于浦
者自先生始曾大父亨大父龍皆有隱德父豸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林氏封安人林故南京禮
部尚書士章祖姑也公因與諸林游以文字爭
雄長癸卯領鄉薦丁未成進士釋褐爲戶部主
事榷稅九江爲商舶孔道隸多朘削恣乾
沒公廉以率物梭剔宿蠹殆盡商人德之繼守
武昌再守大名武昌襟帶吳楚大名控扼魏衛
皆古都會也地險而俗龐難治公雖一切疎文
岡絕鈞距以寬和爲各而刃迎理解案無留牘
老吏皆廩廩若霜負其背民各安其俗遂其生
四野熙然不聞叫囂一時稱良吏者無踰公云

尋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會閩中倭急督府檄公
監戚將軍軍馳救之意顧福寧也而侵莆夷更
熾公曰莆非閩之赤子其俘之也古大夫出疆
苟利社稷顧之可也遂趣兵莆殲焉其明年新
夷再至莆遂燬而旋即撲滅者强援鮮耳藉令
前夷弗盡剪滅與新夷合其禍蔓延豈有已時
人謂公有大造于閩非虛語也癸丈遷其地其
官主兵者方錄閩功陞一級未推而中讒者言
報罷矣公事親孝善于承歡林安人出橐中裘

刜祭田數十畝實公之順其志也居官所入俸
給諸昆弟者過半而晚年暱季弟更客食必分
甘其視諸子若孫如已出公善人倫之鑒樂推
獎後進經指授去皆爲聞人性恬淡絕無聲色
之娛厭舊里塵囂卜楓溪之勝搆山樓以居年
六十時病聾公笑曰聾何害天下事置之不聞
可也吾聞日鑿七竅七日而混沌死余杜二竅
矣其永年乎於是益屏絕外事手錄李杜詩一
編坐臥詠之興至輒形之篇什或寄之揮灑浮

大白醑家醞可數升暇則夷猶隴畝間慰勞田
家作苦從野叟田更笑談劇飲履綦罕至城市
得年八十有八卒于正寢夫公之病病聾世之
病病聰淫聲讒言聒耳入屬垣伏側胥繇聰
出故聰之極至于聞蟻動爲牛鬬天下之以聰
敗者耋少乎而公竟以聾壽莊周云塞師曠之
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徵之公豈不信哉公
生于正德乙亥四月某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
某日以甲辰某月日葬于扈頭山之原公所自
卜也元配林氏贈安人繼陳氏子三女六孫男
九曾孫男四銘曰有美王公冲襟朗度挾策射
科高騫雲路筮仕計曹榷稅于江處脂弗潤令
聞孔彰翼翼天雄灘灘鄂渚再把一麾清霜膏
雨既最于臬亦陟而藩方紆籌遂責丘園太
武烟霞鹿溪蘭蓀杜杖盤桓垂九十載惟康惟
壽彌繁彌昌永德弗朽我銘玄堂

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知菴楊公墓誌銘

遼陽故多名將其有功

三朝燁然以廉勇稱者都督楊公其一也余庚辰校武闈得公子神樞營副將元以故與公交最久而知公最深公歸老于家其卒之明年孫玉祥將以某月日葬公于首山之陽手述公狀來乞銘追惟曩時公方聆籀中府而神樞已參戎于外父子並貴顯曷奕一時無祿神樞蚤世越今公亦捐館榮華銷歇余甚嗟之忍不爲公銘哉

按狀公諱四畏字敬甫別號知菴其先安慶之
桐城人七世祖興武以圍人從
高皇帝功陞千戶後充燕山護衛
文皇帝起兵靖難興武不從戮之而錄用其子忠以
戰功陞指揮僉事旋調遼東遂爲遼陽人三傳
而至遠遠生輔俱世其職爲裨將以公貴贈榮
祿大夫右都督輔生應奇號龍岡公積遷至開
原參將有威名亦封如公官龍岡公娶于王而
生公公幼多病五歲始能言六歲迺壯健異常

每食必盡一豬首稍長屬文日記數千言邊世
胄尚騎射不樂爲諸生迺去之龍岡公官所日
率其帳下健兒相射獵旋歸就武舉業嘉靖壬
子領鄉薦癸丑中會試授本衛所鎮撫公憮然
曰吾爲爰書所羈矣吾終吳下阿蒙乎迺頫首
讀書棄官不仕者五年于古今勝負善敗得失
槩晰其竅會於是替授指揮使遼連歲大饑人
相食公上救荒四策其賑給治盜具有法人甚
德之陞山海關守備壬戌遷寧前遊擊將軍寧

前虜衝舊無屯兵當事者議創建之以公善治
軍特推任公公至日討新募卒而訓練之習騎
射開蕪田建營舍舍木盡取于塞外一日虜逐
我伐木者公令騎曳二木緩行虜至則下馬駕
木爲柵以射虜卻復曳木三戰三卻之全軍入
塞虜犯所屬汾河驛公夜疾馳入虜壘虜驚敗
去其明年三月虜數萬復犯汾河驛公馳救之
阻山列陣虜不迎戰分兩翼去我軍登山虜合
圍我望見驛東北百步故營盤豎白麾虜酋紅

褒指揮其下公命左射者角右右射者角左前
者持矛介馬公被重鎧令曰唯吾馬首是視一
揮而下斫傷數十虜虜佯北誘我公大呼曰虜
敗矣突嚮白麾而奔環逼虜酋于盤內虜亦環
我于盤外盤內虜窘甚公故闕一角虜潰出虜
酋被數創扶擁去我軍據營盤以守虜復悉衆
圍我相持射殺公被十六矢猶能軍其衆虜解
圍去公率精騎追襲薄暮虜爭出塞過半縱擊
之虜大敗是役也虜衆我寡假令爭入城守虜

掩逼之殲矣出虜不意直攻營盤虜氣已奪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也四月虜復入寇公出兵角戰中伏圍我軍一圯臺會寧遠王參將治道來援遂突圍出時虜別攻瑞昌堡遂合兵救瑞昌有金甲神人百千現軍塵上虜大駭爭遁盡鹵其甲兵輜重而歸五月虜竊掠黑莊窠公追逐去公數月間三摧强虜令咋舌不敢犯寧前而生平功名實自此始其冬從佟大將軍登救遼陽之沙河舖力疾戰城破而完斬首數百級其明年春從佟大將軍出撫順所塞大破東夷歸而殿夷躡我五勝之大軍克還無害陞開原參將虜從正西堡入犯伏兵擊走之又從鎮北關入犯復敗走之改調薊鎮馬蘭路參將丙寅陞遼陽副總兵丁卯虜大舉犯寧前公從王大將軍繞出虜後擊之大破虜斬首百餘級獲夷馬器械無算虜犯靖武堡值公行邊掩兵離內虜至縱兵出擊虜大驚一無所掠而去虜復犯遼陽檄宣店李參將令寧遠伯成梁同擊虜于

虎皮驛之北虜伏起公與李夾攻之虜反敗走
戊辰推鎮守昌平總兵官昌鎮承平久兵不知
戰公造偏廂車爲五蒼陣以二裨將六千人
練之爲車營復以二裨將六千騎練之爲騎
營與薊鎮戚大將軍繼光聯轡行邊自居庸至
山海千二百里相地形築墻建臺其峻者斬其
坡以壁其通川大河則設水關樓以戍其他白
羊口鎮邊口長峪石峽峪皆要害則創建四城
以四守備分駐其昌鎮城暨黃蒼渤海諸路俱

計緩急增修之昌鎮饟舊遠支京倉公奏自通
州至輦轂城水可溥槽
詔曰可至今便之昌鎮甲冑舊領自京庫不堪用公
自造明甲四千餘極精堅舊寧夏陝西有入衛
兵公請獨當一面奏罷之辛巳進秩右都督特
進榮祿大夫癸未推鎮守薊門朶顏屬夷長昂
等狡黠要挾無厭公謂不一揃刈則益驕長此
安窮迺議罷市賞以折其謀當事者難之公曰
我任其咎我裨將時常以數千人橫行虜中今

身大將將數萬衆顧東手媚虜乎願廟堂少寬
文法三年之後虜不足平也遂盡罷諸路市賞
不一月小阿卜戶夜掠黑谷關副將以捷報公
疑薊弛備久難驟勝虜嚴訊其實以
聞坐欺報者併奪公一官公益嚴烽堠明賞罰勵將
誓師令路將練兵以備戰客將協臺兵以相守
薊鎮三協協置一驍將以應援自將萬騎探緩
急而往來奔命焉亾何小阿卜戶犯羅文峪又
犯墻子嶺長昂犯箭桿嶺又犯劉家口公所部

將連破之於是勾土蠻十餘萬騎駐大青山以
萬騎犯冷口其別騎犯建昌皆失利復合其騎
犯界嶺口公親督大衆擊走之已而十餘萬犯
寧前公與李大將軍各陳兵東西以待虜宵遁
潛趨犯鴈河公馳兵拒走之其明年長昂等復
勾土蠻十餘萬駐大鹼場謀犯灤東知我師有
備迺移犯寧前公與李大將軍犄角拒虜虜不
敢掠遁去土蠻連不逞志于我恨長昂等賣已
盡鹵其畜產以歸長昂等既數困又失强援於

是獻馬乞賞市衆皆以爲便公曰虜不勝而款
可謂善用不勝矣我數摧虜而予之款可謂不
善用勝矣虜漸孤弱吾養銳全力數歲後若屬
可襲而滅也奈何安近利而忘遠計哉當事者
竟許之公歎曰我以戰始而以市終哉彼馬革
裹屍者何人也迺具疏以疾請移公鎮守保定
復推中軍都督府僉書尋以右都督署中府事
未幾堅請歸歸而有神樞君之變鬱鬱不能遣
疽發于背病亟強起坐書曰留玉祥知我作守
法官無欺心事死不負朝書朝字未完大呼背
裂而逝蓋萬曆癸卯八月十一日也距生嘉靖
庚寅得年七十有四公膽勇過人有機略往往
能勝大敵斷大事奮身以奉公家不少狥于權
貴而性孝友廉靖以澹泊儉素終其身公之鎮
昌平也諸大臣議以所營
典獻帝未葬陵葬
莊皇帝而未決公歷階升曰
肅皇帝何如主也高新鄭目攝之曰

肅皇帝神聖至孝汝何爲者而問曰以神聖至孝
肅皇帝欲葬父之地葬其子奚庸疑四畏守土臣也
敢昧死言衆議遂定
今上閱壽宮公整軍扈蹕時張江陵柄國邊將多出
門下或諷公何所持以見相國公曰
天子至吾戎衣伏道左已耳今以見
天子之禮見之反不貴邪何持爲
上見扈蹕軍左車右騎軍容甚整大悅
召公前乘馬隨行左顧問軍數行陣及虜情京邊軍

之强弱公對之甚悉相與語者六七里尋徹
御饌以賜從臣皆以爲榮公事龍岡公甚謹侍立午
夜無嬉容每戰後必馳報以慰所遺產盡讓諸
弟遼陽貂參之類毫無染指薊門幕府羨金悉
以充軍費卻其祭將酒中金罰築二臺而不發
其事以故起家行間歷三十餘年家無長物以
功進秩者六賜金幣者二十有七備極寵賚未
嘗掛一彈章而家居時閱視科臣猶以廉勇薦
可以徵輿論之公矣配鄒氏封一品夫人生子

一即元官至神樞營左副將先公卒女二孫男三長即玉祥廩生孫女二曾孫三銘曰楊始從龍共執鞭弭來護于燕再世遼徙七葉至公益拓前美公雖世胄繇武科起視卒嬰兒揃天驕子陷陣出奇自沙河始載秉旄纛薊門遼水園陵不驚墻堡無圯剗角落距所嚮風靡虜讋而款戰心未已矯矯虎臣恂恂文士勇以治軍廉以律已戮力塞垣勳庸疇擬胡以錫之白金文綺胡以秩之圍玉衣紫易簀數言生平盡此朝

畫未終吁嗟已矣瞻彼崇阡首山碨礧劖石玄宮以永來禩

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仁山毛公墓誌銘

余貳儀部時嘗校文海內所貢明經首吳江毛公其明年丙戌余知貢舉而毛君成進士遂請令吾邑五年而邑大治去之日父老子弟爲建祠祀之余勒石紀其事云甲辰之役余又于南宮士得毛生以焞則公之子也於是公卒十年往矣焞以再世相知抱牘詣余請銘余老矣不復搦管一銘人墓而于公固不得辭也蓋公嘗有世澤東土自尊人學憲公令婺之永康治行

推第一永康民德之迄今以名宦祀校中公逡
逡守其家法其治山陰先煦嫗而緩督責不欲
持炫鶩以博名高至當大衝析大計顧屹毋以
易其守也邑故瀕海易爲曠潦公始蒞一之歲
霪雨損稼二之歲旱無夏札瘥繼作道殣相枕
籍公不勝戚匍匐弔問一請賑不得再請蠲不
得首損俸糜餓者風其富人諸富人謂吾民也
使君先之民何敢後爭出粟屬三老爲餔前後
所全活無慮萬人已鄉猾者乘祲起將採赤白
丸爲剽遠近洶洶公矢詞諭以禍福且廉得其
魁六人一夕盡縛至榜百囊三木遍衢餘鳥獸
散去督撫滕公業以卓異聞監司頗持之令誠
賢顧養且新滕公謂夫令賢而寧以養計也卒
上蓋異數云俗喜訟公始至投牒盈庭比對讞
務宛轉冀得眞情不事箠楚遇骨肉相搆娓娓
以天性感之多號泣自艾即一二頑不逞者片
言之折毋不心聾氣縮以去既三年訟庭幾虛
馬監司賢否守令類以催科盈詘爲等公獨緩

爲之期曰寧令吏失才毋令元元失生也盜得
多所株連至破數十家公嚴爲令必眞盜敗乃
得繫就理不且移罪逋者民陰藉安階閒左之
姦至與黠胥比周私上下土田飛詭牟利會十
年當更覈戶籍公素精觔算增損出入手自會
計胥史第奉成命具筆札比役書定而闔邑稱
平也邑故轄衞歲輸餉句餘轉漕旣蕝而武弁
需索無厭公請易粟以錙爲兩便計諸臺使是
之檄三郡通行迄成定制麻溪之鄉有壩以闌
江潮之入而壩外爲田無慮三四萬畝及民居
之基列其間墊沒可念公一再上牘臺使者更
隄兩山之崥以拓水而俾有寧宇而且議建閘
其脰洩湖水內渠東注之海小以升膏腴一方
而大以需乾溢三邑蓋百世永利會
召去未卒其志先是攝篆者欲見能詭以完賦報業
值赦持斧使者據故牒徵之急公謂是惡可以
固吾民也竟且實上使者顧益重之得罷征僧
惠通緣佛事爲姦妖人陳廿四持符水謂能生

死人藉濟其慾公杖殺僧并捕陳重榜鋼之獄
曰即有術令當之耳嘗以公事出簿攝囚夜潛
逸爲盜公謂奈何令簿糜邪遽投牒自劾臺使
者高公義不問卒全簿鄉貢官某者嘗德公饋
方書一函漫啓之則刻其中而置金梧槃四公
亟賦一詩謹封識謝還之曰書吾故有也公襟
度坦夷不設城府而侃詞莊色寔持廩廩士大
夫罕以私進者延遇矜士懇款有禮人人有父
師之戴焉爲令五載未嘗一投刺要津一市恩

黔首而忠信所格毋難貫金石孚豚魚行車出
入圍隸蕭然環道周而額手者必曰毛聖人云
既以卓異
召且發民攀挽萬計至不得前有翁嫗攜壺漿匹雛
或筐菱芡牽百丈號哭入吳者一駭不識字姦
者盜貿其田顧令往證事覺他令以牒僞抵駭
罪一以僞屍見誣不勝跆藉公皆立釋之故衙
感尤深蓋以位祀私家者比比也抵
關拜陝西道監察御史會師援朝鮮一見揵中外

稱賀公獨慨擊謂倭故狡我驟勝而驕此危道
也亟上疏請益兵且勑諸將毋輕敵亾何師竟
輕進敗劒金縢兵使李公材有征蠻功失按臣
指罹重典抹者悉得譴去公露章洗其功謂不
宜以二首功註解塞臣體卒得釋邊事孔棘公
疏舉將材五中有迮中貴意者格不下而尋用
其三皆稱職既奉
旨視西城公不辭溽暑巡歷惟謹尋病痰時廷臣群
請建儲

上怒甚已戍給事御史各一人公力疾具疏千餘言
舜甚激以疾不果上既得請去抵家三月卒矣
公故彊以令時痒積至不起卒之日吳越人士
無不悲悼雪涕嗟嗟謂詰人萎矣如天道何蓋
公甫去邑邑民生祠于郊既卒而吳以鄉賢祠
越以名宦祠鼎相望也公故不死矣公生而嶷
秀前脩尊人學憲公戲書數字指示一再過能
以臆應屢試不爽學憲公大驚謂兒有異徵遂
以字徵命字既稍授古詩輒成誦益喜謂迨吾

耆而孺子且貴足老也蓋六歲而學憲公竟以
官卒哀毀如成人奉汝恭人歸執喪無失比就
外傅讀每至丙夜恭人慈之涕令少息公陽爲
自寬也者已篝燈讀如初十七學使者闔黃公
首取隸博士籍與伯兄並以文雄里中且廩黌
序已伯兄先成進士尋卒公痛甚幾不欲獨生
以何恭人病公晝夜湯劑顧天願以身代卒不
起公慟絕謂某蚤孤父我者不見成人惟是一
棨母在乃踰壯而一無樹何以瞑母也爲飲血
弁學憲公別卜兆窆如禮家壁立則授弟子經
給粲既七試不售先是值
恩例郡邑各貢生一人且屬公公輒以讓所急友迨
是又二十年而始及以貢上成均已連第南宮
得山陰令以顯公眉宇如畫美鬚髯舉度莊雅
即倉遽不失故步譚鋒霏霏能傾四座平居喜
慍無所窺其涯涘至孝友一念植之天性每口
及學憲公輒涕下霑襟奉汝恭人稍不懌必長
跽泣請嚴事二兄義兼師友長公殁訓孤姪以

鰲急于已子及以鰲舉賢書始稍釋曰藉以報
吾兄矣既宦游與次公左歲時饋遺必手自題
識有所須即甚窘無弗應者教子弟諄諄禔飭
以立名砥行爲訓曰吾無所遺遺爾稱青白吏
孫足矣尤忼慨好急人難歲辛酉大祲人多薨
公適婚亟損奩具易粟可百鍾活饑者甚衆邑
趙某忤令令故鷙逮其黨五人痛掠之且死人
懾令無敢爲居間者公值貢當上春官令若有
所屬于公公第爲五人請命以出五人竟不知

也少從四明葉先生游葉老且貧公爲迎養于
家已之官耄不可致則計粲以給比卒爲枉道
經紀其葬自髫年善其友沈道章沈疾且革以
幼子托遂身師保者十年今成名進士常謂人
微毛先生某不及此矣姻族貧不能生者爲歲
損數鍾給之猶悵悵謂吾慕范文正素矣而力
不逮奈何人或間謂公昔困誰濟耶且夫夫未
必德也公復慽然謂吾憶吾困之無濟也故不
辭損已爲之寧冀德也其爲厚若此公爲文似

白香山爲詩似蘇長公而不以才藻見書翰翩翩妍麗似文徵仲而不以能書見日與杜工部靜野砥礪賢聖之學模楷一時而不以道學見蓋公茂植深養事事人表不茹不吐汪然大受不佞闇于識常私計公庶幾公輔之選而以一御史止矣於乎惜哉公諱壽南別號仁山先爲婺州大族宋末避亂居吳江之六都世力田至桐岡公而兼修岐黃術于公爲五世祖再世爲存誠公又再世爲一勤公又再世爲贈參議杏

軒公源又再世則爲學憲六泉公衢公父也學憲公有文而英毅勃勃別有傳見永康志中以公貴階中憲大夫配宜人汝進恭人公配錢封孺人端淑有婦德與公白首相莊爲學博公棠女丈夫子五以煙舉庚子鄉試以焞進士孫七孫女九長適沈令君琦子自允令君卽公所受托其父而師保之成進士者也次字山陰王孝廉先鋐子業洵而王則公爲山陰時所識拔士也曾孫一公以萬曆癸巳某月日卒距生嘉靖

丙申正月六日得年五十有八以瘞等以某年
月日襄公事某山之原銘曰毛于松陵代有冥
德用昌雲仍金紫曷奕維公鵲起益殫以宏檢
鏡當世卓異專城一冠惠文有侃柱下七尺未
讎唶其溘化肸蠁梓里尸祝桐鄉稜稜千秋氷
檗爲芳式爾燕貽蟬聯不斷睠茲象賢競爽維
烈是足不朽于彼玄扃坎斯宅斯戩穀無窮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墓誌銘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于
位
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
賜銀幣等物視舊有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十三壇
遣行人護喪歸復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越明
年其子鳳梧等奉楊司丞狀乞銘于余余與公

同鄉又同年而公齒長余十餘歲余得兄事公于詞林者二十餘年銘惡得弊雖然余還山而公始秉政公殁而余始被召出則余所知者公未相時事而公所運用于容勿者余固不能悉也無已則按狀而次之公諱志皐字汝邁別號濛陽浙之蘭谿人系出宋清獻公扑之後本衢人也其先自衢遷蘭谿代有顯者至公曾祖年登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擢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主簿晨晨生賢是爲公父凡三世竝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年室其氏晨室其氏爲公曾祖母祖母賢室張氏則公母也俱一品夫人張夫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志淑兩淮運判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遵父師訓則知勤奮弱冠補邑諸生督學雷公古和遂以公輔奇公拔置高等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蹉跎困頓而公發憤益富于學而老于才

戊辰中春榜

莊皇帝臨軒策士親拔公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已巳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闈壬申

冊封吉藩癸酉預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

今上新卽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勑者皆暗激

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遏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勑疏悉不付史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祕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恕間與名士徜徉山水況味恬適而江陵怒猶未釋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桃石漱流爲終焉之計壬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京國子監司業歷右諭

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改左諭德修
玉牒再校禮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
事掌府事以何復陞南京吏部侍郎是時公資
已深而宦蹟乍北乍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
部左侍郎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
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
以覲親暫歸而新建張公召未至公獨參機密
嘗爲銘自警期致太平未幾寧夏將吏哮劉叛

撫臣招套虜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會合諸鎮
兵討之久無功
上亟逮學會公薦葉巡撫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
梅國禎尚方劒誅不用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
夏平
上御門受俘畀使召對公從容請赦學會
上特爲公末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公復
決策遣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
世所不嘗有公甫與

國政而并遣之其經營亦艱矣已太倉王公還
朝會群臣請
冊立急
上下三王並封議公累疏揭極言其不可會王公亦
上章請已之並封之議竟寢自是王公謝政歸
而公爲首輔劻勷又倍連歲
兩宮
三殿災公每反覆竭誠勸
上修德至于開採之使四出公疏諫甚懇其臺省部

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者公所以營救無不
力
上意時亦轉移即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公忠勤加官
蔭子
寵賚日蕃乃公固勃然動去志矣朝鮮之役自克平
壤倭方奪魄而細人沈惟敬者與倭逼許其封
貢以悞石本兵本兵愎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
成而倭復蹂躪朝鮮
上大怒下本兵于獄意始決戰

廟算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本兵者因疵及公公數杜
門不出迨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竣而公病劇
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殁邸舍臨
殁猶艸奏請
冊亢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蓋公殁而
冊立東宮召起歸德沈公及不佞竟行公之言云
嗟乎江陵氣橫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
及公佐

天子而齮齕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言者且并其
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立朝一以誠
確謹厚始終不替而祿位崇極齒算綿長子孫
振繩夫豈偶然也歟銘曰龍門濯秀澱水發祥
乃產喆輔弼我
英皇於維
穆廟賡鑑天啓臨軒拔公巍然及第維時朝士伐異
黨同公以直道三黜莫容高臥澱陰逍遥洞壑
若將終身游于寥廓嬰屆未幾龍見于田坐陟

高華遂司鼎鉉悍將狡夷相繼爲孽公借前箸
東西殄滅功成求退
帝眷彌隆章數十上竟瘁厥躬有疏告天用稽清獻
奕奕聞孫後先炳煥茀祿名壽衍子孫枝葉熾
而昌維德之基抑抑而和侃侃而毅履虎批龍
此猶其細初非激昂晚非委蛇用剛用柔以莫
不宜公嘗自銘匪夷所測我銘公幽金石無泐

太僕寺少卿鳴陽馮公墓誌銘

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
也以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亾弟子爲世所哀
馮公潔廉忠愼自縣令爲御史一按滇南再按
江右俱單車往急奉公而後身圖亦竟無子而
子亾弟子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
思于吳人弟孫揚芬于范疏至今炳炳史策耳
以子哉於馮公亦云故爲之志志曰公姓馮氏
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炎中刑部

尚書世忠扈駕南還嗜越山水佳居城隅長子
吏部公徙暨陽花徑代有聞人勝國時裔孫二
瓊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澹齋處士增增三
子長曰樟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
長卽公封公故豪舉資警敏習世故愛公異甚
曰此兒類我遂破產教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
其儕益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
資脡脯以佐養而內愈矜奮于學癸酉舉于浙
爲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繞湖

田時出水下其民儉而健吏多舞文爲姦公至
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悛者吾法在吏胥惴
惴莫敢詭骫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苦狀爲
躬督版垂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
馮公堤簿書稍暇卽詣黌宮課士子業示之正
鵠於是登賢書者踵躡盛矣先是夢神語云馬
生二角制科如錯乃今悟爲公姓也蓋公闢一
邑文運云爲令凡五載酌平不苛造福祛疢若
嗜慾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廣東道監察御

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時
總鎮沐國狎視藩臬其儕姦民田民洶洶且群
不逞以爲滇憂迺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攬轡
業已氣奪至卽諭舊制徐檄治其老奴責之歸
田而薄令贖罪巨鎮帖服輿情韙之兵備副使
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臺省交章救解未
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士當
緬賊內訌蠻莫迺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
可計間難用直擣乃宣威德密遣把總寇崇
德等索金攜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諜至
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於是有遮浪之捷師
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實
不當坐罪于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
不以徼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謁以祁奚重公矣
洎按江右適無歲公力爲百姓請
命兩免得改折價不騰湧而民賴全活其讞諸郡獄
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妄下宿吏皆咋舌謝不及

至今刊布爲爰書式稅閣肆虐有司又激揚之
公明束以制惟務鎭靜不與競惡氛稍息蓋公
遇事盤錯委曲善濟類若此事竣
命入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
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之一新故事大計群
吏則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公協理公精心
咨訪所廉察時出世俗人意表世稱爲氷鑑云
辛丑理長蘆鹺務時同郡何公繼高爲運使悉
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淸民寵相訐已久勢且訌

爲淸其田之入于民者使貧寵復常產甦困商
令無滯壅巨瑞其分理鹽課耽耽若虎見公輒
斂手相戒以故商寵蒙利而安僉曰天道有知
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聞當
代去無不泣下者時公已神瘁注意舉劾力疾
艸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構
爲曰吾爲
朝廷綜名實恤身瘁耶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欲
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公賦性宏達慷慨敢

任而尤篤于人倫左亭公意所欲惟力是視以
永豐考最封如其官左亭公曰今日養孰與脛
脯多公猶歔然泣歿哀毀過禮瞻宗黨恤孤姊
孤之靡室家者掩骼埋胔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
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夭相其弟舉于鄉又
夭節亨之田以供祭養學宮壞有司苦費不足
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喜施
尚義又如此凡四奉

簡命其所推奬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
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歡然道舊亦時
時緩急人然終不肯紬理法以曲徇也公歿于
萬曆甲辰距其生癸卯爲春秋者六十有二歿
之日爲十月十一與生朝同殆數也孺人黃氏
公元配其始能佐公下帷繼能佐公于官而不
能有子間關扶櫬歸旬日亦逝將以乙巳季冬
廿六日合葬于筆架山東北之原而其門人王
公以寧以狀來請余銘公始以同母弟子可學

嗣爲太學生壽卒今以從弟子可繼爲嗣孫女
一卽可學出字余孫官生調元長子庠生曾龍
余既素高其行誼相與締姻又悲善者無後因
撰次其生平伐石志幽令與伯道弟孫並存不
朽系之銘曰譹譹豐令邑人以喜烈烈侍御四
方是紀載豐其德載嘉其子雖則無子展也世
軌生祀于官死祀于里俎豆維馨令名不毀

蘇州府幕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小溪馬
公暨配李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記有之曰小臣廉者難其廉也士有抑首卑位
修潔自好於世無所幾幸而較然不欺其志用
能詘厥風範使夫後之人則而象之顯融其世
有以哉以余所聞蓋有陽信馬贈公其人云贈
公者故蘇州照磨也吳爲天下賦賂琛環之輳
公以成均弟子仕幕職易爲脂潤而公獨以肩
負著敏慎聲無論不名民間一錢卽有所委任

可用助廉者輒讓其僚友而配李太恭人者能
雞鳴儆戒以相厥佐迨于致政還也垂橐而已
當是時殆不免姑臧之誚而卒啓奉常以及諸
子姓蓋奉常以進士起家邑令歷銓曹晉今官
鬱爲時棟而諸子姓爲孝廉茂才鵲起未艾也
公所以餘也凡奉常之令而廉于令銓而廉于
銓自餘子姓多操行純備有令譽曰公所以訓
也嗚呼造物者之爲報廉其侈已馬之先扶風
人宋時有諱近者爲青州校官因家于臨朐家

陽信者自士能始五傳爲思仁邑諸生有異才
思仁生伯鎰號曰沙溪亦諸生也配曰陳孺人
生公沙溪公既以經術行誼聞士大夫間帷下
弟子執經甚衆陳孺人復拮据佐之家稍給而
諸從多通籍列簪裾貴顯矣公夙承家學博涉
經史至朝家典故虞初小說亦不領略大指會
沙溪公卒藐孤當戶宗人之悍者謂可侮而取
也爭齮齕之以故弗竟儒而去爲國學弟子既
卒業歸益用本業復其故貲加拓焉顧其衣食

所餘輒用施予有來貸緡錢者輒與之貸弗償者更來又更與之積逋至千餘金而會其兩郎君方鼓篋則慨然曰此天以償我也取券悉焚之有孫某者奉母遺命輦粟百斛來還公曰負誠有之第券已焚矣奈何亦竟弗受也久之謁選得官官六年歸一年而奉常君舉于鄉又三年已丑成進士爲黎陽令公就養焉頃之值陳孺人小祥哀毀甚遂病病月餘卒卒之六年奉常君以兩邑考最得

贈公如其官又八年冊立覃恩則以吏部驗封司郎中贈又五年國慶覃恩則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贈公皆如其官當公之得贈也則李太恭人以封也蓋由太孺人晉而太安人矣最後當封既條具上尋卒迨得

旨則以太恭人從公而偕稱曰贈禮也太恭人者邑名家子也有婦德來事陳孺人嚴鮮當意者太恭人勤身操作竭夔齋慄孺人顧之愉如也訓

其子女與少姑爲讓謙讓不敢同坐竝食孺人又
益喜稱賢婦矣既用潔廉成公之志行而奉常
敭歷中外滋顯重則益悲愼之以無家于官長
孫貢舉于鄉則戒愼其家人益悲愼之以無溢
于盛滿迨甲辰春秋八十適奉常以使事還省
諸薦紳大夫合舜祝之奉常奉而進焉以侑百
年之觴也太恭人顧而樂之既而曰惜乎父之
不獲于此也雖然而能其官而父爲不亾矣越
明年寢疾既革不亂亦無戀愛語斯可謂脩然

去來庶于知道者其能相夫子以成厥嗣不虛
也公初名汴字潤京入太學以器識受知于署
司成者蕭公爲易其名曰忭云蓋公生而凝重
兀坐終日性孝友謙讓有姑而嫠者女弟之歸
而貧者皆時給之終其身族人某嘗而詈公公
避之明日揖而好謂之曰昨大醉耶鄉鄰有盜
者見之避匿或請罪之曰否使彼他日安所置
顏面也晚而結社里中歲時過從或嘲之往往
笑受之此蕭公所云器識者邪柳人亦有言廉

者近峭峭者無餘地若公者可謂廉而有地者
也公生嘉靖乙酉三月某日卒萬曆庚寅二月
某日享年六十又六太恭與公同年生十一月
某日卒萬曆丙午三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二子
男三人長某某季大儒卽奉常歷任文選郎遷
今官女四孫男八孫女五曾孫男四曾孫女八
所婚字皆名族歲丙午某月日諸子將奉太恭
人柩啓贈公兆祔焉而奉常以書乞銘于余余
之長子與奉常同舍郎相善也因奉常以知公
夫婦賢甚悉宜爲銘銘曰胡禔身之嚴而安身
之寬乎胡靳于取而饒于與乎淑婉儷之若車
輔之若室堅之以溢爾後人用大庇之營魄宅
焉夏屋之原不知其人視其後昆後昆蟬聯碩
大以繁是爲清白吏之子孫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7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檢國史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熹著

固安伯陳公行狀

萬曆壬午十一月十四日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父固安伯陳公卒先是

公配張夫人卒得

法賻葬朝陽關矣至是以

上命啓夫人之窆而合窆焉其子嘉言將徵銘鉅公

而以屬爲鄉人具述公平生屬爲狀屬辭不敏

則曰業聞之
皇太后有成命矣不敢辭公諱景行字希哲松鶴其
號系出江西建昌縣高祖政者以軍功爲百戶
世襲徙浙之青田爲浙人後調河南安吉衛已
又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政生綱綱生銑三世皆
以
太后貴贈固安伯銑娶某氏實生公公雖出介冑家
然性嗜學不廢鉛槧業弱冠爲諸生高等學使
至每擊節奇之顧累試不第嘉靖辛丑應歲薦

鬱鬱不得志將遂謁選天官矣謀之張夫人夫
人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質孫也雅讀書知
相法謂公曰夫器宏者恥任以圭撮足逸者難
局以壽常以君而止此安事相也盍必需焉公
領之不果選戊午
太后選入
裕邸冊爲妃授公錦衣衛正千戶丙寅
先皇帝踐祚
太后正位中宮晉公爵固安伯食祿千石封張夫人

夫人

今上嗣位恭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戚里歲益祿二百石
賜肩輿頃又以
皇子發祥益祿三百廕諸子官爵有差一時貴盛
無比人謂夫人曩所言神啓之矣然公性朴茂
謹恪雖珥貂曳玉赫赫貴顯乎乃廩乎若畏冲
乎若無所執每
遣祀

宗廟
山陵及持節冊封
妃嬪諸大典禮必齋戒而後將事欽欽如也上方
非時之鮮衮衣帶玉兼金上尊歲時所錫予者
不一公拜賜輒兢兢至不能承每衣一衣則戒
諸子曰若輩不覩吾曩日青袍乎嘗一食則曰
吾藜藿之味猶在口毋相忘也閒居必引古人
寵辱相踵事以爲炯戒嘗曰吾讀漢史至絳灌
等爲諸竇擇師傅賓客卒之長君少君竝爲退

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此可謂有大造于寶
氏若輩其愼交游毋憑托天地而昵匪人則長
有今日矣其持盈守謙類如此公年七十而神
色甚王卒之前旬日猶在朝趨蹌亾恙也一日
忽病作乃語諸子爲我謝
太后憂惟
太后强食自護若輩仍更日詣
太后吾幸托肺腑徼
國厚恩始願不及此今不幸先狗馬爲
宮門起居
太后守法循禮毋辱
國恩吾瞑矣訃
聞
太后哭之慟
上爲撤樂賜東園祕器諸鑞寶幣帛等物無算
詔宗伯諭祭十六壇司空繕葬仍
賜謚贈官給
護勑祠額門名已又出二千金令其家自爲葬費而

兩宮聖母
中宮
妃嬪暨
潞王
宮主所賜筐篚載道皆異數云公之爲諸生也思
吐奇曆畫有四海之心何壯也迨其爵五等彌
自抑畏恂恂不失故步若無意于世味者斯其
處貧賤富貴類聞道矣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
爲天下谷豈嘗遵其術耶蓋竊聞

皇太后幽閑貞靜以天下養而不與方日誦黃老貽
海寓清寧之福有自哉有自哉謹次第口語爲
狀俟立言君子采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羅文懿公行狀

不佞居巖閭聞吾友大宗伯羅公之訃傷焉則爲文往哭之其孤光鼎遂稽顙請狀余曰余與若翁居同里學同師舉同榜仕同署四十年莫之逆也徵余誰爲若翁狀雖然自余還山不復聞時事七八年于茲矣他則猶能記憶此七八年也者余烏能知之於是光鼎手述公晚近事授余而余所書公立朝之槩與其去就之故大

都本此云公姓羅氏諱萬化字一甫家在康家
湖畔自號康洲其先三國時世居會稽羅村迨
元至正間惠二公者始遷倉塘五傳而爲東溪
先生靄有陰德鄉人至今誦之靄生芬芬生拱
壁是爲望湖公公出爲季父英齋
公後以孝聞語在余所撰誌中母沈氏舉四子
長公公生六年就鄉塾塾旁樓忽傾衆皆辟易
公端坐神色不動識者知其不凡弱冠補邑弟
子員與宮諭張公元忭及不佞賡並受易于侍

御俞先生俞先生甚器重兩公而亦謬以不佞
爲可教吾三人遂締爲金石交戊午公廩于學
宮聲譽籍籍起是年宮諭舉于鄉越辛酉不佞
亦舉而公獨後然公志益銳曰學未有詣其精
而不售者于是吾三人復偕雲石沈公集于龍
山究心經術世務麗澤如初一夕龍山夜鳴如
吼占者謂當發大魁殆爲兩公乎甲子公舉于
鄉戊辰公與不佞同舉南宮及廷對
莊皇帝禱于天探得公卷遂寘第一蓋天授云傳臚

日拜伏進止從容中度徐文貞公大喜以爲得
人授翰林院修撰疏望湖公所後母朱淑人節
於朝
詔旌其閭壽修
世廟實錄充內書堂教習辛未分校禮闈稱得士而
宮諭亦在錄中世以爲美談五月滿考
封望湖公如其官母沈安人因疏請歸省家居日
承歡庭下課子弟學及問稼穡事稀入城府甲
戌入補前職實錄成陞侍讀

賜金幣理文官誥勅充
經筵展書官仍修
大明會典時江陵秉政欲要爲門下士而公落落不
可狎遂相齟齬會脾疾請告歸與里中毛君輩
講文成之學閒江陵奪情事撫膺歎曰世變至
此乎遂有終焉之意假滿封公趣之行不得已
就道復補侍讀加俸一級記注
起居已卯典應天試庚辰復與分校時江陵子應試
預請題不答暨其子及第稱門生載重幣爲贄

公一無所受時江陵所親幸客與公有連時時
造邸第至則與之飲奕語及江陵輒以大白浮
之而江陵奴建三省殿于都市乞公爲記公拒
之益嚴于是江陵益銜公日欲外補幾不免焉
其後諸宮僚缺次當及吾榜資深者而吾榜故
多强項無當江陵意遂收三甲于閣中忍弗予
相持半年所而江陵卒蒲州公亟拔淹滯始推
公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而同日遷宮僚者
今大學士山陰王公四明沈公及不佞賡凡四
人是日出諸印于閣則已塵滿篋上不可辨識
矣蒲州公笑謂吾黨曰四君久當遷然不遷于
昔而遷于今此所以爲四君也是時公名日起
尋充
經筵講官每講必焚盥而入冀積誠感悟
皇太子生
覃恩封父母如其官癸未遷國子祭酒國子多貴介
士習滋玩公一遵功令不少借有一生桃其同
舍生妻而致之死公聞而髮上指竟寘之法諸

生廩廩已遷南京禮部右侍郎便道歸壽二親
盤桓庭闈日煦煦稱觴而喜可知也入留都與
諸名公結社講學多所發明丙戌聞封公訃跣
而奔哭踊絕居廬悉如禮時歲大祲公率諸弟
行視宗黨量口而賑之勸族中貲厚者出穀徧
濟而又移書當道通商惠民全活者無算既服
除久不起有宣言于朝者曰羅公以憂去非以
論劾去也奈何先私人而後公論于是起南京
吏部右侍郎辛卯秩滿赴京途聞吏部左侍郎
報及奏績得
封廕如制復移封本生大父母壬辰佐太宰平湖
陸公主大計時論稱公適會推閣臣人情多屬
公者而會無奧援不報陸公行奉
旨攝部事凡三月仕路一清六月陞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是冬回部管事先是
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有
旨二十一年行至是屆期公身任其事而會元輔王
公召起至自太倉人心顒顒望焉亾何忽有

三王並封

旨公言嘉靖時建儲與封王並行今日事體殊不類
上疏諍之力會言者亦洶洶章日百數上事以
故得寢卒之
皇長子出閤國本始定雖
聖謨睿斷客勿調停而亦公一諍之力也
宗室開科之議格于
祖制向不敢行公奮然題請行之
藩藩踰制乞封業奉

中旨而公執奏至再鄉塲遣京考凡三舉矣臺議終
不協幾動搖公持之益堅而就其參酌當否著
爲令居踰年公稍稍病矣而又念太夫人春秋
高疏乞歸養三上不允已得迎養

旨重違

殊眷邊巡不敢上蓋有待也而再值會推閣臣有忌
者欲乘時齮齕之將入朝少宰趙公門人也
客止公毋入公曰卜相公典也雖不吾以固當
與聞奈何弗入而彈章上矣公自此益決去

志而會病亦不可支疏乞骸骨詞絕痛蓋八請而始得之

上若曰卿其善攝以俟召用賜乘傳去益以金幣慰數有加焉公既輿疾行疾轉劇日夜兼程思緩須臾死庶幾與母訣而竟卒于寶應舟中嗚呼公之所不能瞑者其在斯乎余哭公之文有曰胡不假年以需

帝命胡不假日以慰母思誠傷之矣公雖爲文學侍從乎然留心經濟雅有沉幾寧夏之叛議者欲借夷兵剿之公言夷人窺我久奈何示之以弱今卽用以滅賊他日如夷何且賊之所恃爲聲援者虜耳不如先創虜賊自膽落此堅而瑕之之術也移書當事者卒用其言成功封貢議起論者盈庭

廟議欲封使與勘使並出公疏言今

朝廷尚不能罷封區區勘使安能回已出之轍是勢所必封而勘亦虛設也卽使勘使果能罷封而以封命之重出而復返國體謂何城下之盟

春秋聡之臣不敢雷同
廟堂以公格議滋不悅今封事雖成而公持論甚
正不可不存其說也公平居恂恂若不踰咫尺
而慷慨論事無所依阿類如此至其孝友性生
內行醇備廩祿所入必以奉二親封公哀其二
十餘年之蓄以營一第第成與諸弟瓜分之不
私一椽焉余猶記一吳客乞公作門人書公頷
之明日復于客曰家大人弗許謹謝客夫公身
都貴顯猶一書必告而封公終不以小事弛義
方之訓亦異乎世俗之爲父子者矣公嘗言惟
厚可以積德惟儉可以養廉故孤寡者有養困
阨者有援不修私卻不責厚報而其自奉則終
身儒素泊如也所著有署中奏草及詩文若干
卷藏于家譚者謂公資宜相望宜相有宰相薦
之宜相而卒不得相以爲公恨余謂人顧自植
何如耳相不相非所以論公且與其相而闕也
毋寧不相而完也公豈不辨此哉九原有識儻
以余爲知言公生嘉靖丙申九月十六日卒萬

曆甲午十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公之訃也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懿諭祭二壇遣官治葬光
鼎爲公卜兆得蘭亭壑壘之原公故與趙端肅
公並宗文成之學而所葬地與文成端肅兩公
鼎峙而近若有待云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行狀

萬曆戊子春太子諭德張公子蓋卒于官其二
子皆在越同邑朱賡與之訣而哭之哭已則爲
經紀其事斂而再哭失聲已乃手記其平生有
妻子不識而賡識之者欲以賅其二子而其長
子汝霖奔至京師亦謂非賡不可作狀將藉手
以乞銘焉嗚呼賡豈謂今日遽爲子蓋作狀哉
狀曰子蓋姓張氏諱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本蜀

之縣竹人爲宋相魏公後咸淳中名遠猷者來
守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太守公九傳而生
宗盛宗盛生詔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嘉靖丁
未進士仕至甘肅行太僕卿娶劉氏封安人子
盡父母也子盡生而狀貌欽鬯劒眉喬宇岑準
頰顴識者知其不凡既就學誦讀不輟口坐常
至夜分劉安人獨一子又素羸固止之則陰篝
燈帷中伺劉安人寢復起讀一日太僕公命之
對曰脫頼慚居客後應聲曰致身敢讓人先太

僕公大奇之太僕公爲儀部郎子盡從每向太
僕公物色諸縉紳臧否及朝政得失太僕公叱
之曰孺子何知勿妄言楊椒山公之就戮也爲
文遙奠而哭之悲悽憤烈聞者舌吐嘗讀朱子
格致章覆卷思曰無乃倒言之乎何以云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也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灑然有悟自是日究
心于此學矣乙卯歸娶于越至則邀余及少宗
伯羅公一甫同學于特御俞先生所俞先生改

容語曰子非吾弟子也以師友之間待之明年
試有司輒高等戊午舉于鄉時太僕公督學湖
湘子蓋念違子室久泝江往省不復置計偕于
念踰年乃歸其後連上春官不第則築室龍山
之上復邀余及一甫讀書其中經術世務靡不
相與究極慨然有必爲古人之志焉戊辰三人
同上春官子蓋顧獨不第意方怏怏而會太僕
公以雲南武定功爲忌者所中有
詔逮訊于滇子蓋自邸中倉皇馳歸身掖太僕公至
滇間關于駃機伏弩之間幸而得釋則又慮有
中變令所親護太僕公歸而自以單騎并日馳
京師白當道始得
俞旨旨下則又以單騎并日馳歸慰太僕公于家父
子相抱且泣且喜若更生蓋一歲而旋遠南北
者三以里計者三萬餘時年踰三十而髮種種
盡白人言太僕公可謂有子矣明年入成均太
倉王荊翁爲國子司業一見以國士遇之辛未
上春官讀書元眞觀中一夕異香滿室隱隱聞

神語曰狀元獨占春闈因以詩紀之是年舉進士果第一授翰林修撰時一甫及余已先授史職三人復同官比鄰而居所以淬礪之愈至而子蓋之舉禮闈實一甫所錄里中以爲美談云

子蓋既拜官益思竭忠讜報

國恩會

上御極初年客星經天御史某以直言被放科臣救之不得子蓋疏請復某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

兩宮以端化本語甚激留中不報亾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至則日夜侍牀下衣帶不解者十閱月而太僕公竟不起子蓋哀毀骨立如不欲生歎越俗居喪燕賓崇佛非制於是一遵古禮著爲家法越人有化之者太僕公爲諸生時嘗修山陰志歲久多逸事子蓋因讀禮之暇續成之又撰會稽志事核而詳兩邑之有全志始此戊寅免喪復除修撰同修

會典巳卯充內書堂教習故事入內書堂爲正其

章句課之對語止矣子蓋曰此輩他日在
天子左右關主德不細奈何不預教之乃取中鑒錄
親爲條解用示勸懲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冀
其有所感悟以充
經筵展書官
起居館編纂章奏庚辰充
廷試掌卷官代艸文官
誥勅壬午八月
皇嗣誕生齋

書告楚中六王因上匡廬浮沅湘取道入武夷瀟
然山水間有吞雲夢八九之意所至多題咏具
槎間漫筆中仍偕同志聚集講學遠近喁喁嚮
風馬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太安人七十衰
矣依戀不忍去太安人怒而遣之不得已强行
行不百里心忽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遂逝
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斂人以爲孝感云
居太安人喪一如太僕公喪偃伏苫次足不涉
里門比葬則朔望走墓前伏地哭聲動林木終

三年猶一日也紹興郡志自南宋以來多闕不
修會太常孫公鑛亦廬居郡太守竝以志請兩
公分曹而爲之諸人物列傳皆屬子蓋褒貶予
奪不輕置一字再更歲而殺青郡邑三志竝出
張氏父子手有琬馬氏之風焉丁亥春免喪再
補修撰壽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
理武黃七月充
經筵講官既入侍見
上津津嚮學講臣有所諷勸和顏色受之退而喜曰

今而後庶幾效一言之愚裨
聖聰萬一乎先是
上登極覃恩子蓋痛太僕公以被黜不得與上疏請
曰臣父天復爲雲南副使時督兵武定斬逆酋
鳳繼祖首及其黨千數報二十年之逋誅拓地
千有餘里功狀甚著會臣父遷去忌者中以奇
禍遂詘捐命之伐久挫于刀筆之前臣竊痛之
願以臣應得
恩贖臣父罪臣死無所恨

詔原之量予冠服至是子蓋復上疏申前請
上以其越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乃伏而歎曰
嗟乎吾不能以至誠動
天昭雪父寃何以見吾父地下乎邑邑不樂者久之
體故羸又中更滇南之難積憂傷脾春三月病
轉劇遂不起臨革一語不及私惟向余作啓手
足狀呼
陛下者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且瞑門人國博曾君鳳儀雪涕呼

曰師平日功夫正在此時用復張目拱謝之乃
瞑嗚呼可謂得正而斃矣子蓋平生以忠孝自
許蓋其天性而日所孜孜者尤以講學爲急學
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學文成者多事口耳乃以
力行矯之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
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又言朱陸
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
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旨者彙成一
書曰朱子摘編書出而紛紛異同之說可置弗

辯已居官居鄉必聯屬同志講明此學殆無虛
日蓋其志直以天下爲已任而謂非正人心必
不可以治天下非明學術必不可以正人心此
其諄諄大指也性剛介不苟取予亦不能媕婀
事人江陵公秉政諸黨人趨之若狂子蓋實出
其門顧獨恬然自守歲時旅進一謁而已及江
陵公病亟門人請禱謂子蓋舉首也宜率先趣
者交至子蓋第頷之竟弗禱家居不通刺有司
絕當途之交至于地方利弊佚材隱德未嘗不
極力言之浙中舊行均徭賦法吏因而爲姦百
姓囂然苦之條鞭法行稍稍帖席而吏不得有
所逞乃譁言不便幾幾動搖矣子蓋移書當道陳
利害甚悉法得不更稽山文公祠天眞文成祠
用新例盡毀子蓋歎曰崇祀先賢興起後學何
蠹于地方而以毀爲多方護持之所以卒復兩
祠者本子蓋之力也季長沙公本徐儉憲公甫
宰范處士璩周處士夢秀皆鄉先生並言于學
使者得祀學宮其他閭閻之行閨門之操耳目

所及靡不闡揚尤篤于親族親族待炊者數十
家其不能婚不能喪老弱孤寡不能存者加給
焉兩弟生最晚且異母太僕公憐之甚病且革
猶張目睨子蓋子蓋跼而泣曰所不視吾弟如
吾子有如此日太僕公乃瞑其後訓撫之恩義
備篤迄于有成頃計歸兩弟拊膺號曰吾乃今
眞死吾父矣越俗浸尚華麗子蓋以淡泊先之
衣必重澣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
已子婦有服珠玉綺繡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

歌詩堂上陶然自得常言此便是羲皇景界其
酣次灑落又如此翰林職銜槩以楗戶簡出爲
高子蓋既集四方學者雍容都講而復相與辯
論人才商確當世之務聞某某稱說某某輒籍
記之若弗克見
國家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曰卽此是學于是一
時學者爭言子蓋且爲名儒且爲公輔而子蓋
亦自言千聖非異學爲之則是宇宙事非異任
用之則行隱然若自負焉惜乎天不假年齎志

以沒宜知不知咸爲之太息也蓋聞子蓋之生
也其諸父夢文昌降于庭及其第也龍山夜鳴
如吼是年水大潦山裂數處而郡守忽夢文昌
墮地竟以子蓋之卒當之豈其存亾固關天地
之數哉爲文平正典雅聡工鞏帨所著有紹興
府志會稽縣志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
行于世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
皇明大政記藏于家生嘉靖戊戌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配

王氏封安人子二汝霖卽余壻次汝懋孫七耀
芳爍芳炳芳煒芳燁芳俱汝霖出烟芳炤芳孫
女二一許字余孫體元徠汝懋出余嘗攷
國朝科名以甲魁爲卿相動德並茂垂鴻無窮者
亾論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沒世之
後猶蒙表章則一峯羅公倫梓溪舒公芬念菴
羅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聞焉三君子所
謂不愧科名者也豈其卿豈其相哉子蓋之造
卽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學同氣節同官不過五

品又同安知後世無表章子蓋以繼三君子之
躅者乎余故狀之以予於名世元老銘諸墓門
使後之人有所徵信焉

贈吏科左給事中逸菴鄭翁暨配贈孺人王氏
行狀

翁諱權字時用別號逸菴其先衢之開化人自
幾世祖諱景安者爲郡掾讀家乘聞其宗有居
西安之十都者隨以狀白郡移牒三邑覈實遂
家西安四傳至翁祖諱淮淮生樂菴公諱奎配
王氏翁父母也世以詩禮相傳不求顯達第田
以自給自翁始教其子以經術取甲第即吾師
今太僕少卿公翁四歲而樂菴公背棄家故貧

則鞠于季父直菴公撫教之若已子甫弱冠卽
翹翹有四方志常自歎曰劒沉弗割鏡埋弗照
將誰知我者乃走京師靳以功名顯有王公世
宗者麗水人也目翁而奇之且以梓里故妻以
女翁居京師十年鄉之薦紳雅重翁樂與之游
以故聞見日廣然性剛直不習世俗所謂婉婀
態故亦卒無以自顯每自憾不得竟學以列于
儒家者流則懇懇焉屬望于太僕公者若恐不
至太僕公能言輒口授章句隨事引古人成跡
佐證之至今太僕公與人言低昂古今不亹髮
爽曰吾幼時聞于家大人者如是翁爲人惇樸
可望而知其爲長者以父母早亾不得事痛之
每時祭必悲愴累日新物未薦不入口念直菴
公教育語及輒瀾然涕下視其二子若親弟割
已產與之曰吾無以報季父惟撫其遺孤庶幾
不負泉下人乃爲報耳幼嗜佛老書能解大義
已乃采二氏語明白曉暢者手書布告牖人于
善生平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慨俗尚澆

薄則撫拾古人戒諭書示鄉人人有善必稱歎
推引有不善必反覆開導或致搆而侮之不恤
也久之搆者亦知翁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
嘗至臨安客邸拾遺金一囊候失者不至攜歸
明日再往知爲同邑余某所遺即挈付之余頓
首欲分以爲謝翁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之
又分之人情乎卒不受蓋翁既澹于利欲又篤
信浮屠報應之說故每事務矜畏而幾微之際
尤加謹如此此豈可與世之市道交者語哉嘉

靖丙辰太僕公成進士初授常郡推奉以往時
以公牒有事鄰郡邑每休沐必問典獄出入幾
何知矜審倍所入則欣然喜不則憂形氣沮至
不勝匕箸是以太僕公每詳讞慎重不以鍛鍊
爲能即鞭楚常恐傷之雖其性然亦所奉于過
庭者有自也翁在官即時時與太僕公談京師
所見諸貴人某某矜慎名節卒爲名臣某某恣
肆不檢竟顛躓不永以示法戒居亾何欲歸太
僕公留之不可曰吾崇信老氏常戒履滿今見

而致身明時分升斗爲朝夕贍此于布衣足矣
且吾壯游至老年且八十尚可爲他鄉人哉而
益守法奉公以報
朝廷吾惟日誦老氏以終吾餘生耳竟歸歸三月而
卒翁生成化巳亥某月日卒嘉靖巳未某月日
享年八十有一配王孺人性嚴毅克勤內治家
事無鉅細悉身任之不一煩于逸菴翁太僕公
讀書孺人每躬績以爲助嘗詔太僕公曰而爲
學視吾績經之緯之累寸而丈績以五色文斯
著矣夫學亦猶是也弗積胡成課讀率至夜分
至晨又先起促之如是者五歷寒暑無輟焉雖
甚愛諸孫然不爲姑息時或不馴踶而教之稜
時方令起人或言鞠小兒何乃爾孺人曰小兒
不檢長便難制人多服其識孺人素無恙忽元
旦一蹶仆地遂臥蓐以嘉靖癸丑某月日終于
正寢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逸
菴翁以卒之明年葬縣之十都溪口西山孺人
以癸卯冬合焉太僕公既終兩尊人之喪尋入

爲諫官丁卯
皇帝卽位覃恩贈翁吏科給事中明年以
建儲恩加贈吏科左給事中母再贈孺人嗟乎若翁
者豈非古所稱善人哉而孺人又駢德弁美宜
其身享祿養而沒且榮于泉壤符契玄邈若持
券而取之寄也子男一卽太僕少卿諱大經以
都給事中遷今官未幾將恭奉
贈典責告于兩尊人且念樂菴公宅兆圯當躬親操
築請于

上許之乃泣語賡曰孤先人晚而生孤德厚而用弗
顯所托以表見者孤也而葬時未有銘卒懼湮
沒歸將乞諸立言君子其以狀累吾子矣賡太
僕公所取士也太僕公以翁之教教賡恩厚矣
謹撰次其口授者一二如是以俟銘翁者采焉

朱文懿公文集卷之十一

朱文懿公文集

339688

光祿大夫柱國追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朱賡著

祭王石溪公文

晉之鴻碩惟王最雄太原爲烈河汾爲通於惟

先生奮于冀土兼有令名何啻接武禔躬績行

爲奕屏營辨析名理折衷諸生執經擁篲屢滿

外戶慷慨好義談笑策虜澤宮中鵠冀北群空

昭回雲漢縹緲宴鴻入薦

彤庭青雲在履志敦高尚棄若脫屣道貞孝友儀

刑于家惟三夫人蘋藻孔嘉翊贊義方鍾祥令
子一德陳謨
兩朝宅揆誰能作求式穀似之惟茲弼亮孰匪公施
帝隆特恩追褒所出錫奠起塋光于寵窆其等幸從
閣學竊聞餘芳因緣丈人實惟父行追慕邈焉
遺容欣睹桂醑遙遙陳庶公不吐

祭呂文安公文

嗚呼昔在
肅皇儲賢中祕公時利見蔚然國器
帝哲近臣孰爲名世僉曰公哉金甌注意木天視艸
玉署揚芳拔自戍均爰作鼎鎛片言輒合萬幾
用襄絲綸密勿相得益章俾率端揆百僚秩秩
俾典銓衡厥鑑不失庚戌之後事勢倉卒居中
運籌戎馬不逸審請建儲凡幾上書一再曰咈
宗社大計安于覆盂偉哉斯功國本是扶惟公之

德如玉韞匱不爲琱琱以耀衆目惟公之功如
霖霂霖其興祈祈而澤自沃於乎禹穴孕靈舜
水種祕文正高翔太傅接翅在昔謝公
康陵之季權奄濁亂直行其志惟公爰立柄臣實忮
不激不阿遜行其義公逮文正自其髫時淵停
嶽峙公輔是期德業名世後先儷之年躋大耋
白首同歸
帝念舊德考謚亍祠鴻章異數豈公是私不朽惟三
箕疇有五誰履其全於今乃睹士亾識否悲公
遐舉矧其後進而同邦士瞻南雲涕零如雨
束芻陳辭以佐椒醑

祭李棠軒宗伯文

岷山崒嵂錦水潺湲靈氣苞孕萃于一門童而
穎異奇思淪瀉擲地金聲人爭膾炙弱冠偕計
對策

清朝群英遒羽擬公前芽造化密移稍迴厥翅積
風翱翔集于中祕芸臺烟馥蓬觀黎然博窮丘
索玄解蹄筌視艸木天繙經寶幄非道不陳用
賚啓沃校文棘闈桃李爭妍敷教槐市菁莪翩
翩司空于南蹔遠

丹陛

帝曰碩儒歸典朕禮在公夙夜直哉惟清百神歆祀
五禮脩明公輔望隆宣麻在即柄方鑿圜青蝀
白璧康衢稅駕急流濯纓烟霞怡性泉石締盟
霖雺巖谷人皆物色竚看賜環忽聞易簀西峴
薤采東壁掩精夜臺不曙其如蒼生國有法膊
欽卹惟厚生榮死哀公也不朽其從釋蹻聯袂
詞林芝蘭其室金石其心後雖違顏夢猶促膝
失我鼎趾虛公鼎實幸有令子是稱象賢踵跡
虔固接武談遷以拓家猷以昌國祚聞訃西還
涕泗雨注巴山暮雪易水寒雲絮酒些三辭聞也
不聞

祭陶雲谷中丞文

嗚呼古稱千秋之計無過經世出世兩大業耳
經世者乘勢而起視其所建明出世者緣悟而
入視其所修證以是兩者求公公奚媿焉維公
海嶽精英扶輿清淑應期撫運揚于
明庭爰自筮仕敭歷中外迄于旬宣開府而八閩西
粤之區家尸而戶祝焉公將大展其經濟之具
而輒齟齬以歸矣當是時人咸爲公扼腕太息
而公飄然拂衣遂其初服方且抉鴻寶之祕發

枕中之書窈焉喪其我而與混沌者游當是時人咸爲公老後天侶彭喬而公一旦遐舉爲黃屋主人矣夫公學以經世也而忌懻者睨其後學以出世也而造物者妬其成吾將起九招而問之而詎知經世之手爲龍爲蛇不恡情于名實眞人之宅可延可促豈係念于去留公亦奚芥芥于胸中耶迺若公世德纘五湖之緒科名奪兩榜之奇元愷齊名鳳麟竝舉緬懷忠孝壹意好修禔身若處子毓德擬氷壺位高而心愈下身退而望益崇則邦家之有口者能道之奚俟不佞之呫呫耶不佞臭味投心蒹葭倚玉仕而矢涓涯歸而勤抑戒惟公是景而公亦不我鄙也方期白首同歸終此大業而公已矣尚忍言哉敬結椒漿佐以些辭而臨風一酹焉公神不昧其式歆之

祭張內山太僕文

繄稽山之毓秀兮肆傑者之雲仍紛先生之有
內美兮紹前哲之修能朝馳騖于義路兮夕翱
翔乎書圃扈江蘺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始
摘藻于玉堂兮繼典禮乎容臺嗣伯夷之餘矩
兮惟夙夜其寅哉文章燁其佳俠兮乃振鐸于
瀟湘即三楚之多才兮盡出公之門墻方鳳茵
之越志兮數弄兵于滇池衆發言以盈庭兮嘻
決策而殲之借前箸于帷幄兮竟折衝于尊俎

易戈予以祖席兮建長城于遐所嗟膚功之招
妬兮遂謠諑以善淫雖靈修之浩蕩兮終衆口
之爍金苟余情其亮直兮雖棄置庸何傷俯鏡
波之清泚兮結仙館以徜徉托幽情于翰墨兮
寄壯懷于麴蘖逢山翁以開局兮問農夫以畛
畷道有抑而彌伸兮爰發祥于哲胤
賜宮錦而晝遊兮聚庭闈之百順白日忽其西墮兮
雲黯漠而薰黃悲風咮胷以鳴條兮羌哲人之
云亾哀吾生之須臾兮惟神烝之難全葆眞守

一用而不用兮自昔人而固然吁嗟乎先生之
溘逝兮將大數之偶值也抑碌碌如玉兮未鎮
之以無名之璞也其也拓石交于伯子兮又申
之以婚姻夙薰德而飲醇兮歟訃至而傷神嗚
呼哀哉生何逝兮逝何爲兮吾將詰乎大鈞羽
儀既不可復覩兮聊舒哀于斯文

祭諸南明宗伯文

惟公名魁天下才荷

主知秩躋卿貳學爲

帝師生有聞于當世歿無墮其聲施有如公者足矣

而吾黨小子抑又奚悲公粹然金玉之質挺然

嵩嶽之姿文章龍鳳之騫騰議論江河之瀾漪

居常言笑藹乎可挹當機操斷確乎不移其品

臧否而量成敗也若燭照數計前定而不爽其

存正氣而嫉時姦也若孤筠砥柱獨立而不隨

先皇踐祚公以文學侍從日進講于
經帷冀積誠以感悟乃念茲而在茲或默坐而忽
起或中夜而披衣殫精竭慮六年于斯迨晉司
乎三禮益望重于一夔蓋
帝心簡在固將用爲舟楫而天下蒼生亦望霖雨之
一施暨
先皇之大漸捶首拊膺若將攀髯而隨之山陵卜兆
星輿露寢寧復計其瘁疲卒之簡擢天官公已
病矣猶冀以未盡之年報之于
皇嗣抱痾未已始乞骸骨
天子賜乘傳以行咸謂公繼今瘳矣夫何浹辰而竟
長辭嗚呼謂天無意斯世邪則不當生公謂天
有意斯世邪則不當死公生邪死邪彼尸之者
伊誰公于
先皇以身殉之君臣始終可無餘憾而天下所以欷
歔而不已者誠惜夫舟欲楫而罔繫霖欲霈而
忽霓況乎某等素聯瓜葛之誼兼屬桃李之私
羽儀既遠悵焉嘯依蓋宗社之恫交親之戚兩

紱結也又曷禁夫滂泗之交顧爰陳詞以侑奠

諒明靈之格思

詞林會祭諸南明公文

嗚呼國珍碩儒政洽卿貳胡得斯難而奪之斯易於惟諸公俊偉醇懿宗廟瑚璉上林標幟茂學長才和衷睟氣

賜第大廷摛文中祕著作宏多典章斯備啓沃

先皇積誠盡瘁業業六載懋繁勞勤乃司三禮乃銓群吏學既逢時德猶浮位微痾請告

詔賜乘置望霖甫殷殲良曷亟

帝誄不慭有紛異數靈輀發夕行者澹淚矧我館閣

夙聯道誼擷籬薦辭出祖于次音容逝矣令聞
永世

祭張陽和宮諭文

嗚呼公胡爲乎遽止于斯邪粤昔乙卯公歸自
京師挾其文訪余于飛來山中目其貌稜稜然
耳其言偘偘然讀其所爲文簡而雋辯而有體
斌斌然余大異之起謝不敏而公亦不以余爲
不肖歡如平生自是爲莫逆之交焉丁巳春公
邀余同學指古人以相淬礪且申之以婚姻曰
世世無相忘也巳而相繼舉于鄉上春官不第
退居龍山之上淬礪之如初巳又相繼成進士

爲同官邸中比鄰而居之淬礪之復如初蓋自
弱冠至今考德問業無一日不相麗澤者三十
餘年嘗謂吾兩人各以性之所近自爲韋弦如
五味相濟期于中和而止而至其堅忍明決斷
斷乎可屬大事者則余心口相遜自以爲不及
公而豈謂公遽止于斯耶公平生忠孝大義根
于天性而一介不苟之操萬物同體之懷則自
學問中得之充其志不爲名賢不爲碩輔不止
公之存亾豈獨越之盛衰亦世道之升降所繫

矣天下之知公哭公者寧獨余耶公方病革二
子猶在越衆戚戚爲公憂後事公無一語及之
爲有余在也兩人始終莫逆豈在言語間耶公
之行誼昭昭在人耳目者天下之人既能口之
而其生平底裏人所不知而余所獨知之者則
又悉爲公筆之于狀以徵碑志則公雖逝而公
之所不逝者固千載一日也又孰爲壽而孰爲
不壽邪靈車南返秋風淒其憑棺執紼載酒于
東門之墟三酹而哭之公其知耶不知邪嗚呼

痛哉

祭汪桂麓文

潛川之汪肇自越國簪纓濟美是稱古族迨忠愍公宣猷陳力貽之元幹克繩祖德憶余壬午幾輔衡文思皇多士其應如雲惟時元幹實奮成均收之冀北庶幾空群比習元幹翩翩洵美上下古今出入圖史披我春溫襲我蘭芷不顯令人有斐君子匪直文秩亦克好修孝友爲政終身率由宋生竹筏范公麥舟輕貲樂施靡急不周據子之才行空天馬舉余所知人其能舍

矧于令德宜享純嘏胡不永年脩文地下若作
大車汝惟摯轂方將發軔乃沉于陸若作圭璋
汝惟璞玉方獻國琛乃毀于櫝嗚呼遇合非難
難于得才知已之歎古今同懷千里一匆聊寫
余哀非夫人慟而誰慟哉

祭王栢軒公文

嗚呼人有恒德不爵而榮惟公之德長者之風
憩烟霞以自足亦何慕乎王公人有通才不位
而施惟公之才經濟之奇雖運籌于戸牖常見
超乎等夷福不以富惟順之難公則富矣而百
順駢臻且暮齡而加飧壽不以年惟其後昆公
則壽矣而子孫振振方發祥于福門衆人謂公
曰惟閒氣悠悠大造得無私庇矧以令終俯仰
奚愧而余以公之訃也顧乃獨上燕山睎故關

而生涕其將以滯跡京華憑棺之無地歟抑哲人其頹俗滔滔而莫礪與其將以令儀遽遠繩趨之永逝歟抑尚義風微顛連無告者之莫濟歟其將以秋風蕭瑟傷北鴈之離群歟抑南極韜光日慘慘而長曀歟嗚呼爲姻婭哀者私也尚可寘也爲越俗哀者公也不可既也臨風遙奠侑之以辭寄哀情于尺素灑桂酒于江湄公其格只慰我遐思

祭謝鳳岐年兄文

嗚呼鳳岐遽至此耶蓋世言福祿壽考理不兼得故早達者罕脩齡驟顯者或疾蹶而公年當强仕始得一第馳驅使節裁入郎曹達非早矣位未顯矣胡遽促其算哉將所謂薰芬自焚嘉木先伐天道然耶而公盛德若愚質行若處子直方不以駭俗璞茂不以近名持此俯仰游世雖積閥三組躋算百齡物莫能害之而蒼蒼者竟奪之以死抑又何說矣嗟夫死生旦暮達者

安焉公第觀櫟社之樹支離之體獲終其天年者何限竟亦何補于世公即告謝業以明經顯居曹持法明允時謂不寃而有子翩翩玉立世所稱千里駒則君之不朽固不在死生遲速間也靈輀載行素帷南指古道白楊悲風淒其某等辱在同門雅稱知已臨岐出祖攬涕長別而申之以辭公其聞耶不聞耶

祭陳雲溪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長逝耶不可以復作邪吾先大夫于先生爲執友吾婦翁爲先生伯兄而猶子敬仁又先生孫壻也世所稱異姓骨肉有踰先生者邪顧某繫于官聞先生之寢疾也無由問顏色其殮而葬也無由撫棺臨穴一哭以盡余之哀其能以不悲耶雖然士蓋棺而論始定銘墓而色不愧考德論世先生其復何憾邪先生起華胄奮甲科始令分宜以不附權貴終扼于官

何先生之抗而直邪居鄉無飾貌對人無悗言
足不入公庭者三十載何先生之嚴而介邪臨
大事決大疑不折不伏其難惑也如山嶽之不
搖其自信也若江河之必往何先生之沉而毅
耶生丈夫子六人親教之季公已成進士立躋
顯庸其未發者尚可俟也何先生之多子而賢
邪享年七十餘强步善飯曾無瘡疥之癢飲必
盡歡卽酪酊未嘗不星而起何先生之壽而康
邪丙子之歲某奉使歸故里聆先生之教不忍
捨去冀異日且從杖屨容與于稽山鏡水之間
而詎知是時之永訣邪憶吾婦翁之逝也先生
經其喪必誠必謹宗黨稱弟焉乃今經先生之
喪者吾婦翁伯子也何天道之好還耶嗚呼哀
哉老成往矣誰爲後進立赤幟者此又桑梓之
戚寧獨余小子之私悲耶千里遙奠五內俱動
瓜葛之牽無間生死先生其知之耶其不知耶
其吐邪其歆邪

祭吳環洲大司馬文

嗚呼大臣之于國也譬若高山大川觸石而起膚寸而出不崇朝而雨遍天下者山川之用也亾何收斂神功寂然若無而滃鬱淫蒸天下望之有不盡之潤而旦夕可勺取焉則用而不盡其用山川所以爲大也故嘗論之世有大臣用我者不可不盡而我用者不可使其用之而盡用之而盡則天下之心易饜而我立罄其中藏其藉未弘也嗚呼當嘉隆之季邊民虔劉而

主上宵旰非以俺達諸酋耶公仗鉞登壇逆揣其情而坐制其命有時如疾雷震霆交作其上使之有摧敗覆滅之懼有時如黃童赤嬰撫摩其頂使之有瞻依孺慕之思有時如剸刃虎狼之腹使之潰腸裂肝而不再蘇有時如委肉犬羊之前使之掉頭搖尾而隨吾後翕張操縱動合機宜賞罰恩威保全國體公嘗言曰款市所以弭虜所以實邊凡腹心未實而橫挑強胡邊塵不揚而遽撤內備者皆非完策也故二虜叩關而

公親督士大脩武備夙夜恣飭廩廩如強敵之臨威稜既凜元氣內實然後款市予奪惟吾之意而亾不可此公持議本懷而謀國至計今天下嘵嘵其口者胡不取公籌邊諸疏而覆之也自公釋閫而握樞尋予告歸而虜稍稍有二心然士奉公成略而仗公遺烈虜懾公餘威而懷公舊恩宣薊之區鳴鏃不驚桑麻四野肉白骨而完覆雛誰之賜耶嗚呼公歷事三朝薦登八座威行夷夏功載旂常用公者盡矣而天下人

心歉然有所望于公而公亦悵悵自恨未能傾
囊倒篋以抒胸中之奇而佐公家之急公不嫌
于自白而天下人心亦無不爲公白者蓋身繫
安危義同休戚可以閉門掃軌絕迹公府而心
不可不縣于魏闕之上可以葛巾野服混俗樵
漁而議不可不參于朝紳之間屬者東西傾亾
朝野顒顒望公之出而公溘然逝矣嗚呼傷哉
若公孝友天植内行純篤掀髯長笑而青天白
日人見其心攘臂高談而百氏九流家折其口
仕宦而身都將相羞爲田宅之汚世祿而十九
在外絕口子孫之計迨公歿而檢公之篋蕭然
幾無以治公事而公之生平始見矣嗚呼若公
者所稱社稷臣非耶維余與公後先登朝同備
卿佐把臂論心靡匪脩身經世體國奉公之議
晚以女歸公之孫方期希踪洛社皓首同歸而
公不可作矣可勝痛哉嗚呼公之大業維國有
史公之懿行惟家有乘公可以無恨而亍所恨
于公者以用公而公未盡其用也公未盡其用

而用公者將誰屬邪其在公後人也邪椒漿寄
奠有淚滂沱公騎箕尾披髮來遲

祭羅康洲大宗伯文

不佞賡與公同師公及子蓋左提右挈凝必相
質過必相規譬韋弦之永佩若蓬麻之夾持徵
二君子斯焉取斯辰未之春二公相繼登上第
而余亦竊附公榜幸金馬之追隨于時益尋舊
業愈擴新知憂世教之不振慨末學之支離期
力回乎士習障狂瀾而東之庶幾致
君于堯舜躋世于雍熙何彼蒼之不憖奪子蓋于壯
時既而余亦憂去衡門棲遲謂山川之獨種將

併發于一夔惟公學深淵海胸無町畦直哉寅
清之德粹乎瑚璉之姿納百揆而時敘典三禮
以無虧宜金甌之薦覆豈白璧之可玼會國是
之靡定痛人情之澆漓知不可乎寧處曰富貴
其何爲雖
九重之獨鑒終八疏而懇辭吁嗟乎世人嗜位甘之
若飴卽時臻于日昃猶含垢以蹈危視公勇退
寧不忸怩余聞公之歸來兮蓋盱衡而揚眉方
且整謝氏之屐解王子之維冀躡公乎東山之

陽泛公乎剡水之湄何雙旌之不返溘乘化而
騎箕嗚呼正人云亾邦國疇依惟
帝有旨善將護以待召惟母有懷日倚閭以望兒胡
不假年俾膺
帝眷胡不假日俾慰母慈此又公心之所最痛而目
不瞑者也彼尸之者謂誰生芻一束酹酒陳詞
蓋哭公者海內薦紳之同情而哭之慟者則余
四十年知巳之私公其知之其不知之邪

祭趙石梁太常文

嗚呼清獻之後家學純純惟公冲澹習與性成
才堪王佐行爲世程蘭陰澱水閘瑞抒靈重輝
錦冑揚采
彤廷初試鸞刀新都嚴邑孚以惠心正以化慝武谿
流清靈巖樹績遂膺
特簡栢府崇嚴精誠潛格讜直昭宣攬轡遼陽風猷
震肅輦轂金湯激揚銅墨籌邊測海明炳幾先
粤十年後善敗昭然世方向驩公獨喜嘿辭燠

居寒知白守黑既晉符卿爰典奉常再歸再出
無迎無將人曰陸沉公曰吏隱慮不聞道聞斯
可瞑蕩蕩天衢疇能公量胡天不憖吾道溘喪
朝野興盡況于素知非夫人慟而將慟誰丁丑
之役竊附得士十九人中惟公共事相規相勸
如韋如弦公亦長逝予復何言公嗜竺乾久甘
澹素豈歸化城厭世之故我心則痛薄奠一卮
遙遙孤櫬黯黯長思

祭印東王老師文

唯師品高彝鼎望重岱嵩明時耆舊秩圖宗工
黎藩持闔百郡承風雖榮不躋九列位亦崇矣
霜肅露濡蔽芾棠濃雖施未徧九垓澤亦融矣
抗志于雲霄之表投閒于强健之時著屐山巔
垂釣水湄遠綵而舞含飴而嬉壽埒衛武幾于
期頤其所以受天之祜者蓋亦奇矣而不肖猶
懷情慆慆下淚霏霏焉者蓋願未酬而恩未答
于以哭吾私也憶曩以匆匆日晷卿卿蟲吟偶

爾觸目懽然賞心遂欲寘之前茅擬之南金迄
主者意幾抑而沉動色力爭俾廁于譽髦之林
師之所以知不肖者抑何深也嗣後四十年來
未嘗不感慨酬知黽勉自勵履綦雖阻于鱣堂
縢緘時託于鴈翅迨夫被召田間猥蒙輸示自
謂耄年本宜下世忍須臾無死快覩白麻之拜
是師之厚望不肖者又何至也而反覆自惟所
以負吾師者良多愧也虎豹九關耽耽逐逐掌
夢不詢招魂不屬媿宋玉也素軒何邈白驥何

賒玄塚嶕嶢負土弗加媿侯芭也誰昔金華朝
趨玉版嘿謨毋能稱臣所師某氏引之虎殿之
隅媿漢時諸儒也迄今黃閣迴縣赤烏弗前毋
能扞所學以登閎上理衍夫龍門之傳媿唐初
諸賢也嗚呼太武岌岌瞻之弗及鹿溪沄沄聽
之弗聞漳雲慘結南嚮徬徨撒涕收淚我心孔
傷曷以酹之漬絮于漿曷以侑之荔丹蕉黃奠
之匪躬是寄是將神之格思鑒茲哀章其詞則
短其悲則長

祭陳少野公文

維公閥閱名胄磊落英姿翱翔藝圃鷹揚武闈其清商流徵足樹詞壇之幟運籌借箸宜建大將之旗雖把麾分閫稍稍見其梗槩而乍蹶乍起終莫竟其胸中之奇棄王翦于已老嗟李廣之數奇此人事之偶然而天道之不可知者也若乃孝本天植終始無違以儉斥浮用朴補漓質行君子月旦可稽余自髫年與公偕侍于外父之側余蓋兄事公而淬滇焉弟之無倡不酬

靡游不隨綢繆綿結如塤如篪公先余而仗劒
闔外余後公而簪筆彤墀雖塵鞅碌碌簪合萍
散之不齊而神情之往來悃悃款款不與迹而
俱睽既而余跧伏山中相與指水指樹以釣以
嬉開清尊以竟日搔白首而忘歸者已十餘年
于茲迺
白麻下逮冒焉以出暮年昆弟復而解攜憶昨晝鷁
將放公走而祖之鑑水之湄其飲食步履無減
于壯時曾星霜之幾何而炎炎精光竟馳匿于

崦嵫余嘗悼內子不祿閨閤失助顧影淒其猶
幸公尚無恙差可以慰余思而天不憖遺一老
骨肉摧殘寧不益深內子之悲余束于纓轗不
能躬哭總幃遣兒敬循實牲于豆瀉酒于卮代
余爲獻而踧踖此詞寄哀衷于千里魂髣髴而
格斯嗚呼痛矣

祭姪壻王汝中文

嗚呼汝中遽至是耶以汝中之材而止是位耶
以汝中之德而止是年耶汝中幼聰慧髫年游
膠庠籍籍聲起意即鼓鵬翅搏羊角而上迺試
輒不售而蹶于鄉矣既而入太學諸生群推重
汝中四方豪俊競與之締交迺試輒不售而蹶
于國矣汝中性嗜書不事生產家漸拓落弗獲
已隨例謁選授判光州事材謭稍稍末見委之
事而事理攝諸邑而邑理當道以爲賢方薦陟

要秩迺遷定州衛幕幕固冷曹而中山荒徼俸
不足自給鬱鬱不得志未幾左遷唐藩官舍蕭
然無以爲東裹計當道憐之令齎戎器于京乘
便以圖南歸余與共飲食話疇昔恍然在目而
今已矣憶余兄女歸侍汝中巾櫛歷十年而余
哭余兄幸而兄女在面兄女如面余兄也未及
一年而余哭余兄女而汝中在面汝中如面余
兄女也而今又哭汝中矣維時家兒訃音方至
余慟絕而甦越數日汝中不來唁慟中知汝中
病更越數日而汝中亦報逝矣骨肉凋殘一至
于是壯年尚爾衰朽奚堪其爲悲痛可勝道哉
維二甥賢而文善繼其志汝中可爲不死今皆
匍匐來奔扶櫬以還迺設薄奠而陳詞以告之
嗚呼孰叱之遇而位弗章孰惄之壽而年弗長
燕雲漠漠越水湯湯魂無怖分二嗣在傍靈無
不之兮返故鄉哀哉

祭封一品夫人吕母夏氏文

婺耀呈祥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玉質
金相蕙聞蘭郁天作之合嬪于相國人亦有言
觀德于夫惟我相國一代名儒民瞻巖石
帝咨謀謨夫人佐之默定鴻圖人又有言觀其孫子
濟濟鳳毛振振麟趾韋經再傳寶母繼美夫人
成之式燕以喜休休相國海涵淵渟夫人潔德
仁被小星翼翼相國朝乾夕兢夫人媲美日戒
荒寧相國高蹈賁于丘園瞻彼黃閣化爲鹿門

豈不偕老以裕後昆胡然七夕還欠天孫哀音
自南訃聞于
帝言念舊輔喪此佳儷國有法賻用光幽竁其命所
司優卹如制生榮死哀得全全昌清都載籍彤
管揚芳藐予小子夙欽珩璜寓辭千里侑此一
觴

祭鄭師母文

嘉隆之際直聲靡靡昌言獨立端有我師遠跡
白麟棐聲青瑣正色風生裕議炙輠秦鏡洞開
拔尤振英吳鉤斷鍔孤衷不驚實惟夫人爲公
內助鳴雞種龍蘭儀玉度榮陽儷嫩景冑昌輝
祇服圖史肅雍閨闈采蘋其風鳴鳩其德允迪
前徽貽我嬪則彤管有煒象服是宜展如邦媛
敬姜共姬某等與自四方通籍
帝里惟三十人公門桃李念言疇昔知遇諄殷山陽

興感幾度銷魂遙睇江崿欷歔瞻顧胡然夫人
又先晨露嫠雲空奄娥月宵沉風淒畫柳霜隕
清簪代哭以文鷺軒誰輓庶其我聞靈鑒無遠

詞林合祭馬太夫人文

國有碩儒成也不偶和膽佐勤良繇賢母猗彼夫
人淑哲溫厚嬪于閥閱操茲井臼福彼多賢焯
爍先後茂迪仲氏蔚成大受天祿揚芬
春宮納牖
皇極既新師臣惟舊益啓乃心以沃我
后豈不母懷
聖學方懋太行飛雲燕臺翹首鼎養斯隆大官則有
胡不純嘏乃嗇其壽哀赴欻臨悲衷曷剖惟茲

仲氏望在台斗籍籍顯揚母所不朽擷籬薦詞
酹之以酒靈其歆諸陟鑒左右

祭屠母太孺人文

在昔丁丑余從南宮得四明屠長卿掖使登焉
當是時長卿有母余未知其賢也而長卿數爲
余言其母之殉夫教子拮据萬狀涕輒數行下
余始知東海之屠有賢母矣亾何長卿仕爲令
母擁其敗絮苦堇從長卿之潁之吳而長卿以
廉明著兩邑兩邑之人無不知有賢母者既而
長卿居蘭曹以盛名取忌去其官母復擁其敗
絮苦堇從長卿田于東海而老焉長卿以菽水

盡歡嗒焉忘其窮而母之賢益彰嗟乎人情處
窮約而能持者鮮矣處葬膴而能割者尤鮮此
丈夫子之所難也而母當其食糠麪也不知其
窮約也其食官鼎也不知其葬膴也既去其官
鼎而復飽糠麪也又不知昔日之葬膴而今之
窮約也其賢于人不亦遠乎嗟乎當母稱未亾
人而拊藐諸孤不惜一死甘之若飴又豈以遭
時隱顯二其心哉長卿長卿有自來矣余聞母
年百歲猶能任家篤事早夜僕僕爲其子孫憂
未然長卿方依依膝下如狹提而一旦舍長卿
去哀哀長卿何以生爲雖然千秋大業方屬長
卿慎爾毀滅以爲母年夫士衡孟博垂名千禩
不獨兩家有賢母已也余于長卿略其春蓂而
采其秋實故于長卿之有母而知其成之者遠
于母之有長卿而知其壽之者永也敬潔椒漿
佐以些辭長卿其跽而致之母前其歆之乎否

祭祝太孺人文

往與嗣君年丈書偶聯交訊庭闈乃知母賢賦
資溫惠秉德貞純如圭如璧于藻于蘋畜旨茹
茶百爾勤劬以惠宗祧以式鄉閭有子而才身
立名揚琴堂遺愛南省流芳孰曰嘉穀弗自所
褰錫方隆煌煌錦帔福履攸同榮不忘儉老且益勤
機杼必躬俎豆猶親孝子愛日迎養京華板輿
未御仙駕已遐訃聞官邸哀動縉紳別且念母

而況死生死生離別理則有常第于其間稍紊
短長假令有子養不及祿即或祿也封章罔矚
年未及耆中道而殂彼伊人子又將謂何造物
忌全自古歎之有如夫人歿亦何詞某等兄事
嗣君義同欣戚豈不懷悲聊慰幽臆緘辭酹奠
用告馨香神無不之飲我椒漿

祭鄒氏姑婦文

萬曆戊戌某月吉水鄒子爾瞻有母太安人某
氏暨其配安人某氏旬日之內相繼背捐山陰
朱賡聞而傷之屬有通家之誼敬往束芻牲醴
之儀遙祭于太安人而以安人祔焉禮也爲之
辭曰婦人之德閫閾不踰曷徵其賢徵于及夫
其徵維何察其所安處順則易處逆斯難昔有
滂母禍罹黨錮母曰幸哉名齊李杜亦有桓氏
共挽鹿車隨宣遠行貧賤自如賢母令妻載在

史冊以方鄒氏千載一德憶昔爾瞻少貧而孤
且鞠且傅母也勤劬長旣有婦力任操作常以
絲絲勸夫績學丁丑星變朝陽鳳鳴遂獲嚴譴
萬死一生還過里門母與子訣兒永令名我心
則悅迢迢貴竹夫行婦隨如影從形巇嶮共之
萬里間關六年荼苦遙望白雲孰爲母所
天子賜環言歸于京乃司封駁乃典銓衡中外顯卬
正人秉軸僉曰王明並受其福旣集家慶益殫
國猷直道三黜終返故丘淑水躬操蘋蘩手摘

一日之歡三公不易云胡浹旬倏爾並捐春暉
落彩秋風斷絃惟婦念姑忍見姑死願從地下
先以身委惟姑痛婦驚心刺腸曰汝溘喪及汝
偕亾嗟嗟骨肉誰無聚散聚也如沫散亦是幻
惟孝與慈世所稀有垂之竹素是爲不朽余與
爾瞻恩義相兼訃聞於越有淚沾沾敬往一觴
遂告靈几靈如有知尚其格只

祭先姑祝孺人文

惟姑溫惠成德圖史是崇年登耆耄自享
恩封既福履之薦綏亦含笑而令終而某于姑之訃
也胡爲乎齊咨濡睫不知淚之何從昔我先大
夫之事我先王母也飲水啜菽家故罄罄姑歸
於祝亦蕭然儒素惟蘋藻之是共含辛茹酸往
往割所有而食之若疾痛之在躬既而我先大
夫勉就五年未竟厥施嘗寄不盡之意于某之
兄弟而姑亦以崛起樹閥覩望于伯仲之二雄

戊午之秋仲兄哀然輩聲其以辛酉竊繼其下
風吾二人相與期曰愼之哉勉自樹立慰父母
之忡忡詎謂某之不德延禍于我先大夫而仲
兄繼登甲第乃祿養之雍雍頃者賴姑之靈與
我先大夫之訓廁名史局而仲兄且遷入春官
幸讌語之從容則又相與期曰愼之哉勉自樹
立其畢死者之志而貽生者之榮板輿方駕迎
養有期某固謂事姑猶父也而豈意夫音問之
遽凶嗚呼哀哉蘭枯香散萱落堂空風木之恨
我心則同此其之所以因姑之痛而益父之痛
也能不疾首而搏胸絾辭萬里寫我悲衷幽明
揆遙姑其聞耶抑不聞耶徒有淚之溶溶

祭沈太夫人文

嗚呼具區之藪靈氣所都渟泓泱漭實孕瑤瑜爰鍾女士型笵三吳閭娵降采寶婺開符娟娟璧耀爗爗蘭敷作配名喆聲籍枌榆肆惟封公才實軒舉標領翩翩高視寰寓亦惟太母允稱內助拮据中閨是襄夙暮俾奮成均翺翔竹素天閟其施鎩羽中路太母曰嗟以屬後昆式穀象賢躬課典墳斷機垂訓丸膽佐勤維是諸胤鵲起繽紛競賞白雪接武青雲式參銓省或長

憲臣或佩秦鞬矛子朱輪二陸方軌三張絕塵
一時鼎貴金紫盈門不有太母孰握陶鈞
鸞章分耀象服生芬曷奕華膴擅盛千春其于長
公實渥世誼顧徽鴻私披握殷至寥寥雲天竿
牘交墜婉孌金言時陸離蘭氣其于次公猥稱得
士驊騮空群綺綃在被豈伊秩文足當
國瑞乃其人情亦慰襟契總之二仲惠顧綢繆璚
枝玉樹照映雙眸是于太母實共戚休方懇長
風聞服優游豈期溘化一息千秋揚旆瑤圖弭
節羅浮嗚呼太母閫閾之令詎曰簪笏具丈夫
行倜儻多才人倫善聖采藻風高桁舟節勁稱
觴暮齡燕喜交慶卽茲歸全祿壽趣並生榮殁
哀何憾司命頃緊聞訃輿嗟彼蒼業馳一介走
唁高堂猥遘內戚摧裂中腸倥傯居諸負悵江
鄉爰矢蕪詞爰絮椒漿敬因春颸一酹淋浪空
烟淒斷野樹宾菸神靈如在庶假徬徨

祭陳太夫人文

婺耀儲祥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玉質
金相蕙聞蘭郁天作之合嬪于相國先民有言
觀德于夫於穆夫人昭代鴻儒民瞻巖石國資
謀謨夫人佐之內政罔渝人亦有言徵賢于子
燁燁嗣君爲時良史韋經再傳寶門繼美夫人
訓之允協諸軌譬彼羽靈夫人則鳳儀此威鳳
鶯鶯孔光
帝制有嘉翟褕龍章徽音彌著恭順益將相國高蹈

遺榮謝紛聽彼黃閣化爲鹿門豈不偕老以娛
夕昕胡然淹疾遽爾中分哀哀嗣君訃至中饋
弔集群官聲聞
五位言念舊輔失此良配爰錫渥恩用光幽閟某等
師事相國兄事嗣君慈靈莫覩有懷殷殷愁深
巴水目極川雲滌觴陳俎遙酹斯文

祭陶夫人文

玉韞崑山珠藏鮫室周姬齊姜華胄是出於越
著姓陶氏居先簪纓雀起圭組蟬聯維大衆公
薇省旬宣篤生淑媛貞靚嬋娟蕙凝露下筠立
風前劉傅翼翼班誡奉奉璀璨寶璐繽紛翠鈿
來賓于吳花簇錦連問舅者誰桓桓司馬膽落
旃裘聲施華夏樞筦獨持竹帛堪寫淑人奉之
敬共無墮問壻曷曰誰趙趙黍戎外藩紫塞內衛
王宮方扞豹略未竟雄風淑人配之琴瑟以融

鳳毛軒舉麟趾群游階有芳蘭茅玉傍抽厥愛
惟均繼美鴛鴦綠衣繡褥彤管翠屏庠循魚貫
勤擬小星且雖且肅無煩鶴鶵
帝嘉內助爰錫隆眷裁冠鳳啣錦帔霞絢魚軒搖搖
象服晏晏夙慧自天亦不爾戀清淨一心皈依
三寶豈無氷紈而甘衣縞豈無珍羞茹蔬爲飽
昕夕頂禮出世入道迨于大歸亦可自詡衆方
環哭瞑復寤謝我就正途爾無恒化念佛而終
異香滿舍西方極樂靈已逍遙余驚聞之爲女
而號女侍淑人强步安喑別幾何時慈航解纜
病不嘗藥斂不視啥慨慨此心可勝遺憾女既
失母茲更失姑煢煢曷依能不悲乎一緘千里
不盡欵靈在淨土其幸鑒諸

告諸神文

具官朱某齋沐披誠謹告于

皇天后土

都城諸神廟之靈曰某以至愚極陋誤擔重任諸不

職之狀昭昭在人耳目者神知之某亦自知無

容訴已惟是近來紛紛之謗關一生心術人既

不信不得不訴之于神惟神有靈尚垂聽焉竊

惟匹夫匹婦之冤不能自白者得登聞于朝朝

廷爲之白之某之冤

皇上屢出旨而不信
御墨親書而不信愈溫則愈疑愈書則愈謗片言一
鳴不謂飾非則謂挑怒
聖旨一下不曰庇姦則曰長惡而某無開口處矣士
大夫之寃不能自白者尚可付之輿論輿論爲
之白之某之寃一人倡而衆人和一人招而衆
人應如太阿之新發于硎鋒莫敢犯如猛虎群
出于嵎勢莫敢攖不知者隨聲合朋爭作好題
其知者昧心忘本亦相鼓舌公卿大夫緘口不
敢言親戚朋友過門不敢入而輿論無可恃矣
某將明目張膽爲
皇上一正國是乎恐
雷霆不可激
聖德方新而復壅之言路方開而復塞之非所以養
和平之福而爲社稷計也將含垢忍恥待公論
之自定乎則河清不可俟傳之四方爲天下笑
書之史冊爲萬世姍非所以全平生之守爲身
名計也締觀諸臣之疏大都無影響無對證以

莫須有爲必有以或然爲必然一片疑城牢不
可破姑舉其槩如太倉之容揭也而疑如考選
之卒下也而疑汪若霖等之降調也而疑陳治
則熊鳴夏等之爭訐也而疑刑部正卿浙直巡
撫之點用也而疑鄭振先之降官陳于廷之罰
俸也而疑其甚者如歸德之去疑爲攘太倉之
召疑爲讓嗟嗟使歸德不去吾無今日之禍矣
使太倉不召吾無今日之禍矣天然湊泊莫之
爲而爲之豈造物者將降禍于不肖而種此疑

根以待今日之搏擊邪大抵天之禍福人也有
必不可逃之數而人之自信也有必不可昧之
心暗室之事可以欺人不可以欺神以前諸事
其若有一毫預力一毫容心一毫簸弄一毫機
關生遭極刑死墮惡道子孫必受其報狗豕不
食其餘唯
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一明彰報應以爲後世
欺君罔上爲臣不忠者之鑒某不勝痛哭流涕
嘔血懇禱之至

考滿加　恩邸中告家廟文

賡仰承

遺澤叨列亞卿歷俸三年于茲一考

國有葬典

褒榮所生欽奉

聖恩贈我

祖考竹莊居士府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我

祖妣貞善太宜人徐氏爲淑人我

先考泰州太守東武府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我
先妣淑慧孺人陸氏爲淑人嗚呼顯揚之志賴
祖德而少申風木之悲感
國恩而彌切敬以
上賜羊酒陳之樽俎用告
邱廟其焚
黃改
主之儀行于
墳廟者尚有待也惟
尊靈其歆之

入閣祭告家廟文

賡自巳丑居廬于今一紀棲息衡門幸承

祖廟以無乏四時之祀爲願足矣不意遭際

聖明俛思舊學拔之稠衆起自巖扉仍以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君命自天

使車入里道路驚傳以爲越中五百年僅見之事

而賡私心揣度實有不能一息自安者此皆我

祖宗德澤宏深我

考妣教育益茂所從來久遠也敬陳
廟享祇告
國恩而以某祔食惟
尊靈其歆侑之

入閣祭告先室陳夫人靈几文

嗚呼夫人棄予一年餘四月矣靈几在堂精爽
如見其于家庭吉凶悲歡之事亦知之否耶粤
自結髮之初夫人識予于塵埃中謂予必大貴
凡燈火筆札之資米鹽薪水之細皆脫簪珥以
佐之其相予于未遇者如此及予登甲第官詞
林周歷坊局詹翰之地典司銓衡禮樂之繁夙
夜在公不煩內顧而其最所勞勩者在十一年
講讀之時出入起居必予左右饑飽寒燠必予

調停用能使予殫竭愚衷積誠感悟至今繫
主上之思夫人有力焉其相予顯達者又如此夫人
從予都下幾三十年時承恩賚六荷
褒封儼然八座夫人矣而無侈心無矜色意若有歉
然不自足者蓋有待于今日也迨予讀禮家居
廷臣疏請起用者無慮十餘上夫人曰人情若
此子必起矣起而仍舊物吾弗能從起而爲宰
輔吾雖病尚當扶掖一行以畢吾平生之志其
望予于暮年者又如此今

相麻下矣使車至矣而夫人已不能待九原之下其
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靈而有知其欣之也耶
其悲之也耶嗚呼痛哉陳詞設奠聊寫余哀其
所不能寫者結于五內即罄會稽之竹不能書
灑鑑湖之淚不能拭也嗚呼痛哉

祭先室陳夫人文

嗚呼世稱夫婦之道生同衾死同穴伉儷之義至死生以之豈不重哉然生則同也雖百年偕老終有離時而惟死之同也則天斯長地斯久形有盡而神常存雖謂千載一日可也人知生之有涯而不知死之無涯憫憫焉較脩短以爲欣戚其亦不達甚矣夫人十六而歸余六十六而背余計所爲賓友之交者五十年視世之以歲月計者似不爲慼矣而余于五十年之後猶

吝齋涕洟夢寐不能釋者則夫人有四德于余
此以余之不能忘也夫人稟敏慧之性而兼遠
大之識余爲諸生夫人不愛簪珥以供饘粥知
余貧也余官詞林夫人不離機杼以勸余學知
余寡陋也余日侍講筵專精對越夫人訓諸子
飭臧獲中外井井知余不遑內顧也余歸山中
游覽無虛日夫人營田舍操米鹽誠家人勿以
煩若翁知余意有所適也此四德者卽沒齒惡
能忘之而夫人又嘗謂余君必登輔地吾雖老
當與子偕行嗚呼言猶在耳而豈謂今之不能
從哉痛矣余游長安過舊第恍若夫人在內欲
趨而從焉大官之饌與夫
尚方非時之鮮每
賜必薦之
祖考以及夫人而後敢食蓋哽哽然不下咽也嗟
嗟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余明年七十且引年矣
其幸而天假之年乎則率吾子孫春秋修歲事
于墓前俟其木之拱而從之如其不然則余之

窟業與夫人共營之矣所謂天長地久千載如
一日者固無涯也而又何悲焉兒子以夫人葬
期來聞因遣蒼頭歸董襄事齋月俸治牲醴命
兒子代祭而哭之以辭

祭亾男敬循文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五月十日聞吾兒敬
循之訃驚隕于地痛割欲死越十三日乙亥乃
設位于京邸以牲醴庶羞遙祭而哭之繫之以
詞曰嗚呼汝眞死邪曩來京邸侍養庭闈上守
爾官下顧我私奉使江藩初願少違父北子南
兩地牽思爾心惟孝我心孔慈朝政糾結人情
險巇汝聞我急舍皇亟馳行次檇李抱病迎醫
手書乍至已不勝悽孫書自家我更驚疑知汝